

武俠世界
第37年
6
$18.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煮酒客先生撰著的「鐵漢豪情」續集「鐵漢羣英會」。高家二公子高凱的手段和魄力非凡，連黑道頭子笠原亦得佩服他。笠原更因爲高輪大公子與影后顧芳婷、少女呂安妮的桃色事件中找到了自己的親生女兒及舊愛侶——雪姬，而毅然的退出了江湖。黑道寶座誰屬？又是一番的明爭暗鬥……煮酒客先生的文章字字珠璣，將人生之哲理剖析得淋漓盡致，心理活動更刻畫得入木三分，文彩別具風格，值得細嚼慢推敲，請欣賞。

*　　*　　*

今期選刊的短篇故事「不醉無歸」乃醉客先生所著，公孫九娘隱身酒肆，遊幻子諸人爲了一個「義」字，幾人有志一同，究竟他們所爲何事？有待讀友自己去探索，文章短小精幹，頗堪一閱。

新故事「雪海血河」「義海搏命」連續刊載，以饗讀友。

*　　*　　*

下期將刊「雉鷄山莊」「龍在江湖」，屆時請留意。

*　　*　　*



84.5.15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541.00 |
| | 一年港幣 | $1,081.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590.00 |
| | 一年港幣 | $1,180.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692.00 |
| | 一年港幣 | $1,383.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 武侠世界

第37年
第6期
(總號186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 鐵漢羣英會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之二／煮酒客・文　可飛・圖

##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尖東海傍。

黃昏。

今天這地方，顯得特別冷冷清清。

一個迷人的身影，獨自坐在海傍，居然沒有什麼人留意她。

但她卻是鼎鼎大名的影后——顧芳婷。

也曾有極少數眼尖的影迷在老遠處認出了她，並且上前向她索求簽名。

但她全不理睬，和她平時的作風，截然相反。

她在等人。

她等的是誰？

＊　＊　＊

這人遲到了，足足遲了半小時，才施施然地站在顧芳婷的眼前。

他是個很有型的年輕男人。

他夠高度，一身古銅色的皮膚，笑起來的時候充滿魅力。

他叫亨利，一個很普通的洋名字。

顧芳婷看着他，終於展露出一絲很神秘的笑意。

她需要的就是一個這樣的男人。

顧芳婷一笑之後，立刻問：「你遲到了，有什麼理由解釋？」

亨利按住她的右肩，把鼻子湊在她的粉頸上：「是巴黎的……夢玲瓏香水……而且是最新出廠的V303型，對不？」

顧芳婷詫異極了，她怔怔地看着這個有型的男人。

「你這鼻子是不是從獵犬那裡移殖過來的？」她「哼」的一聲。

亨利哂然一笑：「獵犬的鼻子，只配用來追捕山豬野兔，再靈敏也難以博得佳人一笑。」

「嘴甜舌滑，不正經。」

「影后姐姐，妳什麼時候見過做鴨的男人，是一本正經老老實實的？」

「當然有，以前，我曾找過一個在大學裏唸書的大孩子，他就是個一個正經的鴨，而且……還很害臊。」

「高手！高手！」

「過獎了。」

「過獎什麼？妳以爲我在讚賞妳對男人的手段嗎？」亨利哈哈一笑：「那個會害臊的小子，是我的同門師弟，他的屁股有一塊青記，笑起來的時候臉上有酒渦，就像個大姑娘似的，對不？」

「你……你認識他？」

「廢話，既是同門師弟，就算他是蒙面超人也瞞不過我的眼睛。」

「他比你純情得多。」

「純情？妳形容他是個純情的小子？」亨利長長地嘆一口氣：「我的影后姐姐，妳可知道他的綽號怎樣稱呼？」

顧芳婷眨眨眼，搖搖頭。

亨利也眨眨眼，笑笑說：「他的綽號是『溝女同花順』，又叫『處女殺手』，其人功力如何，對付女人的手段之厲害，可想而知。」

顧芳婷鼓起香腮，不再理睬亨利，踏步向前便走。

亨利跟在她後面。

她走得不快，他如影隨形。

她今天穿的是棗紅輕紗上衣，襯一條色彩繽紛的花裙，走動的時候，婀娜多姿，好看極了。

亨利忽然在後面對她說：「妳雖然心情不漂亮，但身段卻迷死男人。」

「你只是一個鴨！」

「鴨也是男人，而且還是性機能絕對正常，甚至是床上的超人。」

「臭美！」她撇了撇嘴。

「我的影后姐姐，我是個香寶寶，我若又臭又可惡，妳也用不着花錢來找我開心。」亨利委屈地在叫。

男人大叫委屈的樣子，通常都是令人反胃的。

但亨利有型有款，他是個很好看的美男子，不然的話，也不會成爲「名鴨一族」。

他這樣委屈地一叫，她不禁爲之心軟了。

她回眸向亨利一笑，笑得有點促狹，臉上居然有着俏皮的童真。

亨利嘻嘻地指向左邊：「我的跑車停在路邊，車牌是抄定的了，只希望不會被拖走。」

「你瘋了，那是二十四小時的禁區！」

「管他什麼禁區，我已經遲到了十五年，再不圖謀捷徑，便會失信於美人。」

「荒唐，什麼遲到了十五年，我要變成老太婆了。」

「妳等得着急了，定必度日如年，十五分鐘就和等了十五年一樣。」

「你這可惡的嘴巴，總是有得說的。」

「我的嘴巴不想說話，只想吻妳。」

「在這裏吻我？」顧芳婷嫣然一笑，「要是給影迷看見了，他們會怎樣想？」

「當然會以爲我們正在拍戲。」

「我是影后，你呢？」

「當然是影帝。」

「什麼影帝？三級電影的影帝嗎？」

「三級電影？哈哈，對我來說，好像還不怎麼夠癮。」

「只有四級五級的製作，才能

令你大展所長嗎？」

「當然，我既是身有所長，便該大展所長，女人不是喜歡有『長處』的男人嗎？」亨利摟着顧芳婷的纖腰，雙雙跳上跑車。

「很奇怪，居然沒有給抄牌！」亨利傲然地說。

「警察不抄你的牌，但我可以抄你的牌。」

「我犯了什麼錯失？」

「駕駛不力。」

「駕駛不小心，還可說是一條罪狀，駕駛不力又是什麼意思？」

「你是聰明的鴨，一定心知肚明吧！」她咬着美麗的唇冷笑。

「妳弄錯了，我是個笨鴨，笨得連前後洞也分不清楚。」

「見鬼！什麼前洞後洞的？」

「妳是個聰明的影后，一定心知肚明吧！哈哈……」

跑車絕塵而去，她依偎在亨利的肩膊上，心情漸漸愉快起來。

＊　＊　＊

為了高家的事，熊抱王一直很忙碌。

他不能讓任何人，任何勢力於高家不利。

基本上，今天的熊抱王已經是千千萬富豪。

但他是個飲水思源的人。

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富裕的環境？只要他回心一想，二十年前他環境怎樣，他就會衷心地感激金幕廬高老先生對他的扶助。

若不是金幕廬高老先生，在他最危急最艱難的時刻，向他施以援手，他也許早已壯志消沉，割脈自殺或者是服毒跳樓身亡。

高老先生是個節儉的人。

但他只是對自己節儉。

他對朋友、對下屬，却是豪氣干雲的。

這種性格，在高凱的身上遺傳着，只有一點不同——高凱對朋友對下屬都很慷慨，而他自己也是個很揮霍的公子哥兒。

然而，有一點也是無可否認的——高凱是個商界奇才！

他揮霍無度，這是事實。

為了要討好一個美麗的性感尤物，他可以大灑金錢，連眉毛也不皺一下。

但他既可以一揮千萬美元，也可以在商場上屢戰屢勝，為高家賺取數以億元為單位的鉅大財富。

他賺錢的能力之强，尤在其兄長高輪之上。

但高輪、高凱是好兄弟，彼此之間只有濃厚手足之情，決不會有任何心病存在。

這是高家的福氣。

但在另一方面，熊抱王也為了高氏昆仲而擔憂。

高輪是個老實人，他天生沒有太大的野心。

他只想在家族中扮演一個穩重的角色，他的心態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他這種心態，本來並不是什麼過錯，甚至可以被當作身為兄長的優點。

創業艱難，守業更難。

以高輪的性格，他處事的作風，和優越的學歷，要他穩守高家的事業，雖然不易，却也不難。

可是，在情場方面，高輪是個不及格的蠢材。

顧芳婷把他舞得團團亂轉，要不是高凱及時洞悉這個女人的陰謀，他早已掉落在溫柔陷阱裏，永不超生。

其後，高輪閃電式娶了露萍為妻，並且有了腹中塊肉，這本該是一個值得慶賀的轉機。

可是，高輪活了幾十歲，到頭來竟又再一脚踩入另一個粉紅的陷阱。

呂安妮，只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女娃娃，但她對付男人的手段，竟比顧芳婷有過之而無不及。

於是，高家大少爺又再陷入險境，而且境況更惡劣！

抽絲剝繭，深入研究之下，事情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

呂安妮的出現，是笠原的擺佈。

千絲萬縷般的糾葛，一直纏夾不清，煩上加煩。

整件事情，始終無法解決，而且越變越複雜，甚至後來變成了一個死結。

怎樣才能把死結解開，實在頗費思量。

熊抱王思前想後，決定親自上門找笠原擺平這一件事。

就算拚了這條老命，也要保住高家大少爺，決不能讓他受到傷害。

＊　＊　＊

在一間佈置浪漫的餐廳裏，高凱和丁敏敏正在享受着他倆的二人世界。

餐廳裏有二十八個男女侍應，廚師雜役也有十八九人。

此外，還有彈鋼琴的鋼琴師，和一支小提琴組合。

鋼琴有八座。

八座鋼琴，八位造詣高深的鋼琴師。

一支小提琴組合，整整有三十人之多。

這是一間怎樣的餐廳？這餐廳的老闆是不是神經有毛病？

因為除了鋼琴師和小提琴手陣容浩大之外，餐廳裏還有裁縫設計師、珠寶首飾設計師、室內裝飾設計師等等……

丁敏敏一直都在笑，甜甜地



笑。

餐廳是在五星級大酒店內。

大酒店的老闆是高凱，餐廳的老闆也是高凱。

今天，五星級酒店的餐廳只為他的老闆和他的情人服務。

這是放肆的，不合符商業原則的。

金幕廬的高老先生，早就收到了消息，知道這一件事。

高老先生是高凱的老頭子，一個節儉的老頭子。

但他只是對自己節儉。

對任何人，他都很大方，甚至是闊綽得令人難以置信。對高凱這個兒子，更不會例外。

他知道，高凱雖然很能花錢，但他決不會無的放矢。

高凱這樣做，固然是很離譜很放肆，但高老先生知道，這個兒子是有圖謀的。

追求異性，並非罪過。

對心中熱切傾慕的異性展開强烈而且龐大的攻勢，也不是罪過。

問題只在於一點：能否消費得起？

消費能力這個問題，可以有天淵之別。

有些人在求婚的時候，窮得連一枚戒指也買不起，但依然求婚成功。

但高凱不是窮人，他極富有極富有。

今晚，對他來說是一個隆重的時刻，因為他正式向敏敏求婚。

以前，他也曾經向她求婚，但並不成功。

在不久之前，他再度向她求婚，她好像是答應了，但又好像只是敷衍敷衍高凱。

今晚，高凱決定出盡十二成功力，無論如何也要達到目的。

他的心意，丁敏敏是明白的。

她會接受他的求婚嗎？

＊　＊　＊

在此同時，顧芳婷正和亨利打得火熱。

亨利是個很出色的「鴨」。

他有「鴨王」之風，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都能令顧芳婷有着說不出受用的感覺。

比起那個在夜店裏彈奏鋼琴的青年琴師，亨利當然是優勝得多了。

在性愛方面，亨利絕對是個「專業人士」。

據說，他曾經接受過一些不可思議的訓練，也看過無數有關方面的錄影帶。

要成為傑出的鴨王，決不能單靠俊朗的儀表。

當然，還得看看他臨床的狀態。

今晚，他的狀態十分艮好，他要她感到，他是物超所值的。

「來吧，我的影后姐姐！」他吻她的胴體。

「你是個混蛋！做事只靠一張嘴巴。」

「妳誤會了，這只不過是前奏曲。」

「我偏喜歡這樣批評，我是個尖酸刻薄的顧客。」

「不！妳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妳是無數寂寞男士的夢中情人，最少，我知道有不少公子哥兒，豪門富戶，都在拚命追求妳，希望可以有緣一親芳澤。」

「傳聞罷了，當眞不得。」

「空穴來風，豈非無因。」

他摟抱着她。

她呻吟地在叫！

「亨利，今晚我要忘掉一切煩惱，你要用盡一切辦法，令我快樂！明白嗎？」

「從一開始便已很明白，能夠為妳這樣的女人服務，小弟不勝榮幸……」亨利詼詞泉湧，表現得很努力。

亨利是一個怎樣的男人，顧芳婷是心知肚明的。

這世間上，不是沒有男人眞心對她好。

最明顯的例子，是高家的大少爺高輪。

高輪曾經傾盡心中所有感情，不顧一切地堆放在她身上。

她要攫取高輪這個男人，她要入主高家，成為風風光光的高家大少奶。

她本已大功告成，可惜好勝不知輸。

她不但好勝，更貪婪。

她在慾海浮沉，她不能忍受心靈上和肉體上的空虛。

高輪已用盡全力，去滿足這個女人，但不成功。

並不是他太差勁，而是她太貪婪。

但無論怎樣，高輪是曾經眞心對她好的。

除了高輪之外，笠原也對她有過一種奇妙而獨特的感情。

以笠原今時今日的權勢而言，他要什麼樣的女人，大概都可以垂手可得。

但自始至終，他對顧芳婷是特別厚愛的。最少，他會為這個女人去做一些本來決不會去做的事情。

例如為了顧芳婷，他不惜擺明車馬，向金幕廬展開强硬的挑戰。

不明就裏的人，會以為高家是一塊肥肉，但這只是它的表面形象。

眞正的內幕，永遠不為普羅大衆明白。

但「出了事」的並不是一般女明星，她是顧芳婷，是笠原親手捧起

的影后。

他不能任由顧芳婷給姓高的兄弟恣意侮辱。

這是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主觀，究竟誰是誰非，初時也許還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形勢可以分析，但在雙方不斷互相糾纏，互相報復的情況下，到了如今，一切是是非非早已混淆作一團，誰也難以再作是非的分辨。

甚至是非已不再是是非。

只有敵對！

不是我方，便是敵方！

在這種可怕的糾纏中，已達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兇險境界。

爲了這可怕的桃色漩渦，顧芳婷的心境很不舒暢。

笠原曾經一度令她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歡娛，但那只是短暫性的陶醉，絕不可靠的一種「痲木」。

笠原並不是個糊塗蟲，顧芳婷的心態怎樣，他是最清楚不過的。

他也很想填補她內心的空虛。

有一段時期，他倆如魚得水，雙雙自得其樂。

可是，也由於爲了要向高輪展開報復，在陰差陽錯之下，把呂安妮牽引入漩渦之中。

在此之後，就連笠原這個縱橫黑道的超級大亨，也萬萬料不到，呂安妮和他之間，竟然有着極深切的關係。

呂安妮是雪姬的女兒！

也是笠原的女兒！

雪姬突然重現，對笠原的影響有多大？這一點，是沒有任何人能夠料到的。

即使是笠原自己也不能。

雖然是可以隻手遮天的黑道超級大亨，但在感情的道路上，他也會有迷失方向的時候。

人，畢竟是人！

雪姬的重現，使笠原無法保持他與顧芳婷之間的密切關係。

這並不是「性能力」的問題。

笠原的年紀，雖然漸漸大了，但他却是床上的「超人」！

他在性事上的韌力，絕不比一般後生小子差，只要他有興趣，大可以同時在兩個女人之間左右周旋。

但他的感情，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已毫無保留地投放在雪姬的身上。

那時候，他還很年輕。

也正因爲他年輕，他在感情上的付出，是毫不吝嗇的。

只要他遇上了一個值得他去愛的女人。

這個女人，他遇上了，那是雪姬。而顧芳婷在笠原的生命中，只是另一個相當特別的女人。

有了雪姬，今天的顧芳婷，再也不能令笠原動情。現實是殘酷的，男男女女間的感情，往往更是殘酷。

* * *

不愉快的事太多了，顧芳婷要把這些事情沖淡。

她找亨利，並不是因爲她喜歡這種人，而是只有這種男人，才能令她暫時得到肉體上的刺激，和一些超級的特殊的享受。

因爲亨利是性愛上的專業人士。

他有英俊的臉孔。

他有强健的體魄。

他不肥不瘦不太高當然也絕不算矮，無論是衣履整齊或是全身赤裸之下，他都是無懈可擊的男人。

難怪被姊姊妹妹們譽爲「鴨王之王」。

確是很出色的一個「鴨」。

顧芳婷是個花得起錢的顧客，而且不會有什麼痲煩，最少，她目前還是「名花無主」。

亨利是否眞的很喜歡這位顧客，從外表上是無法判斷出來的。

也許，他對顧芳婷的「喜歡」，只是職業上的僞裝。

也許，這個「鴨王之王」早已有了心上人，除了那個不知名的女人之外，其餘所有的女人，都只不過是他心目中的「嫖客」。

在這花花世界，五光十色，肉慾橫流的大都市裏，男人嫖女人，女人也在嫖男人。

一萬年太長久，只爭朝夕。

一夜風流，是一夜的渴望，一夜的滿足。

明天會怎樣，明天再作打算了！

* * *

亨利今天的狀態很好。

理由很簡單，這一個約會，是在三天之前訂下來的。

當亨利接到顧小姐的「柯打」(預約)之後，便修心養性，回到他的祖居——大澳。

大澳是一個仍然能保存鄉村氣息的地方。

在那裏，有一幢古老的房子，門外有池塘，背後有高山、樹林、飛鳥。

雖然算不上是世外桃源，但也是一個避靜憩息的好地方。

亨利在大澳一連休息了三天。

他在養精蓄銳，決不浪費體力，更不隨便消耗「子彈」。

在這一晚之前，亨利的一個鄰居，半夜三更的摸了進來。

她叫細娟。

細娟是和亨利一起長大的。

在七八年前，細娟眞的很小，她的胸脯還沒在發育成熟。

但七八年後的細娟，她一點也不「細小」了。

尤其是她的一雙椒乳，在單薄



的衣衫底下，呼之欲出，看來說不出的誘人。

她悄悄的摸入亨利的祖居。

亨利的阿婆，早已入睡。

亨利的房子，又在後面那一截，距離他祖母的房子，最少有十幾米。

當時，亨利正在看錄影帶。

他在看文藝片，那是七十年代台灣的製作。

細娟摸了進來，嬌俏地問亨利：「我今晚睡不着覺，可以和你聊一聊嗎？」

亨利微笑：「當然可以。」

「亨利哥哥……你這個名字不是不好，但我還是比較喜歡你原來的名字。」

「那麼，妳叫我阿國好了。」

「不！就叫亨利也不錯，反正都是同一個人。」

「細娟，妳長大了，以後有什麼打算？」

「下個月，我到中環上班，做銀行職員。」

「眞的？恭喜！恭喜！」

「但我有個問題，到現在還未能解決……」

「是金錢上有煩惱嗎？妳需要多少，我可以給妳想辦法。」

「不，不是錢的問題……」

「對不起，是我在胡思亂想，會錯意了。」

「我……我這個問題……也許只有你才能爲我解決！」細娟說到這裏，神態有點忸怩。

亨利鑑貌辨色，隱隱知道她是有所企圖。

但她是一個女孩子，就算她春心大動，又會怎樣向自己開口呢？

亨利心中暗暗奇怪，只好任由細娟繼續說下去。

「我會看過相，算過命，那個相士，是著名的東門湖先生。」

亨利點點頭：「哦！東門湖，這位相士倒是很有點名氣的。」

「東門湖之所以大有名氣，全然是因爲他有眞材實料，所以才會名聲大噪……」細娟眨着眼：「我有好些姊妹都找他算過，事後一致異口同聲，都說東門湖先生十分靈驗……」

「好了！好了！他對妳怎麼說？」

「上個月，他對我說，我的事業將會有新發展。」

「咦，這倒不錯，他猜對了。」

「不，他是算出來的，並不是靠碰運氣。」細娟很認眞地說。

亨利笑笑：「是算準了，那又怎樣？」

細娟忽然臉頰紅得像是火燙般，她吸了一口氣才吶吶地說：「東門湖先生表示，以我的相格，生年八字和今歲流年推算，我是很有前途的……但却有一個先決條件，那是……是……」

她的聲音越來越細小，亨利側着身子也聽不見。

但他沒有催促她。

他是個對付女人的專業人士。對女人的心態，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

當女人要透露秘密的時候，最愚蠢的方法就是操之過急。

最好任由她在想清楚之後，把事情抽絲剝繭地透露出來。

果然，細娟遲疑了一陣之後，終於鼓起了最大的勇氣，對亨利說：「在我投身於工作之前，必須……打破處子之身……否則，對我和家人都會不利。」

亨利這才恍然大悟。

他不禁爲之失笑。

「阿國，你怎麼啦？」細娟見亨利如此狂笑，不禁大爲着急，連眼眶都濕潤起來。

細娟是天眞的，也是可愛的，她是天眞又可愛的小羔羊。

倘若亨利是一條狼，那麼，她今晚的行動，無疑便是送羊入虎口。

秀色可餐。

以細娟那樣的美人兒，她要找男人爲她開苞，又怎會有人捨得放過這種大好機會。

除非是生理機能不正常的男人，那才自當別論。

但亨利是個正常的男人，不但正常，簡直是個床上的造愛機器，慾海中的猛男。

他若要爲細娟破瓜叩關，只是輕而易擧之事。

但他不忍。

他把細娟摟抱在懷中，她嗅到了他身上獨特的男人氣味。

是男人的氣味，不是臭汗的氣味。

亨利無疑是很吸引女孩子的，否則，也不能成爲「鴨王之王」。

但他並不忍心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佔有細娟身體。

因爲他不相信那些江湖術士的話。

他柔聲問細娟，道：「娟，我以前可曾騙過妳嗎？」

細娟搖搖頭：「你從沒騙過我。」

亨利滿意地一笑，在她的額上輕吻了一下：「謝謝妳對我的信任，但請妳再信任我一次好嗎？」

細娟望着他，眼神惑然不解。

亨利說：「娟，妳是個聰明的女孩，而且受過現代教育，那些江湖術士說的話，無非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妳若爲了這些騙棍而白白犧牲了貞操，值得嗎？」

細娟的俏臉紅了起來。

她明白亨利的意思，也知道「

阿國」並不是欺騙她。

她明白了，點點頭，但却依偎得更緊。

「阿國，要是叫我今夜隨便送給別的男人，打死我也不肯依，但你却不同……」

「我又怎樣了?」亨利哂然一笑：「你以為我是個聖人嗎?」

「不！只要那個男人是你，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都願意接受。」

「眞是孩子氣的說話！」亨利拍拍她的肩膊：「做人必須面對現實，快抬起頭來勇敢地向前邁進，別再一腦子都是胡思亂想。」

他用最溫柔的語氣教訓了細娟一頓。

他沒有在這一晚去糟蹋她清白的身子。

好馬不吃窩邊草。

而且，他必須蓄勢以待。

他要保留精力，去應付一個絕不容易應付的顧客——顧芳婷。

＊　＊　＊

細娟仍然是處女，亨利並沒有趁火打劫。

他常認為：「盜亦有盜。」

他並不是不喜歡細娟。事實上，細娟是個美麗的鄉村少女，而且還是個黃花閨女，要是和她造愛，肯定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

問題是：亨利人在江湖，他是個男妓，他已走上了不歸之路，再也難以回頭。

可以說，他早已和細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

他不可能帶給細娟一輩子的快樂和幸福。

縱使那一晚，他不顧後果地去佔有細娟的身子，那又如何?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夕歡愉，以後恐怕再也難以為繼。

縱使勉強再繼續下去，這種關係始終無法可以長久。

那又何必浪費了她的青春?陡然令她有着「春夢了無痕」的悵惘感覺?

亨利還很年輕。

正因為他如此年輕，而又能夠有如此成熟和偉大的思想，倒算是難能可貴。

這是細娟目前還未能體會得到的，她只是失望，深深地感到失望。

當然，她不會把這件事對任何人說。

這是她的秘密，今生最大的一個秘密。

＊　＊　＊

一連數天養精蓄銳之下，亨利的狀態「棒」得難以形容。

他在床上，令顧芳婷為之透不過氣來。

顧芳婷無疑是個十分美麗的女人，她多一分嫌肥，少一分嫌瘦，膚色之美，更是罕見。

亨利一方面在滿足她。

她也同樣地令亨利有着前所未有的享受。

她很滿意。

又是一個充滿詩意的黃昏。

「詩意」這兩個字，對笠原來說，應該是很陌生的字眼。

但自從雪姬重投他懷抱之後，連續許多個黃昏，笠原都有着詩興大發的感覺。

這個黃昏，他摟擁着雪姬柔軟的腰肢，在原嶺集團的總寫字樓，望向美麗的維多利亞海港。

原嶺集團的主席，當然是笠原。

誠然，這集團的名字並不如何響亮，但它却具有極強大的實力。

因為笠原已透過屬下的其他公司，不動聲色地為原嶺集團購入了若干塊價值不菲的地皮。

在很久很久以前，笠原已認識到土地對香港人的重要性。

其實，不單只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極需要土地，整個東南亞以至整個世界的重要城市，土地的價值永遠存在，永遠會不斷上漲。

人口可以漫無止境的增長，但土地永遠不能隨之而配合着發展。

縱使移山填海，以今天的科技來說，已經是很普通的事，但仍然遠遠追不上百姓的需求。

笠原平時很少到這裏。

他並不討厭這地方，但更喜歡在其他場合消磨時間。

在別的地方，醇酒、美人、黑幫爭殺、大大小小的講數場合。

幾乎每一個晚上，都有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刺激。

他不斷向外界挑戰，外界各種或正或邪的勢力，也向他不斷展開挑釁的報復。

總之，難得一天空閑。

但在雪姬重現之後，笠原的心態却有了戲劇性的重大轉變。

他越來越討厭那些熱鬧的場所。

夜總會、聯誼會、地下賭場、各式各樣的架步……

這些場所，以前都是他的「家」。

但現在，他只願意伴在雪姬的身邊。

雪姬是個平淡的女性，她從來不喜歡炫耀。

她平淡，也影响笠原趨向平淡。

她年輕的時候，未能具有這種巨大的影響力，她只是在笠原的心中，留下了不可泯滅的深刻印象。

但十八年後的今天，雪姬在笠原心目中的地位，竟比當年重要得多。



那是因為笠原已失去了她十八年，他再也經不起這樣的失落。

除了雪姬之外，還有呂安妮，她是笠原活到這把年紀的唯一骨肉。

雪姬在柔軟沙發上依偎着笠原，他是她畢生中至愛的男人，也是唯一的男人。

笠原對她說：「放眼望去，香港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

雪姬完全同意，她「嗯」一聲，輕輕點着頭：「我生於斯長於斯，雖然曾經離開過，但始終還是覺得香港最好。」

「九七之後，妳怎樣看?」

「我不看九七，只看你。」

「妳對我太好了，為了妳，我願意過着恬靜的生活。」

「只怕不到一兩個月，便會後悔。」

「不!這是一般人對我的表面觀感，實則上，我早已渴望能夠平靜下來。」笠原長長的嘆了口氣，「這十幾二十年以來，我一直都在精神緊張中過活，要是長此以往繼續下去，會導致精神分裂。」

「別說得那麼恐怖，充其量只會神經衰弱罷了。」雪姬黛眉聚蹙，眼神關注地凝視着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

笠原搖頭不迭，嘆一口氣說：「現在我已經是神經衰弱的人，要是再不休息下來，遲早會變成一個瘋子。」

雪姬在他的胸膛上輕輕捶了一下：「你現在已經是個瘋子，說話不三不四，老是在嚇人。」

笠原笑了起來：「妳撒嬌的時候最美。」

他的手已滑入了她的衣襟。

她仍然那樣地嫵媚動人。

她瞟了他一眼：「這裏是寫字樓，是辦公室的地方，別胡來!」

「不!門已鎖上，職員都已下班!」

「湯秘書還在外面。」

「她不會打擾我們的。」

「瘋子!你眞的是個瘋子……」

＊　＊　＊

同一黃昏下，在九龍半島另一個地方，熊抱王獨自在喝悶酒。

為了對付笠原，他早已筋疲力竭，但事情依然未能解決。

熊抱王不怕艱苦，也不怕面對危險。為了高家父子的事情，他一切都豁了出去，絕不後悔。

但高凱在兩小時之前找到了他。

高凱對他說：「明天，你必須前往台北。」

熊抱王眉頭緊皺：「為什麼?」

高凱解釋：「我們有兩個兄弟，在西門町那邊出了事，必須派人援助，你是唯一有足夠份量的人選，至於詳細情形，你一到了台北，小丁小五和老許自然會向你報告。」

說得煞有介事，而且語氣斬釘截鐵，絕對不容他抗拒命令。

熊抱王沒法子，只得答允。

但他是老江湖，他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西門町那邊，也許眞的有兩個兄弟鬧出了事，但決不會是什麼大仗大陣勢的糾紛。

他敢打賭，當自己一踏足台北的時候，那些所謂糾紛事，早已迎刃而解。

高凱此舉，只是決意要把熊抱王調走。

高凱調走熊抱王，是一番好意。

他不想熊抱王為了顧芳婷事件而冒險。

熊抱王明白。

事實上，熊抱王已曾經為殺手夢幻組合之事送走過一次，但他很快又再捲土重來。

然而，高凱這一次顯然是下定決心，必須要調走熊抱王!

熊抱王的心情很矛盾。

一方面，他感激高二公子對自己的關懷。但另一方面，却又為着自己不受「重用」而感到難過。

以他的心態，他是寧願戰死沙場，也不願意在這時候退下火線。

但高凱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他的命令，幾乎已等於是金幕廬高老太爺的命令。

莫說他這番調動，對熊抱王是一番善意，即使他是存心不軌，要陷害熊抱王，熊抱王也沒有抗辯的餘地。

因此，他悶悶不樂。

忽然間，他想起了大空。

大空是他的俘虜，直到現在，仍然被囚禁着。

「他媽的!老子心情不好，就算是你這王八蛋孫子當遭殃吧!」

立刻披上外衣，叫手下開車，到某工廠大廈的秘密架步「探訪」大空!

＊　＊　＊

羈禁大空的地方，是在一間廠房的密室。

除了廠長和熊抱王之外，誰都不能進入密室之內。

當然，這廠房的廠長，也是熊抱王的心腹手下，他叫老海，快五十歲了，是與熊抱王交往了三十多年的老朋友，死黨份子。

老海是個工作狂。

他在廠房裏居住，也在廠房裏做一切男人會做的事情。

這一天，他五點半鐘便吃晚飯，又喝了一些壯陽補酒。

他感到狀態很好。

這是一間金屬製品廠，工人都

已下班。

他獨守大本營。

六點左右，有人按動門鈴。

老海匆匆開閘，閘門外站着一個婀娜多姿，身段驕人的惹火女郎。

她是什麼人？

老海一看見了她，瞳孔彷佛要噴出火燄來。

「是玉娜小姐嗎？」

「好說！你是海先生？」

「不錯！請進來！」老海急急把她迎進內，然後緊緊關上大閘。

這個玉娜小姐，是老海一個朋友介紹來的，但她並不是來見工，而是「送外賣」。

她送上門的，當然不是飯盒，而是她自己。

老海的那個朋友，常誇耀自己有特別的門路，可以叫一些「北妹」親自上門，移船就磡。

而且，這些「北妹」，都是質素一流的北地胭脂，並非一般貨色可比。

透過介紹，果然依時「送貨」。

玉娜身高一米七五以上，但皮膚並不粗糙，相貌也很甜美。

「妳今年幾歲啦？」老海笑咪咪地問。

「十九。」

「到了香港多久？」

「上星期才到……坦白說，我是偷渡來的。」

「妳放心好了，我是個可靠的人，決不會令妳爲難。」老海癡癡地盯着玉娜高聳的胸脯。

玉娜很大方，她把上半截襯衫脫了下來，露出了粉紅色的乳罩。

這一款乳罩，却是最時髦的款式。

這北妹，完全沒有半點土氣。

老海滿意極了，他情不自禁地撫摸着她的乳房，一摸之下，更感滿意，因爲彈力十足，並非軟綿綿的貨色。

玉娜環顧四周形勢，忽然眨眨眼：「海先生，你眞的要在這裏和我造愛嗎？」

老海咧嘴一笑：「這裏很清靜，保証沒有人打擾。」

「但到處都是冷冰冰的機器，情調不好。」

「妳錯了，只要等一會，情調就會浪漫起來的。」

老海已迫不及待地抱住她，一雙粗糙的手在她身體上四處游竄。

玉娜開始呻吟。

她這呻吟聲一起，老海更是意亂情迷。

他興奮極了。

那些壯陽補酒，果然奏效。

他更進一步，扯開玉娜的胸圍。

老海眼前大亮，他從來沒見過那樣迷人的乳房。

他又伸手摸她的大腿。

她穿的是長裙，長裙下有絲襪。

他摸她左邊的大腿。

但她却摸向她自己右邊的大腿。

她右邊的大腿，用絲襪夾着一柄短小的手槍。

但老海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全身都在發燙，一定要玉娜爲自己淋熄慾火。

豈料一柄黝黑的手槍，突然指住了他的臉龐。

「別動！你再動一下，我保証你的臉上立刻多出一隻眼睛！」

* * *

玉娜的臉，不再風情萬種，而是殺氣嚴霜，令人毛骨悚然。

但老海還是不大相信她會對自己不利。

他厚着臉皮，笑道：「小淫婦，妳開什麼玩笑……」

話猶未了，玉娜一記膝撞，兇狠地撞向老海小腹以下的要害！

這一撞，絕對不是開玩笑。

老海中招，嚎叫着倒了下去，額上冷汗如雨。

他慾火全消，而且意識到事情的嚴重，遠遠在他意料之外。

玉娜的槍嘴，仍然瞄準着他：「你大可以賭一賭，我會不會開槍？」

老海痛苦地望着她，呻吟着叫道：「妳……妳是誰？」

玉娜冷笑：「你不是正在召妓嗎？」

「妳……妳不是妓女……妳不是我朋友介紹給我的應召女郎……」

「到這時候，你總算忽然聰明起來！」

「妳不是玉娜，妳是笠原派來的人！」

「少廢話，快把大空放出來！」女郎冷冷一笑，我只給你三十秒時間考慮，要是你不肯合作，我先把你殺了，仍然可以很從容地把大空救出來！」

她說的都是實話。

她是個職業殺手，到了必須開槍的時候，她的玉手決不會手軟。

這一些，老海看得出來！

到了這個地步，他已再無選擇餘地……

* * *

熊抱王趕到金屬製品廠的時候，老海已躺在血泊中！

他並不是中槍，而是遭受硬物的重擊。

他的半邊腦袋，幾乎已完全爆裂。

熊抱王又驚又怒，扶起了老海，顫聲問：「是誰幹的？大空呢？」



老海的眼睛已睜不開，他只能氣若游絲地呼吸，然後拚盡畢生最後一口氣告訴熊抱王：「一個女子救了他，他用鐵鎚……」

但他說到這裏，已斷了氣。

熊抱王駭然地抱着老海，目中淚水模糊了他的視線。

老海是他的手下。

但更是他的死黨！絕無僅有的老朋友！

熊抱王並不是把「義氣」兩個字經常掛在嘴邊的人。

他的「義氣」，只會存放在心中！

從他對金幕盧高家父子忠心耿耿的心態看來，他絕對是個義氣中人。

別人對他有恩，他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同樣地，別人對他的侮辱，他也不會忘記！

而所有侮辱之中，最嚴重的一種，就是殺了他的朋友！

熊抱王抱着老海的屍首，眼睛似已噴出了足以燃燒一切的火燄！

* * *

在笠原一幢別墅的書房裏，一個手下向他作出報告。

這手下，跟隨笠原二十三年，忠心耿耿。

但今天他向笠原所作的報告，令笠原很不高興。

他走到這手下的面前，用烟斗敲打他的額角。

笠原在書房裏，往往會變成一個怪人。

在其他場合，他不會捧着烟斗，因爲他根本不用這種東西來抽烟。

但在書房裏，他却經常把玩着烟斗。

這烟斗很名貴，但它的用途，並不是用來抽烟，而是用來敲打自己或者是手下的腦袋。

要是他自己犯錯，他用烟斗打自己的腦袋。

要是手下犯錯，也將會遭受到同一待遇，相當公平。

笠原用烟斗敲打着這手下的額角，敲了又敲，前後竟然敲了五下！

這意味着，手下所犯的錯誤，十分嚴重。

笠原大哥脾氣發作，誰敢哼一聲？

這手下不敢作聲，也不敢亂動，只等候笠原作進一步發落。

笠原用烟斗敲打了他五下之後，才沉着臉道：「救大空，固然是應該的，但不應該殺人！尤其是更不應該殺那個姓海的老東西！」

手下皺了皺眉，欲言又止。

笠原瞪着他：「老郭，你跟我二十三年了，怎麼還在我面前吞吞吐吐？」

老郭這才鼓起勇氣回答：「大哥，請你相信我，救大空的命令，是我發出去的，但沒指示要傷人，可不曾指示過要殺害老海。」

笠原的髭子在唇上翹了起來：「但那個姓海的老東西，却在你這次行動中歸西去了，你怎麼解釋？」

老郭道：「我承認自己有責任，但……那個女人是小潘找回來的……」

「小潘？你是說姑爺潘？」

「不錯，他最近做事很賣力，而且爲人也相當醒目能幹……」

「我幹他媽個屁股！」笠原一拍書桌，又拍又掃，把烟灰缸掃向魚缸。

魚缸立刻爆裂，金魚隨着缺口的水一起流在地上。

笠原一呆。

他坐了下來，望着地氈上的金魚。

他嘆了口氣，命令老郭：「先把魚救活，以後再給我把姑爺潘抓回來！」

* * *

姑爺潘，原名潘捷朋，二十八歲，高一米八六，外形英偉，擅長自由搏擊及誘騙無知少女。

姑爺潘的師父，是一個著名的教頭，功夫十分了得。

但這教頭的女兒，却給姑爺潘害得走投無路，要生要死。

教頭大爲震怒，上門找姑爺潘算帳，可是，拳怕少壯，師徒內鬨之下，教頭被姑爺潘毆打得不似人形。

自此之後，姑爺潘更是意氣風發，洋洋自得。

爲了要更進一步發展，姑爺潘投靠了笠原的集團。

其實，笠原並不太喜歡這傢伙，但老郭極力推薦，說他是個可造之材，結果，笠原沒有再理會這個人，只是叫老郭好好看管他，別讓他闖禍。

但姑爺潘是個無事起哄，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要他不闖禍，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人結人緣，在老郭的眼中，居然不覺得他有什麼問題。

於是，姑爺潘更肆無忌憚，任意妄爲。

這一次，爲了救大空，姑爺潘使出了秘密武器，那是他的一個情婦。

他這個情婦，就是對老海自稱爲「玉娜」的北地胭脂女。

當然，他並非叫什麼「玉娜」，她的名字是邱小媚。

邱小媚不但是姑爺潘的情婦，也是姑爺潘的拍檔。

她是個女賊，但嗜賭如命，單憑爆竊和做扒手的收穫，根本不夠她花費在各式各樣的賭博上。

於是，她和姑爺潘秘密合作，經常聯手出動，做一些大案。

半年以來，這對雌雄大盜已幹了三宗大買賣，不是打劫富戶，便是爆竊廠商，取更大的利益。

當然，這些買賣，都是瞞着老郭行事的，更萬萬不能讓笠原知道，否則後果就嚴重了。

但另一方面，姑爺潘又不想離開笠原屬下的集團組織，因爲他始終認爲，這是一個大靠山。

所以，凡老郭交托他要辦的事情，他都一定很努力去完成，沒有一次令老郭失望。

也正因爲這樣，老郭開始對他越來越信任，到最後，竟然連拯救大空那樣重要的事情，也找姑爺潘秘密商議。

姑爺潘認爲這是自己在組織中立大功的好機會。

他把事情向小媚透露。

小媚立刻自告奮勇，說單槍匹馬便可以把大空救出來，但必須有人事先鋪排。

姑爺潘哈哈一笑：「這不成問題，都包在我的身上。」

就是這樣，小媚變成了「玉娜」。

老海給慾火掩蓋了理智，而小媚本來也確是一個惹火的北地胭脂。

但這却是一個可怕的陷阱。

雖說色字頭上一把刀，但老海怎樣也想不到，這「玉娜」竟然是一個心狠手辣的殺人狂魔。

但不管怎樣，小媚的確成功地把大空救了出來。

姑爺潘大爲雀躍，他對小媚說：「這一次，我們立下了大功，將來一定大有好處！」

小媚瞟了他一眼：「要將來才有好處，現在又怎樣？」

姑爺潘道：「現在我們去花天酒地，狂歡慶祝。」

小媚道：「爲了殺人而慶祝？」

姑爺潘笑了笑：「別說得那麼難聽，妳是最勇敢也最美麗的戰士，連身材都是第一流的。」

小媚道：「我很累，不想在街上亂逛。」

姑爺潘道：「這容易，我們到小鶯那裏去，反正她最近不工作，一個人寂寞得很。」

小媚道：「好吧！只要不是人多雜亂之處，去哪裏都無所謂。」

* * *

小鶯是小媚的同鄉姊妹，她爲人比較單純，早一陣子在電子工廠裏上班。

但這間電子工廠早已逐漸轉移大本營，把廠房遷入深圳，在這裏的總廠，反而變得微不足道，工人越來越少，生產線比十年前大幅下降超逾八成。

最後，索性把整間工廠賣出去，結束在這裏的營業。

小鶯倒無所謂，反正她薪金不高，對這一行的興趣也不大。

但電子廠的少東侯活，却對她很有興趣。

當她領取最後一筆薪金和遣散費的時候，侯活邀請她吃晚飯。

小鶯本來不答應，但經不起侯活苦苦糾纏，只好勉爲其難地答應下來。

其實，侯活的條件相當不錯。

他未婚，個子高瘦也很有形格，在斯斯文文中又帶着運動家般衝動。

事實上，侯活是一個很出色的滑浪專家，經常到外地追波逐浪，尋求海洋上的刺激。

豈料這少東也是一個色魔。

小鶯只是和他吃了一頓晚飯，席上也沒有喝什麼烈酒，只是要了一小杯日本清酒而已。但當她離開酒肆的時候，却是被侯活抱着她上車的。

侯活仗着有財有勢，經常對電子廠裏的女工下手。

這一次，他更是色迷心竅，竟採用迷姦的手段。

他把小鶯帶回自己的寓所裏，爲所欲爲。

當小鶯醒過來的時候，赫然發覺自己身無寸縷，一個男人更在她身上壓逼着。

雖然她還沒有完全清醒，不知道發生了怎麼一回事。

她拚命掙扎、哭叫。

但侯活已騎在她清白的嬌軀上，恣意妄爲。

他在她叫喊中强姦了她。

這是她的第一次。

侯活事後不斷安慰她，又給她五萬元現金：「拿去買自己喜歡的東西，明天到寫字樓，我再給你二十萬。」

他有的是鈔票。

有錢能使鬼推磨，對付一個小小的工廠女郎，他自信應付裕如。

但這一次，侯活錯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小鶯的事，竟然會牽引出一個大惡棍出來。

這件事，小鶯只對一個人訴說，那是小媚。

但在小媚的背後，却又還有姑爺潘。

小媚固然已經很不好惹，但更難纏的是姑爺潘。

姑爺潘是個唯恐天下不亂的傢伙，小鶯清清白白的身體給少東汚辱了，這還得了？

侯活以爲，花二十五萬就可以擺脫小鶯，但當他見到姑爺潘那樣的人物出現之後，就知道自己闖了一個大禍。



結果，他要多付一百萬，才能把事情擺平，而且在付足款項之後，給姑爺潘痛毆了一頓。

姑爺潘，既要錢也揍人，的確霸道。

小鶯雖然失去了貞操，但却意外地獲得了七十五萬，還有五十萬，她自願送給姑爺潘。

姑爺潘「受之無愧」，他對小鶯說：「若不是我親身出馬，妳只能有二十五萬的進賬，而且那混帳的東西還會不斷糾纏下去。」

他說的却是事實。

* * *

小媚和小鶯是好姊妹。

姑爺潘是個美男子。

小媚對姑爺潘的一舉一動，相當緊張，自從他倆湊在一起之後，姑爺潘已不再是當年的「姑爺仔」。

他不再在脂粉叢中打少女們的主意，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事業」，推向更高一步的高峯。

但小媚却很特別，她嚴禁姑爺潘再碰別的女人，但對小鶯，却是完全例外。

這一晚，兩女一男，就在小鶯的寓所裏開小型派對。

小媚在便利店中買了一堆零食、汽水、果汁，還有幾瓶酒。

不到一小時，小媚和小鶯都有了醉意。

小媚咭咭地在笑。

她在客廳裏搔小鶯的腋窩、小腹。

小鶯也還以顏色，兩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在地氈上打滾。

忽然間，小媚狂吻小鶯。

兩個女人，在姑爺潘面前狂熱地在接吻。

姑爺潘大笑，也湊了上去：「有美男子在這裏，妳們怎麼不算我一份？」

小媚哈哈一笑，一脚踢開他。

「這是女人組的比賽，男子滾開！」

姑爺潘不服氣，又再擁了上來。

小鶯忽然拉住他，解開他的褲鈕。

小鶯平時是很保守的女性，但今晚却彷彿判若兩人。

顯然是酒精作怪。

姑爺潘夾纏在兩個美女之間，心情愉快極了。

* * *

一小時後，姑爺潘在睡夢中聽見了一陣不尋常的聲音。

要是換上別人，未必會察覺，因爲那聲音很細小，並不明顯。

但姑爺潘却聽得很清楚，而且還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他以前曾經是個爆竊盜匪，直到現在，更與小媚聯手犯案，做案的手法更勝當年。

他一聽這聲音，就知道有行家出現了。

他立刻提高警惕，但他是個英雄主義式的人物，並沒有吵醒小媚和小鶯。

他認爲，憑自己的能力，要解決這些芝麻綠豆般的小脚色，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豈料他還沒有走到閘口，閘門已給人推開。

一羣穿着黑色西裝，結上領帶，襯衫雪白得像是鮮奶的大漢，聲勢洶洶的湧了進來。

爲首一人，赫然正是大空。

* * *

大空再度重出江湖。

計算起來，姑爺潘和小媚，是他的恩人。

若不是這一男一女的行爲，大空到現在也許還被囚禁着。

可是，大空這一次破門而入，竟然是不懷好意。

姑爺潘身無寸縷，小媚和小鶯也是赤裸裸。

大空嘿嘿一笑：「好小子，享盡溫柔艷福啦！」

姑爺潘心知不妙，但他仗着曾經把大空救出險境之人情，却也不怕對方人多勢衆。

「大空，我的事，你管不着。」

「管？他媽的，誰有興趣管你們這些狗男女的事。」大空趾高氣揚。

小媚和小鶯早已清醒，見形勢不妙，匆匆穿上衣服。

但大空却上前，把小鶯的衣服扯脫下來。

小媚怒不可遏：「大空，你瘋了？難道你忘記是誰把你救出來的？」

大空嘿嘿一笑：「我怎會不記得？妳幹的好事，我會刻骨銘心，一輩子也記在心底裏，所以，我不會强姦妳，但這婊子却與妳無關。」

大空一面說，一面把小鶯拖入房中。

小媚大怒，上前便要踢大空小腹以下的要害。

她並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有相當的武功造詣。

但她厲害，大空比她更厲害。

她這一脚只是踢出一半，已給大空一手抓住足踝。

大空五指如鈎，「格勒」一聲，竟把小媚的足踝骨硬生生地揑碎。

小媚疼得連眼淚也掉了下來，她疼得發抖，也氣得發抖。

「你這個忘恩負義的狗賊！」小媚破口大罵。

大空冷冷一笑：「婊子，妳救我，並不是對我有什麼情義，只是

妄想地爲姑爺潘立功，但老子可以告訴妳，你們打錯了算盤，你們獨斷獨行，更胡亂殺人，組織內高層對此事大爲不滿。」

姑爺潘怒道：「放屁，你說的話，我連一個字都不相信。」

大空倏地疾衝過來，不由分說便向他拳如雨下。

大空的快拳是出了名的。

姑爺潘連看也沒有看清楚，小腹已連中數拳。

這幾拳又快又重，姑爺潘身上又沒有衣服阻隔，登時疼得臉青唇白，彎腰倒地。

大空冷冷一笑，向手下做了一個手勢。

立刻有兩個穿着西裝，戴上墨鏡的大漢，用一個大布袋把他包裹起來，然後像是搬運貨物般抬了出去。

小媚嘶叫起來：「快放了他！」

大空哼了一聲，突然一脚踢她的下顎。

小媚立刻血流披面，原本千嬌百媚的一個美人兒，竟給大空蹂躪得異常狼狽。

大空不再理睬她。

大空的目標，放在小鶯身上。

「我的甜心，就讓我給妳餵一頓豐富的早餐吧！」

小鶯大哭大叫，但大空色心已起，任由小鶯怎樣呼叫，也不會憐香惜玉。

大空把小鶯拉入房中，然後「砰」的一聲，把房門用力關上。

他獸性大發，他已憋了很久，今天非要盡情發洩不可！

小鶯差點沒昏倒過去。

她美麗的胴體，都在大空眼底下，大空是色慾狂魔，這一次，她似乎再也躲不開去！

但就在這時候，客廳裏面忽然響起了槍聲。

大空一怔。

他有槍在身，他的手下也有兩人帶備了槍械，但外面只有一個赤條條的女人，而且早已給自己揍得只能趴在地上，怎會忽然響起槍聲來？

是哪一個手下如此輕率？

心念未已，槍聲再響！不是一響，而是連續數響！

大空這一驚非同小可！

就算是自己的手下要對付那個女人，也用不着連開數槍！

事情大有蹊蹺。

大空滿腔慾火瞬即化爲烏有，他立刻拔槍在手，側身打開房門。

他是很有經驗的槍手，門雖打開，但他的身形沒有暴露，除非外面的子彈可以轉彎，否則任何子彈都不可能射中他。

不錯，子彈是不能轉彎的，但人却能！

能轉彎的是一雙腿！

這一雙腿，看來是那樣地修長、漂亮、充滿着迷人的誘惑力。

可是，大空沒有機會看清楚這一雙長腿究竟是怎樣的。

他只是瞥見一道極快極快的腿影！

一個兇悍的女人，已向他施以重重的襲擊！

大空從沒見過那樣兇悍的女人！

這女人不但兇狠有勁，而且有槍！

她是小媚！她本來手裏沒有任何武器！

大空帶來的手下，全部意想不到，小媚竟然會在一張沙發之下，突然掏出一柄手槍。

而且，她槍法又快又準！「砰砰」數槍，竟把大空的手下全都射倒！

大空也在不到半分鐘之後，被小媚的子彈重創！

他在意料不到情況下，連中兩脚！這兩脚力道奇猛，竟連牙座也給踢歪，整個人有如元寶般倒了下來。

然後，他的眉心部位，就給一支漆黑的槍管指着。

他看見了小媚！他小覷了這個女人的威力！

所以，他只有死！

「砰」然一聲，小媚再度開火！

她已射殺了幾個男人，再多殺一個，決不手軟。

但小鶯的臉色却變得一片灰白。

她以前從來沒見過任何人開槍，更沒見過這種血淋淋恐怖的場面。

她已驚呆至口不能言，全身虛脫如遭雷殛的程度。

小媚的臉色也不比她好看。

這是一場可怕的大血案，這是難以估計後果的嚴重禍事，她必須迅速逃離兇案現場……

## 新潮青年　玩世不恭

在金幕盧華麗的寫字樓內，高凱正在向高老太爺分析市場大勢。

高老太爺是老行尊，當然對本港市場股票、金融走勢一直瞭如指掌，但他仍然很想聽聽自己的兒子對這方面的意見和分析能力。

高凱認爲，以目前金幕盧轄下衆集團、機構的實力，應該揀選有潛力的上市公司大力投資。

他主張大力投資健德偉集團。

高凱强調：「健德偉集團雖然在最近數年才崛起，但其管理層大將如雲，由人才推展業務，因業務突飛猛晉而充實財富，而且該集團早一陣曾以相當便宜價錢購入各幅



地皮，一旦全面發展，前途無可限量。」

他又補充：「目前，健德偉的市盈利率爲十一點三左右，屬於偏低，相對而言，投資該集團的風險，也就大爲降低……」

他的分析，十分詳細，顯然在事前下過一番工夫。

高老太爺面露滿意之色。

他對高凱說：「你很聰明，分析能力遠在你大哥之上，高家的生意，以後就全靠你們兄弟倆了！」

高凱神情肅穆：「不，您是我們兄弟的最大支柱！」

高老太爺揮揮手，搖搖頭：「你錯了，我已太老，再也沒有當年的衝動，而且，我已勞碌了大半個世紀，難道眞的一輩子都不能退休嗎？」

高凱眉頭一皺：「您可以退居幕後，爲我兄弟倆把持大局……」

「不！我考慮過了，而且考慮得很詳細……玉不琢不成器，你和阿輪，都必須獨當一面，肩負起重大的責任，再說，我已決定移民到夏威夷……那是世界上我唯一旅遊超過二十次以上的地方……」

高老太爺很喜歡夏威夷，這一點，高凱是知道的，但却沒想過，父親竟然要移民到夏威夷去！

當然，以高老太爺的財力而言，就算他要移民到月球去，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高凱不再說什麼。

他瞭解父親的脾性，他知道，只要父親決定下來的事情，就算是千軍萬馬，也不能令他改變主意。

而且，高老太爺說的話，理由十分充分！

高老太爺年紀太老了，的確到了可以退休的時候。

當然，不少老人都不願意提起「退休」這兩個字，但也同樣有不少老人，渴望能夠有退休的一天！

* * *

在一間私人會所裏，熊抱王醉眼惺忪地看着舞池上的女郎，在表演迷人的七脫舞。

她是中葡混血兒，在澳門長大，曾經是億萬富翁的情婦。

但她嗜賭。

嗜賭令她身敗名裂，再也無法令富豪人物垂青。

她一天一天消沉下去，最後走上了夜夜笙歌，晚晚陪着無數男人過着燈紅酒綠的生活。

她是個失意的女人。

她快三十了，乳房開始鬆弛下來。

幸好還不怎麼明顯，目前仍能勉强在這小型會所裏靠表演脫衣舞維持生計。

現實是殘酷的，她現在明白了。

熊抱王比她更早明白這個道理，因此，他做事越來越謹慎。

但他只是對自己的事情謹慎。

對高家父子的事情，他採取的態度完全不同。

他願意爲高家父子冒險！只要是金幕盧高老太爺和高家兄弟的事，他願意闖刀山、下油鍋，萬死不辭。

但近來，不愉快的事情接踵而來，尤其是老海之死，對熊抱王的打擊最大！

* * *

熊抱王喜歡看表演。

他喜歡女人遠遠多於鈔票。

要是必須選擇其中之一，他的選擇一定不會是鈔票，而是女人。

要是沒有好的女人相陪，就算有再多鈔票，對熊抱王來說，都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表演完畢，她走回後台，穿了一件簡單的衫裙，連胸圍也懶得戴上，又再走了出來，在熊抱王的桌子旁邊坐下。

「貝美，妳今晚的表演很精采！」熊抱王握住她的手，一臉醉態。

貝美盯着他：「上一次，你看艷舞表演的時候，給槍手伏擊，難道這麼快便忘記得乾乾淨淨？」

熊抱王的事，貝美似乎相當清楚。

熊抱王斟了一杯XO，斟得滿滿的才遞給她：「小美美，妳的臉色又青又白，快喝……喝點酒……補一補身……呃……」

貝美接過XO，一仰而盡。

熊抱王看着她的臉，忍不住說：「小美美，妳越來越殘了。」

貝美嘆了一口氣：「我本來就是殘花敗柳，用不着你來提醒。」

熊抱王苦笑着：「小美美，我也許喝得太多了，說話開始語無倫次。」

「熊！憑我們的交情，你用不着向我道歉。」

「小美美，說句眞心話，我太胖了，年紀也大了，再也不是當年的阿熊……」

「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小美美，我想做兩件事。」

「別吞吞吐吐，只要是你喜歡做的事情，我一定樂意奉陪！」

「混帳！要是我跳樓自殺呢？」

「嘿嘿！熊！你若眞的活膩了，我陪你一起由三十層上的天台跳下去！」

「陪人跳樓，可不等於陪人喝酒！」

「別的男人我不陪，但你……不一樣！」貝美是江湖兒女，雖然境況潦倒，但她說的話，却很率直，很有江湖兒女性格。

熊抱王感動了。

他雖然帶着五七分酒意，但並不等於喝醉。

他忽然抱着貝美，在衆目睽睽下和她接吻。

她居然有點忸怩，但却沒有拒絕。

熊抱王抱着她，她也抱着熊抱王，兩人有如熱戀中的少年男女。

足足吻了一分鐘之久，熊抱王這才放開貝美，說道：「今晚，是妳最後一次表演脫衣舞！」

貝美搖頭：「不！時候還很早，我們別說夢話！」

「小美美，妳以爲我跟妳開玩笑？」

「這本來就是一個玩笑。」貝美不住的在搖頭，又用力推開熊抱王。

但熊抱王却衝上前，手中還捧着一個棗紅色的首飾盒。

他在貝美面前把首飾盒打開。

貝美的瞳孔倏地發亮，她以爲自己喝醉了，眼花起來了……

她看見了一枚鑽戒。

好大好大、好燦爛的鑽戒。

「熊……」她怔呆地望着熊抱王，如墮夢中。

「小美美，我是認眞的，我要向妳求婚！」

「不！你一定是醉了！」

「妳不要老是說我喝醉了！當我買這一枚訂婚鑽戒的時候，是下午三點，那時候，我很清醒，連一滴酒也沒有喝！」

「熊！」貝美驚詫地看着熊抱王，她語聲顫抖，眼中淚花滾動。

因爲她已看出，熊抱王是摯誠的。

他沒有騙她，也不是醉後一時衝動胡言亂語。

原來熊抱王早已認識貝美，但那時候，貝美名花有主……

熊抱王只好退下，暗自爲貝美的幸福而祝禱。

可是，貝美和那個億萬富豪在一起，並沒有爲她帶來眞正的幸福。

貝美淪落風塵，一天比一天憔悴……

直到今晚，熊抱王又來了。

貝美儘量表現得漫不經意，裝作不在乎熊抱王的駕臨……可是，她只不過在自欺欺人。

熊抱王對她怎樣，她是心中有數的。

但她怎樣也料不到，熊抱王這一晚竟然是有備而來的！

他早已買下一隻價值不菲的鑽戒，充滿誠意地向貝美求婚。

她能拒絕嗎？

＊　＊　＊

良夜不能留。

熊抱王帶走了貝美，她再也不會在男人面前跳脫衣舞，因爲她又再名花有主。

熊抱王駕駛着一輛平治，載着貝美到淺水灣。

夜星滿天，淺水灣沙灘上，一片寂靜。

熊抱王然把身上所有衣服脫掉，跳入海中。

貝美跟着他，他脫衣服，她也脫。

熊抱王興之所至，居然在星夜之下裸泳。

在海水裏，貝美抱着他：「熊，你今天很特別！」

熊抱王吻了她一下：「小美美，我喜歡妳的裸體！」

貝美嘆了氣：「我已不再是當年的少女，我老了……也比以前胖了……」

「別老是想着這些事情，我們下個月就註册結婚，好嗎？」

「你是男人，一切由你作主！」

熊抱王興奮極了，又再吻她。

貝美忽然抬起臉，問：「你不是說過，今晚要做兩件事嗎？除了向我求婚之外，第二件事又怎樣呢？」

熊抱王哈哈一笑：「第二件事，當然是提早洞房！」

「在沙灘上幹？」

「不！我帶妳到另一個地方。」

貝美依偎在他胸膛上，面頰上露出了甜美的笑意……

＊　＊　＊

大空被槍殺事件，震撼了黑白二道。

爲了這件事，笠原很生氣，也很無奈。

只是一個姑爺潘，還有他身邊一個不明來歷的女人，竟然把事情鬧得天翻地覆。

笠原很不想理會這件事，但却沒法子完全逃避。

案發後一個星期，雪姬帶着安妮，來到笠原豪華的寫字樓。

安妮的打扮，仍然十分新潮。

也許，這些新潮的服飾，很適合她。

她是個可愛的美人兒，連露出來的肚臍也特別性感迷人。

但笠原看見了，不免眉頭緊皺起來。

這是他的女兒，他和雪姬生下來的親骨肉！

安妮是輕佻的，她看來並不穩重，要是笠原眞的把事業交付到她的手裏，情況如何，着實不難想像。

安妮嘴裏嚼着香口膠，美麗的眼睛在華麗辦公室中轉來轉去。

笠原忽然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他在桌上取出一根名貴的雪茄，遞給安妮。



安妮笑笑，接過雪茄，然後用自己的打火機把雪茄燃點起來。

可是，她並不是自己抽，而是把雪茄遞回給笠原。

笠原臉上，立刻綻現出親切的笑容。

「安妮！妳知道我是妳的甚麼人嗎？」

安妮眨着眼，漫不經意地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每個人都是由精子和卵子結合而成的，我媽是其中一半，而你，便是另外的一半！」

雪姬的臉紅了。

她嘆一口氣：「安妮，雖然妳說的都是事實，但如此用詞，太無禮了。」

安妮仰起臉：「媽咪，妳是怪我沒教養嗎？」

雪姬吸一口氣，正要說話，笠原却走了過來，伸手示意她別發脾氣。

笠原走到安妮身邊坐下，柔聲說道：「我知道，這十幾年以來，我並未盡過做父親的責任……」

「不必向我解釋，你們上一代的恩怨情仇，和我沒有甚麼關係！」

「妳弄錯了，我現在要說的，並不是我和妳媽咪之間的事，而是我倆父女……」

「少跟我來這一套！」安妮再度打斷笠原的說話：「我對任何男人，都不會產生任何的感情，你是大波士，我是小女人，我們相差太遠太遠了，你用不着討好一個這樣的賤貨！」

「安妮！」雪姬的臉發白了，她沒想到，安妮竟然會用這樣的態度對待笠原。

安妮知道媽咪不高興，但她也同樣不高興。

她只好默不作聲，表示沉默的抗議。

笠原看着他這個唯一的女兒，心裏有很多話說，但一時卻是說不上來。

＊　＊　＊

周末，夜夜笙歌的高凱，他的夜生活永遠都是多姿多采的。

他在一個私人舞會裏，等候丁敏敏的芳踪。

今晚，是高凱一個老同學占士的生日。

占士是華資銀行大老闆的長子，年紀比高凱還輕，卻比高凱更玩世不恭。

本來，高凱是約好丁敏敏一起赴會的，但丁敏敏要等她表舅父的長途電話，而且家裏有女同學正在和她敍舊，所以決定遲一點才出席這個舞會，叫高凱在占士的別墅裏等她。

高凱也很晚才到，但丁敏敏仍是芳踪杳然。

占士告訴高凱：「今晚，我爲你準備了一個惹火尤物，她來自阿姆斯特丹，她父兄是華僑中的領袖人物。」

高凱微笑着：「你的好意，我心領啦！差點忘記對你說，我快要結婚了。」

占士「呸」一聲：「這算是甚麼新聞？你老兄要脫離王老五集中營的事，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高凱嘆了口氣：「你怎麼還是和以前一樣？老是不肯正正經經做人？」

「做人太正經，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太胡混度日，也不見得是明智之舉！」

「嘿！才訂婚一兩個星期，便板起臉孔教訓我了？」

「占士，別人也許沒資格批評你，但我是你的老朋友！」

「正牌酒肉朋友！」

占士一面說，一面拉着高凱來到了後花園泳池旁邊。

在泳池邊，站立着一個風情萬種的女郎。

她既青春，又艷麗。

她束起高高的秀髮，一身服飾明艷照人。

她穿着低胸的衫裙。

她的乳房，最少有一半露出胸口幾乎要跳出來了。

她的美態，竟連高凱那樣的公子哥兒也爲之怔呆不已。

能夠令高凱心動的女孩子，並不多見。

能夠令高凱一見之下，立刻爲之目瞪口呆的美女，更是萬中無一。

「虹影，讓我來介紹，」占士拉着高凱的手走了過去，「這位是孫虹影小姐，她來自阿姆斯特丹，但在香港出生，屬水瓶座。」

虹影回眸望向高凱。

高凱報以微笑，他雖然曾一陣怔呆，但很快已恢復了常態。

他是瀟洒的，英俊的，更是很懂得怎樣討好女孩子的情場高手。

經過占士的一番介紹後，兩人很快就熟絡起來。

但高凱心中，卻還是渴望丁敏敏可以早一點出現。

但丁敏敏一直沒有出現。

虹影是這個舞會的焦點人物，她吸引着每一個男士的視線，但她卻沒有離開高凱。

高凱感到有點糊塗。

他隱隱覺得，和虹影在一起，表面上看來沒有甚麼問題，但在骨子裏，總是有點不對！

他希望丁敏敏及早出現，但丁敏敏卻芳踪杳然。

他撥電話找丁敏敏，得到的答覆是，她已經出了門，可是，時間一分一秒消失，敏敏並沒有來到這裏。

舞會仍在繼續，氣氛很熱鬧，但高凱不知如何，鑽入了虹影的車子裏。

虹影的車子，是充滿浪漫氣息的房車，這種車，外表看起來似乎不怎麼樣，但它的價錢，卻是一般房車的十倍！

虹影是富有的女郎，也正因為她出身於富裕的家庭，她有着與衆不同的特殊氣質。

就像是丁敏敏。

但她比丁敏敏有更濃郁的女人氣味。

她很懂得掌握男人的心理，甚至很明白怎樣才能令男人對她產生濃厚的興趣。

她知道，高凱這個公子哥兒，並不是個容易看上一般女人的男人。

但她更知道，自己並不是一般的女人。

* * *

虹影把車子開動，離開了占士的別墅。

高凱沒有反對，任由她開車。

她似乎有點訝然：「你怎麼了？為甚麼不阻止我把你遠遠載走？」

高凱笑着：「在妳面前，我不知不覺地成為了被動的角色，由此証明，妳很厲害。」

「是嗎？」她挺了挺酥胸，看來說不出的性感。

高凱坐在她身邊，很難目不斜視。

她嫵媚地嬌笑起來：「很好看嗎？」

高凱直認不諱，他點了點頭：「妳是美麗的大哺乳動物，很好看。」

她把身子一側：「你可以摸摸看，是天然的，並沒有人為的加工！」

她的表情很俏皮，也很誘人。

「為甚麼不動手？」她嬌笑着：「君子動口不動手，你是君子嗎？」

她的話，又俏皮又大膽。她是個又美麗又頑皮的千金小姐。

但高凱還是搖頭又搖頭：「妳要瘋狂地玩一晚，我甚麼事情都可以奉陪，但在交通工具之上，我希望妳能夠規規矩矩。」

「要是我把車子停下來，那又怎樣？」

「還是不行，我今天不想在公衆場合裏胡天胡帝。」

「就只是今天不想？」

「是的！以前，我也許比妳還更荒唐，但以後也許不會這樣了，因為我已有了未婚妻！」

「是丁敏敏小姐？」

「妳早知道了？」

「嗯！」虹影嫣然地在笑：「占士早已把你的所有資料，向我一一報告。」

高凱訝異地看着她：「妳是早有預……預備的？」

「不是早有預備！是早有預謀。」虹影忽然一手抓住他的大腿，「你是這個舞會中最好的男人，要是我錯過了這一晚，明天在馬爾岱夫日光浴的時候將會很後悔。」

高凱有點意外：「妳明天就要離開香港？」

她「唔」的一聲：「我是個喜歡到處流浪的女孩，除非……除非將來結了婚，生下了孩子，才能把我這種不羈的性格改變過來。」

高凱嘆了口氣：「江山易改，品性難移，無論怎樣，妳都變不了。」

虹影挑起了眉：「你是個知情識趣的男人，還是一個掃興專家？」

高凱定一定神，終於說：「我快要……結婚了……」

虹影突然把車子緊急刹掣。

她牢牢地望着他，只是說出兩個字：「吻我！」

「吻我！」

短短的兩個字，既是挑逗，也是命令。

也可以說，這是充滿挑逗性的命令。

高凱凝視着她的臉，她的紅唇。

她的舌尖輕輕吐出，看來是那樣地嫩滑動人。

但高凱沒有吻上去。

這一男一女，都是調情高手。

調情，對於高手來說，就像是弈棋一樣。也只有第一流高手，才能使出連番妙着，令對手在感受到强大壓力之餘，更有如癡如醉的感覺。

高凱知道女人的長處，也知道女人的弱點。誠然，不同的女人，會在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差異，但只要夠功夫夠道行，臨陣推敲，定必能夠控制自如，從而把對方弄得神魂顛倒。

虹影陶醉了。

她要征服高凱這個男人，但高凱也同樣可以把她徹底征服。

* * *

丁敏敏沒有出席占士的舞會。

但她的缺席，並不是她不想參加，而是遭遇到了意外。

她的汽車，在半途中給一輛泥頭車打橫攔住去路，由於事出突然，她隱隱覺得有點不妙，立刻掉頭便走。



但在她那輛汽車背後，却又有一輛比泥頭車更巨型的貨櫃車截住。

她已陷入不明來歷人物包圍之中。

丁敏敏臨危不亂，由於她的汽車車門早已鎖上，因此，她暫時毋須理會車門的問題。

在她的手袋裏，有手提電話。

她立刻抓起手提電話，連想也不想，立刻便打出「九九九」這三個號碼。

她的判決是精明的，也是果敢而且迅速的。

可是，敵人的行動，却比她的判斷更快更兇狠。

丁敏敏才撥出第三個「九」字，還來不及向警方告急，她面前的擋風玻璃已「波」的一聲碎裂。

兩個如狠似虎的大漢，各人手持鐵棒，竟然首先敲碎了擋風玻璃，然後才跟丁敏敏說話。

其中一個滿面痲子，容顏可怖的大漢喝道：「快把電話給我！」

丁敏敏再勇敢，也給這可怕的聲勢嚇窒了。

她臉色發白，只好把手提電話拋了出去。

滿面痲子的大漢接過電話，隨即揮動粗大的鐵棒，把它擊至粉碎。

敏敏又驚又怒：「你們是劫匪嗎？就算要錢，也不必這樣。」

滿臉痲子的大漢從車頭撲了進來，不由分說首先便打了丁敏敏一記耳光。

這一掌摑得極是沉重，敏敏身上又繫上了安全帶，在避無可避情況下，連臉龐都被打得紅腫起來。

「爛貨！閉上妳的烏鴉嘴，我們要的是人。」

另一個臉青青的大漢喝道：「快給老子滾出來，再拖延兩秒，先姦後殺！」

丁敏敏吃驚極了，她想不到竟然會在赴會的途中，遇上了這一羣凶星。

但事已至此，她已再無選擇餘地，只好乖乖就範，走出車外。

滿臉痲子的大漢走了過來，看着她的臉。

她是受驚的美人，也是男人眼中的絕色佳麗。

滿臉痲子的大漢瞧得垂涎三尺，忍不住便要伸手抓下去。

但却給那個臉色青青慘慘的大漢喝止：「別亂來，我們的任務只是帶走她！」

滿臉痲子的大漢面露悻然之色，但他總算縮開了野獸般的利爪。

他粗暴地喝令丁敏敏：「上車！」

他要丁敏敏登上貨櫃車之內。

丁敏敏知道，這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一旦進入了貨櫃車之內，就算這些惡漢把她一塊一塊宰割開來，她也絕對沒有反抗的餘地。

反正都是死路一條，索性尖聲嘶叫，希望可以博取一線生機。

可是，她才叫了一聲，已經被那個可惡的大痲子一掌劈向頭側，她悶哼了一下，立刻便暈迷過去……

* * *

高凱並不知道丁敏敏出了事。

他正在和虹影打得火熱。

虹影是惹火尤物，她的身體不斷發出熱力，也散發着誘人的節奏感。

她每一個動作，都能充份挑逗起男人的情慾。

她是出色的女郎，她連接吻的技巧，都令高凱如痴如醉。

高凱可沒料到，參加占士的舞會，竟然會有這樣的奇遇。

虹影告訴他：「在香港，你是我所遇見男人中，唯一能令我傾心的。」

說得裸露，說得坦白。

高凱雖然是風流浪子，但也不禁給她甜蜜的話語惹得飄飄然起來。

但他心裏却還是記掛着丁敏敏，他在想：「丁敏敏向來都很守信，她說過要來，便一定會來。」

可是，已快凌晨了，丁敏敏還沒有出現，這時候，高凱已感到很不對勁。

他決定要親自前往找尋丁敏敏，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她為止。

但就在他要離開占士的別墅的時候，忽然有一個神秘的男子走近他側面，冷冷地說道：「不必找了，閣下的未婚妻，已落在我們的手上！」

高凱臉色一變，立刻施展絕快的手法，一手扣住這個男子的脈搏，同時沉聲喝道：「你別動！」

神秘男子大概三十五六歲左右年紀，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鏡，眼神冷厲堅定，雖然給高凱一手扣住脈搏，但仍然神色不變，絕不動容。

高凱把他推到牆邊一角，冷喝道：「你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神秘男子道：「我並不是你的朋友，但也不能算是你的敵人，我只是笠原大哥的一個跑腿。」

「閣下貴姓大名？」

「張彼得！」

「這種名字，一條街上也有十幾個。」

「我本來就只是無名小卒，用不着擁有一個驚世駭俗的名字。」

「丁敏敏在什麼地方？」

「她現在很安全，沒有笠原大

哥的命令，誰都不敢動她一條汗毛。」張彼得冷冷一笑：「可是，絕對沒有人能知道，我們的笠原老大哥下一步會怎樣做。」

高凱默然半晌，突然道：「我要見笠原。」

張彼得似乎並不感到意外，他臉上現出了一股猙獰的神情：「笠原老大哥也很想會一會高二公子。」

高凱眉毛掀動：「好！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只要笠原老大哥一句話，我一定準時赴約。」

＊　＊　＊

高凱和笠原的約會，很快就定下了時間和地點。

時間是翌日正午，地點是在出人意表的金幕廬。

金幕廬，是高老太爺的大本營。高氏家族無數重要會議都在這裏召開，高氏宗族無數重大的議案都在這裏決定。

在行政上的角度而言，金幕廬是高氏宗族生意的心臟地帶，別說是外人，就連許多高氏宗族集團機構內的高級職員，也不得其門而入。

但這一天，却有稀客登門。

那是威震黑白二道的老大哥——笠原。

＊　＊　＊

正午十二點，笠原準時抵達金幕廬。

金幕廬，在整座大廈的頂樓，其氣勢之浩宏，修飾之堂皇，絕不比笠原的辦公室遜色。

金幕廬的主人，衆所週知，一直以來都是高老先生。

但今天，高老先生並不在這裏，取而代之的是高凱。

在這寬敞豪華的辦公室裏，只有高凱一個人。

今天高凱衣着整齊，他結上領帶，襯衫雪白，指甲乾淨，整個人看起來朝氣勃勃，英偉不凡。

在秘書露茜帶引下，笠原進入了金幕廬的心臟地帶，單槍匹馬獨自會見高家二公子——高凱！

偌大一座辦公室，只有高凱和笠原。

「高二公子，久違了！」笠原上前，伸出了右手。

高凱也伸出了右手。

兩個叱咤風雲的人物，一見面就互相握手，但這並不代表着友誼的存在。

高凱凝視着笠原，忽然嘆了一口氣：「笠原大哥，你老啦！」

笠原的臉色沒有變，而且還點點頭，「不錯，你說得很對，我老了。」

高凱再嘆一聲：「你不但一天比一天衰老，也一天比一天落後，坦白說，你對我未婚妻的行動，既不切實際，更欠缺江湖老大哥的風度。」

笠原又點點頭：「說得好！」

高凱倏地臉色驟變，用力一拍桌子：「少在我面前耍花樣，你要什麼條件，才肯把丁小姐釋放？」

笠原這一次却在搖頭：「毋須任何條件，因爲我一踏入金幕廬，我的手下已把丁小姐放了。」

高凱是精明的人，但笠原的說話，却令他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以笠原的身份，他說已放了人，就一定是放了，絕不可能睜大眼睛撒謊。

果然，高凱就立刻接到了一個「特別專線電話」，他的手下報告——丁小姐已恢復了自由，而且正備受高凱的手下嚴密加以保護。

丁敏敏，本是笠原手上的一張皇牌。

就連高凱都以爲，笠原之所以膽敢單刀赴會，全然是因爲有丁敏敏作爲人質。

可是，笠原却匪夷所思地把丁敏敏釋放，那麼，他這一次會談，將會完全失去優勢。

笠原是老江湖、老狐狸，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縱使高凱再精明百倍，一時間也無法明白笠原何以有此一舉？

高凱瞳孔收縮，目不轉睛地盯着笠原。

他的目光是冷峻的，足以令人不寒而慄的。

他並不是一般的花花公子，在這個吃人不吐骨的社會裏，他一天比一天磨鍊得更精悍，令敵人更難對付！

但笠原又是何等樣人？他什麼風浪沒見識過？

面對高凱冷峻的目光，他處之泰然，他甚至悠閒地爲自己燃點着一根雪茄。

「高凱，很高興看見高家有你這麼一號人物！」笠原坐在椅子上，臉上充滿了神秘。

高凱冷冷一笑：「笠原老大哥若喜歡轉彎抹角，我是可以奉陪的，反正今天我很清閒。」

「不必用這樣的語氣來套我，」笠原凝視着手中的雪茄，「我只想告訴你一件事。」

「請說！」

「從今以後，你不再是我的敵人！」

「什麼意思？」

「放心！我沒有跟你交朋友扯關係的企圖，我今天到這裏來，只是要你明白一件事：我退出江湖了！」

笠原說到最後一句話，語氣特別加重！

高凱陡地楞住！



二男一女來到日本料理吃個不亦樂乎……

他神情肅靜，目不轉睛地望着笠原的臉：「你說什麼？」

他並不是沒聽見，只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此希望笠原再覆述一次！

笠原毫不猶豫，立刻再清清楚楚地告訴高凱：「我要退出江湖！我要離開香港！你們高家的事，我以後再也不會插手！」

笠原的態度是認眞的！他說完之後，丟下雪茄一腳踩熄，然後告辭。

高凱沒有強留他。

因爲他說的話，高凱已聽得很清楚很清楚！

＊　＊　＊

同日黃昏，呂安妮在一間髮廊裏走出來，和她在一起的，還有兩個放蕩不羈少年。

呂安妮一直都在玩世不恭，她每個星期的男朋友都不一樣。

這一個星期，她更公然採取「一拖二」的手法，左一個右一個，玩個不亦樂乎。

可是，當呂安妮與兩個玩伴少年離開髮廊不久，立刻就遇上了一個怪客。

那是一個二十七八歲，頭髮不長不短的男人。

他看來很英俊，皮膚也很晰白，是個又乾淨又斯文的青年人。

這人攔住了呂安妮的去路，兩個少年大爲不滿，其中一個叫「二世飛」的迎了上前，神態兇悍地揮手：「好狗不擋路，你是幹什麼的？」

這男人莞爾一笑。

他笑起來的時候很甜，男人而能有這種笑容的，萬中無一。

安妮睨視着他，開始對這個陌生的男人產生了好感。

但她對他很陌生。

在打破陌生人的隔膜，對安妮來說，並不是困難的事，但她並不着急，因爲事態正在進展中。

這男人遞給了二世飛一張名片。

也遞了一張給安妮。

二世飛一看，皺眉道：「原來是個牙醫，怎麼了？貴寶號沒有生意嗎？所以要在街上兜搭顧客，看看是否有心腸軟弱的人，上門幫襯你的牙醫診所？」

安妮看着這名片，名片上有這個男人的名字。

雷博禮。

很文雅的名字。

但在安妮這張名片上，雷博禮並不是牙醫，而是一位廣告設計師。

牙醫和廣告設計，是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職業，要是這姓雷的青年人，能夠一身兼兩職，可算是能者多勞，難能可貴得很。

還有另一個少年，他叫韓大志。

雷博禮也給他一張名片。名片上的名字，不錯還是雷博禮，但他的銜頭却又和前先兩張完全不一樣，那是——自由搏擊教練！

韓大志明白了，他冷冷一笑：「原來這位老兄喜歡玩嘢，每張名片都印上不同的職業，但說穿了，他根本只是個無業游民！」

二世飛恍然大悟：「他媽的，原來如此……」

才說到這裏，下顎已給一隻拳頭重重擊中，登時整個人仆跌在地上。

安妮驚叫起來：「你怎麼動手打人？」

雷博禮聳了聳肩：「對不起，每當我看見這些不倫不類的傢伙，拳頭就會癢得不可開交……」

韓大志見二世飛中招，早已磨拳擦掌，但他却沒有急急出手。因爲他在等待二世飛爬起來，然後才左右夾擊這姓雷的青年小伙子！

雷博禮也任由他，直至二世飛站直了身子之後，他才嘿嘿一笑：「兩位準備好了沒有？」

二世飛猝然中拳，早已怒火狂燃。

「混帳的東西，你活膩了！」二世飛在盛怒中出拳，而且出拳又起飛脚，誓要報仇雪恨，更要在安妮面前撈回些面子。

二世飛一展開攻擊，韓大志立刻繞到雷博禮背後，一副以多欺少的架式。

但雷博禮絲毫不懼怕，一個肘拳，閃電般撞向二世飛的胸腹，隨即倒掛一脚，脚底鞋踭「轟」一聲踢得韓大志鼻腫臉靑！

兩個少年吃了個大虧，知道再打下去，也決不是雷博禮的對手，立刻雙雙拖着呂安妮的玉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但呂安妮却用力揮手，擺脫二人。

「都是不中用的東西，跟你們在一起，又有什麼安全感了！」

二世飛、韓大志互望一眼，兩張臉的神情都是又狼狽又尷尬。

雷博禮微微一笑，對這兩個少年道：「怎麼了？還想再比劃比劃嗎？」

二世飛、韓大志早已無心戀戰，既然呂安妮已不肯理睬他們，此地更是不宜久留！

兩個少年氣急敗壞地走了，只賸下呂安妮。

呂安妮却很鎭定，她臉上還掛着動人的微笑。

雷博禮也在笑，又再遞給她一張名片。

這一張名片的名字，仍然是雷博禮，但職銜又換了另一款。

呂安妮一看，不禁啞然失笑：「你究竟是個牙醫、廣告設計師、自由搏擊教練，還是博禮地產公司的董事長？」

雷博禮搖搖頭：「都不是，這些名片，都只不過是印製來玩玩的。」

「玩？你很喜歡玩嗎？」

「我又不是七老八十，又有誰不喜歡玩？以妳來說，不是由朝玩到黑，晚晚玩到癲嗎？」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當然知道，要是沒有明確目標，又怎會貿然出擊？」

「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是什麼人，對妳來說又有什麼關係？」

「雷先生，你現在所做的一切，分明是爲了要認識我，對不？」

「我不否認這一點，妳是個美麗的女孩，能夠和妳一起遊玩，是每一個男人的榮幸。」

「但你知道我的底細嗎？」

「知道一點點，」雷博禮淡淡一笑，「我知道妳的三圍數字，是三十二、二十九、三十一。」

「可惡！你故意醜化本小姐的身材！」

「但照我看，却雖是猜不中却也差不遠矣！」

「你瞎了眼啦？本小姐的身材，是三十七、二十四、三十六！」

「眞的這麼棒？」

「誰說不是！」

「但我要証明！」

「要怎樣証明，才能令你相信我的話？」

「三圍數字，用嘴巴說是不能作準的，除非由我親自量度，才能証實！」

「哈！圖窮匕首現，你想『揩油』？」

「什麼『揩油』？別胡言亂語！我是個正經人，但……但我的女朋友，昨天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說得倒像眞的，但我不相信！」呂安妮抿着嘴，「你連僞造的名片都有一大堆，可想而知，你這個人半點也不可靠！」

「一個人若太老實太可靠，就會變得索然無味！」

「那麼，你認爲自己很有味道嗎？」呂安妮吃吃一笑，「是鹹味？還是臭狐的氣味？」

「不，是男人味！高尚而且活潑的品味！對於女人來說，我是極品XO！」

「眞狂妄！」

「妳嘴裏可以對我批評和挑剔，但在心底裏，妳已偷偷的喜歡



了我！」

雷博禮是個厲害的男人。只有他這種厲害的男人，才能覷準女人的弱點，一下子便攻進女人的芳心裏去！

這是絕不容易，絕不簡單的。

但在雷博禮來說，要對付呂安妮那樣的女孩子，簡直易如借火。

這並不是說呂安妮單純。相反地，呂安妮的本身，根本就是一條小狐狸。

給她玩弄在股掌間的男人，多得不可勝數。

她近期的傑作，是成功地誘騙了超級名流大亨高輪。

可是，她並沒有得到眞正的滿足。

而且，自此之後，她對男人的興趣越來越低，直至這一天——

雷博禮，一個神秘的男子，突然像是風暴般，闖入了她的生命！

* * *

一連兩個星期，呂安妮每天都和雷博禮在一起。

雷博禮對付她的手段，相當奇特。

第一次邂逅，他對她的說話，是既大膽又露骨，有如狂蜂浪蝶似的。

但由第二天約會開始，他却判若兩人。

他用最整齊、最斯文、最雅潔的形象，出現在呂安妮眼前。

他彬彬有禮，風度翩翩，帶着她出席高尚的社交場所。

中環最高級的餐廳、淺水灣私人別墅最浪漫的舞會、黃昏下遊船河、午夜後在淸吧聽五十年代的懷舊情歌……

他開跑車，是老爺級的古董跑車。

但這種車，性能依然一流，若論身價，大大配得上「古董」兩個字有餘。

呂安妮漸漸明白了。

他是個名公子。

他並不是流氓阿飛，他並不像二世飛、韓大志之流，連外表的空殼都輕浮得不像話。

他眞的很有品味！

他是個與衆不同的男人。

* * *

整整一個月過去了，呂安妮感到並沒有「進一步的發展」。

雷博禮甚至沒有吻過她！

想到這一點，她忽然生氣起來。

她是和母親一起居住的，一連三天，雷博禮打電話找她，她都不肯接聽。

她和雷博禮的往來，雪姬是知道的。

到了第三天，雪姬忍不住問女兒：「妳怎麼了？」

呂安妮搖搖頭：「我沒事，只是不想出去。」

雪姬不禁爲之掩嘴失笑。

她這個寶貝女兒的脾性，她是最淸楚的。

呂安妮居然會「不想出外」，也可算是一樁怪事。

但呂安妮既然喜歡躭在家裏，雪姬是求之不得的。

她這個女兒，太野性了，如果有一個男人，可以讓她安安靜靜躭在家裏，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只是，呂安妮眞的乖乖地一直留在家裏嗎？

當然不！

到了第四天，她又出外去了，但却不是約雷博禮，而是去找二世飛和韓大志。

坦白說，她並不喜歡這兩個青年人，這兩個垃圾般的東西，又怎能跟雷博禮相提並論？

她找這兩人，只是爲了洩忿！

但她有甚麼忿要洩？只怕就連自己也不太淸楚。

她只是感到，很不是味道！

* * *

二世飛和韓大志，兩人都很喜歡安妮！

那是因爲安妮太突出了。

她有天使般的臉孔，魔鬼般的身材，她的三圍數字，絕對是驕人的。

這一晚，久違了的呂安妮，居然主動邀約兩人出外宵夜。

兩個青年人又驚又喜。

韓大志對二世飛說：「我只有三十大元，你有多少？」

「十九元半！」

「呸！兩個大男人，五十大元也沒有，怎麼和呂安妮去宵夜？」

二世飛冷冷一笑：「用來宵夜當然不夠，但可以用來買紙巾！」

「買紙巾？你說甚麼？」

「哼！這小妮子把我們兩兄弟玩得團團亂轉，正是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我不服氣！」

「鍾無艷和夏迎春都是女人，怎麼借用到我們兄弟身上來？」韓大志不大服氣。

「蠢材！你既懂得說是『借用』，又何必再查根問底？他媽的，今晚，我不再跟那個小妮子客氣了，我……我決定把她幹了！」

韓大志大吃一驚：「甚麼？你瘋了？你竟然要殺了她？」

二世飛大怒：「說你是個蠢材，果然是個蠢材！我甚麼時候說過要殺人了？我說的那個『幹』字，並不是殺了她，而是姦了她！」

「强姦是犯法的。」韓大志的臉色還是很難看。

「他媽的！這騷貨又不是三貞九烈！也不可能是個處女！但她偏偏要吊我們的胃口，要是我們不採

取果斷的行動，一輩子也休想得償所願！」二世飛色迷心竅地侃侃而談。

韓大志仍然心中拿不定主意。

二世飛「哼」一聲：「膽小鬼，你不敢打她的主意，大可以去召妓！可惜你身上只有三十大元，如果想去找女人，除非時光倒流十年。」

韓大志嘆了一口氣：「三十年前，我們還沒有出世，再說……就算眞的可以時光倒流三十年，也很難找得到像呂安妮那樣的女孩子。」

二世飛冷冷一笑：「那倒不一定，也許閣下鴻福齊天，找到呂安妮的母親，相信她也是一個美人胚子。」

韓大志一怔，隨即苦笑。

二世飛怒瞪着他，「膽小鬼，你決定了沒有？」

韓大志也怒瞪着二世飛：「我不是膽小鬼，你敢做的事，我也敢做！」

二世飛立刻笑了起來：「這才是兄弟嘛！」

兩個青年人打定了主意，然後才到髮廊那邊和安妮見面。

安妮看見兩人來了，第一句話便說：「今晚去尖東吃日本料理，我要吃最貴的魚翅！」

二世飛和韓大志面面相覷，沒答腔。

安妮立刻掏出了一疊「金牛」，哈哈一笑：「我請客，無論消費多少，都是我的！」

二世飛和韓大志這才鬆一口氣，心想：「先飽腹一頓，然後再把她姦了。」

呂安妮叫的士。

二男一女，來到了尖沙咀一間日本料理，吃個不亦樂乎。

飽餐一頓，日本清酒也喝了不少，呂安妮有點醉意。

二世飛叫了一輛的士，把呂安妮推上了車，然後叫司機把車子駛去粉嶺。

呂安妮叫了起來：「爲甚麼要到粉嶺，那太近了，不好玩，我要去上水、沙頭角……」

她眞的醉了，語無倫次。

二世飛忙道：「我們先去粉嶺喝酒，然後再去上水、沙頭角。」

二世飛和韓大志把呂安妮挾在中間，行車途中，二世飛已忍不住開始向安妮毛手毛脚起來。

呂安妮並沒有抗拒，也不作聲，只有偶爾哼着流行曲。

韓大志看見二世飛越來越是大膽，心中也不禁爲之癢起來。

但他還是不敢在的士裏動手。

二世飛卻不理會，把呂安妮的身子摟得又緊又貼。

忽然間，安妮吻了韓大志一下，然後嬌笑道：「二世飛常說你是個膽小鬼，果然不錯！」

韓大志給她這樣一吻，陡地慾火狂燃，心跳加速。

他忍不住了。

他伸出了手，輕輕撫摸呂安妮的大腿。

呂安妮穿的是短裙，並沒有穿上絲襪。

韓大志一手摸上去，但覺大腿肌膚溜滑異常，說不出的過癮。

他想沿着大腿內側一直向上撫摸進去，但卻不敢過份放肆。

他不敢，但二世飛卻唯恐吃虧，首先用手闖入安妮的敏感地帶。

可是，呂安妮推開了他。

二世飛厚着臉皮：「我是爲妳按摩，很舒服的！」

「笑話！你心裏想着些甚麼……呃……我……我比誰都更清楚……呃……」

呂安妮喝了不少清酒，酒意漸漸湧上胸間，一張俏麗臉龐紅得像個熟透了的柿子。

二世飛越看越是心癢難搔，但的士尚在途中，並未駛到目的地，總不成把的士司機趕出車外，然後在車裏胡天胡帝。

二世飛雖然色心大起，但說到底，他並不是大奸大惡的匪徒，做事決不敢去得太盡。

只好在途中繼續揩油。

但安妮卻偏偏對韓大志「特別優惠」。

韓大志摸她，她也撫摸韓大志。

二世飛看得不是味道，但目前情況下，只得強忍。

他心想：「他媽的，只要到了村屋，那是我的地頭，到時……哼！」

他是不懷好意的，他早已慾火焚身，無法自控。

但他和韓大志都沒料到，在這輛的士後面，一直都有一輛車子，啣尾追隨。

駕駛這輛車子的，顯然是一流高手，他對於跟踪汽車的手法，十分出色。

他並沒有跟着緊逼，有時候彼此相距兩三架汽車，但到了非要緊緊追隨一起闖過紅綠燈的時候，他又會把車子追貼上去。

二世飛和韓大志早已沉醉在安妮美色之中，又怎能發現有汽車在背後跟踪着？

* * *

二世飛在粉嶺有一幢石屋，雖然又古老又殘舊，但裏面的佈置，倒也乾淨整齊。

這裏，有空氣調節，有冰箱，也有電影視和錄影機。

二世飛在床底下找出了幾套色



情錄影帶，肆無忌憚地播放出來。

呂安妮吃吃一笑：「在本小姐面前播映這些影帶，有甚麼企圖？」

二世飛道：「人生得意須盡歡，得快活時且快活。」

他想得到的，是安妮的肉體。

他開始對安妮有非份的動作。

他靠近安妮，要把她的衫裙脫下。

她搖頭：「不！你別這樣！」

二世飛笑了笑：「我們不是好朋友嗎？就算是爲了友情，也該再進一步，發展我們之間的關係。」

「甚麼關係？」

「當然是……性……關係！」

「無恥！」呂安妮推開他的手，「老實說，你並不是我心中……想要的……呃……呃……男人！」

二世飛仍然在笑：「妳還沒有試過我的厲害，又怎知道我一定會不合格？」

「滾開！我……我要回家！」呂安妮臉上露出了憎厭的神情。

但她喝得太多了，雖然想站起來，卻感到天旋地轉，而且跌落在大床上。

二世飛嘿嘿一笑，又再把她的短衫裙脫下。

安妮叫嚷，但二世飛卻伸手掩住她的嘴巴，同時喝道：「別作聲，今晚我們是天生一對，誰也沒法阻止我們在一起造愛！」

安妮踢他，但踢不着。

韓大志呆住了，他在一旁呆若木雞！

二世飛大怒：「你怎麼了？快上來，把她的三角褲脫掉！」

韓大志的臉色早已漲得通紅。

二世飛的命令，使他心跳更快速，也感到十分刺激。

他是喜歡呂安妮的，他一直都想看看她美麗的胴體。

這本是他夢寐以求的時刻……可是，他知道呂安妮不願意，這是非禮！這是犯罪的行爲！

要是再進一步，眞的把她强姦了，那更大罪！

二世飛「呸」一聲：「他媽的，眞是無膽匪類！」

韓大志不敢幹，他幹！

韓大志突然對二世飛道：「你自己好自爲之吧，我走了！」

他說走便走，「霍」一聲打開了木門。

但他剛打開大門，立刻便大吃一驚，那是因爲門外站着一個人。

一個曾經把他重重教訓的人——雷博禮！

韓大志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立刻把大門關上，可是，雷博禮很輕易地用手把門頂住。

韓大志正要大聲呼叫，但忽然間，他呆住了。

一柄手槍的槍管，正指着他的眉心。

雷博禮竟然有槍，而且，沒有人會懷疑這一柄手槍是個玩具。

「朋友，你想不想在臉上綻開一朵紅玫瑰？」雷博禮冷冷地說。

二世飛忽然發覺韓大志在門口那邊出了事，立刻從床邊抓起一根木棒，走上前看看究竟。

一看之下，不禁面色大變。

他看見了雷博禮，也看見雷博禮的手裏有槍。

槍管本來指向韓大志，但二世飛一出現，槍管便指向了他。

二世飛連忙雙手亂搖：「朋友，別胡來……香港是法治之區。」

雷博禮冷冷地笑着，他已走進了屋內：「眞佩服你的勇氣，竟然膽敢說出這種話來！」

他伸手指向床上一絲不掛的呂安妮：「你們在幹什麼？她是自願的嗎？」

「當然是自願的。」二世飛急急自辯。

但呂安妮却尖叫起來：「不！他們要强姦……他是個無恥的雜種！」

二世飛臉色一變，正要開口，下顎已被雷博禮一拳重重擊中。

二世飛跌倒在地上，雷博禮又冷冷一笑，對韓大志道：「現在，我命令你揍他，重重的揍他。」

韓大志一怔，雷博禮的槍管已直指着他的右邊太陽穴：「這是我的命令，你若不從，砰！」

韓大志忙道：「不！我聽你的命令，我揍，我揍他，一定重重的揍。」

二世飛面無人色，求饒道：「我知錯了，雷先生，放過我一次吧！」

韓大志又望了雷博禮一眼，希望他會改變主意。

但雷博禮却用槍管指着他，而且又再催促：「我給你五秒時間。」

韓大志又再吃一驚，他不敢拖延時間，唯恐一旦過了五秒，雷博禮眞的一槍射了過來，那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二世飛向來都是「二人組」的老大，但這一次，却給韓大志痛毆一頓。

而且，他事後並不能怪責韓大志，因爲韓大志是在手槍指嚇之下才動手的。

結果，二世飛給打得遍體鱗傷，連眼角也給揍得又黑又腫，全身骨頭似乎根根都散裂開來。

到最後，還是呂安妮代爲求情。

「算了吧，再打下去，他會捱

不住的。」

她已穿回衣裳，靠在雷博禮身邊。

雷博禮嘿嘿一笑，對韓大志道：「今天到此爲止，希望你們以後循規蹈矩做人，千萬不要再落在我手裏。」

然後，他拖着呂安妮走了。

但臨走之前，他對二世飛說：「爲了補償閣下肉體上的創傷，我送給你一件禮物。」

他把手槍抛給二世飛。

二世飛一楞，强忍着身體上的痛楚，拿過手槍視察片刻，突然氣得直跺脚，叫道：「這是玩具手槍，他媽的！」

韓大志一呆：「什麼？只是玩具？」

二世飛大怒，一拳轟向韓大志的臉。

* * *

呂安妮脫險了，甚至連酒意也漸漸消散了。

她坐在雷博禮的汽車座位上，看着他駕駛。

雷博禮只是用一柄玩具手槍，便重重懲戒了二世飛和韓大志，可說是大快人心。

呂安妮眨動着清澈的眼睛，怩聲問：「你怎會跟上來的？」

他答：「也許是心血來潮，忽然感覺到，妳會遇上色魔。」

「你認爲二世飛和韓大志都是色魔？」

「不錯，尤其是那個二世飛。」

雷博禮淡淡一笑：「但色魔也有等級之分，若以級數而論，二世飛之流，只能說是最差勁的一種。」

呂安妮眨眨眼：「是不是因爲他沒有『人肉叉燒包』(姦殺之後剖解肢體)兇手的那種狂態？」

「怎會忽然把事情扯到『人肉叉燒包』那麼恐怖上去呢？」

雷博禮大笑。

呂安妮靠在他的肩膊上：「你可知道，我……一直都在想念你？」

「也許是的。」

「不是也許，是眞的，你不相信我？」

「呂安妮，我想妳一定是弄錯了。」雷博禮忽然嘆着氣：「現在，是妳不相信我，所以，妳才會和這兩個不倫不類的青年走在一起，差點還給二世飛所汚辱。」

「可是……」呂安妮的俏臉，一陣忸怩不安。

「什麼事，不要吞吞吐吐，爽快點說出來，心裏會舒服一些。」

「我只是想說……就算二世飛今晚得償所願……對我也不會有太大的影响。」

「爲什麼？」

「因爲我早已不是個處女！」呂安妮鼓起勇氣，對雷博禮說。

雷博禮忽然做了一件令她驚訝的事。

他在車輛衆多的公路上來個急煞車，差點導致後面一輛小巴撞了過來。

小巴司機破口大罵，但雷博禮却毫不理會，只是捧着呂安妮的臉看了片刻，然後就狂吻她！

小巴司機看得目瞪口呆，他本來正在盛怒之中，但這時候却爲之瞠目結舌！

小巴司機驚訝，呂安妮更驚訝。

雷博禮要吻她，本來並不是一件太値得驚奇的事，但她却想不到，會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

由於雷博禮這輛車子忽然停了下來，後面立刻塞車。

但雷博禮並不理會後面一大列汽車的响號聲，只顧着狂吻呂安妮。

好不容易，呂安妮才有機會透一口氣，同時叫嚷：「你瘋了！」

「不是瘋了，我只是想告訴妳一件事。」

「什……什麼事？」

「呂安妮，我愛妳！」

然後，他又再熱烈擁吻她。

她沒有抗拒，也不想抗拒。

她知道，一段不可思議的愛情，終於在她身上發生了。

這是奇妙的事，說不出的奇妙……

## 黑幫頭子　退出江湖

笠原退出江湖的事，高凱沒有傳揚開去，但不到三天，幾乎每一個有頭有臉的江湖老大哥，都知道了這個消息。

把消息傳出去的並不是高凱，而是笠原自己。

消息一經傳開，最爲之震動的，當然是笠原集團中人。

但笠原很快就召開了高層會議。

會議在他總公司的豪華寫字樓會議室內進行，前來參加會議的總共有十八人，連同笠原和他的私人秘書在內，恰好整數二十。

笠原坐在主席位上發言：「各位前輩、兄弟，我現在正式宣佈，由下個月一號開始，正式退出江湖。」

語聲甫落，他左首下第一張座椅的老人立刻發問：「老大，你有兩大類生意，第一大類是非法的，而第二大類却是領正牌的合法生意，你說要退出江湖，是否單獨保留第二大類，却把第一類非法的勾當，就此置之不理？」

這老人，今年六十八歲，喜歡穿白色西裝、黑色襯衫，結紅色領帶。



今天，他是第一個最早到的人。

他赴約，永不準時，例必提早到達。

他是董三爺，在江湖中的輩份，遠在笠原之上。

但在組織之中，笠原是老大哥。

董三爺是老叔父，若不是在極重要的場合，他老人家決不會出現。

董三爺雖然一大把年紀，但他火爆的脾性，依然不減當年。

在三四十年前，他的綽號是「火燭鬼」，其人性急之程度，可見一斑。

董三爺一開口，便把最重要的一點引帶出來，其餘幫衆，不論輩份高低，無不暗暗稱讚。

薑，永遠都是老的辣。

笠原會如何應付？

每個人的視線，都集中在他那張肅穆，但却已掩不住倦意的臉龐上。

他老了。

他的老，不在於年紀，而是在於他的一顆雄心。

這種心態上的變化，自從雪姬重投他懷抱之後，是明顯的。

面對着董三爺在會議上的質詢，他必須謹慎回答。

他並不單止面對董三爺，更面對着幫會中其他老叔父，和以前一起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笠原終於開口：「無論是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生意，我都放手，交給你們處理。」

此言一出，衆人大爲哄動。

董三爺却立刻搖頭，大聲道：「我反對！」

衆人又是一陣愕然。

笠原要放棄數以十億的龐大生意，這是一塊驚人的肥肉，假如眞的肥水不流別人田的話，在座的各位，都會得到難以估計的好處。

豈料衆人方始心頭狂喜，董三爺却一盆冷水淋了下來，大聲提出反對。

要是提出反對的人，並不是董三爺，相信他一開口，已給衆人喝止。

但董三爺輩份高，財雄勢大，就連笠原老大哥也得對他老人家客客氣氣，極之尊重，他的意見，又有誰敢輕易駁斥？

霎時間，全場鴉雀無聲，所有目光都盯着董三爺的臉。

董三爺是「火燭鬼」，但這時，他却一反常態，以輕挑慢撚，愼重已極的態度處理這件大事。

他根本不理會所有人的目光，慢條斯理地掏出一個精緻的銀烟盒。

笠原恭敬地替他點着一根沒有濾嘴的香烟。

董三爺抽的烟，是老牌子英國貨，市面甚少見其踪影，一般青年人，根本不曉得有這種牌子的香烟。

這種烟，夠辣！夠濃！夠嗆喉！

就像是董三爺的人一樣。

能夠有資格參加這個會議的，都是老江湖，見慣大場面大風浪的人馬。

但董三爺比這裏所有的人都更絕！

所有人都在等他老人家開口說話，但他却只顧在抽烟，一雙陰沉的眼睛半開半闔，甚至好像是睡着了覺。

但沒有人敢露出不耐煩的神色，更沒有人斗膽催促他早點開口！

董三爺在吞雲吐霧。

他的臉，彷彿已給烟霧封鎖，連他皮膚的顏色都看不清楚。

他的香烟，已燃燒了三分之二。

坐在董三爺對面的一個中年人，忍不住嗆咳了一下。

他叫番叔，年輕時是個賭檔的荷官，現在，是東九龍一間鐵竇的主持人。

番叔只是嗆咳了一下，董三爺的瞳孔突然暴睜，原來半開半闔的眼睛倏地睜大最少三倍！

「番記，你打算頂替笠原的位置嗎？」董三爺面罩寒霜，語氣冷得像冰！

在座之中，唯一能稱呼番叔做「番記」的人，只有董三爺！

番叔暗自培植勢力，一般人並不清楚，但董三爺早就緊盯着他的一舉一動。

當笠原表明態度要退出江湖之後，番叔早已蠢蠢欲動，但他老奸巨猾，不到成熟時機，絕不露出狐狸尾巴。

但董三爺年紀雖老，目光銳利如箭，「番記」心裏打的算盤，可瞞不過他的眼睛。

他不等「番記」有所行動，先自把這個野心勃勃的老狐狸的尾巴，抖了出來。

這是先發制人的殺着。

果然，只是這麼一句話，便把番叔陷入進退維谷之境。

霎時間，他承認也不是，否認也不是，只好含糊其詞：「三爺取笑了。」

番叔已在忍讓。

但董三爺却老辣得可畏：「原來是猜錯了！幸好這只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番記根本沒有這種打算……聰明！聰明！」

語聲略頓，又道：「就算笠原

眞要放下肩上的千斤重擔，也得找個有能力承託重任的人，要是所託非人，後果定必不堪設想！」

接二連三，毫不留半點情面地揶揄番叔，董三爺可謂倚老賣老！

番叔心中有氣！

他正要反問董三爺是否有意取代笠原的地位，但董三爺不等他開口，已經說道：「笠原的寶座，番記不能坐，我這副老骨頭更不必提，老實說，若說到要退出江湖，我應該比笠原還要早才對。要是有誰提議由我來接替笠原大哥的空缺，大可免開尊口！」

衆人聽了，都不斷的在點頭，一致認為董三爺擺明立場，十分公允！

番叔本來要「將軍」董三爺，但董三爺三言兩語，已把大門關上。

大門一關，再無破綻。

但董三爺的話，仍有下文：

「不但我不會沾手，凡是我的子孫、女婿、門生都是一樣，免得各位以為董某會乘虛而入！」

番叔不敢作聲，只是悶哼了一下。

董三爺接着再說：「要是我的子孫、女婿、門生，有人能夠勝任，挑得起這副千斤重擔，我可不會客氣，此謂之當仁不讓！

「但他們是什麼料子，我是最清楚不過的，他們之中，有不少專業人士、高級知識份子、也有手段八面玲瓏的大商家，但無論如何，他們的才能絕對無法與笠原老大哥相提並論的！

「要是勉强把其中一人硬推上去，那也祇是因人成事，絕非明智之舉，這種蠢事，董某是決不會做的！」

董三爺侃侃而談，番叔完全找不到他的破綻。

會議繼續，但董三爺只是說到這裏，卻沉默起來。

他老人家不說話，這才輪到其餘人等各抒己見。

由於番叔已碰了一鼻子灰，正是前車可鑑，其餘人等縱使說話，來來去去也不外乎是贊成董三爺的見解，當然，也有不少忠心於笠原的舊將，希望笠原老大哥能夠改變初衷，繼續主持大局。

然而，笠原去意堅決，沒有人能把他挽留下來。

於是，問題又再繞到最重要的一點。

笠原是肯定退出江湖了，但整個組織，由什麼人來發號施令？

等到衆人都抒發意見後，董三爺才再度開口：「我反對笠原把重擔卸下，任由我們來處理的原因，全然是基於一個理由：蛇無頭不行！」

董三爺說的話，一針見血。

董三爺接着說道：「要解決這件事，必須由事情的根源着手，我認為，除非找到一個可以撐大局的人選，否則，笠原老大哥決不可留然離開，把龐大的生意置諸不理！」

沒有人提出異議。

事實上，董三爺是顧全大局的。

但有誰能負起這個重任？

已沉默了很久的番叔突然目注着笠原，乾笑着問：「老大哥，今天你能夠召開這個會議，相信早已成竹在胸，照我看，時候也差不多了，不如還是由你來打破這個啞謎吧！」

解鈴還須繫鈴人，笠原的心中，是否眞的早已有了計較？

笠原笑了。

他的臉孔，一直都是神情嚴肅的，但這時候卻忽然鬆弛起來。

他甚至看來笑得很愉快。

他連眼睛都充滿着笑意，在環視了衆人一眼之後，才緩緩地道：「在我們幫會之中，有一位被遺忘了的人物，怎麼在座之中，竟全然沒有人提起？」

此言一出，最少有五六個年紀較長，資歷深厚的幫衆「噢」一聲叫了起來！

「雷東橋！」

「雷老二！」

「可是……雷二哥已離開了香港……」

「就算他在香港，他也不成……」

「不錯，他體弱多病，已非當年的雷老二！」

笠原用手指頭敲擊桌子，待衆人聲音收斂下來之後，才繼續說下去：「雷東橋精神奕奕，他的病早已痊癒，但他不會再回來香港，那是事實！」

衆人一怔。

笠原接着說：「但雷東橋有一個兒子，他叫雷博禮！」

衆人又是為之一愕！

雷博禮！一個陌生的名字！

但他的父親，卻是曾經跟隨着笠原老大哥一起出生入死的雷東橋雷老二！

就在這一天，雷博禮的名字響了起來。

原因有二。第一：他是雷東橋的兒子，而笠原的幫會，笠原的天下，幾乎有一半是由雷東橋拚搏回來的！

第二：笠原在這個極重要的會議上，提出了雷博禮的名字！

* * *

呂安妮談戀愛了，這一次，也是她最認眞的一次！

她以前，經常拍拖，也經常轉換男朋友。



有些時候，她也以為自己正在跟男孩子談戀愛，但事後回想，那只是少男少女之間的遊戲，彼此的心中，也許很喜歡對方，但卻全然不是眞正的戀愛。

這一晚，天上的星星又多又明亮，而且彷彿每一顆星星都向着呂安妮展開微笑。

她在郊外的樹林中，依偎在雷博禮的身邊，一臉甜甜蜜蜜的笑容。

她問雷博禮：「我是不是一個很野性的女孩？」

他搖頭：「我不覺得。」

「但我是個外向的人，整天到晚都在外面蹦蹦跳跳。」

「但我認識妳以來，並沒有覺得妳像個母猴。」他促狹地笑。

呂安妮瞪大了眼睛，然後直跳起來：「你好壞！把人家當作是畜生！」

「我已說得很清楚，妳並不像個母猴，又怎能冤枉我說妳是個畜生？」他反駁。

她的瞳孔，露出了嬌美，充滿着渴望的神情。

「來吧，我要你！」她呻吟地在叫嚷。

「不後悔？」他問。

「不！絕不後悔！」她伸手摸他的小腹，她的手柔嫩而靈活。

她的眼神顯得飢渴。

他突然發出了一陣低沉的叫聲：「呂安妮，不要這樣！」

「博禮，我要！」她緊纏着他不放。

但他卻推開了她：「今天不行！」

「為什麼不行？」她詫異地看着雷博禮。

他吸了一口氣：「呂安妮，我對妳是認眞的！」

「認眞是最好不過的，難道你以為我是隨隨便便的？」安妮鼓起了香腮。

雷博禮把她抱緊，但嘴裏卻在說：「呂安妮，不要這樣！我很需要妳，甚至比妳更渴望這樣做，但我卻有個心願，希望妳可以成全……」

「什麼心願？」

「我要把妳留待到某個日子，才達到靈慾一致的境界！」

她呆住。

過了好一會，才問：「某個日子？……是……是什麼日子？是你的生日嗎？」

「不！不是我生日那一天，是我們結婚的那個晚上！」雷博禮把她抱得更緊，語氣更摯誠更認眞，「呂安妮，我愛妳，我要和妳結婚！」

呂安妮更驚愕了！她從沒想過，雷博禮對自己竟然認眞到這種程度。

她咬了咬嘴唇，眼中淚花在晃動。

她沒有說話。

並不是不想說，只是心中激動，說不出來。

雷博禮把她輕輕抱起，柔情無限地吻她：「我向妳正式求婚，妳若反對，咬我的鼻子好了！」

呂安妮沒有咬他的鼻子，只是用力吻他！

她一面和他接吻，一面點頭：「我願意！我願意成為你的妻子！」

這一夜，甜蜜無比。

雷博禮要娶她，但他是不是眞心待她好？

* * *

笠原要退出江湖，江湖中人各有各的見解。

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有人不予置評。

熊抱王就是不予置評的其中一個人。

他對笠原要退出江湖的事，保持沉默，並沒有發表任何意見。

別人也許不瞭解熊抱王，但高凱卻最瞭解這個大胖子的性格。

這一晚，他約了熊抱王吃日本料理。

熊抱王不喜歡吃魚生，也不喜歡吃日本菜。

他祖父在戰時，身在南京，慘遭日軍無情的殺戮。

那時候，他還沒有戒奶。

但熊抱王的父親，却目睹慘劇的發生，只是運氣太好，居然沒有在大屠殺中死掉。

但自此之後，熊抱王的父親極痛恨日本人，也要熊抱王記住當年血淋淋的歷史。

* * *

要不是高凱指定要在這日本料理的店子見面，熊抱王是不會到這種地方來的。

但高凱要他來，他一定會到。

高凱吃魚生，他也吃魚生。

高凱喝日本清酒，熊抱王也照吃如儀，連眉頭都不皺一下。

高凱沒有說話，只是不斷吃魚生、喝清酒。

他越不肯說話，熊抱王的臉色越不好看。

熊抱王的臉色不好看，絕不是生氣。

在高氏家族任何一位成員面前，他永遠都是必恭必敬的。

並不是虛偽的恭敬，而是由心底裏冒出來的敬意！

熊抱王雖然一身都是肥肉，但卻是一條硬漢！

他脾氣硬、骨氣硬、對人對事都很倔强、很固執！

是仇敵，永遠都是仇敵！

是朋友，永遠都是朋友！

他的人生觀，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邱吉爾首相，完全相反，因爲他是一條硬漢，並不是一個政客。

政客的手段，絕非熊抱王這種硬漢所能想像。同樣地，這種硬漢的骨氣，堅定不移的立場，也是那些政客永遠無法理解的！

* * *

熊抱王的臉色不好看，是因爲他感到有極大的壓力，來自高家二少爺舉止之中！

高凱沒有對熊抱王說過半句話。

自始至終，高凱每次開口，都只是對侍應說話。

「雜錦魚生！」

「給我兩瓶熱的清酒！」

「再來一份龍蝦刺身！」

然後，便是喝酒、吃東西。

好像根本沒有熊抱王這個人的存在。

熊抱王很難堪，他漸漸無法忍受這種沉默的壓力，但卻又不敢表示出來。

食物一碟一碟給吃光！

清酒一瓶一瓶給喝掉。

高凱的臉紅了，但熊抱王的臉比他紅得更厲害。

日本清酒，入口容易，但喝多了，後勁卻甚爲霸道，決不可以等閒視之。

在東京街頭巷尾，不少日本青少年醉至趴在地上，他們喝的都是清酒。

但高凱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他繼續吃食物，也繼續喝清酒。

食物一到，他首先起筷，也作勢示意叫熊抱王起筷。

清酒喝掉了，他立刻爲自己的酒杯斟酒，也爲熊抱王的酒杯斟酒。

每一杯都斟得滿溢，酒液流出杯外。

熊抱王終於忍不住問：「現在……幾點鐘了？」

高凱又把一杯酒喝掉，然後說：「今天，我要告訴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熊抱王的舌頭早已發大，瞳孔卻渙散不清。

但高凱的說話，他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

他點頭道：「我聽着……」

高凱冷厲的目光，直視着熊抱王的臉：「我知道，你和老海是多年的老朋友，你們是死黨，但很不幸，老海死了，你要爲他報仇，對不？」

高凱提起了老海，熊抱王的眼神立刻充滿痛苦。

老海之死，對熊抱王來說，是一個沉痛的打擊！

熊抱王沒有甚麼朋友，尤其是像老海那樣的朋友！

像老海那樣的老朋友、死黨，在熊抱王而言，大可以列爲「無價之寶」！

這種「無價之寶」，死一個便少了一個，再也找不回來！

熊抱王神情黯然，他也沒法子在高凱面前掩飾自己的仇恨——老海的血仇，他是一定要報的！

他對高凱說：「我承認，我一定要爲老海報仇。」

「理由呢？」

「要是我不出手，世間上再也沒有人會爲他伸冤雪恨！」熊抱王直覺地說。

但他一說出口，他就知道自己失言了。

坐在他眼前的，並不是一般阿貓阿狗，他是高氏家族的二公子！而高凱的父親，是金幕廬的主人高一寶，高老太爺！

虎父無犬子。

高輪比不上高一寶，那是性格問題。

但高凱這個青年公子哥兒，他越來越是老練，對事情處理的手法，竟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

熊抱王知道自己失言，那是因爲老海之死，全然是因爲他負責看守被禁錮的大空，倘非如此，又怎會招致殺身之禍？

就算熊抱王不出手，高凱也不能把老海之死視若無睹！

熊抱王明白了，他終於明白了高二公子的意思！

他雖然早已給酒精衝昏了腦袋，但仍然明白高凱的意思，他深深的吸一口氣，問：「我們甚麼時候動手？」

高凱沉吟半晌，卻道：「你誤會了！」

「誤會？」熊抱王愕然的望着高凱，一臉難以置信的神色。

怎會是一場誤會？老海的血仇，是非報不可的，難道竟然可以就此不了了之嗎？

熊抱王想質詢，但他只是張開了嘴巴，連半個字都說不出來。

高凱卻嘆了一口氣，緩緩道：「老海的事，我已查過了，釀成這一樁禍事的主兇，是姑爺潘！」

熊抱王立刻道：「但主謀是笠原！」

高凱又嘆了一聲，道：「起初，我的想法，和你一般無異，但後來終於証實，在那一樁事件中，害死老海的人，其實是姑爺潘和他的情婦！」

熊抱王大不以爲然。

高凱又道：「事後，笠原大爲震怒，決定要重重懲治這一對擅作主張的狗男女，終於，在不久之前，把這雙狗男女抓住，雙雙秘密處決了！」

熊抱王冷笑：「好毒辣的手段，眞不愧是威震黑白二道的笠原老大哥！」

高凱皺了皺眉，道：「你太固執了。」

熊抱王不斷的在搖頭：「我不相信那條老狐狸的假姿態！老海之死，笠原是主謀，無論怎樣，他都脫不了干係！」

高凱神情凜然：「笠原要退出江湖了，早幾天，他親自召開高層會議，在一羣老臣子面前確實了他未來的動向。」

熊抱王冷笑：「他已經是億萬富豪，他退出江湖，是要享其清福！」

高凱搖搖頭：「我不同意這種看法！笠原並不是今天才撈到盤滿砵滿的，他若要享福，早在十年八年前便可以移民了外國去！」

熊抱王道：「他是一個貪心的老雜種，這十年八年，他又賺到了無數血腥金錢！」

高凱的臉色沉了下來。

他又再喝酒，但卻不再說話。

熊抱王固執的程度，令他無計可施。

當然，他可以用强硬的態度，命令熊抱王不准插手此事，但他於心不忍。

熊抱王是忠心的！

對朋友，他更是義薄雲天，義無反顧的，他絕對是個「義氣兒女！」

高凱希望他能夠瞭解——老海之死，只是姑爺潘和他那情婦擅作主張的行動，並不是笠原的主使！

但他的努力失敗了，熊抱王有他自己的理論，自己的觀點，雖然兇手已得到了應有的懲治，但熊抱王仍然固執地認爲：笠原是主謀！笠原是殺害老海的元凶！

* * *

在此同時，另一個江湖猛人，正在向他的夥伴大發牢騷！

他就是番叔、董三爺口中的「番記」！

番叔是笠原麾下一員大將，在組織中也曾建立過不少汗馬功勞。

也正因爲這樣，番叔一直倚老賣老，對一般人並不放在眼內。

他唯一忌憚的人，並不是笠原，而是董三爺！

他並不忌憚笠原，那是因爲笠原老大哥一直都很維護他的利益。

但董三爺卻不同。

長久以來，董三爺都在針對着番叔這一系人馬。

番叔對董三爺，表面上不敢怎樣，但心中早已恨之入骨！

這一次，笠原突然宣佈退出江湖，對番叔來說，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倒不是番叔野心勃勃，連笠原老大哥的寶座也想謀奪過來。因爲若非笠原自動退出組織，番叔是絕對不敢打這個主意的。

但笠原既有這個打算，卻令番叔平白冒升起繼承這黑道寶座的念頭。

可是，在會議上，過程峯迴路轉，忽然殺出了一個尚未出席的程咬金——雷博禮！

雷博禮的名字，番叔是聽說過的，但他從來沒想過這青年小子，居然有一天會爬到自己的頭上來。

「他媽的！簡直是水鬼陞城隍！」番叔忿忿不平。

他手下一員猛將建議：「無毒不丈夫，咱們先下手爲强，幹了這小子再作道理！」

這員猛將叫老刀，十八歲之前，常給街坊譏笑他「周身刀沒張利」，但到了二十歲，竟然在西環十一條街道上打出了名堂，直到今快四十，是番叔的得力助手！

這時候，番叔正在和一羣手下約八九人，在尖東宵夜。

老刀的提議，有兩三個年少氣盛的打手大聲叫好！

豈料番叔突然臉色鐵青，一個耳光便打在老刀的臉上！

這一巴掌，把老刀打得連坐都坐不穩，連人帶椅跌倒地上！

衆手下無不大吃一驚，不明白番叔何以發這麼大的脾氣。

老刀是打仔出身，他也是脾氣火爆的人物，但番叔打他，他卻只能乾瞪着眼，連話也講不出來。

番叔看來相當憤怒：「雷博禮是笠原老大哥指定的接班人，你這樣說，給外人聽了，豈不是陷我於不義嗎？」

老刀碰了一個大釘子，只好自掌嘴巴：「是我一時糊塗！我混帳！我是個狗雜種！」

連續正正反反給自己打了七八記耳光，竟然比番叔那一記耳光打得更爲沉重！

「算了算了！」番叔「哼」一聲，揮揮手說：「阿刀，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但以後說話，千萬小心！」

老刀不斷向番叔道歉，連連認錯，其餘手下更是噤若寒蟬，只顧低着頭吃東西。

結帳後，番叔似是悶悶不樂，獨自駕車走了。

番叔固然是悶悶不樂，老刀更是討了一個大大的沒趣，本來，大夥兒說好要夜總會玩一晚的，到了這個地步，自然是一哄而散。

然後，老刀叫了一架的士，直往九龍塘。

* * *

九龍塘，汽車別墅林立，是夜

遊人士流連忘返、樂不思蜀的地方。

當然，要尋歡作樂，美麗的女人是不可或缺的。

但老刀獨自來到這裏，又有甚麼好玩了？

在酒家裏，老刀碰了大釘子，人人都以爲他必然是回家獨自喝悶酒去。

但這種想法，卻是大錯特錯。

老刀不但沒有回家喝悶酒，而且還風流快活得很。

在九龍塘一間汽車別墅內，有三個人正在等着他。

那是一男二女。

那兩個女的，衣着性感，又年輕又漂亮，而且都擁有驕人的三圍尺碼。

而那個男的，赫然竟是番叔。

番叔在大庭廣衆間痛打老刀，但二人卻早有默契，一經散夥，便先後到這裏會合。

原來番叔和老刀，兩人私交甚篤，雖然在「公事」上經常有着不同的見解，但在私底下，却永遠是老友、死黨！

番叔一見老刀，立刻面露愉快笑容，比起在宵夜時的鐵青臉孔，完全判若兩人。

「來！這兩位小姐都是銀姨『私人』的第一班馬，任揀！」

老刀也不客氣，要了胸脯較大的一個。

香港是不夜天的城市。

廿四小時營業的食肆，越來越多。

快要天亮了，但番叔和老刀仍然在吃「宵夜」。

番叔親自剝掉一隻大蝦的蝦殼，把嫩滑的蝦肉遞給老刀。

「刀記，這一隻蝦，是我向你賠罪的！」番叔笑着對老刀說。

老刀也不推却，把蝦肉塞進嘴裏，大快朵頤。

「番記，數小時之前的事，我絕對明白，請恕我一時嘴快，令你難做。」

番叔嘆了口氣：「刀記，坦白說，現在唯一可以幫我打江山的人，也許只有你一個。」

「番記，我已四十歲了，論魄力論精神，是比不上樹仔和崑哥他們的。」

「樹仔有勇無謀，小崑也缺乏大將本色，這兩個小輩，怎能跟你相比？」

「但卓超呢？」

「不錯，卓超很有潛質，但他在組織中時日甚短，暫時無法擔任重要的角色。」番叔一面說一面搖頭。

老刀還想再說兩句，番叔已截口道：「刀記，我們是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說句老實話，除了你，對任何人我都不大信任。」

老刀沉默下來。

他並沒有懷疑番叔說的話。

事實上，他對番叔是忠誠的，而番叔對他，也的確推心置腹，十分重用。

雖然，今天番叔在大庭廣衆掌摑老刀，但老刀並沒有放在心上。

因爲就連他自己也覺得，這是必須的。

但他也同時明白了番叔的心意。

番叔心中，絕對同意要向雷博禮下手。

只有解決這個姓雷的小子，番叔才有機會更進一步，取代笠原老大哥的地位。

但番叔老謀心算，雖然老刀的提議，正合心意，但在衆多手下面前，他爲了要掩飾這一不軌企圖，不惜掌摑老刀，來表明自己的「立場」。

但實際上，番叔已決定向雷博禮驟施毒手，問題是用什麼方式進行陰謀而已！

＊　＊　＊

笠原決定退出江湖的事，不但在組織中引起軒然巨波，對顧芳婷來說，也是一個打擊。

她是著名的影后，但最近以來，却捲入高氏家族糾紛漩渦之中。

她向笠原求援，笠原也一口答應，要爲她的事情出頭，可是，在事情還沒有完全解決之前，笠原却宣佈退出江湖，把龐大的組織交託到別人的手裏。

顧芳婷很不滿意。

當她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刻去找笠原。

笠原在他的豪華辦公室裏，接見顧芳婷。

但顧芳婷一進入這寬敞華麗的辦公室，便發覺很不對勁。

因爲在笠原身邊，有兩位秘書小姐。

在秘書小姐側邊，還有四個穿着黑色西裝、結上領帶的男人。

顧芳婷立刻寒着臉：「老大哥，我想跟你單獨談話。」

笠原搖頭：「對不起，照我看，沒有這個必要，妳有什麼事，不妨直說，他們都是我的心腹，妳毋須顧忌。」

顧芳婷心頭一凜。

「聽說你已決定離開香港？」

「不錯，我想過一些恬靜的日子，香港太豐富了，對我和雪姬都不適合。」

笠原沒有隱瞞雪姬和他的關係，他這樣說，是要顧芳婷知難而退。

一直以來，笠原都是權威十足的黑道老大哥，即使在這個時候，



他仍然極具威嚴。

但顧芳婷却不畏懼。

她冷冷地問：「我的事情，你是挑上肩膊的，但擾攘了好幾個月，不但沒有把我和高輪之間的糾紛解決，而你更要離開香港，這算是什麼男子漢大丈夫？」

笠原沒有解釋，只是叫秘書小姐遞給她一個信封。

顧芳婷接過信封，連看也不看便將之撕掉。

笠原一怔，接着嘆了口氣：「妳已不是個小女孩，怎麼還是這樣意氣用事？就算妳對我很不滿意，也該先看看信封裏的內容。」

「不必看了。」顧芳婷冷冷一笑：「我知道，裏面有一張支票。」

「但妳可知道，支票上的銀碼是多少？」

「不知道，但我猜得出，來來去去，決不會少於一千萬，但也不會多於三千萬。」顧芳婷用十分肯定的語氣說。

笠原不禁呆住。

他怔呆了半分鐘，才喟然地嘆一口氣：「妳果然很瞭解我的脾性……不錯，那是一張二千萬港幣的支票……但妳分明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仍然把支票一手撕掉。」

「笠原老大哥，我承認，我是一個貪財的女子，但你的金錢，我不會要。」

「妳是嫌棄我的鈔票又腥又臭？」

「不是這個問題，問題是在於：你答應過要爲我主持公道，你是笠原老大哥，你親口答應過的事，絕不能抵賴，也不可以企圖以金錢來抵數。」顧芳婷一派理直氣壯的樣子。

笠原看着她氣呼呼表情，不禁又再怔呆着。

顧芳婷是美麗的女人，她的容貌，絕不比雪姬遜色，而且比雪姬還要年輕。

坦白說，若不是雪姬重投懷抱，顧芳婷就是笠原最喜愛的女人。

但雪姬畢竟是笠原心中唯一至愛。

她的出現，簡直把笠原的人生觀完全改變過來，也是導致他決定退出江湖，離開香港的主因。

然而，他對顧芳婷，仍然有着一份難以言喻的懸念。

他知道顧芳婷一定會找自己，重提高輪事件。

他也的確曾經親口答應，要爲顧芳婷主持公道。

但事情却牽涉及高氏宗族，在高輪之上，有高一寶高老太爺，而在高輪之下，更有厲害的高家二公子——高凱！

這位高二少爺難纏的程度，遠遠超乎笠原最初預計之外。

因此，事情不但無法解決，而且不斷演變下來，更有難以收拾的迹象。

再加上雪姬母女突然出現，終於使笠原立下決心，宣佈退出江湖。

可是，他並未就此一走了之。

他沒有忘記曾經對顧芳婷許下的承諾。

在他正式退休之後，他不再是一個江湖中人，但當天的承諾，他既沒有忘記，也不會不負責任而逃避了事。

畢竟，他是笠原！

他雖然滿手血腥，一身罪孽，但在他的角度看，那是他無可避免的法則。

「你不吃人，就得註定給別人吃掉！」笠原很相信這種規律。

但在絕對相信這種規律之餘，他極守時，也極守信用，這無疑也是他能夠在風雲瞬息萬變黑道江湖中迅速崛起、壯大不倒的原因。

顧芳婷事件，初時看來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類似這樣的糾紛，只要落在笠原老大哥手中，又焉有解決不了的道理？

可是，世事奇幻莫測，不少外表看來芝麻綠豆般的小事，一旦擴展下去，往往會產生出人意表的變化。

在雪姬和安妮還沒有出現之前，笠原已使用過不少殺手鐗功夫，企圖把事情迅速解決。

快刀斬亂蔴，是笠原做事的基本原則。

但這一次，他竟然刀法不靈，非但未能一下子就把事情解決，反而一步一步，演變成泥足深陷窘境。

對笠原來說，這是始料不及的，套一句俗話，那是「大跌眼鏡」。

當然，以笠原雄厚的實力，他要扭轉大局，也不是完全無計可施的。

但那將會演變成一場兇險的大斷殺。

金幕廬高老太爺，雖然早已不再插手江湖中事，但並不等於他是實力虛弱的。

高氏家族，就像是根深蒂固的大樹，無論是誰要扳倒它，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笠原能否扳倒這大樹？

沒有人能百分之百肯定，即使是笠原本身也不例外。

但在客觀形勢上，笠原是不可能爲了顧芳婷事件，而不顧一切地跟高氏家族硬拚到底的。

因爲一旦全面宣戰，釀成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兇險局面，那是太

不智，也太危險了。

不智的，只是笠原一個人。

但有危險的，却是整個組織。

笠原雖然脾氣火爆，但在面臨重要抉擇的時候，他的頭腦是絕對冷靜的。

經過深思熟慮，笠原早已定下了方針——只打有限度的戰爭。

打有限度的戰爭，說來容易，其實却是天下間最艱鉅的戰術。

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就是最明確的例子。

無論是國與國的戰爭，抑或是幫會與幫會的戰爭，規模大小雖有分別，但箇中道理，却是大同小異的。

老練精明的笠原，很快就看清楚全盤形勢。

他沒有後悔爲顧芳婷出頭，但却必須善後。

這一天，顧芳婷直闖而至，笠原並不感到意外，他甚至早有準備，寫好一張港幣二千萬元的支票，作爲賠償她的「損失」。

但她堅決不肯接受。

她的態度，頑固得出奇，但她的容貌，也美麗得令人心跳加速。

笠原呆住了。

他忽然搖着頭，嘆了一口氣，做了個手勢，吩咐秘書小姐和手下全都退出去。

偌大的辦公室，只剩下了笠原和顧芳婷兩人。

＊　＊　＊

顧芳婷是天生的美人胚子。

她有一張秀氣而又具獨特性格的臉孔，她的睫毛天生濃密而細長，無論眼睛、鼻樑、嘴唇、貝齒、粉頸，無一不美。

她更有着魔鬼般的誘惑身材。

她曲線一流。

她的腰肢，柔軟迷人。

她的盛臀，更令男士們望而驚嘆！

無論她臉上擺出來的神態怎樣，她都是絕色美女，無數男人心目中的性感尤物。

笠原看着她的胸脯，心中不禁怦然跳動。

但他沒有說什麼。

他只是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她。

她是美麗的女人，而且越看越美麗。

笠原看着她，她也看着笠原。

兩人的目光，直接相對，那種感覺是奇妙的。

她終於開口：「你心裏是不是想着那一件事？」

她這一問，是直接的，似乎是毫無深度的。

若是換上別的女人這樣說，那是淺顯的說話。

但她不同，完全不同，因爲她不是一般的女人。

笠原仍然目不轉睛地看着她，但却在怦然心動之餘搖着頭：「芳婷，我們的關係，已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

顧芳婷咬了咬唇：「是爲了那個女人？」

她指的當然是雪姬。

笠原直認不諱：「不錯，她像奇蹟般回到我身邊，我老了，她也老了。」

顧芳婷的俏臉一陣顫動：「但她依然很美麗，甚至比我還更好看一些，對不？」

「別用這種態度和別的女人比較，」笠原又搖了搖頭，「她年紀比妳大，在一般人心目中……」

「我不要聽這一套！」顧芳婷突然尖叫起來，「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是否不再願意履行自己曾經許下的諾言？」

膽敢對笠原這樣無禮的人，絕無僅有。

顧芳婷是其中一個。

還有，呂安妮又是另外一個。

想到這一點，笠原不禁苦笑起來。

一個是自己喜歡的女人，另一個更是自己生下來的女兒，但她們都先後對自己如此無禮！

他若採取强硬的態度對付顧芳婷，問題很容易就可以獲得解決。

但他不願意這樣做，甚至沒有這樣想過。

他走上前，擁抱着她：「芳婷，請妳相信我，我是全心全意爲妳好的……」

她沒有掙脫開去，但也不再騷媚，不再熱情。

她冷冷地問：「你把我當作什麼樣的人？」

笠原不假思索便答：「情婦！」

情婦！

這並不是一個動聽的字眼，但她不在乎，反而說：「你若眞的把我當作情婦，就得對我有始有終，有情有義！」

「妳說得不錯，而且我正在這樣做！」

「請放心，我並不是個醋罈子，既然雪姬在你心目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我是不會自討沒趣的……」

「我知道，妳是個聰明的女人。」

「但你並不守信！」

「芳婷，我承認，在這件事情上，我是進退失據的，那是因爲我並不太瞭解自己的能力！」

「你是笠原老大哥，你的能力有多大，誰都一淸二楚，你毋須妄自菲薄。」

「從表面上看，的確是這樣的，但妳不要忘記，我只是個人，並不是無所不能的神！」



「人，有很多很多種，你絕不是一般的黑幫頭子！」

「謝謝妳對我的恭維，但在妳的事情上，我沒法子不承認錯誤和失敗……可是，妳自己又可曾仔細想一想，妳和高家的糾紛，是怎樣開始的？」

笠原的聲調，十分平淡，但却很有力。

顧芳婷楞住了。

她沒想到，笠原會向自己提出這樣的質詢。

她想答話，但却不知從何答起，而且，她似乎也正在思索着這一個問題。

但凡探討一件事情，必須由事情的開始着手，才能正本清源，明白一切。

顧芳婷是聰明人，這種道理，她是明白的。

顯然，笠原是在跟她講道理了。

論口才，論機智，顧芳婷大致上來說，都不比笠原輸。

問題是道理站在哪一方！

過了很久，她還是答不上話來，而且一張臉有點漲紅……

又過了很久，笠原才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誠然，高凱對付妳的手法，未免是太狠辣一些，但妳可別忘記，是妳首先傷害了高輪，他才向妳採取報復性的行動！」

顧芳婷語塞了。

因爲笠原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她知道，一旦把整件事情攤開來說，自己絕對是理虧的一方。

縱使在其後的糾葛中，高氏家族採取什麼過份激烈的手段，但歸根究底，仍然是自己立心不良在先！

只是，一直以來，她都在掩耳盜鈴。

笠原也一直在維護着她。

直到今天，形勢易轉，笠原終於攤牌！

「芳婷！世間上有許多事情，表面看來很容易解決，甚至以爲隻手可以遮天，但世事如棋局局新，任何人都會有估計錯誤的時候！」

「就像是我？」顧芳婷苦笑起來。

「豈僅是妳，就連我這條自以爲是的老狐狸，也犯上了大錯！」

「都是我連累了你？」她眨動着令人迷醉的眼睛。

「自己犯錯，自己承擔，我這一次犯的錯，並非由妳而起，而是我忽略了高老太爺在江湖上的根！」

「根？」

「不錯，能夠把實力埋藏在深處的人，永遠都是最難扳倒的强者，而高一寶，就是其中表表者！」

「你是說，我有眼不識泰山，竟然把高輪當作羊牯，是罪有應得的愚蠢行爲？」

「在我面前，永遠不要說『罪有應得』這四個字！」笠原倏地臉色一沉。

顧芳婷知道自己又說錯話了。

笠原是個大罪犯，她的說話，觸犯了他的忌諱。

但笠原很快又苦笑起來，和顏悅色地說：「妳沒有看錯人，高輪的確是個羊牯，妳要對付他，那是易如反掌，可惜，在他的背後，還有高一寶和高凱！」

「高凱！」一提起了這個名字，顧芳婷不禁恨意陡生，但却又對他無可奈何。

笠原吐出一口氣，道：「誠然，我若要力撼高氏家族，勝負如何，尙屬未知之數。換而言之，我不一定會贏，但也不一定會輸，但無論或勝或負，要是雙方眞的展開大戰，勢必慘然無比，禍及無辜！」

顧芳婷不禁臉色發白。

她知道，笠原說的是事實。

她更知道，自己是理虧的一方。

笠原沒有再說下去，她也不再强辯。

笠原回到桌上，又再開出了第二張支票，銀碼再加一千萬！

「這是三千萬的支票，妳若還尊重我這個人，請妳收下！」

顧芳婷凝注着笠原半晌，終於接過支票。

三千萬！

爲了補償她的損失，笠原自動賠給她三千萬！

對於一個黑幫鉅頭來說，這完全是不必要的「開銷」。

但笠原付了，而且一臉泰然自若，毫無半點吝嗇之意！

## 恩怨答案　等待明天

在一間設備二三流的卡拉OK夜總會裏，熊抱王連續唱了三首國語時代曲。

他的歌聲，居然不俗，這是連貝美都意想不到的。

貝美，是一個厭倦了江湖的風塵女郎，但她已找到了歸宿。

熊抱王將會成爲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男人。

他要和貝美正式註册結婚。

熊抱王是認眞的，也由於他的認眞，令她也同樣認眞起來。

戀愛是甜蜜的，無論發生在任何年紀男女身上，只要那是兩相情悅發自眞心的戀愛，就一定甜甜蜜蜜。

心中甜蜜，伴侶的歌聲當然是美妙的。

但在貝美後面，卻忽然有一把烏鴉般難聽的聲音響起：「前面的姐姐，妳怎麼不客串表演表演？」

貝美沒理睬那人。

這是大庭廣衆的地方，對於陌生人的挑釁，她並不畏懼，但也不想搭腔。

她心中只有一個人——熊！熊！她的熊！

熊抱王傾盡心中眞摯感情，終於換取了她對他的信任。

她發誓，她以後只能擁有一個男人——熊！

熊抱王是認眞的，她也是認眞的。

但在這個晚上，他倆在卡拉OK夜總會裏，遇上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姐姐，我很喜歡看妳表演呀！妳怎麼不上台？」那個人難聽之極的聲音又再響起。

貝美心中厭惡萬分，但熊抱王正在台上引吭高歌，似乎並未發現有人騷擾貝美。

貝美只好回應了一句：「我不懂唱歌！」

背後那人卻「呸」一聲，大聲叫道：「他媽的！誰要聽妳唱歌了？妳是個脫衣舞孃，我要看的，是妳的一對大奶，渾圓的屁股！」

這幾句可怕的說話，熊抱王聽見了，而且每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他大怒，立刻從台上疾撲下來。

他要重重教訓那個卑鄙下流的東西！

他看得很清楚，出言侮辱貝美的，是一個三十不到，油頭粉臉的傢伙！

此人不但聲音難聽，一副尊容更是猥瑣無比！

這是典型的人渣！但也是最可怖的一種打手！

＊　＊　＊

熊抱王挾着盛怒衝向那人，但那人卻是早有預謀，當熊抱王疾衝下來的時候，他早已徹刀在手。

那是極具殺傷力的彈簧刀！

刀鋒刺目生寒！

刀光甫現，寒芒已閃入貝美的眼中！

她驚呼：「熊！小心！……」

她在警告熊抱王，但已來不及！

熊抱王怒火狂燃，這一衝之勢，全然沒有顧慮到會發生怎樣的後果。

但他這種衝動的反應，卻早已在那人預料之中。

那人不單是打手，更是殺手！

他侮辱貝美，只是借題發揮，他眞正要對付的人，是熊抱王！

熊抱王中計了！他正在瘋狂地怒撲過來！

那人興奮極了，他等待這一刻，已有好幾個星期！

他是潘細膽，在許多人心目中，都把他視作無膽匪類！

那是因爲他一直都在掩飾着他的狠性！

在某一個圈子裏，他完全是另一種形態的人物！

他是個「乸型」的人！

他是姑爺潘的同鄉兄弟，也是姑爺潘在很久以前的「伴侶」！

他是個同性戀的男人！

在他的心態中，他是個女人，姑爺潘曾經是他的老公！

但後來，姑爺潘不再「搞基」了，向潘細膽提出了分手的表示！

那是男人與男人之間的「掟煲」(分手)！

姑爺潘更爽快地付出了「掟煲費」！經過了連番擾攘，終於擺脫了潘細膽的糾纏。

可是，在潘細膽心中，他對姑爺潘仍然是念念不忘的，因爲他再也找不到比姑爺潘更好的「老公」！

事隔多年，姑爺潘甚至已忘記了潘細膽。

然而，爲了大空被囚禁，老海被擊殺的血案，姑爺潘終於不得善終，橫屍街頭！

江湖傳言，這是熊抱王的報復！他要爲老海報仇，矛頭自然直插姑爺潘心臟！

姑爺潘被殺，沒有任何人會爲他而哀傷，唯獨潘細膽絕對例外！

他爲了姑爺潘之死，狂性大發。

他用刀插向自己的大腿，誓言一定要爲姑爺潘討回公道！

姑勿論熊抱王是否親手幹掉姑爺潘，但這個大胖子和大空事件有密切關連，那是肯定錯不了的事實。

潘細膽發誓，一定要親手手刃熊抱王！

而且，他要面對面刺殺熊抱王，而不是在背後暗殺！

他要親眼目睹熊抱王怎樣死在刀下，他要看着熊抱王中刀痛苦絕望的表情！

終於，等到這個機會了。

熊抱王在盛怒中撲了過來，他手裏暗藏着的彈簧刀已「颯」聲刺出！

眼看熊抱王必將中刀，倒臥在血泊中……

但也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刹那間，一條人影不顧一切地撲前，擋住了這一刀！

「貝美！」熊抱王嘶叫，瞳孔同時暴睜，臉上的神情驚駭欲絕！

是貝美在最後一刹那間，拚死



擋住致命的一刀！

這一刀，深深插入了她的腹部！

她中刀了！這一刀有多可怕，她甚至已來不及細想。

她只知道，有一個可憎可惡的人，要刺殺她的熊！

她的熊！本來她生命中最後的男人。

「沒有人能傷害熊抱王！絕對不能讓任何人傷害熊抱王！」這是貝美心中的吶喊。

結果，她用自己的身體擋住了彈簧刀，而且在中刀之後，絕不後悔！

愛，是不惜付出一切，犧牲一切的。

這道理，她以前從來都不明白，直到此刻，她終於明白了，但卻也快要死了。

但她沒有後悔，她只是擔心熊抱王會有危險！

因此，她拚盡最後一口氣，用前額狠狠地撞向兇手的臉！

她這一撞，絕對是不遺餘力的！

潘細膽是個身手敏捷的殺手，若在平時，她這種拙劣的攻擊，一定不能奏效。

可是，變生肘腋，他本來是要殺熊抱王的，但忽然間卻給一個女人不要命地撲了過來，硬擋住這蓄勢已久的一刀！

潘細膽不是無膽匪類，他並不是在這種情況下慌了手脚，只是難以置信地望着這個勇於爲熊抱王而犧牲性命的女人！

他怔呆的時間其實只一、兩秒，但只是這短暫的呆滯，已足夠讓一些本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變成事實。

「蓬」然一聲巨响，兩顆腦袋結結實實地碰撞在一起，而當兩人在分開之後，貝美仍然能站立着，反而處心積慮的行兇者，竟給這一撞之力撞得天旋地轉，踉蹌地仰面跌倒在地上！

潘細膽的手，不再有刀。

彈簧刀的刀刃，已沒入在貝美的腹部。

貝美固然渾身鮮血，而潘細膽的臉孔，也是鮮血直噴，看來可怖之極。

熊抱王在盛怒中撲前，但他還未曾接觸那人，已發生了駭人的血案！

貝美中刀了！

熊抱王在那刹那間，必須作出一個抉擇。

救貝美？還是對付兇徒？

他在不到半秒時間內，已決定了救人要緊。

他抱着貝美，嘶聲大叫：「快打電話，叫救傷車！快打電話！」

他一面抱着貝美，一面神情狠惡猙獰地盯着兇徒！

他恨不得立刻衝前，把這兇手碎屍萬段！

他是很想這樣做的，但他要照顧貝美。

只要再有機會，他一定會毫不猶豫立刻動手。

但他不再有機會了。

因爲在這卡拉OK夜總會裏，突然殺出了兩名便衣警探，其中一人迅速用手銬鎖住兇徒。

熊抱王方寸已亂，他嘶聲在叫：「你們怎麼不早一點出手阻止兇手？爲甚麼？爲甚麼？」

他的叫喊聲淒厲而令人心酸，但沒有人理會他。

場面一片混亂！

在兇案發生的時候，發出尖叫聲的，大有人在！

熊抱王抱着貝美，只覺得她的身體一片冰冷。

她的身體冰冷，熊抱王的心也迅速變得像是冰塊一樣……

貝美被送往醫院急救，但太遲了。

也許，這並不因遲或早的問題，而是那一刀實在刺得太深！

那是絕對致命的一刀，貝美在送院途中，已然不治斃命。

熊抱王沒有流淚，只是一直僵硬着。

熊抱王雖然看來又肥又胖，並不像甚麼「硬漢」，但他卻是眞正的硬骨頭！

他不會向殘酷的現實低頭屈膝，他是個永不投降的戰士。

貝美之死和老海之死，對他來說都是極沉重的打擊！

尤其是貝美，這將是他的妻子的人，可是，一個不明來歷的殺手突然出現，在熊抱王最歡樂的一刻帶走了貝美的生命！

他從醫院走出來的時候，天色已然大白。

天色雖白，但眞相並未大白！

他咬着厚闊的嘴唇，拖着沉重的脚步，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溜躂。

「笠原！笠原！我知道，一切都是你這個老雜種的擺佈！」熊抱王突然咬牙切齒，瞳孔滿佈血絲地在吼叫！

笠原的名字！仇恨的火焰！種種數不清的恩怨，在這一瞬間絞割着熊抱王的心！

他已很疲累了。

但他的脚步，卻彷彿越來越穩！

＊　＊　＊

下午，天氣轉變得異乎尋常，大片陰霾籠罩在元朗。

雪姬的餅店在元朗區。

對笠原來說，這餅店當然是芝蔴綠豆般的小生意，但雪姬卻不這

樣想。

在她未曾和笠原復合之前，這是她唯一賴以維生的生意。

沒有這間餅店，她便再也沒有任何倚靠。

雖然，笠原現在已回到她身邊，在經濟方面，不單止沒有題，簡直就是富甲一方，大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但雪姬沒有這種心態。

她仍然固執地繼續經營她這一盤小小的生意。

經過笠原多番努力勸告，她終於肯把生意放手。

她以十分之一低廉的價錢，把這盤賺錢的生意，頂讓給麵包師傅。

麵包師傅當然願意承頂下來，但他並不愉快。

他不愉快，是因爲在這生意易手之後，老闆娘再也不會回來了。

而他卻是一直都在暗戀她的。

他並不是個風度翩翩，懂得怎樣營造浪漫氣氛的大情人。

他是個粗魯的漢子。

在雪姬這個老闆娘的面前，他已儘量控制着自己，他永不在她面前吸烟，不講粗話，一發覺身上有汗臭氣味，立刻淋浴，偶然還噴些古龍水。

但他沒法子得到老闆娘的眷顧，縱使笠原沒有出現，這個麵包師傅的機會仍然是等於零！

笠原的出現，更是使他提早死了這條心。

天色很差，大雨一陣陣灑了又停，停了又灑。

笠原每次到元朗，似乎都遇上這種不穩定的天氣。

但不要緊，他的心情比以前輕快得多了，因爲他快將卸下千斤重擔，帶着雪姬暢遊歐美，也可算是補渡蜜月。

笠原進入餅店的時候，雪姬正在把店舖裏的鑰匙交給麵包師傅。

她衷心祝禱這個粗漢子：「但願你生意興隆，賺個盆滿砵滿。」

麵包師傅咧嘴一笑。

但他只是笑了一半，笑容就僵硬下來。

因爲他看見了一個可憎可恨的人——笠原。

* * *

笠原是老江湖，正所謂「挑通眼眉毛」，這粗漢的心思，他怎會看不出來。

但他絕不計較。

他不與這麵包師傅計較，有三大原因。第一：他已退出江湖，脾氣修養大爲改善。第二：論級數，論輩份，這麵包師傅根本和笠原沒得比，除非逼不得已，否則，在笠原的心態而言，可說是不屑與此人計較。第三，他愛護雪姬，絕不會在她面前，跟她的伙計惹事生非。

雪姬見笠原已到，也不再多作逗留，向麵包師傅說了一聲「再見」，然後就挽着笠原的手臂雙雙離去。

麵包師傅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嘴裏更發出了「胡胡」之聲，就像是一頭受了創傷的野獸！

直至雪姬的背影消失在他視線之外，他突然用一根搓麵粉用的木棍，把餅店內的玻璃窗櫥重重擊碎！

* * *

這麵包師傅，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並沒有任何特殊的背景，只有一身蠻力，和粗暴的脾氣。

雖然他在雪姬面前，一直都很小心，很按捺地壓抑自己，但雪姬沒有看上這男人。

別說是他，便是很多條件遠比他優越千百倍的男人，也未能打動雪姬的一顆芳心。

雪姬雖然和笠原分開了十多年，但她心裏仍然只能容納笠原一個人！

可惜這麵包師傅完全不明白。

他把笠原視作第一號大敵，要不是這個不明來歷的男人突然殺了出來，他認爲自己遲早有機會可以奪取老闆娘的芳心。

但到了這個地步，他的夢想已化作泡影。

他越想越是惱怒！

他把餅店的閘門拉了下來，氣呼呼地坐在餅店中獨自喝啤酒。

兩瓶啤酒很快就喝掉，他漸漸感到自己需要一個女人！

* * *

翌日早上九點十五分，雷博禮來到了笠原的辦公室。

笠原約他九點十五分，他便準時到達，不遲不早。

笠原是個守時的人，他也喜歡別人的守時。

他常對手下說：「公司整個組織，就像是由無數齒輪互相牽動共同運作的機器，因此，無論或大或小的齒輪，都必須保持正常的操作，而守時，乃是正常操作最起碼的條件。」

他雖然脾氣猛烈，行事手段極之兇狠，但在守時這一方面，他幾乎是永不出錯的。

因此，對於雷博禮能夠準時到達，笠原感到相當滿意。

雷博禮一坐下，笠原就開門見山：「世侄，我退出江湖了，下一棒，由你來接。」

雷博禮點點頭：「我知道，三爺已向我說得很清楚。」

「董三爺絕對支持我的決定，這一點，無論對你和我，都很有利。」



「公司組織龐大，我一個人不能應付。」

「當然，你能夠清楚自己的能力達到怎樣的程度，証明你是個正視現實的人。」

「這一盤生意，牽涉到數以億計的鉅大財富，無論是誰接手，都不可能唱獨脚戲便能穩定大局。」

雷博禮坦白地分析形勢。

笠原「唔」的一聲：「你放心，雖然我已宣佈退出江湖，但仍然是公司的大股東，沒有我的許可，誰也不能把你擠出董事局。」

「這只是在合法的生意上管用，但在其他生意上，形勢便複雜得多。」

「這是必然的……但你還是可以放心，因爲董三爺、陸世叔、譚十一哥這一夥老臣子、老叔父，都是全力支持你的。」笠原大派定心丸。

「那是他們給我爸的面子。」

「這只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還是這些老臣子老叔父，他們一致認爲你是個可造之材，也只有你，才能撐得住這種場面。」

「但在我感覺上，還是因人成事的成份較重。」

「世侄，你怎麼對自己的信心如此薄弱？」

「我只是客觀分析，絕對不是妄自菲薄，更沒有絲毫自卑心態。」

「世侄！我只知道，你是個可靠的青年人。」笠原用誠懇的語氣說。

雷博禮却嘆了一聲：「你怎知道我可靠？」

「因爲在某一方面，你很像一個人。」

「誰？」

「高氏家族的一員猛將——熊抱王！」笠原沉聲說。

熊抱王！

* * *

笠原把這人形容爲高氏家族的猛將，在今日而言，未免是有點過時。

熊抱王老了，他再也不復當年般勇猛。

他已可列入「黃昏戰士」那一類的人物。

但笠原這樣說，是另有深意的，因爲他只是指「某一方面」，雷博禮很像熊抱王。

但到底是哪一方面呢？

笠原直接地告訴雷博禮：「我說的是義氣，熊抱王是義氣中人，和他相交，一天是朋友，永遠都是朋友！和他稱兄道弟，一天是兄弟，便永遠都是兄弟……你明白嗎？」

雷博禮緩緩地點頭，笠原目光一亮，續道：「從外表看來，你和一般世家子弟沒有什麼分別，但在骨子裏，你有着你爸爸的血統，你有堅貞不二的做人原則，而且決不會出賣自己人。」

「世伯，你眞的這樣信任我？」

「你父親信任的人，我怎能不信任？」

「要是家父也看錯我這個兒子呢？」

「他不會看錯，就算他看錯，我也不會看走了眼。」

「這是賭博！」

「江湖中人，誰不在賭？」笠原微微一笑：「但我賭的並不是運氣，而是在賭自己的眼光，要是自己親眼看中的人，到頭來會令自己丟臉和失望，我也不會後悔。」

「這就是願賭服輸？」

「不錯，是願賭服輸，但我深信這一注，包贏！」笠原信心十足地說。

雷博禮不再說話了。

他並非沒有話說，只是把說話留在心裏：「世伯，你好眼光，你果然沒有看錯人，熊抱王是義氣兒女，我也不比他輸虧，你放心，只要有我在，誰都休想破壞公司組織，還有，我會對呂安妮忠心不二的，她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我。」

* * *

同日正午，番叔在他寓所裏淋浴。

他在想着一個人和一件事，他想起的人是雷東橋，雷老二！

雷二，就是雷博禮的父親。

由於雷先生的功勞，實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在組織中，人人都稱他爲「二哥」，或者是「雷二」，反而他原來的名字，沒有多少人會直接提及。

雷二其人之「威猛」，番叔當然是知道的，可是，這一位雷先生，竟然已退隱江湖久矣！

番叔甚至沒有再想起這麼一位老臣子。

豈料，事隔多年，雷二雖然沒有東山復出，但却扯出了雷博禮這麼一個青年人出來。

而且，雷博禮一出現，便已嚴重威脅及番叔的地位(這是以番叔主觀的角度去看)。

「他媽的，越想越不服氣。」番叔在淋浴後，兀自忿忿不平。

他立刻召集手下，地點是在一間船務公司的總寫字樓。

這間船務公司，雖然名下有三艘郵船，但其中兩艘已在拆卸中，還有一艘，它航行於印度洋上，生意並不十分理想。

但這畢竟還是一盤合法的生意，所以番叔把它買了下來，作爲掩護之用。

船務公司的總寫字樓，設立在西環一幢商業大厦內，佔地一千多

呎。

老刀經常在那裏長駐候教。

在船務公司裏，他的職銜是副董事長。

* * *

總寫字樓內，連同老刀在內，總共有六個人，都是番叔信任的心腹手下。

番叔一到，原本正在推牌九耍樂的六個人，立刻把天九牌收好。

但番叔却叫老刀把天九牌翻出來，說：「我做莊，你們傾盡袋裏的鈔票下注吧！」

此言一出，六個手下無不顯露喜色。

番叔又說：「只賭兩手，快下注！」

這六個手下不禁齊聲歡呼，紛紛下注。

不用說，番叔這兩番牌九，都是統賠的，換而言之，每人都傾盡身上所有的鈔票，齊齊中了一次孖寶。

番叔的牌根本沒有掀開，就連蹩十的牌也照買照賠，皆大歡喜。

但兩番牌九之後，番叔却皺了皺眉，道：「怎麼我的兄弟們，全都窮得要命？最多也只有七八千元身家？」

老刀會意，對其餘五人道：「還不多謝番叔？」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番叔已掏出一大疊鈔票，每人再給三萬。

六人立刻精神煥發，士氣高昂。

「番叔！有什麼差遣，咱們決不推辭！」其中一人說。

番叔哈哈一笑：「又有什麼差遣了，只不過悶着，到這邊逛逛罷了。」

這正是他高明之處。

他今天大灑金錢，但却不在今天立刻要手下為他賣命，只是在培養他們的士氣。

別以為番叔是老粗出身，對於收買人心的手段，他絕對是一流高手。

當然，這種手法，老刀是一眼便看穿的。

但在老刀感覺上，這是理所當然的手段。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換上是老刀，他也會這樣做。

番叔召集手下，人人都以為有什麼緊急任務，但到頭來，原來是番叔大派鈔票。

番叔在船務公司總寫字樓內逗留了半小時，便獨自離去。

老刀繼續在寫字樓，陪着其他五人玩十三張，但他只是賭了幾手牌，也離開了寫字樓。

因為番叔就在停車場內等他。

* * *

番叔的駕駛技術，十分出色，這是一般人意想不到的。

他年輕時，曾多次參與非法賽車活動，更有「快車王」的美譽。

但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

現在，他很少開快車，除非是有緊急事情，那才例外。

「那個姓雷的小子怎樣了？」番叔問。

老刀冷冷一笑：「暫時還玩不出什麼花樣，但再過一段時間，那可難說得很。」

番叔沉着臉：「形勢已到了極嚴峻的階段，要是我們再不採取行動，再過一段時日，一旦這小子羽翼豐滿，恐怕誰也沒有力量扳倒他！」

老刀完全同意番叔的見解：「不錯，該是時候動手了。」

番叔道：「你有什麼高見？」

老刀道：「要除掉這姓雷的小子，首先要摸清楚他每天的動向，關於這一點，我已派人着手進行了任務。」

「這些人靠得住嗎？」

「絕對可以信任，因為他們是M98的人。」

「M98？來自東歐的地下特務組織？」

「不錯！M98擁有最先進的儀器，最狠辣的殺手，而且他們的根並不在香港，因此，無論是誰最先僱請他們，這一夥人都絕對忠心耿耿，決不會一腳踩兩船，吃裏扒外。」

「很好……」

「但僱用這批特務殺手，費用異常昂貴……」

「只要能完成任務，不管銷費多少，我決不吝嗇！」

「番記！我還沒有向你正式提出，便已自作主張跟M98的人聯絡，理由是必須以快打慢！」

「我明白！完全明白！」番叔用堅定的語氣說：「而且，聘用外來的人，縱使有什麼差池，他們也可以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

老刀嘆一口氣，道：「番記，你能夠明白箇中利害得失，不愧是老江湖！老大哥！」

番叔道：「但道上的人，仍然把笠原當作頭號的老大哥！」

「歷史是由人類締造出來的，任何高高在上的人，都會有被其他人取代的時候！」老刀冷冷一笑。

番叔也在冷笑。

他的笑，顯示他的野心，正在一天比一天膨脹，以至一發不可收拾……

* * *

又是一個傾盆大雨的晚上。

今年的雨天特別多，而且經常都是暴雨連場，水浸現象觸目皆是。

在元朗那一間餅店，阿棠手裏



抓住一罐啤酒。

現在，阿棠已成為了餅店的老闆。

以前，他是餅店的師傅，如今，他是老闆兼師傅，按照道理，這間餅店的出品和生意，都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才對。

但事實並不如此。

第一：雪姬人緣極佳，她在店中主持大局，有不少熟客幫襯。

第二：阿棠接手之後，一個星期營業三四天，其餘日子自動放假，理由是心情欠佳。

第三：雖然同樣是阿棠主理出品，但他無心工作，連出品也變了質，和以前的麵包西餅，竟有天淵之別。

在這樣的情況下，西餅店的生意大不如前，那是合情合理的事。

然而，阿棠並不在乎。

在他的感覺中，金錢和事業，都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雪姬。

他能夠勉强地克制自己，那是因為他相信將來總有機會，可以把老闆娘弄到手！

可是，笠原突然的出現，立刻把他的幻想化為泡影。

雪姬離開後，阿棠越來越更思念她。

他在想：「這是不是愛情？」

愛情！愛情！愛情！

「對了！這就是愛情！我愛上了老闆娘，她是應該屬於我的！」

阿棠越往下想，就越是走火入魔。

誠然，他是喜歡雪姬的，甚至是痴戀着這位美麗的老闆娘。

但這絕不等於愛情。

愛情是雙方面的，單一個人對某人的暗戀，絕不能構成「愛情」這一回事。

正如「相思」，那是說男女雙方彼此之間的思念。

要是只有單一方面對另一人的思念，那就不是「相思」，而是「單思」。

趕走了苦悶之後，阿棠扭開了電視。

螢幕上的節目，都是沉悶無比的(心境沉悶的人，無論看什麼節目都會覺得沉悶)。

「他媽的！」他忿然地把電視關掉，然後出門。

他決定要去找雪姬！

他要告訴雪姬：「我愛妳，更要和妳一起造愛！」

門外有的士，他告訴司機：「到港島去！」

他並不知道笠原和雪姬在什麼地方。

但他知道笠原的一些底細，包括笠原某些手下。

他知道，只要想想辦法，總有機會可以把雪姬找到！

這一次，只要稍有機會，他就會把雪姬强姦！

他已豁了出去！

但求目的，不擇手段！

他已成為一個危險人物！

* * *

這一天，老刀回到他自己的老巢。

他的老巢，在新界的一間丁屋。

那是他名下的物業，平時，他很少回來。

在丁屋裏居住的，是他的一個遠房親戚，他是個音樂家，從大陸到港不足三年。

這音樂家擅長拉小提琴。

但在香港，他的藝術成就並未能為他帶來一份收入穩定的職業。

幸而老刀一直在照顧他的生活。

老刀並不是一個揮金如土的人，但他對親情和友情都看得很重。

雖然只是一個遠房親戚，但只要他有能力，就一定不會讓這音樂家潦倒地渡日。

這一晚，他在回到丁屋之前，駕車到夜店買了一些食物，打算和這音樂家宵夜。

但當他回到丁屋的時候，却發覺在客廳裏，早已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食物。

鹵水鵝、叉燒、蛋糕、雲吞麵……當然還有啤酒……

那個從大陸來的小提琴音樂家，正在和一個眉粗目大的漢子舉杯對飲。

「阿棠！」老刀詫異極了！

他看見的那個大漢，並非別人，正是那個麵包師傅阿棠！

* * *

老刀的朋友，說多不多，說少當然也不算少。

他是跑碼頭的人，在道上的朋友，自然不在少數。

但阿棠却是非黑非白的市民，他既不屬於黑幫組織，也不是王氣的人物。

老刀和阿棠，是在十幾年前認識的，那時候，正是老刀最拚命的日子。

他那種拚命，並不單指工作上的拚命，更是在槍林彈雨、刀光劍影下的拚命！

在那一段時期，他與番叔正開始冒出頭來。

番叔手下最倚重的一員猛將，就是老刀。

也正因為當年的老刀，仇家極多，隨時都可能遭遇敵人的暗算，所以，在沒有必要的時候，他很少主動和阿棠見面。

君子之交淡如水。

他不與阿棠見面，全然是不想因為自己的關係，而令到阿棠遭受

到無辜之災。

但實際上，老刀是阿棠的好朋友。

* * *

擺放在桌上的食物越來越多，那個音樂家早已飽得不能再吃任何食物。

但阿棠却胃口極佳，抓起一條鴨腿，大口大口地撕吃着。

那個音樂家醉了，回房休息。

老刀陪着阿棠喝啤酒，天南地北無所不談。

當然，阿棠這一次到這裏來，並不是爲了磨嘴皮的，他終於說到正題：「老刀，你知道笠原這個人嗎？」

笠原！阿棠終於在老刀的面前提起了笠原！

老刀知道阿棠是個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人，但他怎樣也想不到，阿棠竟然是爲了笠原而來的。

「笠原！他是黑道的老大哥！」

在笠原面前，別說是老刀，就連番叔，也只是靠邊站的角色。

老刀的臉色沉了下來。

他並不是不高興，只是自然而然的反應。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又燃着了一根香烟，方道：「笠原老大哥，在我們心目中，是一個可敬可畏的巨人，你爲什麼要提起他？」

阿棠忿怒地一拍桌子：「不管笠原是什麼人，但他搶走了我的女人！」

老刀怔住，完全怔住！

阿棠對笠原不滿，大大的不滿！

「阿棠！我們是相識多年的老朋友了，你可以聽我一個勸告嗎？」

「你要勸我忘掉那個女人？」

「不！那個女人可以記在腦海裏，但你千萬不要惹笠原老大哥！」老刀深深的吸一口氣，「我要你清楚一件事，就連我的老闆，也不敢對笠原老大哥稍有不敬之心！」

阿棠「呸」一聲，他一拍胸膛，怒聲道：「你的老闆他要怎樣，那是他的事，但我只是一條單身漢，爲了那個女人，別說是什麼笠原老大哥，就算是天王老子我也不怕！」

老刀的臉色變得更難看：「阿棠，你喝得太多了！」

阿棠怒道：「老刀，你以爲我說的都是醉話？」

老刀冷笑：「本來就是醉話！」

阿棠「哼」一聲：「好，我現在立刻就走，但明晚十點，我會再來，那時候，你會聽見我在淸淸醒醒的時候所說的每一句話！」

阿棠說走就走。

老刀怔住，心想：「他眞的還會再來嗎？」

他不敢肯定，但他希望阿棠不會再來。

可是，第二晚十點，阿棠眞的又來了。

老刀本來不想見他，但又恐怕他會亂來一通，所以還是在丁屋裏等他。

「老刀！我現在連半點酒意也沒有，但昨晚的說話，我仍然每個字都記得一淸二楚！」

「阿棠，不必動氣，就算有天大事情，也可以坐下來慢慢商量！」

「老刀，我現在什麼都不想要，只想要兩個人！」

「兩個人？」

「不錯，一個活的！一個死的！」

「活的是誰？」

「雪姬！」

「死的是誰？」

「笠原！」

老刀的臉色變得一片灰白：「阿棠你……你是認眞的？」

阿棠沉聲道：「你看我的樣子，是在跟你開玩笑嗎？」

老刀搖搖頭：「不！你從來也沒有這樣認眞過……但你可知道，這件事情有多嚴重？」

阿棠冷笑：「對我來說，失去了雪姬，便是世間上最恐怖最嚴重的事情！」

「但……但那個女人喜歡你嗎？」

「當然喜歡！」阿棠一廂情願地說：「要不是那個混帳的東西突然出現橫刀奪愛，她遲早都是屬於我的！」

「但據我所知，笠原老大哥和那個女人，是在十幾二十年前相識的，而且他們還有了一個女兒。」

「我不管！總之，我問你一句話：我這件事，你幫不幫忙？」

「我還不曉得你想怎樣做？」

「對付笠原！用最徹底的方法把他幹掉，然後搶回雪姬！她是我的！她是我的！」阿棠幾乎已陷入瘋狂的境界。

「冷靜下來！」老刀忍不住大喝，「你再這樣瘋瘋癲癲，我把你踢出門外！」

老刀發火，阿棠果然冷靜下來。

客廳裏一陣沉默。

老刀在盤算着整件事情！

阿棠的心態，他並不完全明白，却也不是完全不明白，當然，他並不認爲阿棠這種心態是正常的。

在老刀心目中，任何人要殺笠原，都是白白送死的愚蠢行爲！

但阿棠爲了一個女人，已把生死置於度外……



「這樣吧！給我三天時間考慮考慮！」

「三天？」

「最少三天！這並不是一樁小事！」

「好！三天就三天！希望你不會把我當作白痴看待！」說完之後，阿棠走了！

他的人雖然離去，但却留下了一個天大的難題。

老刀抽着烟，苦苦地在思索……

最後，他打了一個電話：「喂！番記！番記……」

* * *

番記，就是番叔！

番叔並不是個早睡早起的人，就算在凌晨三四點，他永遠都是那樣地精神奕奕的。

老刀約了番叔在火鍋店見面。

「你的臉又青又白，怎麼了？」番叔一見面就質問老刀。

老刀嘆了一口氣：「有件事，想不通，也看不透，只好找你出來研究研究！」

「別緊張，先吃點東西，喝點拔蘭地，咱們慢慢從長計議！」番叔是見慣風浪的老江湖，並不急於向老刀繼續查根問底。

喝了半杯拔蘭地之後，老刀果然情緒穩定下來，連臉色也好看得多。

「來！這是鷄腰，補身最好！」

「鷄腰很鮮味，撇開是否補身不談，這本來就是美妙的食物，但所含膽固醇很高。」

「偶然吃三幾顆，無傷大雅！」

番叔哈哈一笑。

但他這種笑意，是假裝出來的。

他知道，老刀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找自己。

「番記，你可記得，有一個叫阿棠的人？」

「阿棠？」番叔想了想，忽然道：「是不是你那個做麵包的老朋友？」

老刀不禁暗暗佩服他的記憶力。

大概在七八年前，在一個飲宴的場合，老刀遇見了阿棠，但只是和他寒暄了幾句，由於番叔也在場，所以老刀也隨便地介紹一下。

但七八年後，番叔仍然記得這個麵包師傅。

「他怎麼了？」番叔問。

老刀沉着臉：「他的腦筋不大清醒，爲了一個女人，他連性命都不顧了！」

番叔一呆：「爲了這件事，你認爲值得我們一起爲他而緊張嗎？」

老刀冷冷一笑：「問題並不在於阿棠是什麼人，而是那個女人！」

番叔又是一怔：「那個女人是何方神聖？是不是當今影壇炙手可熱的影后？又抑或是億萬富豪的獨生女兒？」

老刀搖搖頭：「都不是，但這女人對我們的重要性，却遠在地球上任何一位女性之上！」

番叔的眉頭緊緊皺起，他思索了大半天，却沒法子猜想得到，那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別要我猜啞謎了她是誰？」

「她就是雪姬。」

「什麼？雪姬？」番叔瞪大了眼睛，難以置信地說：「你那個做麵包的朋友，竟然看上了笠原老大哥最寵愛的女人？」

他大感意外，若不是出自老刀之口，番叔一定不會相信。

但老刀是他最信任的手下，也是他最親密的戰友，只要是老刀說的話，他絕不懷疑。

而且，老刀也沒有理由編造出一個這樣的故事來！

番叔是老江湖，當然明白，某些女人在江湖上的重要性。

就以雪姬爲例，她就絕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女人！

在她還沒有重現在笠原身邊之前，顧芳婷幾乎已成爲了笠原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異性！

而顧芳婷影響力之强大，也是不可思議的。

爲了她與金幕廬高氏家族的糾紛，幾乎引發起兩大勢力集團的血腥火併。

若不是笠原老謀深算，以大局爲重，一場浩劫早已發生。

然而，顧芳婷所引起的風波，尚未完全平熄，相反地，事情更有不尋常發展的趨勢。

例如熊抱王未婚妻遇害，這一筆帳，熊抱王是絕不會輕輕抹過的。

再數遠一點點，老海之死，也是熊抱王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的仇恨！

再說到雪姬，她並不是江湖中人。

雖然她美貌如花，是個不可多見的美人胚子，但她若不是和笠原有着如膠似漆的情緣，她也許只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可是，命運之神却把她和笠原那樣的人物纏結在一起！

命運的安排，只有認命的份兒，根本沒有什麼對或錯。

番叔開始對阿棠這個麵包師傅感到興趣，因爲這人居然有膽向笠原的女人妄動歪念。

「他想怎樣？」番叔問。

老刀沉吟良久，才道：「根據我再三研究他的心態，他絕不是一個輕易放棄心中所愛的人！」

「這豈不是一個情聖了？」

「你要這樣形容他，也無不可。」

「你認為他將會怎樣？」

「他會不惜採取任何激烈手段，在笠原手裏把雪姬搶過來！」

番叔沉吟着：「但他怎能對付得了笠原？」

老刀道：「當然，倘若單憑阿棠個人匹夫之勇，他是沒有機會的……但要是有人在他背後暗中幫忙，形勢就不一樣！」

番叔瞳孔收縮，額上青筋一根一根暴現。

「老刀，你在主張我叛變？」

「不是叛變！只是為勢所逼！」老刀咬了咬牙，「在不久之前，我們的手法，都是溫和的，但這樣對我們更為不利！」

老刀的說話，震撼着番叔的心弦！

他在想：「不錯！雷博禮這小子的聲勢，一天比一天强大，而且，他那一系人馬，對咱們這一邊普遍懷着仇視的眼光……」

老刀在番叔不斷思索之際，接續着說下去：「倘若以你手下的身份，我是不會對你說出這番話的，但你必須清楚，你身邊的朋友，似乎只有我是最靠得住的！」

番叔嘆了口氣，然後點了點頭。

老刀接道：「番記，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要是你栽倒在雷博禮手下，別人的看法怎樣，我不知道，但對我來說，那是絕對無法容忍的！」

番叔的拳頭，已捏得「勒勒」作響，眼神也越變越是兇厲。

老刀說的話，他完全同意。

最後，番叔毅然作出決定：「帶阿棠來見我！」

* * *

高凱和丁敏敏結婚了。

這是哄動全城的大事。

婚禮當然是超級隆重的，因為男女雙方，都是超級富豪家族。

婚宴筵開百席，幾乎全城有頭有面的大亨都有出席。

但最令人詫異的貴賓，卻是笠原。

笠原也來了，和他一起出現的，是打扮後充滿雍容華貴氣質的雪姬。

雪姬是個很奇怪的女人。

她樸素起來的時候，她可以是個美麗但普通的女人。

但當她稍為刻意妝扮之後，她卻可以脫胎換骨，變成充滿高貴氣質，令人目為之眩的貴婦。

此刻，她充份表現出一個美麗貴婦的風姿。

雖然，絕大部份名流富商，都不認識她，但卻無法抗拒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魅力。

她幾乎吸引着每一個男人的視線！

其中更包括着——熊抱王！

* * *

婚宴間，熊抱王不時向雪姬投以專注的目光。

倘若他在近距離之下，如此這般地瞪視着一個女人，那必然是很怪異，很無禮的事情。

但他卻一直和雪姬保持相當遙遠的距離，因此，雖然他不時瞪視着雪姬，但卻沒有什麼人能夠察覺出來。

只有一個人例外。

那是婚宴的男主角——高凱。

高凱悄悄地把熊抱王拉開一角，沉聲問：「你為什麼老是盯着笠原的女人？」

高凱的觀察力果然極强！

雪姬是和笠原並肩而坐的，但熊抱王的視線，卻只是瞪視着雪姬，並沒有去看她身邊的笠原！

但高凱竟然可以分辨出來！

熊抱王垂下了臉，歉意地對高凱說：「很對不起，我……」

「你想起了貝美，所以妒忌笠原身邊有一個完美的女人，對不？」

「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請原諒我這樣掃興……」

「若是別人，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今天我都可以裝傻，或者是置之不理，但你並不是別的人！」高凱抓住了熊抱王的肩膊：「振作點，不要把自己放在黑暗的角落裏！」

熊抱王連連點頭，示意明白。

他最憎惡，甚至是有血海深仇的敵人，就在這婚宴之中。

但他知道，今晚絕對不能動笠原一根毫毛！

不但不能動，就連想一想都是不能原諒的！

所以，他只能把視線放在雪姬身上！

雪姬是笠原的女人，這女人太完美了，笠原好福氣！

雪姬！笠原！好福氣的一對男女……

* * *

酒宴散後，熊抱王沒有醉。

他喝了一點酒，但並沒有越喝越多。

今晚，是高凱的大好日子，他必須保持頭腦清醒。

笠原和雪姬在酒宴散後，也雙雙離去。

事後，高凱對笠原這一次赴宴的「手法」，深感佩服，理由是笠原竟然沒有帶任何保鏢出席。

高老太爺也大感欽佩。

笠原這樣做，顯然是對高氏家族充滿信心。



他相信高氏家族決不會在這一天陷害自己，此其一。

因為這是高二公子的婚宴！

除了這一點之外，更重要的，是笠原深信高氏家族不但不會在這一天陷害自己，更會全力保護他和雪姬的安全。

果然，笠原料事如神。

當高凱知道笠原沒有把保鏢帶來之後，立刻就暗中差遣最精練的保鏢，保護笠原和雪姬的安全。

甚至在酒宴散後，也有幾個保鏢緊隨在後，稍有異動立刻提高警覺，決不讓笠原和雪姬受到任何的傷害。

高一寶對兒子說：「好一個笠原老大哥，他看人看事，都準極了。」

高凱完全同意父親的說法。

「可惜，這樣的一個人物，他要退出江湖。」

「人在江湖，可以說退便退，說走便走嗎？」

「爹……你的意思是……」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更沒有暗示你要怎樣對付笠原，在某一方面，他甚至可以算是一個君子。」

「那是盜亦有道？」

「你自己慢慢分析好了。」

* * *

黃昏，阿棠趕到和老刀相約的地點。

那是一間情調幽雅的餐廳。

但在這情調幽雅餐廳裏恭候阿棠的兩個人，卻和任何幽雅的情調都扯不上半點關係。

因為這兩個人就是老刀和番叔。

番叔的表情很嚴肅，彷彿正在面臨着一場生死的大決鬥。

當阿棠坐了下來之後，番叔冷厲的目光便一直掃射在他的臉上。

「你真的很想得到笠原的女人？」番叔問。

「她本來就是屬於我的。」阿棠理直氣壯地說。

番叔皺了皺眉：「但你可知道，這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阿棠咬着牙，態度認真地回答：「為了雪姬，我願意付出任何的代價。」

「包括性命在內？」

「當然。」

「不會後悔嗎？」

「你若要証明我的決定，那是很簡單的。」阿棠說到這裏，忽然把左手尾指伸出，然後閃電般亮出了一把鋒利的彈簧刀。

番叔的眼色變了：「不要在這裏……」

話猶未了，阿棠已把左手的尾指切了下來。

血狂湧。

但他竟然早有準備，血一湧出，已用一塊厚厚的白布把傷口包裹住。

番叔的臉色很不好看，彷彿給切掉手指的並不是阿棠，而是他自己。

他埋怨老刀：「為什麼不阻止他？」

老刀却很鎮定：「要是我能阻止得住這個人，我第一件事，就是阻止他不要再想笠原老大哥的女人。」

但他不能。

沒有人能勸阻阿棠，任誰都不能。

番叔沉吟半晌，才對阿棠說：「但你可知道，在我面前做這種愚蠢的事，只會令我對你這種蠢人大失信心？」

阿棠默然。

番叔又接着說道：「要不是看在老刀的面上，我是不會繼續理睬像你這種愚蠢的人的。」

阿棠冷笑：「大老闆，世間上有無數重大的事情，往往都是由我們這樣很蠢的人去做的。」

番叔怔住。

阿棠接道：「因為其他人太聰明了，而那些越是聰明的人，往往越是怕死。」

短短三幾句話，竟把江湖經驗豐富的番叔駁斥得啞口無言。

番叔終於露出了笑容：「果然有點門道，朋友，你說得很有道理。」

阿棠反而沉着臉：「所以，從這一秒鐘開始，你必須對我這個愚蠢的人刮目相看。」

番叔道：「好！有種！你放心吧！既然你真的有決心，我會大力支持你的一切計劃和行動。」

阿棠用力地點了點頭：「有番叔這句話，我絕對相信你們的誠意，放心吧，我一定會把笠原幹掉！」

他極痴愛雪姬，但也因為極度痴戀這個女人，從而對笠原產生了濃濃的仇恨。

這種愛與恨，隨着歲月的遞增，一天比一天更濃烈，更不可化解。

這是不可理喻的。

就連他也沒法子解釋自己的心態。

* * *

夜色迷濛，街上一片濕濡。

連日大雨，把街道洗刷得乾乾淨淨，但對於一個醉漢來說，那是全無分別的。

無論街道濕濡也好，乾爽也好，同樣都是燈紅酒綠，天昏地暗的世界。

以往，熊抱王不常醉，更不常常喝酒。

但老海，貝美相繼慘死後，熊抱王忽然發覺這世界淸冷得難以忍受。

並不是一天，兩天的感覺。

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可怕，更難忍受的痛苦。

在很久很久以前，他曾經以爲，當高家二公子結婚那一天，他會很開心，他會與高采烈地慶祝。

但高凱的婚宴已成爲過去，在那一天，熊抱王是孤寂的、失落的、痛苦的。

問題並不在高凱身上，而是熊抱王本身的遭遇，使他心情大壞。

高凱的婚禮，使他想起了貝美。

貝美是他心中唯一的至愛，他以爲可以會和她渡過下半生……

但在那一次「意外」中，貝美死了，她死在一個被警方形容爲「精神有問題」的人手下。

熊抱王當然不相信。

他執意地認爲，那是有預謀的刺殺，而且幕後主腦者就是笠原。

但高凱並不同意他的看法。

高凱只能勸喻熊抱王忍耐。

他對熊抱王說：「凡事不能單看表面，何況直至目前爲止，無論是警方也好，是我們這一方面也好，都沒有確切的証據，足以証明兇手和笠原有直接的關連。」

熊抱王沒有辯駁。

他不習慣在高氏家族成員面前爭論任何事情，因爲他尊敬高氏家族每一位成員。

但尊敬是一回事，心中的想法怎樣，又是另一回事。

高凱勸喻他忍耐，他曾經以爲自己一定忍耐不住的，但到最後，他出奇地沒有輕舉妄動。

縱使他心裏已構想過無數種對付笠原的計劃，但這些計劃自始至終，並沒有實行。

但這却令他的痛苦不斷加深。

心靈上的痛苦，遠比肉體上的痛苦難以忍受，但他不能不忍受。

因爲他必須等待機會。

＊　＊　＊

大量的酒精，令熊抱王頭疼欲裂。

他喝的酒，並不是好酒。

他並不是沒有能力喝好一點的酒，但他故意讓自己醉得一塌糊塗。

四五種性質截然不同的烈酒，混和着灌入他的肚子裡，那是很要命的一種喝酒方式。

但在這個把星期以來，他都是這個樣子。

那是一件很痛苦，也很危險的事情，但他不在乎，也許，只有這樣，他才能逃避種種問題。

但這只是「逃避」，並不是「解決」。

若說得眞確一些，這種「逃避」，根本不是眞正的「逃避」，因爲他沒法子可以逃得掉，避得開。

這只是埋首沙堆的駝鳥政策。

這是下策，下下之策。但除此之外，他已連半點辦法都想不出來。

熊抱王陷入了死結之中。

在死結中掙扎的熊抱王，只能活一天算一天。

明天的事，明天再作打算！

＊　＊　＊

黎明過後又一天。

一天過後又是另一個黎明。

天天都只不過是一天，但每一天所發生的事都絕不一樣。

江湖人，無論或貧或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聰明人，做出來的事不一定正確、明智。

愚昧的人，往往單憑一個偶然機會，却能平步青雲，飛黃騰達。

也可以說，人，不是有理想，便是有夢想。

無論是理想也好，夢想也好，都不一定能夠實現。

除非經過一番努力，還要看看命運之神怎樣鋪排。

江湖上的恩怨，永遠都是錯綜複雜的。

誰也不能知道，以往的恩恩怨怨，今天的恩怨情仇，將來會怎樣演變。

每個人都在部署明天的步驟。

每個人都在接受命運的挑戰。

今天的笠原，今天的高凱、番叔、熊抱王……

還有阿棠和雪姬……

他們的明天又是怎樣的？

只要等到某一個「明天」，答案一定會出現。

（全文完）





俠情倫理短篇故事／醉客・文　可飛・圖

# 不醉無歸

## 隱身酒肆　爲報父仇

蘇省地廣數千里，以長江爲界，分爲江南江北，江南以江州起，有無錫、常州、丹陽、蘇州、金陵，滬上等等大集鎭。

江北由揚州起，有秦州、東台、高鎭、興化等大縣市，其中風物秀美，莫過於揚州與興化，揚州有二十曲橋風月，興化有興化蕩的奇景。

興化蕩位於興化城外，一片廣大湖蕩之中，村莊棋佈，互相往返，皆以小舟爲主要的交通工具。

興化的街道並不闊，全是用磚石鋪成，但女人却都很美，窈窕的身形，俊秀的臉孔，細語慢聲，令人留連忘返，江北有兩句傳言說：「人到興化心就花，到了興化就不想家。」

興化本來就是一個很迷人的地方，尤其是能夠迷倒男人。

興化城外有一座小鎭，在興化城與興化蕩之間，這個市鎭不大，充其量也不過百十戶人家，鎭中有一家酒店，叫不醉無歸，這家酒店的掌櫃是個女人，一個沒有男人的女人——公孫九娘。

公孫九娘原本不是興化人，但是在這小鎭上落脚已有三年之久，打從她十七八歲到這小鎭上起，三年下來，她的臉容看上去仍是十七八歲，小小年紀，將這一座不醉無歸酒店經營得井井有條，業務蒸蒸日上。

不醉無歸酒店並不大，充其量也不過七八間房屋，除去她自己的臥房、廚房、三間酒店之外，尚有三間客房，那是準備給過往客商落脚之所，從興化蕩出來的人，大部份都喜歡到這兒來飲幾杯酒，然後再到興化城中買東西。

已是辰牌時分了，紅紅太陽已升起了好高，金黃色的光芒照在一處長方形的招牌之上，那不醉無歸四個字更顯得生氣蓬勃，店門已開，門口站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大大的眼睛，直直的鼻子，一雙柳眉梢兒斜斜的飛向鬢邊，臉兒白中透紅，不僅是嬌媚，而且媚中帶着煞氣。

說眞格的，一個女兒家如果嬌柔過度了，就會缺乏生氣，只有媚中帶煞，柔中有剛，才能陰陽互濟，才會引人入勝。

此際一個粗壯的漢子走過來道：「九娘，今兒這麼早就開門了？」

原來那女人就是公孫九娘。

她微微一笑，拂一下身上淡綠色的裙子說：「睡不着，所以就早

點起來，黑八，今天的風向怎麼樣？」

那粗漢子道：「東北風，微帶一點寒意。」那漢子叫黑八。

公孫九娘道：「現在已是初夏了，那來的寒意？」

黑八咧嘴一笑道：「九娘，妳不知道麼，年代不同啦，今兒不得不小心點應付。」那黑八講完，便匆匆的走了。

公孫九娘却一雙妙目怔怔的看着天邊，自言自語的道：「奇了，眞的年頭不太平了？」她念頭剛過，一陣急促的馬蹄聲遠遠傳來，這個小鎭，已好幾年沒有聽到馬蹄聲了，原因是這兒不是官道，住在興化蕩的人，用船不用馬，住在陸地的人，用車不用馬，因此這馬蹄聲令人聽來有些刺耳。

公孫九娘心想：「不管是好客人或壞客人，凡是上門打尖的，總得要招呼招呼。」她趕緊進店門打掃一下，將桌椅抹得乾乾淨淨，泡上一壺好茶，剛把茶壺放好，那匹馬已在店門口停了下來，那是一匹純白的健馬，馬背上滾下一個雄赳赳的漢子，身形魁梧，着一身黑色勁裝，背插單刀，大步跨入店門。

公孫九娘一笑道：「客官，你是打尖呢？還是住店的？」

那漢子道：「日頭初上，住甚麼店，當然是打尖。」

公孫九娘道：「客官要些甚麼？」

那漢子兇霸霸的道：「好酒好菜拿來就是，嚕嚇甚麼，吃了還要趕路呢！」

公孫九娘微微一愣，以她的姿色，到這個不醉無歸來喝酒的客人，對她用此疾言厲聲的，這漢子還是第一個，可是公孫九娘也算是個老江湖了，她仍然是微微一笑道：「是，馬上就來。」

鄉村野店的酒菜，大部份都是準備好了的，酒大多是一兩種，菜也是固定祇有那幾樣，因此做起來特別快，一會兒工夫已端了出來，是一盤熟牛肉，一小碟花生米，一壺酒，一份杯筷。

那漢子向桌上掃了一眼，說：「是甚麼酒？」

公孫九娘一笑道：「荒村野店，沒甚麼好酒，這是燒刀子，客官如果喝着不順口，我給你換二鍋頭。」

那壯漢冷哼一聲說道：「燒刀子不騷，二鍋頭無味，我要喝女兒紅。」

公孫九娘妙目一轉，道：「你是要喝女兒紅還是紅女兒？」

那壯漢道：「隨便妳怎麼說。」

公孫九娘道：「我們這裡沒有女兒紅，但紅女兒倒是多的是，只是那些村野的野丫頭，守舊得很，你別想沾她們的邊。」

那壯漢怒道：「老子說的是妳！」

「我？」公孫九娘突地哈哈的嬌笑了起來道：「你沒有講錯吧，我是你祖奶奶的妹子，你莫不是要亂倫犯上？」

那漢子怒道：「放妳娘的狗臭屁，妳到底說是不說？」

公孫九娘不笑了，雙手叉腰妙目圓睜的說：「瞎了你娘的狗眼啦，要放屁到外面去，這兒可是酒店，被你放得臭烘烘的，還有酒客上門麼？」

那漢子聽了不怒反笑：「妳這娘們可眞夠潑辣，這倒眞對了老子的勁了。」抓起酒壺喝了一口，便向公孫九娘撲來。

這漢子可粗魯到家，說幹就幹，那知就在臨近公孫九娘尚有尺把左右，忽地如推金山倒玉柱般的摔在地面，那漢子翻身一躍而起道：「眞想不到妳還是個會家子！」

公孫九娘冷笑道：「沒有三兩三，怎敢上梁山，要飲酒就老實一點，否則，莫怪老娘沒有愛子之心，下手無情。」

那漢子大叫道：「反啦，反啦，太歲頭上居然也有人敢動土。」反手抽出背後的單刀，隨手挽起一片刀光，刀還未遞出，啪啪兩聲，已被公孫九娘狠狠的摑了兩記耳光，那漢子未看清對方用甚麼手法，雙頰已被摑紅了。

那漢子愕住了，一個小小的臭娘們，竟然將他耍得連氣都喘不出來，他一聲猛吼，正要出刀，忽然門外湧進三個人來，一個蓄着山羊鬍的中年人，帶着兩個帶刀的武士。

中年人身穿一件淺藍色的長衫，手持摺扇，三角眼，藍頭巾，他一進門便陰陰一笑道：「九娘，看樣子又是那個不睜眼的東西在窮吃妳的豆腐啦。」

公孫九娘一聲嬌笑道：「王三爺你錯啦，這是孝子賢孫在孝敬我呢！」

王三爺道：「我可未看到他孝敬妳甚麼呀。」

九娘道：「兩記耳光，這份量總夠了吧？」一句話逗得那三個人一齊笑了起來。

那個漢子惱羞成怒，單刀一指道：「我知道啦，妳叫九娘。」

公孫九娘隨之笑道：「乖兒子。」

那漢子怒道：「有種妳就別走！」

公孫九娘道：「我已在這裡等了三四年啦！」

那漢子反身出店，上馬就走，立時又引起一陣笑聲。

公孫九娘一笑道：「三爺久未



照顧小店了，今兒甚麼風將你吹來了。」

王三爺陰陰的道：「正因爲久未來此，才發覺妳比以前更標緻了。」

公孫九娘道：「三爺過獎了，是喝酒還是辦事？」

王三爺道：「奉了敝東主之命，到興化城中去辦一件事情。」

「我能夠知道麼？」

「事不關己，何必多問。」

公孫九娘笑罵道：「你他媽的一輩子就喜歡鬼鬼祟祟的，見不得人，要辦事就快去，別擾了我的生意。」

王三爺陰笑道：「妳愛罵就罵，待三爺辦完了事，再回來侍候妳。」帶着兩個武士，竟自出門去了。

公孫九娘輕噓了一聲，從屋內鑽出個紅衣女孩，看年紀不過是十二三歲，圓臉大眼，看起來很令人喜愛的，她却仰着頭臉說：「阿姨，甚麼事？」

公孫九娘道：「妳跟那個老不死的去看看，看他們做甚麼，可別露面。」

紅衣女孩「嗯」了一聲，如飛而去，看來那小女孩頗有一些輕功根底。

公孫九娘看着那紅衣小女孩的背影，抬頭的嘆道：「這孩子，自小便沒爹了，幸而她還有個娘，看來她父親之仇，有希望報了。」

她此際之神情，與剛才對付客人的那種態度，判若兩人，也許公孫九娘還有她的另一面。

這時候朝陽已從門內慢慢的退出，日頭愈來愈高了，突然叮地一聲報君知，從門外傳了進來，有人朗聲叫：「卜卦、算命、看氣色、推流年，不靈分文不取，靈了也分文不要。」普天之下，竟會有這種走江湖的麼？不靈不要錢，靈也不要錢，難道他的肚子是鐵打銅鑄的麼？

公孫九娘好奇的向門口看去，只見一個身穿藍色長衫，留着八字鬍的算命先生，提着報君知走進店來。左手竹竿上挑着一塊長方形的白布，上書「幻遊子鐵口斷論」七字。

公孫九娘一笑道：「先生是送生意上門的，還是找生意做？」

幻遊子也笑道：「掌櫃的，這兩者都有。」

公孫九娘道：「那麼先請坐下來喝杯酒潤潤喉嚨。」未等對方答話，已進去取出一盤牛肉，一碟花生，一壺燒刀子。

幻遊子也不客氣，舉杯便飲，他連喝了三杯才道：「掌櫃的，小老兒和妳談一筆生意。」

公孫九娘笑道：「眞的年頭變了，居然會有人到我酒店前面來談生意，你說說看，是一筆甚麼生意？」

幻遊子說道：「掌櫃的，妳尚未大喜吧。」

公孫九娘道：「那是前一輩子的事了，這一輩子月下老人尚未光顧到我，怎麼，莫非你想喝我的喜酒？」

幻遊子哈哈一笑道：「人生姻緣，各有遇合，强求不得，現在我說的不是這筆生意。」

「噢，那是甚麼生意？」

「小老兒一早出來，未做一筆生意，因此身無分文，我吃了妳的酒菜，總不能不付錢，我看這樣吧，讓我來替妳算上一命，看上一相，或者卜上一卦，這樣咱們就兩不吃虧了。」

「窮命是沒有甚麼好算的，這酒算我請了。」

「不成，小老兒一向可從未白吃白喝過，這個命可算定了。」

「你這不是逼着鴨子上架了，好吧！要看就看，可不準胡說八道。」

「當然，當然，鐵口斷論，可絲毫虛假不得。」

幻遊子取出三個銅錢，看了干支，爲她起了一卦，半晌才說道：「掌櫃的大喜啦！」

公孫九娘一笑道：「這話怎麼說？」

幻遊子道：「此卦乃是乾宮八卦之尾卦，名火天大有，亦名歸魂卦，此卦爲卜行人，必定早日回家，如女子得此，必定早有歸宿，說卦中天星旺動，日辰臨之，應爻生合，日內必有意中人降臨，況大有有，乃豐盛之意，此人定必才貌雙全，人中之龍，可惜卦中寅木衝尅交爻，或有小災，但無大碍。」

公孫九娘哈哈的大笑了起來，道：「你可眞會說話，我這一輩子又未打算嫁人，這消息我不喜歡。」

幻遊子正色道：「姑娘此言差矣，自古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何況陰無陽不生，陽無陰不長，如此作爲，豈不負了天地造化之德。」

公孫九娘正欲答話，忽聽人聲喧嘩，從門外湧進七八個帶刀的漢子，爲首一人，正是被公孫九娘摑了兩個耳光的那個壯漢，他一進門便說：「就是這個臭娘們！兄弟們給我拿下。」七八個人一擁而上。

公孫九娘見對方人多勢衆，微微向後退了一步，幻遊子若有意無意地將竹竿輕輕一劃，那七八個人竟然一齊倒摔了下去，這三間店面本來就很小，七八個人這一翻倒，弄得桌子上，櫈子上到處都是人。

爲首的大漢怒喝道：「臭娘們！妳居然還找來幫手。」單刀一

舉便向她頭上劈去，那知道就在刀光臨頭尚有數寸左右，整個身子突然全部僵硬住了，形成了一個臥虎之勢，無法動彈。

此時，那七八個摔倒的漢子又一個個的爬了起來，一見爲首漢子那種形態，不由驚叫一聲：「這是點穴法，我們快逃呀！」七八個人一起奔出店去。

一般練武的人，視點穴法一道爲上乘武功，無人敢惹，這七八個人一走，幻遊子敲了一下報君知，發出噹的一聲大響，向那漢子道：「你臉肉橫生，必非善良之輩，印堂發暗，最近必有大災，若能就此回心轉意向善，上天有好生之德，或可度過此難關，否則大限一臨，悔之晚矣。」說完右手臨空一指，那漢子方始回過一口氣過來，提着單刀狠狠而去。

公孫九娘自始至終，鎮靜如常，微微一笑道：「眞人不露相，露相不眞人，想不到閣下還是此道中的高手。」

幻遊子道：「雕蟲小技，不入行家之目。」

公孫九娘道：「不管怎麼說，你總算爲我解圍，爲了彼此無欠無賒，我只有再請你一壺酒了。」

幻遊子笑道：「謝啦，小老兒足跡遍及五湖四海，像妳這樣慷慨的掌櫃，我可還是第一次遇到。」

「怎麼，嫌少了？」

「不少，不少，三杯通大道，一斗入自然，吃啊，吃啊！」一口氣又乾了三杯酒。

公孫九娘眞的又給他添了壺酒，此際門外紅影一閃，那小女孩已經回來了，一進門便叫道：「阿姨。」

公孫九娘一笑道：「鈴兒回來了，事情辦得怎麼樣？」

紅衣小女孩給她一個小紙團，上面有八個字：「今夜三更，興化西門。」

公孫九娘問道：「那裡來的？」

鈴兒一笑道：「我從王三爺身上偷來的。」

公孫九娘心想：「今兒晚上，西門外又有熱鬧可看了。」隨手將字條毀去，此際門外傳來了一陣朗吟之聲：

「酒，酒，酒，終朝有，腰中無錢難到手，今天取得束脩錢，野店荒村一醉休，說甚麼清風明月，道甚麼雕樓畫閣，壺中天地乾坤大，杯中日月更悠悠……」

歌聲才了，已走進一個中年文士，白袍掛體，玉面迎風，摺扇輕搖，神采丰秀。

公孫九娘觀顏察色，知道來人並非泛泛之輩，臉含微笑，輕輕一揖道：「這位公子請坐，小奴替你取酒來。」

中年文士一揖道：「有勞了。」

公孫九娘給他取出一壺二鍋頭，一盤牛肉，一碟花生，外加上一盤炒蛋，這種酒菜，在不醉無歸店中來說，已經是很高貴的了，她將酒菜放在桌上，又是一笑道：「小奴開這不醉無歸店已經三年了，過往客商，當地鄉鄰，小奴不認識的可是很少，公子今兒可是第一次光顧小店。」

中年文士舉壺斟了杯酒，道：「不醉無歸店，譽滿興化城，小生雖初到貴境，也不能不瞻風采！」

公孫九娘又是一笑道：「公子說笑了，荒村野店，沒有上等酒菜，這一盤炒蛋，還是小奴特爲公子準備的。」

中年文士道：「如此足見盛情了。」

公孫九娘道：「像公子這樣高貴的客人來光顧小店，我怎能不盡心招呼呢？」

中年文士道：「姑娘看錯人啦，小生祇是個窮教書，那能算得上的貴介公子。」

公孫九娘笑道：「公子器宇不凡，必非池中物，目下値不遇時，將來必可飛黃騰達。」

「何以見得？」

「求佛求經，觀相觀心，小奴看的是心相，決不會錯的。」

中年文士乾了杯酒，朗聲大笑。

幻遊子大叫道：「掌櫃的，這又是妳的不對了。」

公孫九娘一笑問道：「小奴那裡不對了？」

幻遊子道：「妳是賣酒的，我是看相的，如今妳放着酒不賣，却搶起我的生意來，這難道不是妳的不對嗎？」

公孫九娘咯咯的嬌笑道：「小奴雖然爲這位公子看看相，並未收取分文，怎能算是搶你的生意，你要做生意不會自己過去麼？」

幻遊子朗笑道：「說得也是。」噹地敲了一下報君知，走到那中年文士的身邊，雙手一恭道：「這位公子相貌堂堂，紫光隱現，最近必有大喜，要不要小老兒爲你詳細的算上一卦呢？」

中年文士冷冷的道：「天生窮命，沒有甚麼好算的！」

幻遊子道：「公子英華內斂，器宇非凡，乃是人中之龍，雖然目下不遇，但風雲際會之日，爲期不遠，何必消沉。」

「謝謝你的抬擧。」

「公子貴姓大名。」

「小生複姓諸葛，單名一個虹字。」

「好，好名字，府上是……」

「山西太原。」



「好遠的地方，遠到此地來，必是探親訪友的？」

「非也。」

「要不，當然就是遊山玩水的了。」

諸葛虹眉一皺道：「這位先生，你是看相算命的呢？還是追根究底的呢？」

幻遊子陪笑道：「當然是看相算命的，祇是小老兒看相公和善可親，所以才隨便談談。」

諸葛虹一笑道：「先生雖然健談，小生却無此雅興，我看還是免了吧。」

公孫九娘嬌笑道：「是呀！人家不肯看相算命，那有强迫的道理。」

幻遊子搖頭的苦笑道：「這倒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了。」說完，又敲了一下報君知，叫道：「卜卦、算命、觀氣色、推流年，不靈不要錢，靈了也不要錢。」邊叫邊走，竟自出門去了。

公孫九娘道：「這個窮酸沒打擾公子的酒興吧？」

諸葛虹一笑道：「多謝姑娘關心，小生自斟自飲，並不受外界的干擾。」

公孫九娘又是一笑道：「想不到公子定力如此深厚，倒是小奴多慮了。」

正說間，又有三個人走進店來，正是那留着山羊鬍去興化辦事的王三爺及兩個武士。

公孫九娘嬌笑說道：「喲，三爺，到城辦事那麼快就回來啦。」

王三爺道：「我說過，事情辦完了，我就回來料理妳。」

公孫九娘道：「三爺如何料理我？」

王三爺道：「妳到這小鎭上來開這家不醉無歸店，已經有三年了？」

「不錯。」

「一個孤身女子，到這異地荒村來開這家酒店，莫非有甚麼目的？」

「有！」

「說！」

「謀生。」

王三爺陰陰一笑道：「公孫九娘，說句老實話，打三年前妳到這裡開店，一開始，我就注意上妳，因此妳的一擧一動，都在我掌握之中啦。」

公孫九娘嬌笑道：「是麼？說說看，這三年來我做了些甚麼？」

王三爺道：「賣酒。」

「這不就結了麼！賣酒的事情，是個正當的行業，難道說興化這個地方不准別人賣酒麼？」

「當然可以，只是妳這個酒賣得與別人不同。」

「甚麼不同，說說看。」

「因爲妳另有目的，賣酒只是掩飾妳的身份。」

公孫九娘笑得更媚了，她說：「三爺，你他媽眞是吹砂灰找裂爲縫，你倒說說看，我開這家店有甚麼目的。」

王三爺陰森森的說道：「妳別放刁，我跟妳打探一個人。」

「誰？」

「玉面遊俠公孫劍。」

公孫九娘微一愕道：「我不認識。」

王三爺又是一聲陰笑道：「九娘，妳也不必賴了，我派到華陰去的人已經回來了，他已經把妳的底細調查得清清楚楚。說公孫劍有一個女兒，叫公孫九娘，而且練得一身好功夫，萬里尋仇。」

公孫九娘不笑了，繃着臉道：「天下間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何以見得我這個公孫九娘就是公孫劍的女兒。」

王三爺陰笑道：「眞的假不了，假的眞不了，王龍王虎，給我拿下這娘們，帶回莊去審問她。」

那兩個武士聞聲，一齊拔刀上前。

公孫九娘妙目一轉，突然舒指連彈了三下，不但點中了那兩個武士的死穴，連那位王三爺也翹了辮子，她急叫道：「鈴兒，速將化骨丹拿來。」

紅衣小女孩拿出個白色藥瓶，在三個屍身上各彈了少許，不到一刻工夫，那三具屍體一齊化成了一灘灘的清水。

諸葛虹乾了一杯酒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殺人滅屍，難道妳這裡開的是黑店不成？」

公孫九娘若無其事的一笑道：「出門在外的人，最好是少管閑事。」

諸葛虹道：「我是酒客，如果妳開的是黑店，我就不能不過問了。」

公孫九娘道：「如果你相信小奴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幾句話。」

諸葛虹搖了一搖摺扇道：「請說！」

公孫九娘亦正色的道：「王三爺方才說的話全是眞的，我就是公孫劍的女兒。」

諸葛虹道：「公孫劍死在王莊主的手中，妳到此地來是爲父親報仇的？」

「不錯，王家莊的防守嚴密，我到此三年，尚無下手機會，如今我的底牌已被揭穿了，不能不先下手爲强了。」

「妳是在殺人滅口？」

「正是，聽王三爺的語氣，那王莊主可能尚未知我的底細，因此我祇有滅口了。」

「殺得好！」

「小奴尚有一項請求。」

「請說。」

「公子行爲正直，器宇非凡，不會將我殺人滅口的消息露出去吧？」

諸葛虹朗笑道：「爲父報仇，孝名可嘉，小生雖然無力助妳，也不會與妳爲難。」

公孫九娘道：「如此足見公子盛情了，公子今晚是否在此落店？」

「若不妨礙姑娘辦事，在下很願意在此休息一夜，明晨上路。」

「公子祇要願意，多住幾天也無妨，酒飯店錢小奴孝敬了。」

「多謝盛情，只是在下是王家莊的西席，如果幾天不回去，妳不怕王莊主懷疑妳麼？」

公孫九娘臉色一變道：「原來你是在王家莊教書的，如此說來我更不能放你回去了。」

諸葛虹微笑道：「怎麼？妳是準備殺人滅口呢？還是要軟禁我？」

公孫九娘道：「你與別人不同，我既不能殺你滅口，也不能軟禁你，我視你爲上賓，祇要你能在此多留幾天。」

諸葛虹問道：「爲甚麼我與別人不同？」

公孫九娘道：「因爲你是正人君子，當然不會揭發別人的私事。」

「既是正人君子，就是回到了王家莊，我也不會講出來。」

「那情形就不同了。」

「有甚麼不同？」

「你祇是個文弱書生，萬一那王莊主用武相逼，你就不能不說了。」

諸葛虹點頭道：「說得也是，只是我這份工作，就這樣輕輕易易的失掉了，實在心有不甘呀。」

公孫九娘道：「你那西席一月的東脩是多少？」

「十兩銀子。」

「如果我給你二十兩銀子，留你下來做賬房，你可願意麼？」

「二十兩銀子比十兩銀子要多一倍，在下當然願意。」

「那就好辦了，從今天開始，你就是我這不醉無歸的賬房。」

諸葛虹雙手一揖，說道：「在下見過掌櫃。」

公孫九娘道：「別溜酸酸的了，過一會我與鈴兒要出去辦一件事情，可能回來很晚，到時你自己關門睡覺好了。」

諸葛虹道：「遵命。」

公孫九娘又笑了，笑得更是開朗。

* * *

日頭已過了中天，在逐漸向西偏，終於下山了，不醉無歸店中，一連經過了幾批帶刀帶劍的人物，到傍晚的時分，人才走光，公孫九娘便帶了鈴兒匆匆的出門而去。

公孫九娘與鈴兒究竟是甚麼關係，沒有人知道，公孫九娘與鈴兒究竟到甚麼地方去呢，也沒有人知道。

不醉無歸店中，已亮起了一盞燈火，在夜幕中閃爍着。諸葛虹一個人獨自把杯痛飲，他這一場酒直醉到二更時分，才關門熄燈，他是睡覺了呢？還是？

已快三更了，興化城的西門外，是一片平原，在暗淡的月色下，正站着一個人，這個人穿一件黑色長衫，頭戴竹笠，右手握劍，靜靜的立在月色之下，好像是在等甚麼人。

在那人立身處不遠的地方，一棵大樹下，也藏着兩個人，一個是公孫九娘，另一個却是鈴兒，那樹梢上也藏着一個人，此人着一件白底衫，手持摺扇，看情形，與公孫九娘似乎不是一路的，而且公孫九娘根本未發覺她們頭上枝葉間尚有這一個人藏着。

興化城中隱隱傳來了三聲梆子，已經敲了三更，那月下的黑衣人，自始至終靜靜的站着，既不出聲，更不晃動，遠遠看去，就像一尊石膏像。

躲在樹下的鈴兒悄聲道：「阿姨，這個人在幹甚麼？」

公孫九娘輕噓了一聲道：「別說話，此人已練就上乘的武功，靜如處子，動若脫兔，妳別看他如死人一樣，在他周圍一二里內稍有風吹草動，他都能知道。」

鈴兒道：「如此說來我們藏身此處他一定也知道了。」

公孫九娘道：「當然知道，祇是目下他好像在等一個生死仇家，心無旁騖，否則，他早就向我們叫陣了。」

鈴兒小舌頭伸了一伸道：「他的武功如此之高，如果向我們叫陣，我們一定打不過他的了。」

公孫九娘道：「他武功雖高，可也不能不講理，我們跟他無仇無怨，他幹嗎和我們打？」

鈴兒道：「既是跟我們沒有甚麼關係，我們又何必躲在此處偷看？」

公孫九娘道：「鈴兒，妳忘了我們來此的目的了，興化城附近武林人物的行踪，我們統通要了解清楚，凡是與我們有關的，我們都要設法解決。」

「如果此人與我們有關，他武功高強，我們打不過他，該如何處理？」

「不能鬥力，就要鬥智，武功固然可以殺人，文的亦可以殺人，行道江湖，總要見機而行事。」



鈴兒點點頭道：「阿姨說得是。」

公孫九娘又噓了一聲，說道：「別說話，又有人來了。」

鈴兒抬頭望去，果然見一條黑影在月下飛馳而來，看他的行走狀態，此人有一身極好的武功，他走到黑衣人對面站定，冷冷的道：「累閣下久等了。」

黑衣人沉聲道：「閣下可是來自王家莊，請先通報姓名？」

來人冷笑道：「閣下說對了，在下在王家莊任職教頭之職，姓巴名通，江湖朋友送我一個綽號，叫滾地鼠，閣下也該報個名號。」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憑你還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巴通道：「閣下初到興化，不獨夜入王家莊飛刀寄柬，而且還殺了莊主師爺王三爺，如此驚人的手法，當不會是個默默無聞之輩吧？」

黑衣人又是一聲冷哼道：「在下可未殺過甚麼王師爺，飛刀寄柬的是約王莊主來此，他本人爲甚麼不來？」

巴通也冷笑道：「王莊主何等身份，豈能來見你這無名之輩！」

黑衣人道：「他既不來見我，你當然也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巴通怒喝一聲道：「放肆！」突然回手抽出雙刀，刀光一分，呼呼地一連發出九刀，刀刀驚險，頗具威力。

黑衣人却不還手，身形晃動之下，已讓過了對方九刀，又是一聲冷哼道：「以閣下的身手，在王家莊當一名教頭，已是足足有餘，但想與我動手，還差得遠呢！」

巴通怒道：「未必見得！」雙刀又起，呼呼風聲中，飛起一片刀光，如雪花飛舞，一刀連一刀，一刀接一刀，刀刀不離黑衣人的要害。

黑衣人閃晃了幾下，又是一聲冷哼道：「巴通，你若再不自量力，可莫怪我手下無情了。」

巴通怒罵道：「你有甚麼本事，就儘管使了出來，難道老子會怕你不成。」雙刀不但未停，反而更加緊了。

黑衣人速急地向後退了。

巴通叫道：「你再不拔劍，老子就砍斷了你的雙腿。」突然身形一矮，就地翻滾，使出一路滾堂刀來，只見刀隨身轉，光芒閃爍，不但護住了自己，而且還着着攻向敵人下盤。

黑衣人忍無可忍，突然長嘯一聲，身形劃空而起，在半空中打了一個盤旋，帶着一縷寒光，飛閃而下，巴通尚未看清對方的聲勢，已是一聲慘呼，橫死當場。

那黑衣人向樹下冷冷的道：「兩位現在可以出來了。」

公孫九娘對鈴兒對看了一眼，雙雙從樹後走了出來，公孫九娘一笑，道：「閣下招呼我們出來，不知有何見教？」

黑衣人仍是冷冷的說道：「現在是甚麼時辰啦？」

公孫九娘道：「大約四更左右了，閣下身穿黑衣，必慣於夜行，難道連甚麼時辰也計算不出來麼？」

黑衣人被她問得微微一愣，旋即又道：「既已四更左右，妳們這兩個女娃娃，放着好夢不圓，却跑到這荒郊野外來幹甚麼？」

公孫九娘笑道：「看熱鬧呀！」

「看我的熱鬧麼？」

「好說！」

「我飛刀留柬約王莊主來此，並無外人得知，妳們是如何知道，莫非妳們也是王家莊的人？」

鈴兒道：「我們雖不是王家莊的人，但却從王三爺身上偷出一張紙條，而知道此處有一場熱鬧可看。」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難怪巴通說那王三爺已被殺了，莫非是死於妳們之手？」

鈴兒聽得一驚，想不到她一句話竟惹出了痲煩來。

公孫九娘笑道：「看閣下今夜行徑，與那王家莊是敵非友，王師爺被人殺死，這不正合了你的心意麼？」

黑衣人振聲道：「妳錯了，在下一生作事，恩怨分明，那王莊主雖然與我有仇，但王家莊的師爺却與我無仇，在下豈能背上這個黑鍋，而讓江湖朋友笑話。」

公孫九娘道：「以閣下的意思呢？」

那黑衣人道：「拿下妳們兩人，送往王家莊，還我清白。」

鈴兒小眼一轉，冷冷的道：「虧你還自稱是恩怨分明的大丈夫，連這點小事，都弄不清楚。」

黑衣人道：「妳這話怎麼說？」

鈴兒道：「那王師爺雖然與你無怨無仇，但他却是王莊主的智囊人物，鬼計多端，喪盡天良，此種人死了一百個也不多，你居然還爲他出頭。」

黑衣人道：「我是就事論事，說，妳們是自己跟我去呢？還是要我動手？」

公孫九娘一聲媚笑，道：「閣下雖然身手不凡，但要想拿我們兩個人却非易事。」

黑衣人冷笑道：「聽語氣妳們兩人大概也會幾手了？」

公孫九娘道：「好說，比閣下想像中還要高明一點。」

黑衣人道：「妳們這幾句話，

倒引起我的興趣來了，妳們小心了。」語聲一落，雙手箕張，以極快的身法，向兩人抓去。

公孫九娘一笑道：「好一招流雲手，承教了。」雙手未到，兩人已一左一右分開到了黑衣人的身後，那身形快得不能再快了。

黑衣人急急轉身冷哼道：「想不到妳們還眞有兩下子。」

鈴兒大眼一睜道：「當然，沒有三兩三，怎敢上梁山。」

黑衣人道：「妳別得意太早了，那幻影遁形的身法還難不倒我。」身法一變，雙手廻旋，手與身滾成了一片幻影，任是公孫九娘與鈴兒的身法再快，也被對方裹入一片幻影之中，有好幾次差一點被對方抓到，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忽聽樹梢上一聲長嘯，一團白影盤空而下，衝入一片幻影之中，接下那黑衣人，同時沉聲道：「妳們快走！」

公孫九娘與鈴兒想不到黑衣人的武功如此之高，如今一經脫困，不敢再留，匆匆的奔回小鎮去了。

那團白影與黑衣人游鬥了數十招，身形一晃，也消失於夜幕之中。

黑衣人自言自語的道：「希望這白衣人不是王家莊來的，否則，這個仇就難報了。」身形一起，急追而去。

＊　＊　＊

天已經快亮了，不醉無歸店中的燈火仍亮着，是誰這麼晚還沒有睡，還是出去的人剛回來？當然是出去的人剛回來，公孫九娘與鈴兒兩人正坐在燈旁，好像正等甚麼人似的，此時，白影一閃，門外又走進一個人來，白袍掛體，摺扇輕搖，正是不醉無歸店新聘請的賬房諸葛虹。

公孫九娘笑道：「諸葛先生眞是雅興不小，這麼晚了，還到外面去步月？」

諸葛虹灑然一笑道：「掌櫃的話笑了，在下是個俗人，那懂得玩月賞花，只是一時內急出去方便一下，兩位是剛回來？」

公孫九娘道：「怎麼那麼巧，我們剛回來的時候，却剛好碰上你的內急？」

鈴兒道：「我看他既不是步月，也不是內急，可能是在外面兜了一個大圈子才回來的。」

公孫九娘道：「諸葛先生，你也不用再隱瞞了，我們從興化西城門外回來已經有一刻時間，怎麼你到現在才回來？」

鈴兒道：「我們剛回來時，便去看過你的房間，你的房門是虛掩着的，牀舖上也是冰冷的。」

公孫九娘道：「如果你是內急，牀舖上一定是溫的，由此可見你出去已經很久了。」

鈴兒道：「我們在興化西城門外，所見的人，也是穿着你這身白色衣衫，那聲音也像你，天下間那有這種巧事？」

公孫九娘道：「何況你白色衣衫上還沾着沙土，如果祇是方便，或者是去步月，決不可能有沙土，這一定是與別人打鬥之時，沙土才會飛到身上來。」

諸葛虹聽她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個不停，這才微笑道：「妳們說完了沒有？」

鈴兒對他道：「說完了，現在等你說啦。」

諸葛虹嘆道：「想不到妳們兩人如此精明而仔細，對我的一舉一動，絲毫不肯放鬆。」

公孫九娘道：「說啊，剛才在興化西城門外替咱們解圍的是不是你？」

諸葛虹道：「不錯，但是在下也是善意的。」

公孫九娘說道：「我祇請你做賬房，可未請你做保鏢，你這樣做不是太吃虧了麼？」

諸葛虹笑道：「我賬房薪資是二十兩，這額外保鏢費，隨掌櫃的賞賜便了。」

公孫九娘嬌笑道：「原來你也不肯吃虧，這次解圍的事情，我給你五十兩。」

諸葛虹道：「如此在下先謝了。」

公孫九娘道：「不過我尚有三個問題，要向先生請教。」

諸葛虹道：「妳的問題當然是一個比一個重要。」

「不錯。」

「如此說來，第一個問題五十兩，第二個一百兩，第三個兩百兩。」

「你是想在我這不醉無歸店中，發橫財啦。」

「在下祇是賬房而已，這是額外交易啊！」

公孫九娘點頭道：「好，我答應了。第一個問題是你本來的姓名，我想諸葛虹不是你本來的名字？」

諸葛虹道：「這倒是貨眞價實，如假包換。」

公孫九娘道：「我信了，第二個是，以你一身超絕武功，決不可能爲了十兩束脩去王家莊教書，必定另有圖謀，你的目的是甚麼？」

諸葛虹道：「殺王莊主。」

公孫九娘問道：「爲甚麼？」

諸葛虹笑道：「這是第三個問題，可是兩百兩銀子，妳得找重要的問。」

公孫九娘道：「好，我換一個問題，興化西城門外的那個黑衣人你可知道他是誰，是甚麼來路？」



諸葛虹道：「那黑衣人姓丁名卓，江湖人送他一個綽號叫黑鷹，這個人曾受公孫劍老前輩的一次大恩，此次前來王家莊，可能也是爲公孫劍老前輩報仇。」

公孫九娘驚叫道：「原來是他，先父在世時，也曾經跟我談過，只是未見過面。」

諸葛虹驚道：「妳稱公孫前輩是先父，難道妳是前輩的女兒？」

公孫九娘嘆道：「不錯，我隱居於此，原就是爲了替先父報仇。」

諸葛虹道：「如此說來就不是外人了，在下原是孤兒，蒙公孫前輩秘密收養於深山練武，此事無人知道，如今前輩謝世了，在下也是爲了報仇而來，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始終不明白。」

公孫九娘聞言大喜道：「如此說來我們是同路人了，有甚麼事你快說，祇要我知道的，一定告訴你。」

諸葛虹道：「公孫前輩的武功已經出神入化，爲何會喪在王莊主之手？」

公孫九娘道：「先父是中了王莊主的茶中之毒。」

諸葛虹怒哼一聲道：「卑鄙，可是他爲甚麼要下此毒手呢？」

公孫九娘道：「王家莊劫了中原鏢局運往江南的五百萬兩銀子的鏢，中原鏢局的總鏢頭湯虎登門拜訪，先父答允爲他討回鏢銀，前往王家莊，王莊主滿口答應退還鏢銀，但却在茶中放了毒，當他回到了家中時，已經無法醫治了。」

諸葛虹嘆道：「我祇聽得江湖傳言，公孫前輩是死在王莊主之手，却不知其中有如許曲折，只是鈴兒與姑娘又是甚麼關係？」

公孫九娘道：「她是大師兄胡進的愛女叫胡鈴，大師兄當日隨先父同時中毒遇害，她這次來此，也是爲她爹報仇的。」

諸葛虹道：「據聞那王家莊莊主蓋世閻羅王公傑，功力蓋世，銳不可當，我初來之時，尚無必勝把握，如今有妳們相幫，再加上那黑鷹丁卓，此仇可報了。」

語聲未了，有人一聲朗聲笑道：「眞是大水衝進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得自家人。」語聲剛了，從門外走進一人，正是黑鷹丁卓。

丁卓黑袍長髮，約四十上下，雙目灼灼，一看之下，便知是內外兼修的高手。他向公孫九娘一拱手說：「姑娘，適才西城門外，多多得罪了。」

公孫九娘笑道：「既是同路人，丁大叔何必客氣，丁大叔來此想是追踪諸葛虹先生而來的了？」

黑鷹丁卓笑道：「不錯，諸葛老弟武功卓絕，是武林中難得的奇才，我祇是想探探他的來路，想不到他竟是恩公一手調教出來的，那就難怪了。」

諸葛虹一笑道：「丁前輩過獎了。」

公孫九娘也一笑道：「大家都折騰了一夜了，我去弄些酒菜來，暖暖肚子，然後再研究如何報仇。」

鈴兒道：「阿姨，我幫妳。」這頓酒直吃得到天明，他們才休息。

＊　＊　＊

日頭已上三竿了，不醉無歸店的大門仍是緊緊的關閉着，這是一種反常的現象，是掌櫃病了？還是另有原因？其實掌櫃沒有病，雖然一夜未睡，但是精神好，好得很，此時，正在諸葛虹的房中，泡了一壺茶，兩人把杯長談。

不醉無歸店中有三間客房，如今一間給了黑鷹丁卓，一間給了諸葛虹，當中一間却是空的，鈴兒與公孫九娘同睡在一間臥房，現在她已經睡得很熟，九娘却睡不着，竟親自泡了茶與諸葛虹作長夜清談，其實現在已經不是夜晚了，只是門窗關得太緊，他們似乎不知道天色已經大亮了。

諸葛虹一聲長嘆，「公孫前輩去世了，妳那唯一的大師兄也去世了，這世上還有親人麼？」

公孫九娘搖搖頭凄聲道：「要說有的話，就是大師嫂與你了，不管怎麼說，你總是先父收養調教出來的。」

諸葛虹道：「當然，在下原本是個孤兒，唯一的親人就是公孫前輩，不，我應該叫他一聲恩師，如今恩師去世了，這唯一的親人當然就只是姑娘了。」

公孫九娘道：「我們都是苦命人，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實在難以啟齒。」

諸葛虹道：「如今我們都是一家人啦，有甚麼不能說的。」

公孫九娘粉臉一紅道：「你不會笑我吧？」

諸葛虹道：「怎麼會？。有甚麼話妳就快說吧。」

公孫九娘道：「我們都是武林兒女，本不應有俗世之態，我就直話直說，你行道江湖，這幾年來，又有甚麼意中人？」

諸葛虹搖搖頭道：「我心急師仇，終日訪尋眞兇，那有甚麼心情去談個人私事。」

公孫九娘嫣然一笑，道：「是眞的沒有？」

諸葛虹道：「如果說絲毫沒有，那是欺人之說，我內心的確屬意一個女孩，但我並未向她表白過。」

公孫九娘心中一驚，問道：「這個女孩子在甚麼地方，她叫甚麼

名字？」

諸葛虹道：「這個女孩子當初我見她之時，我就有非她不娶的念頭，只是不知人家看不看得上我，她就住在這小鎮之中。」

公孫九娘心內更急了，她說道：「能使你看得上眼的，當然不是簡單人物，快說，她叫甚麼名字？」

諸葛虹不急不慢的道：「她叫公孫九娘，這個女孩子妳聽說過麼？」

公孫九娘此時一顆心才算放了下來，嫣然一笑，說道：「我不來啦，原來你在使壞。」

諸葛虹眞誠的拉着她的手道：「說眞的，打從我第一眼見到妳，我內心就有了這種感覺，可是我絕未想到我們還有一層更親密的關係。」

公孫九娘平日在店中與人打情罵俏，那只是爲了應付場面，如今聽諸葛虹說出了眞心話，也不由嬌羞的一笑，一隻玉手任由諸葛虹輕輕的握着。此時，突然有人拍手笑道：「好呀！從今天起，我又多了一個親人了。」原來是鈴兒拍手跳了進來。

公孫九娘趕緊抽回握在諸葛虹掌中的玉手，笑駡道：「妳這小鬼，妳來了多久？」

鈴兒笑道：「好久啦，我一直在聽你們說話。阿姨，我娘好可憐，現在可好啦，今後我們可以住在一起，不又是一個家麼？」

公孫九娘眼睛一紅道：「鈴兒，妳速去鎮尾找妳的大師哥來，我有話問他。」鈴兒飛快的由後門出去。

諸葛虹道：「這又是誰？」

公孫九娘道：「這是我師兄胡進唯一的弟子，叫馮忠，原是與我們一起來此，我讓他住在鎮上替我做些外圍工作，因此，沒有人知道我與他的關係。」

諸葛虹道：「看來我們又多了個幫手了。」

公孫九娘道：「幫手不怕多，因爲我聽說那蓋世閻羅王公傑蓄養了不少死士，個個武功高强。」

諸葛虹道：「既是武功高强，必不是無名之輩，不知有那些人？」

公孫九娘道：「此事我命馮忠打探，等一會兒就可以知道了。」

正說間，那馮忠已被鈴兒找來了，馮忠一見九娘便說：「回師叔的話，我已打聽淸楚，王家莊除去那教頭巴通已死之外，尚有長江三鬼何氏兄弟、青城余長天等四人，另外尚有五十名武士，武功也都不錯。」

公孫九娘道：「知道了，現在你也不必再回去，一兩日內，我們就要開始行動了。」講完又道：「這是你的諸葛師叔，以前你沒有見過，現在可以見禮了。」

馮忠趕緊見過禮，此際，店門外噹的一聲響起報君知，有人叫道：「卜卦、算命、看氣色、推流年，不靈不收錢，靈也不要錢。」

公孫九娘突然地問道：「現在甚麼時辰了？」

鈴兒道：「太陽已晒到頭頂了。」

公孫九娘又道：「快去開門，別讓別人起疑心。」

鈴兒趕緊跑到前面開門，那幻遊子又響了一下報君知走了進來笑道：「掌櫃的大喜啦！」

公孫九娘從裡面走了出來道：「先生這話怎麼說？」

遊幻子道：「姑娘鸞星動，還不是大喜嗎？」

公孫九娘微笑道：「看來你這幻遊子還眞的有點靈驗，說說看，除去紅鸞星高照之外還有甚麼事？」

幻遊子道：「姑娘不怕洩了秘密？」

公孫九娘道：「本姑娘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有甚麼秘密值得洩露的。」

幻遊子道：「我知道姑娘是光明磊落，不過光明磊落的人，有時候也難免有些秘密。」

公孫九娘微微一愣，道：「現在店中無人，說出你的來歷吧。」

幻遊子道：「在下化名幻遊子，原是爲了一件事。」

「講說。」

「報仇。」

「報何人之仇？」

「公孫劍。」

「閣下的眞名實姓？」

「中原鏢局總鏢頭，湯虎在此拜見姑娘。」

公孫九娘想不到這位算命先生竟是總鏢頭湯虎，原來湯虎當日求公孫劍之時，她並不在身邊，故而不識，聞言喜道：「多謝總鏢頭盛情，先父泉下有知，也會感激的。」

湯虎道：「公孫前輩爲我之事而死，我豈能坐視不理，我到此已有數月了。」

公孫九娘道：「你來得正好，我給你引見幾個人。」接着，便將他引到後面，給丁卓、諸葛虹、馮忠等人引見了。

湯虎道：「在下爲了公孫前輩之仇，結束了鏢局，帶了七個忠肝義膽的伙伴，一路打探來此，只是苦於人地生疏，一時難以下手，如今想不到竟有這許多志同道合之人，報仇之事，就不難了。」

諸葛虹道：「湯爺說還有七個伙伴，目下是否尚在此處？」



湯虎道：「都在此地附近，因爲我怕被人懷疑，不敢聚居一地，以免打草驚蛇，所以都分散了。」

公孫九娘道：「如果我們需要人手，到時能否召集得起來？」

湯虎道：「其中有兩名已經打入了王家莊臥底，其餘五名，隨叫隨到。」

黑鷹丁卓道：「湯爺派入臥底的這兩名兄弟，如何通遞消息？」

湯虎道：「每日晚上他們將莊上情形寫好送到一定所在，然後再由我另一名伙伴取回來，如此而已。」

鈴兒道：「湯伯伯，王家莊目前的情形怎樣？」

湯虎道：「王家莊有三道護莊河，每道約四五丈寬，裡面尚有一道荊棘環繞的圍牆，約一丈多高，莊中有長江三鬼何氏兄弟，尚有青城山的余長天與五十名武士，蓋世閻羅王公傑用的九耳八環刀，刀重數十餘斤，一身軟硬功夫也甚了得。」

公孫九娘道：「這消息與我們所得到的差不多，且看今晚的消息，如果沒有甚麼大的變化，我們決定今晚三更動手。」

湯虎道：「姑娘，這不太倉促一點了麼？」

公孫九娘道：「這地方在王家莊的勢力範圍之內，四週都有他們的爪牙，萬一讓他們發覺，再下手就難了。」

湯虎點點頭：「姑娘說得是，我先回去佈置一下，好歹得等我的消息，再作決定。」

公孫九娘回答道：「當然，湯爺小心了。」

湯虎應了一聲走出不醉無歸店，打了一下報君知叫道：「卜卦、算命、看氣色、推流年，不靈不要錢，靈也不要錢。」

屋中的公孫九娘道：「爲了不讓對方起疑，丁卓與諸葛虹最好不要出去，三餐茶飯我會送進來，馮忠與鈴兒都是鎮上的熟人，可以出去探探路道，我們決定二更動身，三更入莊，那三度護莊河及一道荊棘林，是攔不住我們的。」

諸葛虹點頭稱是，馮忠與鈴兒也一前一後出了店門，此時已正午了，太陽高高的照在頭上，公孫九娘忙做了酒菜端到後面，給諸葛虹、丁卓食用。旋又走了出來，應付往來打尖的客人。她一直在留心看，有沒有可疑的人物，直至夕陽西下的時候，才有兩個一高一矮的奇形怪狀的人，到店打探王家莊的路。

公孫九娘眼睛一轉答道：「此去王家莊，尚有大半的路程，現在已夕陽西下啦，兩位現在去已嫌太晚了，小店有上好的客房，有好酒，兩位何不休息一夜，明晨上路，剛好趕到王家莊吃午飯。」

矮的道：「這主意倒不錯，可是荒村野店豈不太寂寞了一點。」

公孫九娘笑道：「我們這兒地方雖小，娘們可多的是，燕瘦環肥，任君選擇。」

矮的笑了，說：「大哥，今晚咱們留下了。」

高的說：「你的老毛病又犯啦，好是好，只怕去遲了對不起王莊主，人家又是拿重金禮聘咱們的。」

矮的道：「再急也不在乎一夜，掌櫃的，妳給我們打掃房間。」

公孫九娘道：「房間可是現成的，兩位隨我來便是。」

公孫九娘把兩人引到第二間房，並順便通知諸葛虹及丁卓二人，讓他們不要出聲，旋又走到了外面，取了一壺酒，弄了四道菜，酒菜中全放了化骨丹，然後才端回房中，向桌上一放笑道：「兩位請用酒菜，我去替二位找娘們。」

矮的叫道：「可得要肥一點，這樣摟起來才夠味啦。」

公孫九娘一聲媚笑道：「當然，保證錯不了。」說完，急急閃身出房，她雖然未見過這兩個人，可是根據衣着相貌上來猜測，可能是江湖上傳聞的哀勞雙兇，這二人作惡多端，死有餘辜，更何況是去王家莊助拳的，她當然更不會放過他們了，這化骨丹吃到肚中，可將全身化爲一灘清水，也是這兩人惡貫滿盈，好夢未成，便已全身消解了。

公孫九娘忙將房中水漬除去，那湯虎亦已從外面回來了。

公孫九娘忙替他弄了酒菜，說：「湯爺，外面情形怎麼樣了？」

湯虎見店中無人，這才道：「住在鎮上的五個人，我通知他們，初更時分來此集中，王家莊的最後一次消息，也在初更時分帶了回來。」

公孫九娘一笑道：「好，湯爺不愧是個老江湖。」

湯虎喝了一杯酒笑道：「姑娘過獎了，這裡沒有發現可疑人物麼？」

公孫九娘道：「我用化骨丹化掉了兩個去王家莊助拳的幫兇。」

「誰？」

「哀勞雙兇。」

湯虎道：「這兩人造的孽太多了，也應該死了。」

正說間馮忠與鈴兒也相繼回來，皆言鎮上沒有甚麼動靜，此時夜幕低垂，公孫九娘乾脆上了門，又準備了幾道好菜，開了一罎上好的二鍋頭，剛好此時湯虎的五名伙伴也一齊到來，傳言王家莊今天無

大變異，他們已通知臥底伙伴，今夜行動，舉火爲號。

公孫九娘便招呼諸葛虹、丁卓、湯虎一齊入席，邊吃邊談，討論破莊之策。

＊　＊　＊

不醉無歸店的燈火今天熄得特別早，初更時分，有十數條黑影，從酒店的後門走出來，直向西北方而去，不用說，這些人當然就是公孫九娘等一行人在展開他們復仇行動，連夜直奔王家莊。

從不醉無歸店到王家莊，也不過是十數里路程，不到一個時辰已經到達，王家莊靜靜的立於夜色之中，莊門口吊着兩盞死氣風燈，在隨着微風搖曳，有兩個莊丁坐在門口打盹，三道護莊河的吊橋都已高高的吊起。

公孫九娘身形一停，向後面的人打了一個招呼，大家齊蹲下身形，九娘低聲的道：「湯爺，以形勢來推斷，我們從那一面入莊比較有利呢？」

湯虎道：「據臥底的人透露消息，王家莊晚間防衛，除莊門正面外，其他三面都是非常嚴密，因此我們還是由正門而入，或者可以出奇制勝。」

公孫九娘道：「時下已近三更了，怎麼莊上全無動靜？」

湯虎道：「我們與內應約好是三更時分，舉火爲號，因此在沒有動靜之前，最好不要妄動。」

公孫九娘叫道：「鈴兒，等一下莊中火起之時，妳的輕功較好，一見火起，妳便飛越護莊河，放下那三座吊橋，讓大夥兒一齊通過，然後妳隨在我身邊，不許亂跑。」

鈴兒答應了。

公孫九娘又道：「那長江三鬼及青城山余長天，請諸葛師兄及丁爺應付，那五十名武士由湯爺率領七名伙伴對付。」衆人也應了。

鈴兒道：「阿姨，那蓋世閻羅王公傑呢？」

公孫九娘眼睛一紅道：「他是毒死我爹及妳爹的正兇，因此我與妳聯手對付他，以報親仇。」

鈴兒眼中也紅了起來，說道：「阿姨說得是，我們一定要親手殺死那老賊。」

他們正在低聲談論之間，莊中已傳出三聲梆聲，已是三更時分了，公孫九娘說了聲：「小心。」二字剛剛出口，忽見莊內西面火光大作，人聲喧嘩，莊中之人爲了救火，顯然防備陣脚已亂。

鈴兒飛身而起之時，已順手抽出腰中短劍，身形臨空一旋，白光起處，已斬斷了第一道吊橋繩子，吊橋無繩扣住栓鎖，砰地一聲便落了下來。

那兩個打盹的莊丁已被驚醒，喝問：「甚麼人？」話剛出口，第二道吊橋也落了下來，兩個莊丁大驚，正要拔刀，鈴兒以迅快的身法落在他們身邊，右手輕輕一劃，兩人尚未看清楚眼前的形勢，喉管已齊冒鮮血，雙雙墜地而死，鈴兒反手一劍，又斬落了第三道吊橋。

眨眼之間，鈴兒一連斬落三道吊橋，殺了兩人，這也不過是刹那間之事，外面的人一齊飛馳而入，他們既從正門而入，當然不用再翻越那荊棘圍成的圍牆，可以長驅直入王家莊的中心地帶。

此時有十數個黑衣帶劍衛士一齊圍了上來，同時莊中鑼聲大作，高聲呼叫：「有奸細進來！」

原來正在救火的人，此時紛紛放棄了救火，齊向莊中心圍來，莊中心是一片廣場，廣闊約數十丈，全是紅磚舖成，極爲平坦，是一個搏殺最好的所在。

第一批到的十數個黑衣武士，已被湯虎帶着的五名鏢師接下，公孫九娘與鈴兒當然先向房屋多處闖去，此際忽見半空落下了三個人來，擋住去路，其中一人陰笑道：「長江三鬼在此候駕多時了，兩位還是留下來吧。」

接着又有人朗笑道：「長江三鬼作惡多端，今夜是你們惡貫滿盈的日子了。」一條人影飛快的穿過公孫九娘與鈴兒的前面，接住了長江三鬼，此人正是諸葛虹。

公孫九娘與鈴兒又向裡面闖，突然那住房中又竄出一條黑影，身形剛落，一片刀光已飛捲過來。

公孫九娘向左急閃，嬌聲喝道：「閣下可是蓋世閻羅王公傑麼？」

那人長笑一聲：「王莊主是何等身份，豈肯與妳等婦人女子見面，在下青城余長天是也。」

公孫九娘嬌笑道：「我估量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原來是默默無聞之輩，丁爺替我接下去了。」

黑鷹丁卓一聲長嘯，身形劃空而起，有如一頭飛鷹降落在余長天面前，雙袖急起，已劃起了疾風，撲面吹來。

公孫九娘與鈴兒拉手躍上屋頂，此際又有三個黑衣武士，三劍交叉，攔阻去路，鈴兒正要打發，從屋脊又翻過一條人影說：「姑娘自去找人，這三個交給我好了。」來的正是鈴兒的大師兄馮忠，馮忠身形剛到，已捲起一片刀花，將三個黑衣武士殺得手忙脚亂。

公孫九娘與鈴兒同時落下屋面，裡面是一座天井，天井的正面，是一座很大的廳堂，鈴兒手持短劍，便欲闖進去，公孫九娘一拉道：「小心中了埋伏。」旋又大聲叫道：「王公傑！有種的就快出來，你這蓋世閻羅怎麼當了縮頭烏龜了。」



此際廳中發出一陣朗笑聲音：「我道是甚麼人大膽闖莊，原來是兩個乳臭未乾的娘們，難道這還能唬倒老夫不成。」語聲一了，從廳中走出個七十上下的老人，頭髮花白，雙目烱烱，手握九耳八環大刀，正是那蓋世閻羅王公傑。

公孫九娘低聲對鈴兒道：「鈴兒，此人內外兼修，武功卓絕，我們不可硬拚，先以游鬥消耗他的體力，然後伺機下手。」

鈴兒點點頭，一聲輕叱，短劍帶起一片銀光，直向王公傑的小腹刺去，同時公孫九娘玉掌雙飛，從他的左面撲到。

王公傑身形微退，雙手一分，右手的九耳八環刀直砍向鈴兒執劍的右手，左手一掌擊向公孫九娘的左肩，同時沉聲喝道：「妳們先說明來意，再動手不遲。」

鈴兒右腕一沉，嬌軀臨空一翻，右足直踢王公傑的右眼，大叫道：「公孫劍的徒孫，胡進的女兒，胡鈴前來找你報仇。」

同時，公孫九娘身形一閃，飛掌直切王公傑的左手，也叫道：「公孫劍的女兒公孫九娘，胡進的師妹來找你報仇了。」

王公傑身形又是一退，道：「公孫九娘，聽說妳是不醉無歸店的掌櫃，原來竟是公孫劍的女兒，哈哈，斬草不除根，春到又發芽，這眞是天假其緣了。」身形突然暴起，九耳八環刀帶起了一片響聲，驚魂攝魄，只見刀光閃閃，不離二人的前後左右。

公孫九娘與鈴兒與之力拚了三招，知道此人功力深厚，立即採取游鬥，兩人全以小巧的身法，閃避躲竄，不與之正面交鋒。此際屋頂傳來了三聲慘叫，原來那三個黑衣武士，已被馮忠單刀劈落屋下，馮忠同時也落了下來說：「小師叔，需要我幫忙麼？」

公孫九娘避過對方一刀叫道：「這兒不需你幫忙，速到外面去看看，盡量先解決那些爪牙狗爪子。」

馮忠應了一聲，翻飛出天井，來到屋外，見黑鷹丁卓已取出七節軟鞭，獨鬥余長天已佔盡優勢，他知道此處無須自己援手，又向場中走去，見諸葛虹獨鬥長江三鬼，諸葛虹以一把摺扇，展合之間，變化無窮招式，三鬼已有二鬼受了傷，看情形也不須自己幫手，他飛身躍向廣場中心，見中原鏢局總鏢頭湯虎率領五個鏢師，被數十個黑衣武士圍住，雖然也殺了幾個黑衣武士，只是對方人數太多，一時難以取勝。

馮忠見狀，突地一聲長嘯，一道黑影帶起一片寒光，身形未落，寒光乍飛，已殺了兩個黑衣人，湯虎等人見馮忠先聲奪人，氣勢大盛，趁敵人驚異之間，各揮兵刄又殺了三個黑衣武士。此時，場外又竄入兩道黑影，黑衣人叫道：「柴爺、岳爺來得正好，我們已敵不住了。」

兩人同聲笑道：「沒用的東西，連這幾個人都對付不了，請你們何用？」兩人同時揮劍，又各殺了兩個黑衣武士。原來這兩人正是在王家莊臥底的兩位鏢師，柴武及岳風二人。

他們這一陣連殺了十數人，剩下的二三十人，見風頭不對，紛紛丟下兵刄，向莊外逃走而去。

馮忠道：「他們放下了兵刄，已表示不再與我們爲敵，由他們去吧。」

湯虎道：「馮爺說得是，我們到那邊去看看吧。」

衆人走到諸葛虹身邊，見諸葛虹以一柄摺扇，力敵長江三鬼，身形快疾，手法犀利，三鬼皆已受了傷，而諸葛虹猶自瀟灑自在。

湯虎嘆道：「長江三鬼的威望，江南一帶已無人能及，如今諸葛虹少俠竟以一敵三，尚能連傷三鬼，而毫不費力，這種功力，當今之世，恐怕無人可與之匹敵了。」

馮忠道：「聽說這位小師叔原是孤兒，經祖師秘密收養，深山練武，才有如此造詣，我這次還是第一次見面呢。」

湯虎道：「原來是公孫老前輩親自調教出來的，這也難怪了。」

正說間，忽聽得諸葛虹振聲道：「三位雖然是王公傑重金聘請，但你我無怨無仇，何苦如此作生死之鬥，三位爲了幾兩銀子，替人賣命，甚是不值，何況三位也已盡了力量，小弟此來，原是爲師報仇，不得不如此，三位能就此罷手，日後江湖道上，我們還是朋友，何苦作這無謂之爭呢？」

老大何凡道：「你連傷我兄弟三人，這筆賬難道就此罷了不成？」

諸葛虹道：「小弟已說過，爲師報仇，不得不如此，三位如能成全，小弟事了之後，定當登門賠罪。」

何凡道：「不必了，以你目下身手，殺我們三人也不是難事，何必這樣婆婆媽媽的。」

諸葛虹一笑道：「小弟也說過，我們無怨無仇，何必造此殺孽。」

老二何冲哈哈笑道：「少俠不愧是正道中人，大哥，他如想殺我們，我們兄弟三人早就沒命了，何況我們傷亦不重，放下仇怨，交一個好朋友，又何樂而不爲呢？」

老三何平道：「二哥說得是，這個朋友值得交，大哥，我們走

吧！」

老大何凡道：「你們都願化敵爲友，我身爲大哥的，豈有不允之理，我們走吧。」

諸葛虹雙手一拱道：「三位年事比我長，我就尊三位爲兄長，事情一了，必當登門謝罪。」

何凡大笑道：「謝罪不敢當，舍下藏有七八罈十年陳酒，你來時好好請你喝上一場。」語聲未了，三人已同時向莊外飛去。

諸葛虹領着衆人走到丁卓身邊，黑鷹丁卓與青城余長天苦鬥了三百多招，余長天出盡全力，仍是得不到半點上風。

黑鷹丁卓身法裕如，招招左右逢源，猶如靈貓戲鼠一般，明眼人一看便知那余長天不是敵手，諸葛虹上前一步，雙手一揖道：「余兄請了。」

余長天冷哼一聲：「甚麼事？」

諸葛虹道：「小弟此來乃爲師報仇，余兄乃局外人，何苦爲人賣命？」

余長天讓過一鞭道：「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啊！」

諸葛虹道：「王公傑伏首在即，余兄總不能爲了幾兩銀子，去替王公傑陪葬。」

余長天道：「依閣下之見呢？」

諸葛虹道：「放下屠刀，化敵爲友，小弟這裡先謝了。」

余長天朗聲笑道：「閣下眞是快人快語，敢問貴姓大名。」

「在下複姓諸葛，單名虹字，待事了之後，當親往青城拜謁余兄。」

余長天笑道：「你可別忘了。」一收兵刃，如飛而去。

諸葛虹與丁卓互望了一眼，率領各人一起進入天井，此際公孫九娘與鈴兒雙鬥王公傑，正打得不亦樂乎，因公孫九娘與鈴兒採取游鬥方式，她們嬌小的身形，高超的輕功，回旋於王公傑之四週，已將王公傑鬥得滿身大汗，氣喘如牛，任他功力再高，對付眼下二人，也有力不從心之感。

諸葛虹高聲叫道：「九妹，外面的長江三鬼及青城余長天，都已化敵爲友，打道而回，餘下的爪牙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如今只剩下這個老賊，還不速下手，親自手刃仇人，更待何時？」

公孫九娘妙目一掃現場，見所有的人都到齊了，團團的圍住天井四週，再聽說敵人已經完全瓦解了，不由精神大振，叫道：「鈴兒，我們可以出眞章了。」玉手向袋中一摸，掏出一條軟紅索，有手指粗細，臨空向王公傑飛捲過去，同時鈴兒的短劍，寒芒飛閃，配合軟紅索，一連刺出七劍，而這七劍全是用公孫劍的獨門劍法，寒濤劍中的最凌厲的七招，七劍刺出，若寒濤拍岸，浪湧翻空，氣象萬千。

王公傑一面要避開公孫九娘軟紅索，一面又要防範胡鈴的短劍，如果對手功力低一點，尚無所謂，偏偏又遇到了這兩人的武功皆已進入高手之列，應付起來大是不易，因此將九耳八環刀舞得有如驟風暴雨一般，風雨中響起陣陣環聲。

王公傑功力非凡，這一套刀法叫風雨交響刀，威勢驚人，前後一共一百〇八招。在招式未完之前，任是敵人的武功多麼犀利，也難進攻一招半式，只可惜王公傑處於被動地位，因此這套刀法演練起來，防衞多於攻擊，威力大減。

公孫九娘也知道他的刀法厲害，示意鈴兒不要太過接近，然後右手一抖，將軟紅索抖得筆直，向王公傑的頂上扣去，同時左手一揮，一蓬細如牛毛的芒針，刺向敵人全身的各大穴道。

王公傑刀光碰飛軟紅索，大袖拂飛芒針，尚未來得及轉身，鈴兒的短劍趁機在眨眼間刺出一十八劍，王公傑忽將身形後翻，沒想到公孫九娘的軟紅索，也正好打了扣子，在身後等着，王公傑身形才一翻之際，剛好將頭部套入軟紅索中去。

公孫九娘隨手一抽，軟紅索剛好將王公傑的脖子勒得緊緊的。

王公傑反手一刀，欲將那軟紅索斬斷，那知軟紅索乃是天蠶絲合金製成的，他連砍了數刀，仍是無法砍斷。

胡鈴道：「老賊，你認命吧！」

王公傑冷哼一聲道：「你們自命爲正人君子，想不到也會用卑鄙的手段傷人。」

公孫九娘道：「對付你這種人，還用得着光明正大的手段麼？」

公孫九娘邊用勁收緊，而王公傑連話也說不出來了，雙眼一瞪，兩腿一伸，已向閻羅王報到去了。

* * *

王公傑死了不到半個月，中原鏢局又重新開張，總鏢頭是諸葛虹，副總鏢頭是黑鷹丁卓、湯虎，鏢頭是馮忠，鏢師仍是原班人馬，公孫九娘成了總鏢頭的夫人，胡鈴成了諸葛虹的義女，胡鈴的母親掌理鏢局的內務。

這一班人，可全是響噹噹的人物，因此中原鏢局這次開張，聲勢浩大，不到數月，聲譽已響達大江南北，凡是中原鏢局鏢旗所到之處，羣賊無不望旗而避，以免惹上了痲煩，因此趟子手唱過的一首歌，連三歲小孩子都會唱，那歌詞是：坦坦中原，朗朗乾坤，宵小絕跡，賊盜不生，承平世紀，同享所成，中華大國，萬衆和聲。（完）



新派江湖查案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雪海血河

**上文提要：**高迎龍被誣爲殺害杜英陵一家的凶手，天星堡堡主宋繼祖一伙人欲將其押往杜英陵之墓前剖心祭拜。路過「劍鎭」，爲求鑄劍名家傅雪生鑄把劍，宋繼祖獨自進入傅家大院，不料傅家剛剛發生血案，惹上凶殺掠「烏金」之嫌。武林衆豪欲拿其歸案，巧逢神捕諸葛嚴查案到此，召來名仵周九命相助破案，高迎龍判斷死者先被迷藥薰倒再殺害，周九命同意此說……

抽絲剝繭露曙光　再接再勵新發現

諸葛嚴道：「傅家一家大小被人殺死，請過目。」

來人便是周九命，他跟諸葛嚴倒有一個共同點，說話極其簡單，絕不帶有半個廢字道：「帶路！」

諸葛嚴道：「請那一位帶路，諸葛某不便進去，以免有人懷疑咱們串通，你看到甚麼便說甚麼，大家都要聽眞話。」

一個中年漢道：「在下盧仰宗，向在西南活動，願意帶路。」

諸葛嚴盤膝坐在大廳前之石階上，道：「諸位也可休息一下，等候結果。」他這舉止，便是不讓羣豪離開。衆人有的拉櫈子坐下，也有人席地而坐。

雪已霽，但天色依然灰灰沉沉，天上如同嵌了一塊灰石板般，也壓得衆人心頭沉甸甸的！

此時，天星堡這一方反而佔了上風，高迎龍問道：「諸位都是聽到傅雪生煉了一塊『烏金』方千里迢迢，自關外趕來『湊熱鬧』？」

聽到消息而來、路過時聽到消息方來碰運氣的、不知此事但來求鑄劍的，各佔三分之一。高迎龍又問：「諸位聽到這消息時，離今有多少天？」

最早聽到消息的那一個已有一個月工夫，最短的也有二十天左右，高迎龍望着如老僧入定的諸葛嚴道：「傅雪生明知『懷璧有罪』，這消息又怎會洩漏出去？可有人見過其烏金？」羣豪皆搖頭。

高迎龍再問：「諸位可知傅雪生與杜英陵之間，是否有甚麼關係？他倆認識否？」

羣豪無人吭聲，而諸葛嚴亦依然不言不動，甚至連眼睛也不睜開一下。

大廳內一片死寂，靜得落針可聞。梅三月也索性坐在地上運功調息。

過了三頓飯工夫，方見周九命緩緩走回來，衆人均是精神一振，席地而坐者，全皆站了起來。周九命先喝了一口酒，然後道：「一共五十七具屍體，全部都中了蛇形劍而亡……」

梅三月目光一閃，緊問一句：「全是中了蛇形劍而死的？再無其他原因？」

「不錯！致死的是身上要害中了劍，但依理推測這些人死前都已被人迷倒，不過食物之中並沒有異狀，老夫尚未查到原因。」

宋繼祖接問：「死者中劍至今已有多久時候？」

「超過四個時辰！」

宋繼祖噓了一口氣，高聲道：「請大家推算一下，四個時辰前，咱們還未進鎭，証明兇手不是咱們！」

梅三月輕哼一聲：「不知周兄

尚査出甚麼來？」

周九命深深地望了他一眼，然後又喝了一口酒，再道：「從傷口血跡凝固之情況判斷，兇手大概只有兩三個人。咳咳，可以說兇手未必在平日是慣用蛇形劍的！甚至老夫可大膽說一句，兇手本就不是使用蛇形劍！」

梅三月不服地問道：「何以見得？」

「因爲他太刻意讓人看出死者是被蛇形所刺死，目的有兩個：一是栽贓嫁禍，二是迷惑查案者，以隱瞞眞兇之身份。」

這幾點判斷竟與諸葛嚴無分別。周九命目光一掃，道：「死者家裡被搜查過之地方只有三處，說明兇手對傳家情況非常了解，搜三處地方便找到要找的東西，甚至房內三幅王安石的對聯也不取，可說明其要取之東西，比這更値錢多了！」

梅三月急了，一口氣問道：「周兄對上述判斷有幾分把握？」

周九命冷哼一聲，道：「沒有把握的話，老夫不會當衆宣佈。」

高迎龍道：「可以告訴周前輩的是，迷魂藥放在蠟燭內！」

宋繼祖接道：「咱們也險些着了道兒！」

「看來兇手不易對付，此人心機深沉，頭腦縝密，料定寒天吃飯必定關門，迷藥難以消逝。」周九命轉頭對諸葛嚴道：「老弟今次可要傷腦筋了！」

諸葛嚴這才抬步回廳，目光在羣豪臉上掃過：「相信諸位都已聽清楚了，周九命之判斷與老夫所推測的，並沒有分別，這除了証明天星堡及高迎龍不是兇手之外，既不能証明諸位是兇手，也不能洗脫諸位之嫌疑。」

說至此，他目光又在羣豪臉上一掃而過。目光鋒利如刀，教人心底發毛。「既然如此，老夫也不願爲難諸位，你們願意走的，如今便可以離開此處，不過，諸葛某奉勸一句，此鎭如今已成是非之地，最妙不要在鎭上逗留！」

他話剛說畢，羣豪已一哄而散，梅三月道：「諸位，老夫也先走一步了，至於鍾叫天之屍體，梅某帶走，料無異議！」

「悉從尊便！」

剎那間，大廳之內只剩下周九命、諸葛嚴，高迎龍及天星堡七人，一共十個人。這時候，諸葛嚴方從後腰裡抽出一根旱烟杆來，慢慢裝上烟絲，敲着刀石，將烟點燃。一口濃烟噴出，將其臉龐裹住。

周九命又舉起酒葫蘆仰頭喝了一口，高迎龍道：「周前輩可否請晚輩喝幾口酒？」

「只一口，你叫甚麼名字？」周九命深深看了他一眼，然後遞出酒葫蘆，似在考慮値不値得請他喝。

高迎龍接過酒葫蘆，方知裡面所餘之酒已不多。他依話只喝了一口，便丢回給周九命，然後報上自己之師承姓名。

諸葛嚴霍地噴出一口烟來，這次却似一條小白蛇，目光充滿疑惑，似甚奇怪，周九命爲何肯請高迎龍喝酒。

周九命一口氣將酒喝光，臉上毫不變色，再將酒葫蘆抛給宋繼祖。「找人去裝一壺，再治一席好菜，今晚都在此休息。」

諸葛嚴道：「還得派一個人悄悄去跟踪梅三月。」

宋繼祖立即派人去買酒菜，又派朱柏跟踪梅三月。

諸葛嚴敲掉烟灰，再裝一鍋點燃，低聲道：「聽說尊夫人早前不幸病逝，小弟任務纏身，未克去恭喜老兄您，尚請原諒！」

老朋友之妻病逝，他居然要去恭喜人家，只聽得衆人心頭暗呼奇怪，高迎龍只道他口快一時說錯。

不料周九命打了一個哈哈，道：「何止你要恭喜老夫，連我丈母娘也恭喜我哩！以前每天她只准給我喝三盅，如今老夫每天非喝完一壺不可，眞是痛快，幸虧你不娶妻，省却許多痛苦。」

「小弟是從老兄身上得到啟發，立誓終生不娶的。」

看來周九命之妻若非鍾無鹽，必是河東獅了！只聽他又道：「她以前說她倒霉才嫁給一個終日與死人打交道的漢子，却不知那些死人比她可愛多了，老夫如今也不知多麼瀟洒自在，喜歡去何處便去，喜歡吃甚麼，喝甚麼，全憑老夫喜愛，直至如今才找回失去了的自己，才可以做我喜歡做的事！」

宋繼祖忍不住問道：「難道尊夫人不愛您？」

諸葛嚴也不知是否有所感觸，居然替他答覆。「唉，若是不愛，痛苦有多深？即使她跟別人跑了，頂多只痛苦一兩載！」

「如此說來，她是沒愛周前輩了，她長得很醜？」

周九命口中嘖嘖有聲：「眞是少不更事，她若長得醜，也沒有那般痛苦，正是她長得天仙化人，永遠青春，才教我痛不欲生！」

高迎龍嘆了一口氣。「兩位前輩在打啞謎，教人莫測高深，難以理解。」

周九命索性席地而坐，不答反問：「假如有一位美艷的女人，對你溫柔體貼，愛護到無微不至，肯爲你吃苦，肯替你去死，使你無法忘情，無法拒絕，偏偏她天生小心眼，醋勁又大，疑心又重，你覺得



如何？」

高迎龍和宋繼祖等人好久答不出來。周九命又嘆了一口氣：「老弟，他們太年輕，你代我指點他們一下！」

「小弟只是旁觀者清，身受其害的是你，感受相差甚遠，由你指點他們，更有信服力！」

「不，愚兄至今提起她，還有不寒而慄之感，故此方會請你代勞。」

高迎龍道：「女人小氣、小心眼、疑心重、醋勁大，似乎是天生的，何況她還有那許多優點，再不行也能功過相抵，如何會令人不寒而慄？」

宋繼祖道：「女人都喜歡男人奉承、陪小心、多說點好聽的話，大事也能化小事，拙荊也如此，晚輩……」

周九命冷笑一聲，道：「尊夫人一定是不夠道行。舉個例子，有一次我吃了她燒的飯菜，讚道：『夫人，今晚妳燒的菜眞好吃！』你道她怎樣回答：『你在諷刺賤妾，嫁了你數十年，至今才了解你的喜好脾氣。』愚夫忙道：『非也非也，以前燒的也很合口味，很好吃。』她立即扳起臉來：『既然以前好吃，你如何不讚我一句？証明你口是心非，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你老實招來，是不是做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來？』

「老夫便叫起撞天屈來，誰知她又哭又鬧：『你做了對不起我的事，讓我看出來，你還不老實，証明你無心改過，我命苦才嫁給這樣的男人，倒不如一頭撞死罷了。』這是實例！」周九命目光仍露出恐懼之色，又道：「一連三天，老夫都無日安寧，到後來只好跪地求饒，也編了許多自己不是之處，以示有改過之心，你說痛不痛苦？」

諸葛嚴嘆息一聲，接口道：「有一次某從關內回來，經過西施齋，便買了點胭脂水粉，送給大嫂。某知道她一向喜歡西施齋之胭脂，且某是周家常客，承周兄厚愛，一直兄弟相稱，自覺沒有什麼不對，却料不到害苦了周兄。」

高迎龍問道：「如何害苦周前輩？」

「她吃飯時，便不給老周面子，冷諷熱嘲，說什麼連某未娶妻也知要送胭脂給女子，老周爲何不送？証明他不愛她，那頓飯使某如坐針氈，飯後立即告辭。」

周九命接道：「那一次，老夫把你恨得牙癢癢的，到晚上她不單止懷疑老夫不愛她，而是懷疑我另結新歡，買來之胭脂水粉都送給其他女人，任憑我如何解釋她都不相信，足足鬧了半個月才雨過天晴，然後燒了一頓好菜，待我吃得心驚膽顫之後，然後嫣然一笑：『相信這一次之教訓，全讓你記住，以後要記得送胭脂給賤妾。』老夫聽後，幾乎暈倒，她要生要死，日夜囉嗦，只不過是爲了教訓我。」

高迎龍及宋繼祖聽到此，方覺得那女人果然可怕。

恰在這時，去買酒菜的鐵世雄回來了，衆人就在大廳內吃飯，因怕蠟燭有迷藥，是故只點油燈，周九命咕嘟嘟的喝了半斤酒。

酒過之後，周九命又道：「你們知道老夫娶了那好老婆之後，得到什麼好處？」

衆人對此種情況，聞未所聞，當眞是一樣米吃百樣人。其人行徑簡直匪夷所思，那有人猜得出來？

周九命又喝了一口酒，然後道：「以前老夫也是六扇門當捕快出身，成親時已小有名氣。」

宋繼祖截口道：「莫非前輩是有中原神捕之稱的周範？」

「正是，成親三年之後，恐朋友竊笑，故辭去捕頭之職，並移居到關外來，她對老夫之大恩大德，便是造就我成爲名聞關內外之仵作。」

仵作便是衙門內專責檢驗死傷之小吏，後來民間却把替人料理身後事、收屍、抬棺材之雜役，通稱仵作或仵工。周九命不取俸祿，他只替武林中人驗屍而收取酬勞。

當下他又喝了一口酒，然後興緻勃勃，自顧自地說下去：「因爲死人比活人可愛多了，活人日夜嘮叨，死人不言不動，老夫最快活的時候不是在家內，而是在殮房內。」

這句話充滿了痛苦和無奈，使同席之人受了感染，因而對周九命死了妻子，諸葛嚴要恭喜他之行動，不但能夠理解，而且更覺得作爲老朋友，正該如此。

人生已短，何堪長苦。這剎那，衆人心中均不由自主地覺得無比之安慰，雖然家內之糟糠不可愛，但最低限度比周九命夫人賢淑多了。

「老夫爲何有九命之名？乃因幾番受不住痛苦，或眞自殺，或詐死逃避愛妻，久而久之，周範之名已無多少人知道，只知周九命。」

羣豪對他之同情心，又增幾分。

「今夜對陌生人所說的話，是十年來之總和。老夫索性再舉一個實例吧，有一次，那大概是十五六年前，老夫出門三四個月，久未近女色，回家忍不住關起門來，拉她上床，那一次彼此都淋漓盡緻，舒暢無比。」

高迎龍問道：「那一次回家，相信是前輩耳根最清靜的一次了。」

「錯了！」周九命眼神嘴角都充滿痛苦：「床戰過劇，事後小憩乃是男人身心最舒適滿足之時，豈料她又審起老夫來了，先是問老夫這次出外是不是找到合意的女子？繼而問是否老夫收藏之小妾不幸香消玉殞。」

高迎龍嘆息道：「晚輩知前輩之痛苦了，眞是恭喜賀喜！」

宋繼祖亦道：「是的，晚輩亦已理解，若前輩表現冷淡，她同樣會懷疑你假借驗屍之名，在外面拈花惹草。」

「每次老夫回家都要吵架，但每次臨離開前，她又格外溫柔體貼，教你人在外面也爲她牽腸掛肚。」

諸葛嚴道：「老兄，往事不堪再提，既然如今已恢復自由身，便多多享樂，多喝幾壺酒吧！」

周九命忽然以竹箸敲擊着碟子，扯開沙啞的聲音唱道：「今朝有酒今朝醉，且盡樽前有限杯，回頭滄海又塵飛。日月疾，白髮的人稀。」

諸葛嚴接唱道：「張良辭漢全身計，范蠡歸胡遠害機，樂山樂水總相宜。要細推，今古幾人知。」

這兩人之歌聲實在不足恭維，但唱得十分忘情，與日間之神情大異其趣，羣豪都受其感染，紛紛學他倆以竹箸擊碟拍和。

周九命忽然目注高迎龍，問道：「小哥，當年貴門派是中了誰下毒？」

「至今尚是一個謎，晚輩無興趣去調查，只求在武學上有所成績，以慰先人。」

諸葛嚴道：「你之武功造詣，相信在貴門歷代弟子之間，必能名列前三名，今夜算是開了眼界。」

「前輩過獎，其實晚輩自知距離理想尚遠，猶未敢稍爲鬆懈。」

高迎龍望着大廳外，雪又繼續下了，夜深氣寒，廳內的人都瑟縮着，只有他毫無所覺般地道：「家師只要求晚輩光大師門，並不求我破案。」

「不過杜英陵的案，你是非破不可的了，一爲自己的清白，二爲揪出破壞貴門聲譽的凶手。」

忽然諸葛嚴抓起桌上之旱煙杆，一個急射而出，也不見他如何作勢，他人已如大鶴般衝天而起。

與此同時，周九命則向內馳去，高迎龍稍爲猶豫了一下，也躍上屋頂去。

宋繼祖不知就裏，便率領手下隨周九命而去，剛走了兩步，他又把呂盤留下來，預防有變。

高迎龍躍上屋頂之後，却見諸葛嚴人已在中庭梅樹上，他輕捷如同猿猴般，在梅樹上跳躍，幾個起落之後，人已立在中堂飯廳屋頂。

低頭望去，周九命則提燈踏雪在中庭飛馳，再抬頭，諸葛嚴人影已消逝，高迎龍不敢怠慢，依樣畫葫蘆，飛落在樹上，藉枝上傳來之彈力，借力飛向第三棵樹，幾個起落，人亦已上了中堂屋頂。

放眼望去，漆黑夜空中，內堂屋頂似乎迎風立着一個人，自身形上他認出那是諸葛嚴，這一次不去追他，而是飛上左側廂房上，此處是貼身丫環之居所，然後放眼向四周探射搜索。

傳家除了他們九個，以及五十七具死屍外，似乎並無別人，但爲何諸葛嚴反應如此劇烈？他當然是有所發現。

下面突然映上火光，却原來宋繼祖等人點了三盞油燈跑過來，諸葛嚴自屋頂躍下，低聲道：「小心不要弄亂雪地上之脚印！」

衆人藉着燈光盡力望向雪地上，果然發現有一道淺淺之脚印。

周九命低聲道：「也許有人聽到消息，不死心半夜來搜索，希望能找到烏金。」

諸葛嚴道：「亦可能凶手雖然成功地殺光傳家的人，但尚未找到烏金，溫世玉及宋繼祖等人便趕到，於是匆匆逃掉，是以絕不能大意。」

高迎龍則在屋脊後伏下，希望奇跡出現，下面的七個人，都點着燈，循足跡走動。片刻之後，七個人都進了屋內去，大地又再恢復黑暗。

雪已沒有日間之大，但依然頗密。雪花落在臉上，不久便溶化了，雪水從衣領處流了下去，高迎龍衣衫單薄，饒得他自小在山上便練就不怕寒暑之本領，此時亦覺得寒入心脾，身子禁不住輕輕顫動。

又過了兩盞茶工夫，靜夜之中，突然傳來一個輕微之聲音，緊接着，廂房一扇窗子打開，一條黑影射了出來。

高迎龍反應極快，人影尚未落地，他人已自屋脊後長身，閃電般躍下，人在半空，已將蛇形劍抽握在手，挾風向該人刺去。

那人驀覺屋頂上有風，急忙吸氣飄影，高迎龍尖嘯一聲，道：「住脚！」逆風急追，兩人都已越過圍牆，向外馳去。

高迎龍被人誤會是凶手，早已彆了一肚子悶氣，此時發現凶踪，豈肯輕易放過？他拚盡全力急射，不料那斷輕功也十分了得，兩人距離始終相差五六尺。

高迎龍一怒之下，摸出一把銅錢向他拋去。那斷聞得風聲，連忙向右斜飛，高迎龍早料到他有此一着，因爲其銅錢射其左半身，是故先半步向右掠去，這一來雖射不中那斷，但已將距離縮短尺餘，高迎龍之蛇形劍立即刺出。

那斷這次再也躲不掉，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刀風湧出，但聞「噹」地一聲巨响，刀劍相交，兩人同時覺得虎口發痲。

與此同時，高迎龍才發現那斷臉上蒙着一塊黑布，看不到其臉龐，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招過後，第二招又刺出，只要將其纏住，援兵一至，將其擒下，絕非難事。

果然，背後已傳來一陣步履聲，估計諸葛嚴等人已聞聲趕至。

那斷十分厲害，右手刀一揚，接住蛇形劍，左手一揚，又射出三枚銅錢，這下距離雖近，匆促之間，又看不清射的是什麼暗器，高迎龍忙不迭地倒飛，同時蛇形劍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之劍網。

「叮叮」連聲，銅錢落地，高迎龍再度撲飛，但這一次，距離已超過一丈，他一怒之下，還以顏色，也撒了一把銅錢，朝其後背射去。

豈料那斷突然一轉身，拐進旁邊那條小巷去，高迎龍毫不思索地跟着轉了進去，說時遲，那時快，一把鋼刀挾風劈至。

高迎龍虞不及此，電光火石之間，邊退邊抬劍，堪堪避過那一刀，他後背已爲冷汗所濕，退後一步，向內望去，那斷已向內奔去，

高迎龍膽子一向很大，冷汗雖未乾，他依然全速射進小巷。

小巷不長，那斷又自另一頭鑽出去。

這次高迎龍不敢大意，他略一猶疑，便提氣躍上屋頂！他肩膊剛露出屋頂，一柄鋼刀已橫劈而至。

由這兩次行動推測，這斷城府深沉，智勇雙全，實在是個令人頭痛的對手。

幸好這一次高迎龍有準備，雙脚倏地橫蹬，撐住兩旁之牆壁，上身向下彎去，後腦一陣涼意，刀刃離頭頂三寸劈空，好險！

與此同時，高迎龍怪形劍護住頭面，雙脚用力，身子向上直射，一陣「叮叮」聲响，碰開好幾枚銅錢，他人落在屋頂上，已不見那斷之踪影。

高迎龍也不是省油燈，躍落小巷外之地上，晃亮了火摺子照積雪，雪地上有個淺淺的脚印，指向一棟平房。高迎龍吹熄火摺子，踰牆而入。

落地是座小天井，再以火摺子照地，赫然又見到脚印，那斷竟然入房內，高迎龍又再吹熄火摺子，上了小廳，小廳兩旁有耳房，還有後房。

高迎龍耳朵貼在門板上凝神靜聽，房內有兩個呼吸聲，十分粗濁急促，高迎龍心頭一動，震開房門，只聽房內的人叫道：「好漢子饒命！」

原來房內有一對夫婦居住，後窗開着，高迎龍問道：「適才是不是有人進來？」

老漢顫聲道：「是……由後窗跑了……」

高迎龍點然油燈，探頭出窗一照，不由叫聲苦也，原來後面有好幾棟平房，貼得十分近，憑那斷之輕功，脚尖根本無須觸地，便能躍過去。

他放下油燈，先躍上斜對面那棟屋子，只見幾條人影飛快而至，定睛一望，却是諸葛嚴他們，「小高，追到兇手否？」

高迎龍一對眸子仍不停地向四周掃射，邊將經過扼要地說了一遍。諸葛嚴沉吟不語，宋繼祖怒道：「這巴掌大的地方有多大？咱們拚着今夜不睡，天亮之後，逐屋搜查，宋某不信不能將他抓出來！」

高迎龍道：「這個方案小弟也已想過，但假如明早他換了衣服，大模大樣地走出來，咱們認得麼？」

諸葛嚴道：「這一點，某倒有一個辦法可解決……」

高迎龍截口道：「晚輩願聞其詳，以解茅塞。」

諸葛嚴道：「把這對老夫婦請出來，每個出入的人都讓他倆認一認，某認爲那斷必是外地人，鎮上的老居民一定認得出來。」

高迎龍吸了一口氣。「果然是良策！咱們把人手分配一下，各尋一方，就不怕那斷能飛上天去！」他目光一掃，又問道：「宋堡主，你把人都帶出來？」

宋繼祖道：「不，宋某把呂盤留在傳家！」

「這邊的人手已足夠，小弟愚見，你還是帶兩個人回去，以免中了人家之調虎離山之計。」

宋繼祖心頭一跳，脫口道：「有理！鐵世雄、鄒家盛，你倆跟某回去！」他們三個走後，還剩下五個人，於是各自找了個好位置匿了起來，幸好此刻雪已霽，但夜深寒氣更足，四肢不動更冷。

高迎龍冷得上下牙齒磕得格格亂响，周九命把酒葫蘆拋給他。「小夥子，喝口酒驅驅寒吧！」高迎龍也不客氣，謝了一聲，便連喝五六口，然後把酒葫蘆拋回給周九命！

時間一點點流逝，遠處忽然傳來三更之梆子聲，難怪氣溫這麼低，高迎龍正以盤膝運功驅寒，突聞一陣衣袂聲响，只道是敵人，連忙長身而起。

却原來是鐵世雄回來了，上氣不接下氣地道：「神捕，呂盤被人殺死在中庭院子，故堡主請您回去！」

諸葛嚴應了一聲好，連忙跟他一起奔向傅家。此處雖只剩下四人，各佔一個方位，但距離不遠，仍能照顧得及。

四更梆子聲又响過了，高迎龍依然運功調息，身子暖和多了，但那斯依然不出現。好不容易才等到天朦朦亮，只見諸葛嚴又趕回來了。

高迎龍問道：「如何？」

「尚未有進展，呂盤是被人用刀殺死的。再者，內堂有被搜過之痕跡，看來他們是兵分兩路，一路引開咱們，一路則繼續搜查烏金！」

周九命道：「如此說來，烏金尚未落在他們手中，那還有戲！」

高迎龍道：「也可能這一次他們又取走了。」

「呀」地一聲，有人開門，把馬桶夜壺全提出來，空氣中立即充滿了異味，每個人均是精神一振，緊緊盯着每一扇門，一忽，高迎龍翻身進屋，費了好大的勁，方說服那對老夫婦出來認人。

不料，老夫婦目光都望着那個扛着馬桶的漢子的後背。高迎龍仔細一瞧，也瞧出破綻來，那斯衣服穿得很厚，但脚步十分輕捷。他低聲問道：「此人是外鄉人？」

老婦道：「看不到面孔，不敢說。但斜對面那家，他兒子又高又瘦，絕不是這個樣子……」她話未說畢，高迎龍已經撲了過去。

那斯一見身份暴露，倏地轉身，馬桶向高迎龍迎面拋過去，糞水像一條怪龍般，向高迎龍飛去，臭氣薰天！

高迎龍求功心切，去勢太急，待他發覺不對，臨時換氣橫飄，身上已沾了不少糞便，腥臭之味直鑽進胃內，他幾乎連昨午吃的飯也嘔出來！

「臭小子，少爺非殺死你不可！」

他出道較早，縱然會過無數高手，也曾落敗過，但從未如今早這麼狼狽，他認爲此次是平生耻辱，可是那斯却趁此又向前掠出丈五六。

諸葛嚴、周九命及一位天星堡的弟子也同時發力追趕。

但那斯之輕功實在不錯，只見他幾個起落，已出了小鎮，高迎龍怒道：「臭小子，到了此地你還有甚麼本領能逃出少爺之掌心！」

那斯突然撲向一座小樹林，諸葛嚴叫道：「不好，那斯有馬！」

樹後果然繫着一匹馬，那斯一拉韁繩翻身上鞍。就在此刻，天星堡那位弟子張保一箭射了過去，正中其左腿，他似乎毫無所覺，身子依然穩穩當地落下，馬兒洒開四蹄，向前狂奔。

眾人追了一陣，距離越拉越遠，張保連發數箭都落在馬臀後！高迎龍跺足道：「氣死我了，眼看到手的鴨子，也會飛上天，還惹了一身騷！」

周九命輕嘆一聲：「何止騷，簡直教人連酒也喝不下，你快到傅家清洗清洗，換套乾淨的衣服吧！」高迎龍差點把肺氣炸，他發誓非將那斯抓到不可。

傅家的屍體還在，不過天氣嚴寒，放他三五日也不會發臭，諸葛嚴先叫人去通知官府，便與其他人研究案情，高迎龍洗了澡之後，拿了傅家下人的一套乾淨衣服換上了，走出大廳，首先便問：「呂盤的屍體在何處？」

鐵世雄帶他到廂房去，只見床上放着一具挺挺的屍體，可不正是高迎龍熟悉的呂盤，這些天來，都是他餵他吃飯的。高迎龍忽然想起他種種好處來，他把被子拉下，上身的衣服已脫光，身上有兩道刀傷，一刀在脅下較淺，另外一刀在右邊脖子上，這是致命的！

高迎龍一直盯着那傷口，周九命忽在背後問道：「你看出甚麼來了？」

「如果晚輩沒有看錯的，兇手是位左撇子。」

周九命目光一亮，問道：「道理何在？」

「傷口靠喉頭處比較寬，靠後頸處比較窄，說明兇手行兇時是在呂盤對面的，既然是在對面，傷口在呂盤右脖，這就証明兇手是左撇子。」

周九命點點頭。「小夥子你很聰明！再看看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沒有傷口。」

周九命提起呂盤的左手，只見指甲邊緣沾了一根線，像是白色的。「兇手穿白衣，也許昨夜就伏在雪地上，是以咱們沒有人發覺！」

「另一個却是穿黑色的！」

四道目光突然遇上了，兩根喉管同時冒出一句話來：「黑白海冬青！」海冬青是生活在遼東半島的一種鳥類，身形不大，但非常兇悍。

不知諸葛嚴幾時跑進來，接口道：「黑白海冬青，武功雖然厲害，但仇家也多，渴望得到烏金，鑄成寶刀防身，理所當然。」

「晚輩對此兩人只聞其名，不知詳情，可否相告？」

「他倆是孿生兄弟，哥哥用右手刀，弟弟用左手刀，練成一套合擊之刀法，威力極大。你若單個碰上他們一個，大約可跟之鬥個平手，但若遇上他倆一起上陣，咱們三個人聯手，也會覺得十分吃力。」



周九命接道：「這對兄弟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平常很少發覺其行踪，但每次出現，必有所爲。」

「兩位前輩認爲他倆是殺死傅家的兇手麼？」

諸葛嚴道：「可能性很大！」

「但奇怪的是晚輩跟他倆無仇無怨，甚至不認識，他倆爲何要用蛇形劍來嫁禍晚輩？」

「這個目前不可能知道！」

「杜英陵絕對不是晚輩殺的，倘若前輩相信，你認爲應是黑白海冬青幹的麼？」

諸葛嚴沉吟道：「也有可能……」

高迎龍覺得他說了等於沒說，正想反駁，但周九命却道：「老弟你可知道呂盤是死在何處的？」

「屍體是在內堂飯廳側被發現的。」

「這小夥子膽子眞大，看來他是有所發現，是故由外堂趕去的。」周九命又問：「現場還有甚麼發現？」

「有被搜掠過之跡象，看來他倆得到的只是財物，尚未得到烏金。」

三人邊走邊說，又回到大廳。俄頃，周九命又問：「假如你是傅雪生，你會將烏金放在何處？」

諸葛嚴沉吟不語，高迎龍道：「會否藏在鐵礦內或是鑄劍之所在的附近？」

「都有可能，也可能尚有地方。」諸葛嚴道：「傅雪生雖然鑄劍成痴，但其妻兒均十分聰明，尤其是他夫人，心思縝密，思慮周全，諸葛某曾經來此作客，與她見過面。」

宋繼祖問道：「除此之外，尚有甚麼地方可藏那物？」

諸葛嚴反問：「你派人去查蠟燭店了嗎？」

「早派出了，連早點也買來了。」

鐵世雄帶路引高迎龍去看呂盤之屍體後，便去辦早飯，此刻提着兩個竹食籃進來，都是些燒餅饅頭，還弄了一大壺熱茶。

羣豪邊吃邊討論，最後決定到內堂仔細搜索。飯後羣豪立進內堂，只留下張保匿在外堂監視，以防萬一。

傅雪生鑄劍發財，當眞不虛，不但屋子大，而且內堂裝璜十分華麗，書房極大，一列架子，放滿了書籍，尚有幾件古董，另有唐朝懷素的一張狂草，龍飛鳳舞，可惜羣豪無人對此有研究，寫的是甚麼，無人看得懂。

比較特別的是書房內放着三張書桌，一大兩小，但除此之外，又發現了兩間書房，不過面積小多了。

大書房被搜掠過，小書房却沒有，高迎龍又去寢室查看，只有諸葛嚴仍站在書房，寢室一片凌亂，抽屜也被拉開，周九命道：「搜床底櫃底，還有看看有沒有地窖、密室，那烏金甚重，不可能會放在抽屜及架子上！」

周九命教他們以刀柄及劍柄敲打地板。地窖查不到，高迎龍有點氣餒，走到鄰室，那間房原來是女子之居所，睡榻十分大，兩旁造了兩個由地到頂之大木櫃，床前掛着紗帳，一陣風由窗口吹了進來，蚊帳掀起飛揚。

高迎龍目光一及，倏地大踏步走上前，那張床外表看來很大，其實很狹窄，他心頭一跳，拉開木櫃看了一眼，木櫃更淺，他又退出此房，在走廊上看了幾眼，發覺傅雪生的寢室與房之間的牆壁厚得出奇，於是高聲叫道：「神捕快來看看！」

諸葛嚴聞聲趕過去，高迎龍把情況告訴他，諸葛嚴研究了一下，道：「想不到你目光如炬，昨夜某走過也沒有發現，這一定是密室，大家分頭找尋入口！」

於是他把人分成兩組，一組在傅雪生房內，另一組在那女人房內搜索，花了半個時辰後，終於在左邊木櫃的一個角落發現一隻小小的銅獅，但拿之不動，宋繼祖連忙請諸葛嚴過來。

諸葛嚴抓住銅獅左右搖擺了一頓飯工夫，才將機關打開。入口是在床的右側，諸葛嚴道：「小心裡面尚有機關埋伏。」

高迎龍道：「晚輩有武器，我先進去。」他不等別人答應便抽出蛇形劍護身，首先鑽進去，密室不大，一半在地面，一半在地下。地上的放着些古董，高迎龍對此沒有研究，也不知是什麼年代的，便由木梯小心翼翼走下去。

下面地方比較大，但也只能稱爲斗室而已。空空洞洞的地下室，只放着兩口看來甚是笨重的鐵箱子，都上了大鎖。諸葛嚴走下來，蹲在地上，自身上取出幾根鐵線來，逐支插進匙孔，慢慢試弄。

過了好半晌，聽見「得」地一聲響，鎖打開了，諸葛嚴將鎖取下，道：「閉住呼吸！」羣豪連忙吸了一口氣，然後閉住。

諸葛嚴十分小心地，慢慢將鐵箱蓋子打開，不料裡面還有一重蓋子。

諸葛嚴待看清楚，方知其實尚有一口小鐵箱放在裡面，於是先將裡面那口鐵箱取出來，羣豪呼了一口氣，諸葛嚴再將內鐵箱的鎖打開，再小心翼翼將鐵蓋掀開。

目光一及，裡面全是一卷卷的字畫，宋繼祖道：「要不要打開來

看看？」

「你打開。」諸葛嚴又去開第二口鐵箱的鎖，由於有了經驗，這次開得比較快，但情況還是一樣，大鐵箱內尚有一口較小的鐵箱。

宋繼祖把字畫打開，都是些唐、宋、元之名畫，看來傅雪生生前有收藏古畫之嗜好。

第二口鐵箱的內鐵箱十分沉重，因爲沒有着力點，一時之間居然取不出來，周九命道：「眞傢伙在此！老弟，拿不出來，咱們將它倒出來吧。」他過去幫忙，也因鐵箱之重量而吃了一驚。

內箱終於倒出來了，諸葛嚴把鎖打開，掀開蓋子，羣豪全都跑過去看個究竟，只見裡面整整齊齊放着一塊黑得發亮的物品，以手指敲之，知是鐵器。「這便是烏金，看外表果然只夠打造三把長劍。」

周九命嘆息道：「人說神兵利器有德者居之，又謂懷璧有罪，傅雪生果然因此而喪生！」

高迎龍道：「還是將它放好吧，咱們離開此處！」

宋繼祖看了他一眼道：「想不到你還是位君子。」

周九命冷笑道：「老夫一直認爲他比你好！」宋繼祖只有閉嘴的份兒，諸葛嚴重新把鎖鎖好，然後全部上回地面，把機關恢復原狀。

高迎龍忽然提出一個問題：「咱們找到烏金，對破案有何好處？反正已知凶手是『黑白海冬青』了！」

諸葛嚴尚未回答，被宋繼祖派出去調查蠟燭店的兩個天星堡弟子趙引文及鄒家盛已經回來了，「堡主，咱們已經查到了！」

「沒頭沒腦的，查到什麼？」

「查到賣蠟燭給傅家的是長發雜貨店！」鄒家盛道：「五天前，有人拿了一批蠟燭來，威脅掌櫃要將這批蠟燭賣給傅家。」

宋繼祖急問：「威脅掌櫃的是什麼人？長相如何？」

趙引文答道：「半夜闖進店後，蒙着黑布，掌櫃只說來人是位男人，年紀大概是二十歲至四十歲間，果然第二天傅家僕人傅長福便來買蠟燭了！由於那廝尚在店內，故此掌櫃不敢違抗，傅長福買走了那批蠟燭，又警告了掌櫃一番，那廝才離開！」

「依你這樣說，傅家是四天前買的蠟燭，到昨天才使用……」諸葛嚴就吟道：「中間有兩天空檔，是傅長福被收買了，還是家內尚有未用完之蠟燭？」

高迎龍道：「這個問題已不重要，因爲傅長福已死了！只可惜咱們未能在此事上找到証據，証明是『黑白海冬青』幹的好事！」

「就算如今，咱們也不能認定凶手就是『黑白海冬青』，少俠有証據麼？」諸葛嚴道：「假設不妨大膽，但求証則必須小心！」

高迎龍頷首。「依神捕之見，咱們下一步如何調查？去找『黑白海冬青』求証？」

諸葛嚴淡淡地道：「一來某尚未想好方案；二來某不一定要查此案，某離開六扇門已年多，無此責任！」

羣豪到了前堂大廳，周九命道：「地下室不容易被人發現，咱們可以到八仙酒樓好好吃喝一頓！」

一行人到八仙酒樓，叫了許多酒菜，高迎龍道：「在下是不名一文，這頓飯可不要我會帳！」

宋繼祖臉色微紅，道：「鐵世雄，你把他的銀子還給他！諸位放心吃喝，這幾天的開支全算某的！」原來他們把高迎龍外衣剝掉時，連銀子也取走了，只剩下幾個銅錢，也因爲「黑白海冬青」而報銷了。

酒過三巡，高迎龍問道：「周老前輩可知『黑白海冬青』之來歷及姓名？」

「他倆是孿生兄弟，穿黑衣的是老大，叫霍黑塔；穿白衣的是弟弟，叫霍白塔，據說他倆是一對孤兒，自小得異人傳授，長在深山裡，是以行爲乖張，一切行動但憑喜惡行事，這種人看來腦袋不太靈光，其實求生本領特別强，而且復仇之心極其强烈！」

高迎龍嘆息道：「以黑塔之表現而言，他倆不但腦袋靈光，而且十分聰明，反應又快！」

周九命續道：「這不奇怪，像這種長年居住山裡，與野獸打交道的人，反應特別敏捷，動作又快，心腸手段凶狠，否則年幼之時，早已成爲猛獸之點心，反正小哥日後若遇到他們，務必小心，尤其是落單時，更得提防他倆聯手合擊。」

「謝謝，晚輩會提防。」

周九命轉頭對諸葛嚴道：「老弟，老哥哥如今閑得發慌，有什麼好去處？」

高迎龍接口問道：「神捕你跟杜英陵很熟？他家在何處？」

「說不上很熟，但他爲人慷慨，關外同道受其恩惠的大不乏人，諸葛某與他只有幾次來往。」

周九命指着高迎龍道：「這小夥子很正派，他絕對不會是殺杜英陵的凶手，你要幫他洗脫寃情！」

諸葛嚴道：「本來正想去調查此案呢！怕去晚了，証據消失，屆時便棘手了。」

高迎龍大喜，道：「好極了！晚輩要喝酒了！」

「喝這個！」周九命把酒葫蘆遞給他，高迎龍仰脖喝了幾口，然後遞給諸葛嚴，諸葛嚴喝過却遞回給



周九命。宋繼祖見對方沒將自己放在眼內，心中有點酸溜溜之感，但又無可奈何。

「晚輩心中尚有疑問，『黑白海冬青』是使刀的，他們來找傅雪生鑄劍，傅雪生會答應否？」

「也許正是傅雪生不答應，方惹來殺身之禍，而霍氏兄弟大概想盜走烏金，另尋高明！」

「晚輩尚有一個疑問請教神捕，鍾叫天後背中了梅花針，而梅三月正好站在他背後之處，您認爲他會是凶手麼？」

諸葛嚴沉吟道：「表面看來可能性極大，但事實未必是！正如杜英陵一案，表面上判斷，少俠極可能是凶手，但事實上未必！」

忽然樓梯「咚咚」地響着，接着走上兩個人來，高迎龍一見立即垂首不言，來者一男一女，男的身壯如牛，三十左右的壯漢；女的雙十年華，長得嬌小玲瓏，粉臉桃腮，端莊美麗，還透着一股秀氣。

那男的見旁邊有位便坐了下來，女的忽然叫了起來：「我還猜你被人抓去，却原來在此喝酒！」

原來那女的已認出高迎龍來，高迎龍只好含笑問道：「妳怎會來此？」

那女的這才發現旁人，桃腮泛紅，羞愧地一笑，然後低聲道：「我到鄭州聽人說，你被人擊倒擄走，便一路打探跟踪而來，原來是你玩的把戲！」

宋繼祖乾咳：「妳所打聽到的是事實，因爲某等對少俠有所誤會，是以擊倒他……咳咳，如今誤會已消解……高少俠，這位姑娘是誰，爲何不介紹一下？」

高迎龍也有點窘，期期艾艾地道：「她是仙霞姥姥的弟子華靜姑娘，那一位是他堂哥華雄！」接着又爲她介紹了同桌羣豪，然後收拾一下，讓出兩個位子來，請他倆坐下。

宋繼祖令趙引文及鄒家盛先去準備一下馬匹及食物。那華靜似乎十分害羞，淺嘗即止，華雄可就不客氣了，狼吞虎嚥，連盡三四碗飯。

華靜問道：「高少俠怎會在此？是否準備入關？」

「不，我還有要事待辦，妳出來，令尊令堂可知？」

「當然知道，只是不知我出關罷了！」

「還有二十多天便要過年了，妳還是速速回家團聚吧！」

華雄嚥下一塊鷄肉道：「她肯，愚兄也不肯呢！好不容易才出來一趟，這麼快便回去？俺很少到河北來，這白山黑水之情景就更加未見過了，你去那裡咱們便跟着你，絕對不會阻礙你！」

高迎龍輕嘆道：「令尊只你一個女兒，萬一有什麼閃失，在下可不知如何對他交代！」

華靜道：「你不必多說，小妹是決定玩夠之後才回去！」

周九命搖頭道：「小夥子開始麻煩了，吃飽了，咱們便走吧！」當下由宋繼祖結帳，衆人返回傅家，在路上高迎龍方將經過告知華靜。

「你要去冒險，我就更加不放心了！」華靜之語氣就似是其夫人般。

周九命把高迎龍拉到一旁，低聲問道：「小夥子，她是你之紅粉知己？可要小心啊，不可踏我覆轍，否則這輩子便完啦！」

高迎龍道：「去年底，晚輩受傷倒在其父店外，幸得其父相救，在其家中住了一個月，是如此認識她的，她對晚輩一往情深，晚輩連忙告辭，詐稱要去辦幾件急事，相約一年後在鄭州見面，只道千里迢迢，她不會去，誰知她還跟踪出關。」

周九命問道：「她家在何處？其父幹何營生？」

「她家在溫州城，其父叫華章，雖開的是古董店，但却是位飽學之士，也很喜歡晚輩，只是晚輩目前尚不想因兒女私情而荒廢武功，更不能窩在家裏等死。」

周九命豎起拇指道：「小夥子有志氣。」

諸葛嚴走了過來，道：「老哥，你不要把他嚇壞，我看華姑娘人還不錯，可先交交朋友再作他途……」

周九命瞪了他一眼，道：「你懂得什麼？論對付女人之經驗，老哥比你多得很。」諸葛嚴一笑把高迎龍拉到一邊，然後耳語了一陣。

周九命怒道：「你倆說什麼話，不能讓老夫聽！」

諸葛嚴一笑置之，返回大廳，俄頃，鄒家盛及趙引文回來，諸葛嚴問道：「一切都準備好？」

「暗器、食水、酒、乾糧、馬匹都已準備好。」

諸葛嚴抬頭望一望天色，道：「走吧！」當下羣豪出大門，上了馬背，呼嘯一聲，便出鎮而去。

今天雖無下雪，但天色仍然一片灰暗，此時申時未過，但已似酉戌之交。馬行甚速，轉眼離鎮已十來里，高迎龍沿途不斷望後，未見有人跟踪，而劍鎮早已看不到。

諸葛嚴道：「宋堡主，你們繼續前進，某與周九命及高迎龍繞路返回你家，明天咱們在清河屯集合。」

華靜脫口道：「我也要去。」

諸葛嚴沉聲道：「不行，人去得太多，容易暴露，這邊人數驟

減，若對方有耳目監視，也瞞不過人家的眼睛，你倆分別已逾一載，不爭在一時。」

就是這一句話，教她臉紅耳赤，只以幽怨的目光望着高迎龍。高迎龍只覺她眼神有如一張巨大無比之網子，生恐再接觸其眼神便會被網住，連忙移開。

但聞諸葛嚴輕「唷」一聲，催馬向左側一條小路急馳而去。周九命和高迎龍連忙尾隨其後，天黑之前，三人已到了鎮後山包上。

諸葛嚴低聲道：「咱們先把馬藏起來，再潛進去。」三人把馬縛在樹林裡，先割了草餵馬，再悄悄進鎮。

此時，正好是炊煙四起之際，鎮上的人都已回家，三人輕易便潛回傳家，到傳家仍不敢大意，各據一堂匿伏，周九命及諸葛嚴一向獨來獨往，而高迎龍更是自出道一來便獨來獨往，是以均充滿信心。

夜幕低垂，天上又再下起雪來，雪花飄飄揚揚，寒氣迫人，三人暗自掏出乾糧果腹。高迎龍因已穿上較厚之衣服，是故情況比昨夜好多了。

時間一點一滴溜過去，雪夜格外寂靜，遠處隱約傳來二更之更鼓聲，依然未見有動靜。高迎龍沉思道：「莫非咱們估計錯誤？『黑白海冬青』今晚不來？」

細思之下，亦有可能，蓋霍黑塔腿上受了傷，也許須待傷勢較好時再來，亦可能他倆尚不知道他們已經離開劍鎮。若是如此，今夜算是白來，不過，他們三人事先約定，直至天亮後才碰頭，是故只好繼續守株待兔。

三人之位置分配是：高迎龍守外堂；周九命守中堂；諸葛嚴守內堂。

半夜忽然又起風，無孔不入之北風，把雪花打進大廳，風聲强勁，吹進門縫，吹到事物均發出怪響，影響了聽覺。

就在此刻，幾條黑影，幾乎同時由不同之方向竄進傳家大院。竄進前堂的只有一條人影，行動十分鬼祟，此人輕功看來極佳，而且老於經驗，穿過大院，至前廳外才停步。

漆黑中，看不到其身形面目，只見他貼牆聽了一陣，並不上廳，而是由過道轉進中院。高迎龍雖然守在大廳，但居然完全沒發覺。

過了一會，又有一條人影竄進來，循第一條人影之路線轉進中院去了。

直至第三條人影進入前廳，高迎龍方才警覺，他立即把蛇形劍抽了出來，一對眸子在黑暗中極力搜索，果見到一個人快步向大廳奔來，他心中暗道：「你來得正好，少爺已等得不耐煩了。」

話雖如此，他還是耐着性子，直待來人到了大廳中央，並學着貓叫，他才如風一般撲過去。

不料高迎龍劍未至，那人已叫道：「老大，是我！」這句話使高迎龍嚇了一跳，這聲音似是朱柏，他去勢過於猛烈，一時收勢不及，只好飛起一腿將之踢翻。

朱柏忍痛跳了起來，把刀抽了出來，高迎龍低聲道：「朱柏，我是高迎龍，噤聲！」

「是我，堡主他們呢？只你一人在此？」

高迎龍將他拉到柱後，低聲道：「他們故意離開，以讓人誤會，此處已無人，留下來的只有諸葛神捕、周九命及我，你不是去跟踪梅三月麼？」

「是的，又跟着他回來，剛才他已進來，你沒有發覺？」

高迎龍失聲道：「在下完全不知道，咱們悄悄進內看看！」他在前領路，穿過暗廊，走出前堂大廳，極目望去，中庭院靜悄悄的，連個人影也不見。他又回頭低聲道：「咱們分開前進。」高迎龍仍走在前面，朱柏對跟踪術看來頗有研究，他不進反退，改由過道前進。

待他到達中庭院，已見庭院中四個人分成兩組，正在斷殺。

（未完‧二）





# 奪劍奇兵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寶劍失而復得　羣雄聯袂滅寇

**上文提要：**霍天亮對宋業邦道出黑底湖的水草能護屍之秘，其原主人趙而漢已將黑底湖賣給他。霍天亮、宋業邦決定送司徒英武去蜆蛺峯犀犂老怪處研學「猿始劍法」，但必須先往黑底湖尋得「奪劍」。祝仁與耿龍以巾幪面兩次夜闖百達城「狄家堡」偵探，終於發現他們亟欲尋找的黑名單乃在江湖惡名遠播的惡鼠——岳岩之「叮噹鼓」內……

霍天亮道：「大師打算把這艘船沉在湖底之下？」

綠木大師道：「不錯，船艙之內，有一具金棺，棺中人就是老妖婆。」

霍天亮道：「七狂幫中人，與大師有何關係？」

綠木大師道：「無任何關係。」

霍天亮道：「難道七狂幫對大師有所請求？」

綠木大師並不否認，道：「這倒是事實。」

霍天亮問道：「他們請求大師的是何事？」

綠木大師道：「他們要老僧把猿人劍譜交出。」

霍天亮又問道：「大師有否提出條件交換？」

綠木大師道：「有。」

他的目光彷彿又眺望遠方，良久才道：「老僧要求他們把老妖婆的船運到此處，除此之外，還得再加上一把稀世難求的寶劍。」

霍天亮道：「奪劍？」

綠木大師淡淡道：「不錯，老僧想得到奪劍，因爲這一把劍本來就應該屬於我的。」

霍天亮道：「爲什麼奪劍應該是屬於大師的？」

綠木大師道：「老僧是天下間劍法最高强的人，而奪劍則是天下間最鋒利的寶劍，除了老僧之外，還有誰配擁有這一把劍？」

這一番話，已跡近於狂妄！

霍天亮却不以爲然。

他忽然笑了笑，道：「想得到奪劍的人，並不祇有大師一位。」

綠木大師冷哼一聲。

霍天亮道：「據老夫所知，千年艷姬昔年曾與老刀匠鐵不銅，發生激烈一戰。」

司徒英武已明白這一戰的起因。

霍天亮又接着說道：「千年艷姬的武功雖然極高，但想從鐵不銅手中把奪劍搶過來，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兩人在大戰千招之後，終於雙雙筋疲力竭，大家都累得坐在地上喘氣。」

綠木大師的眼睛緩緩闔上。

司徒英武發覺，這一個和尚晚年出家，雖然暴戾之氣已比從前消減甚多，但看來仍然不像一個和尚。

佛門講究的是四大皆空，六根清靜，但綠木大師顯然遠遠未能達到這一境界。

他仍然無法忘懷昔日的千年艷姬。

霍天亮又緩緩的說道：「最後，還是鐵不銅的內力比較深厚，復原也比千年艷姬快，假如他要殺她，相信千年艷姬早已死在奪劍之下，但鐵不銅却輕易放過了她。」

綠木大師無法否認這事實。

霍天亮長長嘆了一口氣，道：「眞正想得到奪劍的人，是千年艷姬，這是她多年以來的夙願，現在她的人雖已香銷玉殞，但大師仍然希望找到這把奪劍，作爲陪葬之用，老夫這種想法，恐怕沒有錯罷？」

司徒英武暗自一笑。

千年艷姬逝世的時候已年逾六旬，霍天亮居然還用「香銷玉殞」四字來形容她的死亡，實在罕見得很。

但綠木大師却是一點也不覺得有何不妥。

綠木大師沉默半晌，道：「霍幫主既已明白老僧的心意，相信也該體諒老僧吧！」

霍天亮道：「老夫並不同意你這種做法。」

綠木大師怒道：「那又有何不可？」

霍天亮道：「原因甚多，第一：奪劍本非千年艷姬之物，她生前不能攫取强奪，死後大師亦不該步其後塵。第二：奪劍本是奪取江湖敗類的劍，倘若一旦陪葬於金棺之內，豈非白費鐵不銅的一番心血？」

綠木大師道：「若奪劍落在壞人之手，後果却也是不堪設想。」

司徒英武心中一動。

綠木大師在多年以前，又何嘗不是黑道上一個可怕的大惡魔？

霍天亮沉聲道：「只要老夫還有一口氣，就絕不會讓奪劍落在江湖敗類的手裏，同時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大師萬萬不能不擇手段的去求取奪劍。」

綠木大師緩緩抬起了眼皮，道：「莫非幫主認爲老僧不該把猿人劍譜交出？」

霍天亮道：「不錯，猿人劍法天下無雙，劍譜若落在七狂幫中，這種後果才是眞的不堪設想。」

綠木大師重重吸一口氣。

顯然，霍天亮的說話全都合情合理，令到他有着汗顏的感覺。

綠木大師考慮良久。

足足過了一盞茶時光，他才毅然道：「老僧決定放棄奪劍，也絕不把猿人劍譜交出。」

他這句話剛說出口，船桅上突然傳來了一個人冰冷的笑聲。

霍天亮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當他踏上這艘船之後，便已知道船桅上還有一個白衣人埋伏着。

霍天亮冷冷道：「船桅上的朋友，何必閃閃縮縮，老夫在此恭候已多時！」

接着，一蓬白影飄動，一個白衣人從高處飄然落下。

那是一個白髮、白鬍子，連一雙眼珠子也像死魚般白色的人。

霍天亮冷冷道：「閣下莫非就是七狂幫幫主？」

白衣老人嘿嘿一笑。

「不錯，老朽就是七狂幫的幫主。」

霍天亮道：「聽說以前百刀門中，有一個護法，他不但精於刀法，而且更是槍法上的大行家。」

白衣老人冷冷道：「霍幫主知道的事倒不少，老朽就是那個護法。」

霍天亮道：「你果然就是『刀槍雙絕』凌華？」

白衣老人道：「老朽的賤名，想不到霍幫主居然也會記在心上。」

霍天亮淡淡一笑，道：「昔年百刀門中，雖然權力最大，聲望最隆的是『百刀老祖』，但老夫知道，若論武功最高强，智謀最厲害的，還是大護法。」

凌華說道：「霍幫主太看得起凌某了。」

霍天亮道：「老夫固然是紫金幫的幫主，但閣下又何嘗不是已經成爲了七狂幫的幫主？」

凌華道：「眼下武林，已成爲了黃綠教與本幫爭雄之局，紫金幫雖然昔日有過一段光輝的歷史，但從今後起，恐怕再也難復舊觀。」

霍天亮淡然道：「莫非凌幫主想把老夫來一個沉屍湖底，大破紫金幫？」

凌華道：「此刻你已無退路，這一艘白船，就是你喪身之地。」

霍天亮道：「你有信心把老夫擊倒？」

凌華道：「老朽從不幹沒有把握的事。」

霍天亮道：「在這艘白船上，一共還有多少個七狂幫的爪牙？」

凌華道：「不多，大概十五人。」

霍天亮道：「連同船外那五個白袍人，總數該是二十人？」

凌華道：「不錯。」

霍天亮道：「你爲甚麼要殺老夫？」

凌華哈哈一笑。

「誅除黃綠教，消滅紫金幫，把九玄洞夷爲平地，這些，都是本幫成立的最大目的。」

霍天亮道：「閣下的宏願倒不小。」

凌華笑道：「有理想，才會有大的成就。」

霍天亮道：「恐怕是野心越大，失望也越大。」

凌華道：「久聞霍幫主武功威震天下，今日正好領教領教。」

「領教領教」四字甫出口，一把軟刀已從凌華的手中電射而出，直到霍天亮腰間要害。

霍天亮急閃，反手劈出一掌。



但那一掌只劈出一半，凌華的軟刀又像靈蛇般向他的腕上纏去。

霍天亮一聲暴喝，右掌向後，左手却拔出蛇弓，向凌華的左脅下刺去。

蛇弓不但可以射出紫金箭，也可以把敵人刺死。

錚一聲響，凌華的軟刀砍在蛇弓弦上。

刀無缺。

弓弦亦絲毫無損，但這一刀之力，却把蛇弓震退三尺。

好强勁的一刀。

霍天亮冷笑連聲，身如巨鳥翻起。

一蓬金光亂閃。

霍天亮然從囊中掏出數支利箭，當作暗器般向凌華的頭上射去。

凌華刀勢急展，撥開六支箭。

霍天亮身形輕輕翻落。

凌華趁機以牙還牙，撒出一蓬毒針。

但毒針射出去的時候，霍天亮的身形又向橫飄開三尺。

颼！

蛇弓像一把利箭般，向凌華的頸上射去。

又是錚一聲響。

弓弦竟然纏在凌華的脖子上。

凌華的眼珠都紅了。

他想抖脫。

但霍天亮這一着，看似平凡，其實却是經過多年苦練的絕招，名堂是「弦在頸上」。

倏地，凌華一聲慘呼。

那張蛇弓的弓弦，竟已把他的咽喉生生割斷！

凌華只發出了一聲絕望的慘呼，整個人就像死狗般倒了下去。

* * *

七狂幫的幫主，就在這一艘白船之上被殺。

綠木大師高喧佛號道：「霍幫主神功蓋世，手刃奸邪，實乃天下萬民之福。」

就在這個時候，霍天亮與綠木大師的眼睛突然同時一亮。

白船之上，居然不知道甚麼時候，出現了一個鶉衣百結，禿頂、紅鬍子的老乞丐。

霍天亮與綠木大師的武功俱是時下武林絕頂之輩，但居然沒有發覺到這個老乞丐的出現。

老乞丐不但悄悄的在白船上出現，而且手中還握着一柄劍。

那是足以令絕大多數武林人物爲之心驚肉跳的奪劍！

* * *

老乞丐的身上，都已濕透。

顯然，他是泅泳來到這裡。

他不但泅泳到此，而且還在黑底湖中，找到了人人都想奪走的奪劍。

司徒英武更是一呆。

雖然他以前從未見過這個老乞丐，但此刻也不難想像得到，他就是丐幫中號稱「海丐」的任魚飛。

* * *

任魚飛在丐幫芸芸衆多長老之中，聲望最高，武功也最高。

他號稱「海丐」，不但水底功夫極爲了得，而且輕功之佳，世間更是罕有人能企及。

連司徒英武都已認出眼前這個老丐就是任魚飛，霍天亮和綠木大師當然也都知道。

霍天亮甚至與任魚飛有過數面之緣。

丐幫與紫金幫素有交情，丐幫中的重要人物，霍天亮沒有一個不認識。

霍天亮哈哈一笑，道：「任長老，多年不見，你的水裏功夫又精進不少。」

任魚飛突然把目光停留在司徒英武的臉上。

司徒英武抱拳爲禮，道：「在下司徒英武。」

不待他說完，任魚飛截口道：「早知道你是奪劍的第三代主人司徒英武，現在該是物歸原主的時候。」

說完，果然把奪劍交到司徒英武的手上。

霍天亮道：「未知任長老憑什麼辦法，把奪劍從黑底湖中撈了上來？」

任魚飛道：「那是運氣。」

「運氣？偌大一個黑底湖，憑運氣就能把奪劍撈回？」

任魚飛乾笑一聲，道：「除了運氣之外，當然還得加上一些時間。」

「多久？」

任魚飛一笑，道：「不多，只費了二十五天的工夫。」

「二十五天？」霍天亮又抽了一口涼氣。

任魚飛目注奪劍，忍不住道：「別說二十五天，就是花二十五年的工夫把它撈回上來，也是值得的，這一劍，不愧是鐵不銅的精心傑作。」

他說完這幾句話之後，突然有一柄銀刀向他的背心猛力刺去。

那是七狂幫五個白袍鐵臉人的刀。

任魚飛似乎完全不覺。

但等到刀已將觸及他背心的時候，那柄刀突然就被任魚飛一手抓着，然後「奪」的一聲，整柄刀深深的插在船板之上。

一個白袍人立時被拋起。

白袍人的身子雖在半空，但却趁勢一腿蹬向任魚飛的臉龐。

這一腿雖然比不上他的刀霸道，但也同樣可以置人於死地。

但他這一腿只蹬了一半，他整個人就重重的從半空中摔了下來。

因爲他這一條腿突然不見了。

每一個人都看見了一蓬劍光，一蓬血影。

然後，白袍人的腿就被削斷。

當白袍人摔下的時候，人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司徒英武的身上。

奪劍在他的手中。

血在滴。

劍鋒雖有血，但瞬即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劍是好劍。

但司徒英武的劍法，更是令人心驚膽顫。

連霍天亮都無法否認，在此之前自己低估了這個年輕人的身手。

* * *

一個白袍人雖已倒下，但又有四個白袍鐵臉人同時登上了這艘白船之上。

霍天亮冷冷的道：「七狂幫的幫主早已伏誅，爾等此舉，無異是白白送死。」

那四個白袍人一言不發，突然同時揮刀進攻。

另外十幾個七狂幫的幫衆亦加入了戰圈，一時之間，白船上廝殺得天昏地暗。

這本是衆寡懸殊的一戰。

但七狂幫雖佔人數衆多之利，而且那四個白袍人的武功也極高，可惜他們所遇到的對手，都是江湖上最難惹的角色。

綠木大師、霍天亮、任魚飛，這三人都是當今武林中屈指可數的高手，尤其是綠木大師，他一出招，便例必有人傷亡在他的手下。

至於司徒英武，他的傷勢已經痊癒，而且奪劍又重回他手中，奪劍在他手中所發揮出來的威力，是無可比擬的。

七狂幫在凌華伏誅的時候，已然氣數將盡。

他們沒有料到，霍天亮與司徒英武的武功，竟然遠遠在凌華估計之上。

尤其是司徒英武，他們以爲這一個連奪劍都保不住的劍客，絕不會有太大的能耐。

但現在，他們已深深體會到司徒英武一劍在手時的那種威力。

這是激烈的一戰。

也是七狂幫全軍盡墨的一役……

* * *

七狂幫唯一還餘下來的，就只有金帥和嵩家三兄弟。

但這幾個人也在數月之後，被丐幫的打狗大陣重重圍困，終於死在江南鳥雀坡之下。

七狂幫雖然已完全被毀滅，但接着又惹起無限風波。

梅花派和桃木島主嵩嶽都相繼殺入中原，要爲徒弟與兒子報仇。

江湖上又掀起另一場慘烈的追殺，那是題外話，暫且不提。

黃綠敎，這一個神秘組織又怎樣呢？

還有祝仁和龍耿所找的又是什麼呢？

* * *

烈日當空。

百達城裏的祝仁企立在巨樹上，突然傳來一聲嬌叱，繼而一人冷冷的道：「哼！好不要臉，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聯手攔途截劫，王法何在！」

隨着那聲嬌叱，輕飄飄縱下兩條窈窕的身影。

祝仁與龍耿相顧愕然。

祇見丈外站立着兩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兩人的臉形酷似，更同穿一式的衣服，背上皆插上一柄長劍，連腰上的虎皮囊也一模一樣，似乎是一對孿生姐妹。

祝仁盯了她們一眼，含笑抱拳道：「兩位姑娘誤會了，在下兩人並非刦賊，我們這樣的做法，祇是爲江南人民着想而已！」

那個看來年長一些的少女，撇撇咀，道：「好漂亮的狡辯！」

祝仁微微笑道：「在下所取的，非財非寶，何謂之賊！」

另一個看來年幼一些的，接口道：「玲姐，無謂與那些臭男人鬥咀，擒下他們再說吧！」

龍耿冷笑道：「好大的口氣！」

那少女嬌軀一扭，玉手在背後一拉，「嗆」的一聲脆響，長劍出鞘，嬌叱道：「臭賊看劍！」

那長劍如春雷乍閃，一招「羣龍戲寶」，劍鋒直向龍耿的咽喉刺來。

那個被稱作玲姐的少女見狀，立即嬌喝道：「玉妹，停手！」

但那被叫作「玉妹」的少女，並不理會，已經與龍耿打作一團。

那年長的少女無法制止，祇好揮劍上前助陣，但被祝仁攔着。

四人莫名其妙的打起來。

過了一陣，突然一聲沙啞聲音喝道：「徒兒，快住手！」

跟着便是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四人循聲望去，祇見小山崗上，並排站着四個人。

兩少女立即垂首躬身，叫道：「師父！」

祝仁及龍耿亦向山崗上的四人，拱手爲禮。

一個雄壯的聲音哈哈大笑道：「自己人打自己人，眞是不打不相識。」

各人也跟着哈哈地大笑起來。

這時，山崗上的四人，已來到祝仁等人面前。

那四人中，一個中年道姑，她



叫「頓悟師太」，也就是那兩個少女的師父。

那個高大的僧人是少林高僧，法號是「惟正」。

另外兩位，一個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鋼拳」鐵無敵。

另一個就是奪劍主人——司徒英武。

頓悟師太問道：「徒兒，究竟爲了什麼與這兩位施主打起來？」

那個年幼的少女，搶着把她們所見到的，以及她們所想像的，一一對頓悟師太說出。

之後，她還指指「惡鼠」岳岩的屍體。

頓悟師太向祝仁及龍耿含笑問道：「兩位施主，小徒所說的，是否確有其事？」

祝仁及龍耿躬身拱手一揖，道：「她們對這件事，可以說完全誤會。」

之後，便把整件事的經過情形，詳細地對各人說知。最後更伸手入懷中取出那張黑名單，雙手遞給司徒英武。

兩少女聽祝仁說完，頓時花容失色，驚問道：「什麼？我爹私通賊寇？」

頓悟師太點了點頭。

兩少女搖頭道：「不會的！我爹不會私通賊寇的！你們不可冤枉他！」

司徒英武望了她們姐妹一眼，長長地嘆了一聲，道：「唉，我也知道妳們現在心情所受的痛苦，不過，你爹過去的所作所爲，妳們是不會知道的，他是一個土豪惡霸！」

兩姐妹打斷他的話，搶着道：「不！我爹不會是惡霸！」

司徒英武繼續道：「……他一生巧取豪奪，欺壓百姓，『百達城』方圓百里內無人不知。現在又通賊有據，妳們若然不信，可看看他的筆跡吧！」

語畢，把那張黑名單，遞給她們。

她們接過那張名單，詳細地閱讀一遍，發覺果然是她們的父親狄仇親筆所寫。

突然，那年幼的「嘶」聲把那張黑名單撕開兩爿，而且準備把它撕作片片碎的。

司徒英武臉色劇變，出手如電地點了她倆穴道，並伸手奪回那張撕作兩半的黑名單。

頓悟師太見狀，吁了一口氣，面露嚴肅表情，道：「徒兒，妳們冷靜一點，爲師有幾句話要同妳們說！」

兩姐妹木然地點點頭。

頓悟師太跟着解開她們的穴道。

稍後，頓悟師太道：「現在，百姓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三股流寇，禍延數州，互相呼應，分頭流竄，寇賊所至，鷄犬不寧。若任由賊寇勢力日漸坐大，被屠殺的人更多，依妳們看，是否袖手不顧？抑或採取行動？」

頓悟師太說到這裏，望了她們一眼，但她們祇是默默地垂頭不語，並無任何表示。

頓悟師太繼續道：「……妳爹就是其中一股流寇首領許留金的心腹，他在幕後負責聯絡黑道魔頭、土豪惡霸、地痞流氓、貪官污吏等作爲呼應。現在忠孝兩途，任妳們抉擇，如果存孝的，妳們可以回家協助父親繼續塗炭生靈，博取榮華富貴，爲師決不阻攔。否則，妳們就要大義滅親，跟隨爲師消滅那些爲虎作倀的敗類，搶救千萬百姓於倒懸！」

兩人仍然低頭不語。

倏地！兩人突然下跪，淚流滿面，哽咽道：「師父，我們願意跟隨妳老人家，聊盡綿力，掃蕩流寇，不過……」

頓悟師太望着她們道：「不過甚麼？不用吞吞吐吐，有話直說無妨！」

兩人面露懇求之色，道：「……不過，想請求師父對家父網開一面，赦他一死，徒兒感恩不盡！」

「阿彌陀佛！」惟正大師雙掌合十，喧了一聲宏量的佛號！

然後，接道：「善哉！老衲爲妳們姐妹一點孝心所感動，我佛慈悲！假如令尊有意向善，就免他一死吧！如果他仍然怙惡不悛的話，那就難逃劫數了！」

兩姐妹聞言大喜，連忙向惟正大師磕謝。

原來，這對姐妹是「狄家堡」的堡主狄仇的一對孿生女兒，大的名叫狄燕玲，幼的名叫狄燕玉，從八歲起，便由她們的母親親自送到頓悟師太處學藝，整整一十二年，現在她們已練成一身不俗的武功。

惟正大師道：「現在你們幾位，應該互相引見一下，將來可能會同舟共濟，併肩作戰，也好多個接應。」

於是，四位便互相自我介紹，冰釋前嫌。

「鋼拳」鐵無敵望了場各人一眼，對司徒英武道：「英武，現在黑名單已經到手，我們是否立即採取行動，剷除那些『牛鬼蛇神』。」

鐵無敵語畢，各人皆以期待的眼光，瞧着司徒英武。

司徒英武沉思片刻，點頭道：「是！我們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分頭把那些奸徒一一消滅！」

說到這裏，走到「惡鼠」岳岩所

遺下那個小貨箱旁，蹲下檢視箱內各物。

小貨箱內除了女人的用品外，還有兩枚毒心雷。

他拿起那兩枚毒心雷，遞給鐵無敵，道：「鐵老虎，你收下這兩枚東西，可能會有用處，雖然，這種下三濫的東西我們是不屑用的，但用它來對付那些奸徒，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自當別論。」

鐵無敵伸手接過那兩枚毒心雷，小心地揣在懷中。

司徒英武再由小貨箱內取起一瓶胭脂，隨手撕下一幅衣襟，再把衣襟撕成四片，樹上折一枝小樹枝，蘸上胭脂，在每塊布片上寫上幾個奸徒的姓名。

之後，把其中一塊布片遞給鐵無敵，道：「鐵兄，你負責消滅這幾個奸徒，祇求達到目的，大可不擇手段，更不可讓他們漏網，以防洩露機密！」

鐵無敵接過布片，略一過目，便謹愼地揣入懷中，向司徒英武點點頭，道：「在下不達目的，決不回來！」向各人一拱手，邁步而去。

其餘三塊布片，一塊給頓悟師太，一塊給惟正大師，最後一塊遞給祝仁，由他們負責。

於是，各人立即起程。

行前，狄家姐妹向頓悟師太道：「請求師父對老父網開一面，徒兒感恩不盡。」

頓悟師太望了她們一眼：「徒兒放心，爲師與司徒英武兄此去『狄家堡』，是向令尊勸說一番，敦促他回頭是岸，改過自新，我們若非迫不得已，決不妄加殺戮！」

狄家姐妹稍覺安慰，向兩人深施一禮，道：「多謝師父。」

之後，與祝仁及龍耿等一齊上道，掃蕩那些牛鬼蛇神，負起拱衞國家邊疆，保護鄉梓人民的任務。

＊　＊　＊

司徒英武與頓悟師太來到達城「狄家堡」前，向堡丁遞上拜帖。

堡丁持着拜帖入內，雙手呈上堡主狄仇。

狄仇接過拜帖一看，面露詫異之色，道：「哦！想不到是他！」

立即整理衣冠，步出大門迎客。

當他一見到司徒英武及頓悟師太兩人，臉上便堆滿笑容，拱手施禮，道：「不知司徒大俠及頓悟師太大駕光臨，有失遠迎，望祈恕罪！」

兩人拱手還禮，道：「不敢，狄莊主太見外了！」

狄仇連忙側身讓人道：「兩位，請。」

各人在客廳中坐下，下人奉上香茗。

狄仇向兩人偷偷地掃了一眼，然後，欠身道：「兩位駕臨敝堡，未如有何見敎？」

司徒英武道：「在下有一事想請敎狄堡主，但不知是否應該說出？所以……」

狄仇聞言，略一遲疑，臉上裝作毫不在乎的神態，笑道：「司徒大俠直說無妨，在下洗耳恭聽。」

司徒英武道：「許留金、李榮霸、何先祥等那三股流寇作亂之事，狄莊主可有所聞？」

狄仇緩緩地回答道：「在下略知一二。」

頓悟師太道：「正是爲着此事，前來打擾狄堡主。」

狄仇道：「願聞其詳！」

頓悟師太道：「此刻正是神州動蕩之秋，流寇四出搶劫、屠殺、姦淫、生靈塗炭，凡是懂得武功正義之士，無不奮起蕩寇，拯救百姓，保衞鄉梓。其中一些有志之士，現已組織一個『剷寇組織』！閣下是武林俠義中人，『百達城』方圓百里內，百姓皆以閣下馬首是瞻……」

稍頓片刻，然後繼續道：「閣下是舉足輕重，言重九鼎之人，吾等經議決後，一致通過，力邀閣下加盟，保家衞國，共禦外侮。咱們本着一片至誠之心，特專誠拜訪閣下，就是爲了這件事！」

狄堡主垂首沉思，客廳被一片沉寂的氣氛籠罩着。

良久之後，狄堡主向各人望了一眼，道：「各位忠肝義膽，誠意可嘉，不過，可惜在下已行將就木，正是有心無力，自廿多年前歸隱本莊後，已很少與武林朋友往還，昔年雄心壯志，已盡拋九霄雲外。兩位好意，在下心領，關於加盟之事，還是另請高明吧！」

司徒英武臉色陡變，冷冷說道：「狄老兄這般態度，不怕被人齒冷嗎？何況這事爲公爲私，亦不應該袖手！」

狄堡主道：「不情之處，還請兩位見諒，在下對這事已決定置身事外，不管甚麼人，也不能動搖我的意志！」

司徒英武威凌如電的眼睛注視着他，冷冷道：「就怕閣下對這事不會置身事外！」

狄堡主勃然變色，冷哼一聲，道：「哼！爲什麼？」

司徒英武道：「江湖傳言，狄堡主私通許留金，招納江湖敗類，以作內應……」

狄堡主大怒，不待他說完，拍案怒吼道：「這話可有證據？」

頓悟師太微笑道：「狄堡主息怒，『空穴來風，當非無因』！不管這事是否屬實，老婆子希望狄堡主



能夠懸崖勒馬，棄暗投明！」

狄堡主道：「在下已說過，對這事置身事外，難道兩位不信區區之言嗎？」

司徒英武接着道：「一言爲定，就請閣下緊記『置身事外』之言，否則，衆怒難犯，惹火焚身！」

稍頓，繼續說道：「我們也應告辭了，冒犯之處，尚希原諒！」

狄堡主愀然作色道：「不敢！」

於是，雙方拱手而別。

途中，頓悟師太禁不住仰天哈哈大笑道：「好一個『置身事外』的老狐狸，相信他還不知道東窗事發哩！」

司徒英武望着她問道：「依你看，他是否會改邪歸正而『置身事外』？」

頓悟師太搖了搖頭，答道：「絕對不會！」

稍頓，然後道：「俟翦除他的所有同黨後，然後全力殲滅他！」

＊　＊　＊

祝仁等四人曉行夜宿，馬不停蹄地向目的地進發。

途中，狄燕玲斜斜地瞟了祝仁及龍狄一眼，嬌聲地問道：「祝仁兄，我們的目的地是那裏？」

祝仁答道：「九皇鎭。」

狄燕玉接着問道：「人是那一個？」

祝仁道：「江湖上臭名遠播的黑道魔頭——『小毒王』蘇明祥！」

「百達城」距離「九皇鎭」約四百里，四日後，他們已抵達目的地。

把馬拴好，四人魚貫進入該鎭一家最有名的飯店「九皇居」進午餐。

這時正是飯店最旺盛的時候，大有客似雲來，高朋滿座之感。他們正在抬首向四面找尋座位，有一店小二來到他們身側，指指窗前那張空桌，躬身陪笑道：「幾位客官請到那邊坐吧！」

祝仁點點頭，道：「謝謝！」

各人坐下點菜後，隨意向四面的坐客望了一眼。

狄燕玲低聲道：「各位留意東面角那桌的坐客！」

於是，各人不經意的朝那面望了一眼，祇見那張大圓桌上，坐上了六個年齡懸殊的人。他們的年紀，看上去就像是父子爺孫一樣的參差。

剛在這時，那個最老的也向祝仁這面望來，他年約七十餘歲，面長如馬，頷下長着一撮山羊鬍，身穿一襲殘舊的寶藍長袍，右手輕輕地搖晃着柄鵝毛扇，烱烱發光的雙眼，襯托着咀角那種似笑非笑的奸相，祇要你向他看上一眼，就會給你帶來一種陰險兇狠的不良感覺。

這時，店小二已把熱烘烘的酒菜送上，見這幾個青年的陌生人，正望向東面那張桌子，而那桌子的老頭兒又正向這邊望來。他臉色微變，捧着酒菜的手亦微微顫抖，他趕忙把酒菜放下，向祝仁打了一個眼色，低聲道：「客官，閒事莫理，酒菜冷了不好吃，趁熱吧！」

祝仁望了他一眼，點點頭，作會意的微笑。

店小二也借故走開，招呼別的客人。

祝仁便低聲道：「別理他，我們塡飽肚子再算！」

他們正想舉筷進食，坐在那老頭兒對面的中年人，忽然一聲大喝道：「伙記，過來！」

那店小二戰戰兢兢地行到他的面前，垂首躬身問道：「三爺，有什麼吩咐？」

那中年人瞪着一雙牛眼，舉手指向祝仁那張桌子，向店小二吆喝道：「三爺有事趕路，你先把他們的酒菜搬過來！」

店小二期期艾艾的答道：「那……那怎麼……行？」

中年人怒容滿面的說道：「什麼不行？」

店小二：「……」

中年人「砰！」聲一掌拍在桌上，喝道：「快些，不行也得行！」

店小二被迫不過，只好拖着沉重的步伐，向着祝仁這面走來。

祝仁見此情形，情知對方有意鬧事，不禁哈哈冷笑道：「朋友，在下最喜歡成人之美，接住！」

說畢，捧起那盆熱騰騰的鹵水猪肉，向着對方飛去。

別看他年紀輕輕，但他的內功造詣已達出神入化之境，隨手擲出的那盆鹵水猪肉，已有一大半嵌進中年人頭頂的板壁內，最令人嘆服的，它又沒有半點汁液飛濺出來。

祝仁露出這手絕技，直把滿堂坐客看得目瞪口呆。那中年人已知道遇着强手，但仍硬着頭皮，冷冷地說道：「嘿！朋友果然好身手，但我家三爺從不喜歡白吃人家的，還給你錢！」

說畢，手從懷裏向外一揮，只聽「篤篤篤！」一連幾聲音響，祝仁身旁那根木柱上，已嵌着十多枚銅錢。

這時，膽小的顧客，已知有事發生，紛紛離座而去。

坐在中年人身旁那年約廿許的不羈少年，忽然颯一聲起立，露出一副貪婪的色相，指着狄家姐妹淫笑道：「看，這兩個姑娘多麼漂亮，快來陪陪六少爺快活快活吧！」

他身旁那個年紀大些的，也笑哈哈的接着說道：「六弟，記得留一個給五哥！」

狄燕玲與狄燕玉這時怒得柳眉

倒豎，鳳目圓睜，嬌聲叱喝道：「狂徒找死！」

跟着玉手連揚，一個是鐵蓮子，一個是金錢鏢，以「雨打芭蕉」的手法，「颯颯颯！」一連串破風之聲，向對方各人勁射而去。

那老頭兒見狀，大袖一揮，那些暗器已全飛入袖中。他跟着發出幾聲梟鳴般的嘿嘿狂笑道：「好大膽的女娃兒，居然敢向『奇宮六皇』動手，還給妳們！」

大袖向外一揮，原先那些暗器，已如飛蝗般向着祝仁各人激射而來。

祝仁各人立即拔劍，把暗器紛紛擊落地上。

之後，祝仁忽然哈哈大笑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少爺們正想找你『奇宮六妖』，估不到你們死期已到，居然齊齊全全地等在這裏送死，哈哈！妖魔們，引頸受戮吧！」

祝仁說到這裏，低聲提醒各人道：「妖魔們的暗器，是藏在鵝毛扇及摺扇裏，小心！」

「心」字一出口他的身軀已飄過數丈，本着「擒賊先擒王」的原則，左手運勁一揚，三柄柳葉刀成「品」字形的向着那個老頭兒——「小毒王」蘇明祥的面門及左右胸口勁射而去，右手長劍跟着一招「仙人指路」直戳蘇明祥的咽喉。

刀劍皆挾着雷霆萬鈞之勢，一氣呵成地攻出。

「小毒王」蘇明祥忽然發出一聲嘿嘿冷笑道：「哼！不自量力的娃兒，受死吧！」

激戰之勢已成，那是誰也不能阻止的。

蘇明祥久歷江湖大仗大陣，對祝仁根本全然不放在眼內。

蘇明祥的厲害，祝仁是不敢小覷的，但此際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他必須面對這場硬仗。

而且，這是許勝不許敗的硬仗！

蘇明祥的暗器功夫，的確出神入化。

祝仁力戰之下，雖然一直不敢掉以輕心，但接戰不到三十招，仍然防不勝防，在脅下中了一枚毒針！

祝仁這一驚自是非同小可，心想這一戰敗局已定，唯有暫且逃脫，然後再徐圖後計。

但蘇明祥豈肯放過殺敵的良機，在此關頭，更是咄咄逼人，絕不放鬆。

只見各式各樣的暗器，有如仙女散花般罩向祝仁，顯然是要把他置諸死地而後快。

颯！颯！颯！

祝仁雖竭力閃躲，但右臂仍然再中一枚毒針！

蘇明祥不由發出一陣得意的獰笑！

「不自量力的東西，現在才後悔，未免是太遲了！」

眼看祝仁難逃毒手，當場便得慘死在蘇明祥手下，豈料天際忽然捲起一道烈火般的紅雲！

這是什麼的「紅雲」？

祝仁中了兩枚毒針，早已天旋地轉，在他眼前，再也沒有什麼顏色，只有漆黑一片。

他已搖搖欲墮，險些整個人倒了下去。

蘇明祥却看得很清楚，那是一襲大得出奇的紅披風！

這種披風，本來並不奇特，但這一襲披風，却比一般披風更大三倍有多！

只見這披風有如巨網般，罩向祝仁，也同時罩向蘇明祥！

蘇明祥心知不妙，急急縱身向後倒退。

他這一退之勢極快，竟在一眨眼間工夫退開五六丈之遙。

但那一襲大得出奇的紅披風，也如影隨形般，直逼而至！

蘇明祥又驚又怒，一急之下，也不顧得再去閃躲，猛然從靴內抽出一把鋒利無比的匕首，有如長虹般急劃向頭頂的大紅披風！

這一把匕首，是西藏巧匠魯達奇親自鑄造，端的鋒利無匹。

那披風是應該被匕首一劃而破的。

但這應該出現的事，却偏偏沒有發生，反而有一股神秘莫測的勁力，把匕首吸了過去！

對蘇明祥來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

但事實証明，他那鋒利無匹的匕首，根本沒法子可以抵擋那一襲大得出奇的紅披風！

也就在這刹那間，蘇明祥終於想起了一個人的名號！

他陡然發出一聲絕望的慘叫：「『紅雲老鬼』卜雙單！」

他終於叫出了這個人的名字！

但太遲了！

那一襲大得出奇的紅披風，不但把他那鋒利無匹的匕首吸了過去，也把他整個頭顱也一併吸住！

大得出奇的紅披風，就像是榨取橘子汁的巨手，牢牢地把蘇明祥的腦袋狠狠地搾着！

搾！搾！搾！

兇狠絕倫的搾取！

只聽得一聲怪異的悶響，蘇明祥的身子在大紅披風下掙扎着、抖動着……

但這是無助的掙扎！

也是垂死的抖動！

在這大得出奇的紅披風下，蘇明祥唯一的去路只有一條。



黃泉路。

* * *

祝仁昏迷了！

他沒有看見那一襲大得出奇的紅披風，更看不見窮凶極惡的蘇明祥怎樣死在「紅雲老鬼」卜雙單的手下！

當然，他也不會看見卜雙單的臉！

卜雙單既號稱「紅雲老鬼」，除了他有一襲大得出奇的「紅雲披風」之外，他的年紀也絕不會小。

不錯，他已年逾八旬，在江湖上，是碩果僅存的老前輩！

卜雙單一出手，就算有什麼邪魔妖孽在附近，也不敢貿然輕舉妄動。

這一來，祝仁總算能夠死裡逃生。

當然，這還得要倚靠一些解毒的靈丹妙藥。

把祝仁救活過來的，又是卜雙單。

他把一瓶藥末傾倒在祝仁的嘴裏，一面餵藥一面喃喃地在罵：「他媽的！這是老夫花了十五載心血才能製煉而成的解毒奇藥，而且只剩下這麼一小瓶，都是自己不好，偏偏遇上了這一瑣碎事，平白又浪費了這瓶東西……他媽的……」

越想越是憤憤不平，駭然一脚狠狠地踢向祝仁的屁股！

但他踢了一脚之後，却又搖頭不迭：「眞是他奶奶的越老越糊塗，這混帳的東西最少還得八九個時辰才能清醒過來，這樣子踢他的屁股，他怎麼會覺得疼痛？」

越想越是不愉快，但却也無可奈何。

「哼！都是這兩個女娃娃不好，要不是妳們兩個不成材的東西，這小子未必會惹上這些麻煩！」

卜雙單猛然回頭，怒目瞪視着狄燕玲與狄燕玉。

那陣中，狄燕玲和狄燕玉的處境也很不妙，但卜雙單及時殺出，而且一舉手便以兇狠絕倫的手法殺了蘇明祥，其餘妖邪紛紛逃竄四散，她倆才總算未曾遭遇毒手。

但卜雙單脾氣怪異，却也令狄燕玲和狄燕玉爲之氣結。

狄燕玉首先按捺不住，叫道：「老不死，別以爲你救了祝仁，便可以倚老賣老，在咱們姊妹面前大放厥詞，胡說八道！」

卜雙單滿是皺紋的臉龐，綻出了一絲怪異莫名的笑意：「好哇！狗咬呂洞賓這種事，原本就是天天都有的，想不到今天連老夫也遇上了，而且不是一隻，總共有兩頭不知天高地厚的雌犬！」

狄燕玲給他這句「不知天高地厚的雌犬」罵得粉臉通紅，不禁怒形於色，叫道：「老前輩，雖然你手底下武功遠比咱們姊妹高明，但你若還自重身份，就不該口沒遮攔，當知武功可以傷敵，但說話往往更能傷人！」

「嘿嘿！眞是黃毛娃娃，這種道理，老夫在七十五年前就很明白，用不着妳來提點，但老夫偏偏喜歡出口傷人，口沒遮攔，妳又能把老夫怎樣？」

「哼！雖然你不顧江湖前輩身份，咱們的確不能把你老人家怎樣！」

「妳總算還有一點點自知之明……喲……不妙，老夫的酒癮發作了，這裡又沒有甚麼佳餚美酒……」

「誰說這裡沒有酒，難道你看不見到處都是酒罈嗎？就算你是個瞎子，也可以鼻子嗅出酒香呀！」

「呸！老夫是何許人也，又豈會甚麼劣酒酸醋都囫圇而吞之？」

「你想喝甚麼酒？」

「當然是第一流的佳餚，但這裡欠奉！」

「這裡沒有美酒，甚麼地方會有？」

「唔……照老夫推算，距離此地三百里外的祝家莊，也許會有三幾罈上等貨色！」

「祝家莊，那不是祝仁的地方嗎？」

「呸！普天之下，祝家莊又豈止一兩處！」

「祝仁也許跟那座祝家莊的主人有點淵源，畢竟天下間姓祝之人，不會太多！」

「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再說，老夫要三幾罈美酒，大可自行向祝家莊莊主討取，又何必倚靠這江湖小輩？」卜雙單冷冷一笑，不再理會狄燕玲和狄燕玉，身如怪鳥般向東南方飛掠而去！

狄燕玉扶起祝仁，只見他仍在暈迷之中，但臉色已比中毒針之際紅潤不少。

「不必擔心，他會安然無恙的……」狄燕玲對狄燕玉說。

「此地不宜久留，咱們帶着他遠離此地，方爲上策！」

「對！」

「那姓卜的老鬼，究竟是甚麼門路？」

「唔……我聽說過，他跟頓悟師太曾經有過一段淵源，但那是上一輩江湖前輩的恩怨，詳細情況如何，並不清楚！」

「如此說來，他是衝着頓悟師太的面子，才會出手拯救祝仁的？」

「那也不一定……也許，那姓蘇的合該畢命於此，亦未可料……」

* * *

祝家莊，並不是很大的地方。

而且，這祝家莊似乎年久失修，雖未致門庭破落，野草萋萋的荒涼境地，但也相差不會太遠。

看來，在這祝家莊之內，居住的人不會太多。晨曦時分，一抹朝陽透過枝葉稀落的樹梢，射向莊院大門之前。

一個身披大紅披風的老者，手裏抓着一隻燒得又焦又老的麋鹿腿，一口一口地咬着。

這老者並非別人，正是一出手便把蘇明祥擊殺於大紅披風下的「紅雲老鬼」卜雙單。

「他媽的，這是甚麼腿？又腥又老，眞不知道那個獵戶搞甚麼鬼？」

原來這麋鹿腿是他在天亮之前，從一個深夜狩獵的獵戶手裡搶過來的。

雖然不好吃，但卜雙單實在是餓得很了，一邊破口大駡，還是一邊吃個不亦樂乎。

只見祝家莊的大門並沒有關上，只是虛掩着。

卜雙單大步上前，伸手一推，把大門推開。

「他媽的，搞甚麼鬼？難道裡面的人都死光了嗎？」一面喃喃地咒駡，一面大步闖入庭院之中。

但他才闖入庭院五步，已給八個劍手重重包圍着。

這八個劍手，年紀都不大，由十六七歲至二十三四左右。

八人均穿青衣，臉色蒼白，但却眼神烱烱，眉宇間都隱藏着一股英氣。

「哈哈！這才有點意思！」卜雙單環視衆人一眼，「敢情這是歡迎老夫來了。」

「這位前輩，擅闖本莊，未知有何賜教？」年紀最長的一名劍手恭聲說道。

卜雙單睨視了他一眼：「你叫甚麼名字？」

「祝帆星！」

「這名字不好！」

「名字是由父母所賜，好不好也不能更改！」

「放屁！老夫本名淨心，但這臭名字有甚麼好，活像一個和尚的法號！」

「前輩怎樣處理自己的名字，那是前輩的事，與晚輩等無關。」

「呸！混帳！老夫偏偏要你改名，你既姓祝，何不取名爲『葉青』？」

「祝葉青？」

「不錯，這名字，正與山西名酒竹葉青一模一樣，豈不妙哉！」

「前輩此言，說說笑還可以，豈能當眞！」

「誰說不能當眞！這樣吧……」卜雙單微一沉吟，接道：「只要你肯把名字改一改，老夫便傳你一套『雲外飛仙掌』法，保證你畢生受用不盡！」

「對不起，前輩美意，晚輩敬謝不敏！」祝帆星搖頭不迭。

八名劍手的陣勢早已佈置妥當，只要卜雙單稍有異動，劍陣招式立時便會排山倒海般殺出！

卜雙單悍然不懼，隨手把那麋鹿腿拋開，目注着祝帆星，道：「黃毛小子，你是看不起老夫的掌法嗎？」

「豈敢！但做人不可沒有骨氣，要是爲了一套掌法而把父母定下來的名字更改，那是太沒種，太不孝了！！」

「呸！都是廢話，看掌！」

卜雙單終於出手！

他一出手，便是他在早年賴以成名的「雲外飛仙掌」！

只見他身形晃動，僅以右掌與八名年輕劍手週旋。

八劍手不敢怠慢，均全力以赴！

劍勢一經發動，果然別具一番威勢。

只見劍鋒有如浪濤裂岸，一劍復一劍，以綿密無盡的招式，層層疊疊湧向赤手空拳的卜雙單。

「好一套『海浪無邊劍陣』，原來你們的主子，居然跟點蒼派一脈頗有淵源！」

八名年輕劍手才把劍陣發動，這神態詭異，來歷不明的老者便已叫破陣勢的名稱，可見這老者實非簡單人物。

但此際已無暇再顧慮，唯一之策，是務求速戰速決，把這老者擒拿下來再說。

然而，要速戰速決的，不但只是這八名年輕劍手，卜雙單心中，也是同一想法！

只見卜雙單運掌如飛，右掌掌勢之奇特，實在是匪夷所思，前所未見。

在此同一時間，八名劍手幾乎同時感到左掌一麻，手中長劍已不翼而飛！

須知這八名劍手，都是用右手握劍的！

但卜雙單却出手疾擊這八人的左掌！

按照常理，八人縱使左掌中招，也決不致連右手掌中長劍也保不住的。

但偏偏八人在左掌中招之後，右掌就再也拿不住和性命同樣寶貴的長劍！

八把長劍紛紛脫手，齊齊落入卜雙單左掌之中！

(未完・六)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白爾艷、羅老大、錢一串加上小五子四人燒了石老三的食店，聯手擊敗石大娘，將她綑綁在林中逼她說出文公度與石老三等人去東北的計劃，石大娘死都不肯說，小五子也在一旁幫凶施壓力，氣得石大娘差些道出了小五子身世之秘，幸被白爾艷及時阻止。羅老大險些死在石大娘手下，憤恨不已，正欲置她於死地，却殺來百花谷二金釵……

探明身世心悲慟　殺人滅口爲保密

白爾艷見羅老大臉色灰慘慘的，就好像剛從棺材裏拖出來的死人，便急急的道：「請問。」

上官海棠道：「有個『大頭鬼』包藍，這人現在那裏？」

白爾艷道：「我們離開天山不老峯的時候，包藍還在那兒，不過我們走的時候，聞他言要回七里蕩，他大概已經走了。」

上官桃花道：「是眞的嗎？」

白爾艷前半段話是眞的，後半段却是謊言一句。

錢一串已接道：「我們實話實說！」

上官海棠道：「無憂島上有個嬌嬌的女人，她到甚麼地方了？」

白爾艷笑道：「那個女人認錢不認人，我們已好幾年未見面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請問二位，你們找嬌嬌這幾人打算幹甚麼？」

上官海棠道：「殺了他們！」

白爾艷道：「爲甚麼？」

上官海棠道：「若不殺了他們，我那未出閣的小妹，便不進百花谷，誰叫他們惹上我們的小妹？」

羅老大已坐在地上大喘氣，白爾艷伸手道：「可以拿解藥了吧！」

忽聞得上官桃花道：「張口！」

羅老大忙仰起頭來，把一張嘴巴張得大大的！

祇見上官桃花手指一彈，一粒豆子般大小的黃丸，便咯的一聲進入羅老大的口內。

上官桃花對妹子道：「走吧，我們去找姓包的。」

兩個人走得快，刹時不見踪影。

白爾艷走近羅老大，笑道：「人在江湖，心眼第一，光知道發狠，是會吃大虧的！」

羅老大不開口，他在試看這解藥靈不靈。

小五子笑著走近白爾艷，道：「阿娘，我現在才明白，一個人不能祇靠武力保命，有時候還得動動心眼，哈……」

白爾艷指指小五子，道：「剛才我打你，你不恨娘我吧？」

小五子笑道：「爲了救羅大叔，便打得我死去活來，我也不恨你！」

羅老大站起來了！

錢一串遙望著石大娘走去的方向，道：「我們眞的要放走石大娘？」

羅老大已覺身子鬆散自在多了，聞言嘿嘿笑笑，他走近白爾艷，道：「你以爲怎樣？」

白爾艷道：「石大娘會壞了我們的計劃。」

羅老大道：「你是說我們應該

殺了石大娘？」

白爾艷道：「而且還要逼問出石老三他們的計劃！」

羅老大想了一下，緩緩道：「石大娘不是傻的，也祇有傻子才會回大散關，因爲她十分明白，羅老大他們是不會就此罷手，放自己一馬。」

石大娘果然猜中了。

此刻，羅老大幾個人分成扇形，往石大娘的方向在搜索，而且搜索得很仔細。

不論是樹上、草叢、石縫或土洞，沒有一處不加以細查，就算石大娘是一隻小兔子，也會被他們四個人給搜出來的。

小五子走的時候，白爾艷就會告訴過他，一旦發現石大娘，他祇要大聲吼一下，另外三個人便會立刻趕去支援你。

錢一串在最左面，白爾艷在最右面，羅老大在白爾艷附近，小五子便離錢一串不遠往前搜。

深山大澤之中荒草沒脛，怪石嶙峋，沒有山徑，全憑縱躍飛跨。

小五子長年在天山不老峯，那兒比這裏還要荒涼十幾倍。

一路躍來，他反而覺得很好玩。

山泉滴露，傳來幾聲潺潺，那水聲宛如銀鈴一般，悅耳極了。

小五子想起在不老峯下，在山泉石頭下捉螃蟹，不由得童心又起，噗的一聲躍過去，便也令他大吃一驚。

「你……」

小五子指著自己鼻尖笑道：「我怎麼樣？我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在找你呀，你原來爬在這兒又喝又洗……」

不錯，爬在泉邊的正是石大娘。

石大娘被羅老大綑在樹上，又被小五子一陣折騰，她原是受了傷的人，經過這麼一陣子折騰，還能走出這麼遠的路，也很難爲她的了！

雙手用力撐地，石大娘仰起頭來，道：「小五子，你是追來殺我的？」

笑笑，小五子道：「不是我，是我們！」

石大娘立刻側面左右看，她眞怕看到羅老大。

晨陽已升，山中清風徐徐，幾聲野鳥劃過長空，却也傳來了錢一串的叫聲：「小五子，你發現那婆娘沒有？」

聽這聲音，錢一串應在百丈外！

石大娘臉色泛青，立刻小聲道：「難道你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小五子立刻高聲道：「正在找啦，錢叔！」

石大娘笑笑，那笑比哭好看不了多少。

小五子手握短刀蹲在石大娘身前的大石上，他蹬著兩眼問道：「說吧，我在聽著。」

石大娘道：「我說了之後，你會放我一馬？」

小五子道：「當然。」

剛才小五子就心中在疑，甚麼南方的老鷹生大蛋，簡直混帳王八蛋，這一回且看石大娘說些甚麼了。

石大娘低聲道：「小五子，你是南英親骨肉。」

小五子道：「不是南方的老鷹吧？」

一聲苦笑，石大娘道：「那是白爾艷她騙你的，你的父母，十年前結的婚，當時的盛況轟動武林，因爲你爹南英，人稱『刀公子』，他行俠仗義，打擊惡人，他的刀法絕妙，出手比電還快幾倍，傳言他與人較手從不拖泥帶水，一刀就完事！」

小五子眨著一雙大眼睛，光景已經聽入迷了。

是的，一旦聞知自己有個武功高絕的父親，小五子當然就會聚精會神的去仔細聽！

石大娘又道：「你的母親，更是一個大美人，當年他們的結合，英雄美人，相得益彰，眞是珠聯璧合，羨煞不少人。」

小五子道：「我爹他們呢？」

石大娘道：「事情出在你娘身上，你娘柳柔柔，她可是個大美人，但她却有個青梅竹馬的表哥姓宮，不知怎麼的，你娘忽然離家出走，你娘抱了你一齊逃家，中途上就遇上了羅老大一幫人，陰山五狠殺了你的娘，羅老大就把你抱走了。」

小五子臉無表情的道：「羅老大抱走我幹甚麼？」

石大娘一怔，因爲羅老大抱走小五子，這是與無憂島上文公度他們養的女娃兒有關，這件事石老三就告訴石大娘，他們要這一對兄妹結成婚，攪得江湖不安寧。

石大娘當然不會往下說了。

石大娘故意的嘆口氣，道：「羅老大他們幾個大惡人，都想有個後代，來接掌惡人洞，他見你是南大俠的兒子，資質一定不差，便把你抱回天山了。」

「是誰殺了我娘柳……柳……」

「柳柔柔，你娘叫柳柔柔。」

「誰殺她的？」

「聽說是陰山五狠，但陰山五狠確實死在南大俠之手，這中間一定有蹊蹺，我想不通。」

小五子道：「我爹南英呢？」

「你爹南英更慘，怎麼死的，我就不知道了。」她當然不會給八邪製造麻煩，雖然她知道是嬌嬌毒斃南英的。



小五子雙目淚水在滾動，但他猛然吸了一口氣，硬生生把眼淚流入肚子裏！

石大娘道：「你不能哭呀，小五子，萬一白爾艷與羅老大知道你已明白自己的身世，他們一定會殺了你，難道你不想活了？」

小五子道：「石大娘，你一定還有些話不告訴我！」

石大娘道：「我全告訴你了呀！」

小五子道：「我心中有個疙瘩，你沒有把話說清楚。」

也許，這便是人的第六感。

石大娘未提及小五子還有個妹子叫小彩，如今住在無憂島，她當然不會說出來。

石大娘低聲道：「小五子，我在大散關開酒館，又沒有江湖上走動，能聽得這麼多，全是我那丈夫石老三告訴我的。」

她爬近小五子，又道：「我已經盡告訴你了，而且是一字不漏的告訴你了。」

小五子忽然笑道：「我眞的不是南方的大老鷹養的了？」

石大娘道：「南方的南，英雄的英。」

小五子又是一笑，道：「剛才那兩個美女子，爲甚麼去追殺包藍叔？」

石大娘道：「包藍好像也害過你爹呀！」

小五子一楞，道：「眞的？」

石大娘道：「是『冷面小刀』成器說的。」

小五子臉色一緊，道：「你該不是在挑撥我們窩裏反吧？石大娘！」

石大娘道：「你可以暗中去打聽！」

小五子道：「剛才你爲甚麼不說出來？」

石大娘道：「我一時間忘了。」

小五子冷冷道：「你還說一字不漏呢！」

他站了起來，抬頭向左右看過去！

石大娘立刻道：「你若叫出聲，我便告訴他們，你已經知道自己的身世，你的小命也完了！」

小五子笑笑，道：「我還不會那麼傻，石大娘，我怎麼會叫出聲來呢？」

他的臉上帶著微笑，一個臉含微笑的人，怎麼看也不會動邪氣與惡意。

小五子更不會被人看出來，因爲他的臉孔，漸漸的顯露出南英的臉部輪廓，這種模樣給人的印象是堅定的、正直的，與光明磊落的。

小五子躍下大石頭，他走近石大娘的身邊，發出關懷備至的細聲，道：「石大娘，剛才我不好，我不該叫你癢得如萬隻螞蟻鑽心，更不該打得你鼻青臉腫，我……我眞的很對不起你！」

石大娘大放寬心的道：「小五子，有你這幾句話就夠了，今日你放我，他日我回報！」

小五子伸手撫摸著石大娘身上的傷處，又道：「看你傷得這般樣，我眞的很難過！」

石大娘指著前面，道：「你快走吧，祇要不告訴羅老大我躲在這兒，你就算幫我大忙了。」

重重的點頭，小五子道：「我是應該幫你一個大忙的，石大娘，我幫你往大石下面藏藏身子！」

石大娘正要往大石下去躲藏，斜著身子低下頭，她剛剛伸起脖子往大石下面移！

「咻！」

如電一般的冷芒，快得宛如逝去的流光般，抹過了石大娘的脖子。

「啪」……鮮血發出激盪人心的聲音，箭一般的自石大娘的喉頭斷裂處往外標……

石大娘半個身子往石外彈，她的雙目幾乎弩出眼眶外，嘴巴張得足以塞進個拳頭，就是說不出一句話……

她一定想說話，而且是向小五子咒罵，但一個喉管被切斷的人，是不會再說話的。

小五子狠狠一刀之後，人已彈落在石頭上，他回過頭來冷冷道：「石大娘，我要殺光知道我身世的人，對不起，你是第一個！」

石大娘口中流出大量的血，脖子雖然斷了，可就是瞪著眼睛，死不瞑目。

小五子這才站在石頭上跳起脚來叫：「找到了，石大娘在這兒呀！」

已經走在半里外了，錢一串第一個衝過來。

指著地上死的石大娘、錢一串道：「她怎麼死了？」

小五子道：「我殺了她！」

錢一串一瞪眼，道：「我們若要殺她，也不會把她弄到荒山裏來了！」

便在這時候，羅老大與白爾艷也先後撲過來。

羅老大揪住石大娘的頭髮，這才發現石大娘的喉管被切斷了。

一個人若是喉管被切斷，便神仙也難救。

白爾艷道：「小五子，你殺了她？」

小五子道：「阿娘，我不殺她，她却要殺我，我是不得已呀！」

羅老大重重的叱道：「小王八

蛋，就算她要殺你，你不會趕快跑？你知道殺了她對我們多不利？」

小五子哭喪著臉，道：「對不起了，阿爹！」

他這一聲「阿爹」，叫得羅老大立時舒服！

白爾艷道：「人都死了，怪罪小五子也沒有用，羅老大，我們還是按計劃行事吧！」

羅老大道：「如果我們問出文公度他們設計的是甚麼陰謀，行起事來便立於不敗之地了！」

錢一串道：「我們快馬趕到西京去，衹要能找上文公度他們之中任何一人，便不難問出他們的計劃！」

羅老大望著石大娘，嘆口氣，道：「石大娘，老實說，我並不打算要你的命，看你那一身白肉，誰捨得？可是你却太不走運氣了，連個孩子也想殺！」

小五子道：「她當然想殺我，我燒了她的酒館，她早已恨我入骨！」

錢一串道：「你燒了她酒舖她不一定會恨你，你救了我們她才恨你入骨。」

小五子打蛇順竿上，立刻點頭道：「對，對，她一定是因為我救了你們，所以一碰上面便想用手揑死我！」

他望著羅老大，心中却在想，原來是你羅老大，把我從我娘的手裏搶來天山不老峯，你羅老大的目的竟然是要我來接棒，使你們七人後繼有人！

小五子眞的以為羅老大是這樣，這是羅老大的私心重，然而，小五子又怎麼會明白羅老大眞正的目的？

羅老大的原意，是要培養小五子，將來有一天去對付南英，使他們父子相殘。

當包藍把南英中毒的事帶回惡人洞之後，羅老大也同意八邪的主張，有一天叫小五子同小彩兄妹聯婚，然後大鬧江湖，他們自然可以從中得利了。

羅老大重重的看了小五子一眼，道：「你發現石大娘的時候，她在做甚麼？」

小五子道：「她在躲著我！」

羅老大道：「她既然躲著，為甚麼會對你下手？」

小五子一怔，他已從羅老大的眼神中看出羅老大對自己產生了疑惑。

指著地上的石大娘，小五子道：「她撲過來抓我，我便往石頭上躲。」

羅老大道：「就是這大石頭？」

小五子道：「我幾乎就快要躲上去了！」

羅老大立刻逼問道：「她對你說了甚麼話？」

小五子道：「她甚麼也沒有說，就一把抓來！」

羅老大道：「你也沒有問她甚麼？」

小五子心中哆嗦，但他却理直氣壯的道：「我根本沒有時間開口，再說我也不知道她會那麼快的抓我！」

羅老大直直的望著小五子，道：「然後你就殺了他？」

小五子道：「我不殺她她殺我，她忽略了我手上還握著一把刀！」

羅老大忽然哈哈大笑，道：「好了，石大娘既然已死，我們還在這兒討論甚麼，大家上馬，連夜趕往西京了！」

白爾艷道：「羅老大，你不擔心包藍他們幾個人？」

羅老大冷冷道：「如果包藍幾個一齊走出惡人洞，百花谷的兩個丫頭也不見得能佔得便宜，我放心得很！」

錢一串道：「羅老大，我有個意見。」

羅老大已跨在馬背上，聞言回頭問道：「八隻手，你有甚麼意見？」

錢一串道：「我們等了幾年，好不容易等到這次大賣買，我以為不如叫他們四個人也一齊趕來西京，大家把力量扭結在一起，幹起事來也方便。

羅老大道：「如果我算計的不差，『屠夫』金太保已同『夜貓子』丁大川，『瘋狗仔』陶民，『大頭鬼』包藍四人趕往十八道灣埋伏了！」

錢一串道：「原來你已按下這步棋子，羅老大，你可眞有一套！」

羅老大笑道：「你以為我叫他四個人在惡人洞中吃閒飯？我們走後第五天，他們就出發了！」

白爾艷道：「難怪你敢對上官桃花說出天山不老峯地方，她姐妹果然要撲個空了，哈……」

「哈……」羅老大也得意的笑了。

小五子當然也跟著笑，但却笑得十分不自然，因為他忽然發覺，自己活得眞辛酸。

小五子如今已知道，自己的親娘叫柳柔柔，她已經死了，但是誰下的手？

爹也完了，小五子更不知道南英怎麼死的！

此刻，他連露個口風也不敢，他何止是辛酸，簡直就是痛苦。

一個人活得很痛苦，有時候還不如死了的好，尤其是像小五子才七歲大，就開始嘗到人生悲劇的苦果，往後的日子便可想而知！



小五子在滴淚。

錢一串拍馬越過小五子，他一瞪眼，道：「小五子，你哭了？」

小五子立刻把雙目拭著紅紅的，道：「我為甚麼哭，是風沙吹進去的！」

錢一串笑道：「小五子，快長大吧，長大了給你娶個漂亮的媳婦，哈……」

* * *

狂風沙。

從西北高原上吹過來的狂風沙，呼嘯著在秦川的大地上捲刮著。

四匹健馬，便在這風沙裏直奔向東，遠處，四四方方的城垛子已隱隱可見，便大道上的人們，也漸漸的多起來，這兒便是西京長安城。

四馬躍過壩橋，直往長安城馳去。

錢一串已笑對小五子道：「小五子，長安城街多人雜，你可千萬別亂跑，小心丟了！」

小五子精神一振，道：「我跟著錢叔走，你去那兒我便到那兒。」

錢一串道：「我去逛窰子！你也跟着去？」

小五子一瞪眼，道：「甚麼逛窰子？」

錢一串哈哈笑道：「就是找女人。」

小五子咧嘴笑道：「就像那晚上在石家酒館呀！」

錢一串一指戳在小五子頭頂上，叱道：「那晚的事你全看見了？」

小五子道：「我好奇呀，看看有甚麼關係！」

錢一串忽然低聲問小五子道：「你都看了些甚麼？」

小五子道：「我看到你同白阿姨在一起……在一起……好像在打架！」

錢一串手一揚未打下，却笑呵呵的道：「去你的！」

四騎就快到城門口了，不料羅老大突然沿著護城河往南繞過去。

白爾艷馬上高聲道：「羅老大，你去那兒？」

羅老大回頭道：「今晚不進城了。」

錢一串拍馬追上去，道：「羅老大，為甚麼不進城？」

羅老大重重的道：「城內的客棧不能住，總督府的官差一定查得緊。」

白爾艷道：「看樣子你是想住在城外的老君廟了？」

羅老大道：「不錯，老君廟最安全，大智和尚又不是外人。」

白爾艷道：「大智那禿驢，當了和尚忘了娘，見了面不拿正眼看人，上回我一屁股坐在他懷裏去，哈，嚇得他直唸彌阿陀佛，哈……」

錢一串笑道：「我把天下的和尚共分四等。」

後面的小五子立刻問道：「和尚？甚麼叫和尚？」

小五子從一歲多便被羅老大抱到惡人洞，他從未離開過天山不老峯，更未聽過和尚二字。

其實，小五子還有太多的事情不知道。

羅老大道：「和尚就是侍候神，騙騙人的大光頭。」

小五子當然聽不懂，他問錢一串道：「你把和尚分成四等？」

錢一串吃吃笑道：「不錯，和尚共分四等。」

白爾艷也笑道：「那四等？」

錢一串道：「酒色財氣四等。」

錢一串清清喉嚨，又笑道：「有道的高僧為第一等，他們衹愛財，酒色氣全免了。」

白爾艷道：「既然有道高僧，又豈貪財，胡說八道。」

錢一串正經八百的道：「一點也不胡說，高僧再高招他能不吃飯？萬人迷，你見過高僧穿破衫的？」

白爾艷笑笑，道：「高僧吃素，衣衫也簡單……」

錢一串臉色一整，道：「狗屁，西京有幾家素食館，價錢貴得嚇死人！」

小五子已接道：「那第二等呢？」

錢一串道：「第二等和尚愛財之外不受氣。」

白爾艷道：「這話怎麼說？」

錢一串道：「這類和尚最是場面人，他們取財之外，還得受人尊敬，你想想，一個常受人尊敬的和尚，他會受人的氣嗎？這種和尚心眼小，他若會成功，準要你的命。」

小五子道：「那第三等呢？」

錢一串道：「第三等和尚除了色之外，另三項全都俱備，這和尚天底下隨處都有。」

小五子笑道：「那第四種和尚酒色財氣齊全的了？如此說來，幹和尚也不錯呀！」

羅老大回頭叱道：「你想當和尚？」

小五子笑道：「有機會想去幹兩天試試。」

羅老大叱道：「不可以！」

小五子當然不知道，羅老大為甚麼不同意自己當和尚，如果小五子去當和尚，羅老大的惡人計劃便泡湯了。

白爾艷笑道：「錢一串，你快挨揍了。」

錢一串道：「誰敢打我？」

白爾艷道：「天下的和尚就會揍你。」

錢一串笑道：「和尚雖然被我錢某人分成四等，但他們嘴巴裏還是唸著四大皆空，任何一個和尚也不會承認自己是缺一空的和尚，所以他們不會打我。」

白爾艷道：「如果我說給大智聽，他就饒不了你。」

錢一串哈哈笑道：「如果大智出手揍我，他便不是眞的和尚，那還說的甚麼四大皆空?」

不料便在這時候，斜刺裏一聲怪吼，一個人影便烏雲蓋天也似的，挾著一股沉猛的掌風，直往錢一串的頭頂怒拍過來。

事出突然，錢一串不及出掌。

白爾艷也無法幫上忙，小五子更是驚異的一聲叫！

錢一串忽然低頭鑽到馬腹下，但聞彭的一聲，健馬承受不了那重重的一掌，兩隻前蹄奮力彈起！

就在怒馬長嘶裏，錢一串也已掠在路邊上，抬頭看，一團灰影又往他這面飛過來。

白爾艷第一個叫起來，道：「大智和尚。」

錢一串也看清楚了，便立刻笑罵道：「好個禿驢，暗箭傷人吶。」

那團灰影雙掌一錯，便冷冷的道：「揍你！」

錢一串出掌如電，旋身連撥十七次，笑道：「和尚戒之在嗔，你算第幾種和尚?」

羅老大回過馬來，道：「別打了，幹正事要緊。」

那團灰影，果然就是老君廟住持——大智和尚。

雷一般的一聲洪笑，大智巨大的身軀站在錢一串的面前，道：「八隻手，你給我牢牢記住，這件事完了之後，我們非打一架不可。」

錢一串哈哈笑道：「敢情就是我剛才的一段評語?」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也未免太不像個和尚了吧?」

大智摸著厚而帶鬍子的大嘴巴，道：「我是不是和尚，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錢一串道：「你廟裏供的老君也知道。」

羅老大道：「別逗了，此處不是說話地方，我們到廟裏去再說。」

一行五個人進入老君廟，那大智對兩個小沙彌吩咐：「今夜關起廟門，二人早早安睡，無事不可到廟後院裏去。」

兩個小沙彌都看著小五子。

小五子對白爾艷道：「還有這麼小的和尚?他們也知道酒色財氣，四大不空?」

白爾艷道：「別胡說，你同他們一齊去睡吧!」

小五子立刻拉著兩個小沙彌，赤子之心，頑童之擧，頓然顯露出來。

便兩個小沙彌也笑嘻嘻的同小五子歡笑著往客房走去。

老君廟的方丈室中，羅老大臉色凝重的問大智和尚：「你可知道事情有變?」

大智道：「老大，你指的是那方面的?」

羅老大道：「你難道還不知道，八邪也插一腿了?」

大智眨著大眼睛，道：「不會吧!兩年前文公度他們在西京出現過，可是這一年來，我幾乎就沒有看到他們的人影了!」

冷哼一聲，羅老大道：「別以爲我們的眼尖，文公度的鼻子也很靈光，這種大買賣，他會不知道?」

大智道：「老大是怎麼知道的?」

羅老大道：「大散關有家小酒館，你可知道?」

大智笑道：「不就是『鬼見愁』石老三夫妻二人開的那家害人酒館?」

羅老大道：「不錯，石大娘親口說的話，無憂島上的人全出動了。」

大智驚訝的道：「西京沒看到他們一個人。」

羅老大道：「怕的就是這樣，文公度有名的『笑裏藏奸』，他的鬼點子最多。」

白爾艷道：「我們怎麼辦?」

羅老大道：「計劃不變，先摸清寶物是否裝在車上?還是馱在車上?」

錢一串道：「怎麼去加以證實?」

羅老大道：「所以我把小五子帶來了。」

大智一怔，道：「你要用那個小娃兒?」

他一頓，又道：「會壞事的。」

羅老大嘿嘿笑道：「大智，你可曾想到當年的八道溝之事?」

大智道：「那是一次上當的買賣，我死也不會忘記。」

羅老大道：「八道溝我們十二個人好不容易等到五輛大車，與二十八個押運的鏢客，一場拚殺之後，我們奪了那五輛大車……」

大智道：「別提了，提起來就窩火!」

羅老大道：「五大車全是破磚石頭蛋，兩萬銀子却走另一條道路溜了。」

白爾艷笑道：「這是聲東擊西。」

錢一串道：「也叫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大智道：「反正是上了一次



當。」

羅老大道：「所以我絕不會重蹈覆轍，我是個記取教訓的人。」

白爾艷道：「羅老大，你準備怎麼進行?」

羅老大道：「這要問大智了。」

大智道：「老大，你有話直說，我雖然出家躲禍，但還是會聽你的。」

十分安慰的笑笑……

對於當年一同在道上混的兄弟，今天還能聽到大智這麼說，羅老大頓感愉快。

一個人，如果能夠把另一個人的心與自己的心連在一起，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便父子兄弟之間，也很難做得到，因爲，心是紅的，但思想却是虛幻的。

虛幻就是不實，所以江湖上經常發生自相殘殺的事情。

祇要在江湖上混的人，這種事情一定知道得不少。

如今祇要有人能誠懇的說出擁護自己的話，便明知對方是虛僞的，也足以令人愉快了。

羅老大就是這樣子。

大智的話令他高興，也令他想起當年。

當年自己未列入七大惡人之列的時候，便是同大智等十二人共患難在一起，這以後，兄弟們死的死，逃的逃，大智選擇了出家。

羅老大找他幫忙，大智當然義不容辭。

大智幫的便是經常在總督府衙門附近打探!

打探那批寶物的動向，然後向羅老大遞消息。

大智的消息絕對可靠，羅老大也絕對信得過，所以當羅老大得知總督衙門就在這個月初十運寶進京的消息之後，便立刻趕來了。

四個人圍坐在一張方桌上，羅老大以手沾著茶水在桌面上畫著。

他畫的是總督衙門的地形。

羅老大是個心思十分細密的人，他做起事來總是令其餘的六個人佩服，所以羅老大被稱爲做老大。

當老大不祇是武功要好，機智謀略，運籌帷幄，更需高人一等。

羅老大就俱備了這些條件。

爲了想得到「刀公子」南英的刀法秘笈，羅老大就會說動「陰山五狠」，出手攔截柳柔柔。

說動，其實就是利用，他利用了「陰山五狠」，而「陰山五狠」便也在他利用下，全部喪命。

如果要想躲避一個要命的對手，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去注意這個人的一切動向。

羅老大便是這樣，他暗中注意「刀公子」南英的行踪，却也發現了柳柔柔不規的行爲，於是羅老大說動了「陰山五狠」與他合夥攔截那輛馬車。

現在。

現在羅老大又在動腦筋了。

他動腦筋的時候，兩道濃眉總是像倒吊著似的，就好像眉毛要掉下來似的。

他在動腦筋的時候也總是不願有人打擾。

所以另外三人祇是閉嘴看著羅老大在桌面上畫。

半晌，羅老大重重的道：「就這麼辦。」

白爾艷道：「怎麼辦?」

羅老大道：「把小五子叫來，我立刻帶他進城去。」

錢一串道：「半夜三更天?」

羅老大淡淡的道：「不錯，你難道忘了?我們這號人物，天越黑辦起事來越順當，老天爺把天黑賜給我們，就是要我們善加利用的。」

錢一串道：「我陪老大一起去。」

羅老大道：「不用，你們誰也別去。」

大智和尚道：「老大，總督衙門你還記得吧?」

羅老大笑笑，道：「雖然那回沒有救出丁三，但衙門裏面的一切我還記得。」

提起「野狠」丁三，連大智也覺黯然，丁三是被砍頭的，他們爲了救他，還曾劫過獄，但却賠掉七個兄弟的命。

白爾艷道：「羅老大，我們雖然是臨時夫妻，但我還是希望你平安沒事。」

白爾艷拍拍羅老大的手，又道：「早去早回，那地方可別逞能。」

羅老大哈哈笑道：「萬人迷，聽你的口氣，我好像成了你的兒子。」

白爾艷道：「你要當我兒子，我也不反對。」

錢一串道：「萬人迷，你也不怕折了你的壽。」

便在這時候，大智和尚已領著小五子走進來。

小五子跑到白爾艷身邊，笑道：「阿娘，你們找我?」

白爾艷拍拍小五子的頭，笑道：「是你阿爹，他要帶你進城。」

小五子立刻走近羅老大，道：「眞的?」

羅老大道：「馬上走。」

小五子高興得跳起來，道：「哇呀，進城一定很好玩。」

錢一串冷冷道：「小五子，外面都快三更天了，城裏面還有甚麼好玩的?」

他拉過小五子，又道：「你阿爹羅老大是帶你去辦事的，你可要卯足了勁，好好的幹喲!」

小五子道：「半夜進城幹甚麼？」

羅老大臉色一寒，道：「帶你出來，可不是玩耍的，小五子，你雖然力氣不足，武功尚未練多少，但你已學了丁大川的輕功，你錢叔的幾招絕藝，我也教了你一路掌法，這次帶你出來，却是因爲總督衙門有幾道關卡須要你進去查看。」

羅老大把小五子拉在桌邊，他又仔細的用茶水畫在桌面上，道：「你記住，就在西邊一座院子裏，那是一處戒備森嚴，關卡重重的地方，一連三道鐵柵門，大概祇有你這種身子可以進得去。」

小五子笑道：「祇要我的頭進得了，我便能進得去，阿爹，我進去以後呢？」

羅老大道：「進去之後甚麼也不能拿，祇要你認出那些箱子裏放的是寶物，甚麼袋子裏放的是銀子，出來告訴我便行了。」

小五子笑嘻嘻的道：「這容易，不老峯後山下，我鑽進過老虎洞，也到過野狼窩，我都不怕。」

錢一串笑道：「七惡的接棒人，不會孬種，小五子，等你回來之後，大叔再教你幾手絕活。」

小五子道：「你說西京很好玩，我祇要你帶我去遊玩。」

錢一串笑笑，道：「行，一定帶你去玩。」

羅老大帶著小五子走了。

小五子是爬在羅老大的背上的，這樣，羅老大便走得更快。

羅老大背著小五子到了城牆下，祇見他雙手往空中用力托起來，小五子便噗的一聲攀在城牆上。

羅老大隨後也上了城牆，灰濛濛中，羅老大把小五子放在肩頭上，低聲道：「小五子，西京的胡同多如牛毛，一旦走失掉，便很難再找到，你可不能胡亂跑。」

小五子道：「阿爹叫我去那裏，小五子絕不亂跑。」

羅老大甚是寬心，他抖一抖肩膀，立刻直奔總督衙門那條大街。

那是一條黑磚舖地的大街，兩邊林蔭濃密，却不見一個行人。

如果這時候有甚麼風吹草動，大概祇有一隊巡邏的官兵偶爾從附近街道出現。

羅老大與小五子二人來到這條大街頭，羅老大約略看了一下方位，認了一下地形，便立刻托起小五子躍上屋頂，到了這時候，小五子方才體會到羅老大的眞本事。

小五子便覺耳邊風生，飛簷重角，羅老大如履平地，竄房越脊，羅老大宛似生了兩隻無形翅膀，未見用力，便跨腿而過。

前面一堵高牆，牆高三丈五。

羅老大坐在一座屋脊上，他放下小五子。

小五子攀著屋簷坐下來，低聲道：「阿爹，到了？」

羅老大點點頭，指著前面一堵高牆，道：「小五子，你仔細的看。」

小五子果然瞪著眼睛看過去，他低聲的道：「牆裏面就是總督府？」

羅老大道：「不錯。」

小五子道：「阿爹，我怎麼辦？」

羅老大道：「我問你，你阿娘教你的『蛇行功夫』，你學得如何？」

小五子笑道：「阿爹說的可是阿娘教我的纏人蛇功？」

他哈哈低聲笑，又道：「我學得差不多了，阿爹，我能繞緊了樹幹爬上去，就同蛇一模樣。」

羅老大想笑。

但這時候他怎麼會笑得出來？羅老大雖然不能笑出聲，但他心中却不能不想。

「萬人迷」白爾艷這套「蛇行功」，原是她同男人在一起的時候思索出來的。

白爾艷一旦與男人滾在一張床上，便像條蛇一樣，把個男的纏住不放，能把男的纏得透不過氣來。

羅老大就有這種經驗。

久而久之，白爾艷便想出這一套「蛇行功」。

而且她也把這套功夫叫小五子苦練。

蛇行的模樣是彎曲的，但人若苦練蛇行功，便由四個定點變爲八個定點——雙手雙足之外，又加上雙肘與雙膝。

小五子的肘膝早已磨得像生了一層繭。

指指小五子的頭，羅老大道：「順著屋脊溜進去。記住，這堵牆裏面一定有守衛的官兵，你絕不能被他們發現，等你看到一間鐵柵門之後，進去，進去看清裏面的東西，再小心的出來告訴我。」

小五子點點頭，道：「阿爹，我去了，我一定不會叫你失望的。」

小五子全身立刻貼在屋面上，他四肢移動，但却沒有離開屋面，腰身扭動，果然像一條蛇般往屋子下面溜去，羅老大暗中看得仔細，不由臉露得意之色。

「刀公子」南英的兒子，如今變成自己的，誰能想得到？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小五子就快長大了。

不錯，小五子越看越像當年的刀公子。

但也越發的變得同七惡一樣，他甚麼都敢做。



現在，他爬到了高牆邊，附近有一道小洞口，那是水道口，頂多有兩個拳頭大小。

那麼小的洞口，是不可能爬進人的。

那小五子有辦法，他祇要用小刀削去少許地方，便能把頭伸進去——他祇有七歲那麼大。

像蛇一般的身子，緩緩的從水道洞口鑽進去，小五子立刻發覺這道大院子裏戒備森嚴。

有幾塊花圃之外，便是四週半尺高的香草——這種香草來自西北高原上，院子裏種著這種香草，一年四季都飄香，尤其是嚴冬，香味更濃。

小五子爬在這些香草中，身不仰頭不抬，緩緩的爬到七丈外，他已發現一道鐵柵門。

院子裏一共有八個守衛，他們不停的來回走動，八個人手上都拿著刀。

霍霍的刀光，發出電一般的冷芒，其中一人忽然高聲道：「四時。」

立刻聽得院子另一面傳來：「平安！」

小五子爬在草裏不動顫，動著腦筋怎麼才能進入那道鐵柵門內。

此刻，八個守衛的又往兩邊移動著。

小五子把握住這一刻，立刻爬上台階，溜進欄杆，鐵柵門黑漆漆的，他甚麼也看不見。

鐵柵的鐵枝根根兒臂粗，但相隔却有半尺寬。

羅老大果然算準了，這兒祇有小五子能進得去。

而小五子也一定會進得去。

半尺寬足夠小五子把頭伸進去。

他果然像一條蛇一般的溜進了鐵欄杆內。

於是，小五子在鐵欄杆內笑了。

他躲進了暗中，還回頭向那八個守衛的伸伸舌頭。

是的，誰會想得到一個小孩子會溜進來？

小五子仍然在地上爬，因爲羅老大特別告訴他，祇有用蛇行功才不會被人發現。

如果他站起來，就難免有影子出現，所以小五子便祇有在地上爬！

他曾記得白姨教他這套功夫的時候，是分成三個階段，也是三個地方。

首先是一道斷崖邊，那地方除了爬，你絕對站不住身子，否則便會滾下斷崖。

另一個地方便是死人谷，死人谷底白骨成堆，不過在谷的右方有個大而斜的岩壁，除了用身子貼著爬，雙手十指也要抓牢岩縫。

第三個地方便難了，是在一塊光而又滑，上面長滿青苔的岩石上練。

白爾艷曾對小五子說過：「練蛇行功，就要像抱緊一個你愛得要命的東西，絕對要抓牢，抓緊。」

雖然，小五子不知道白爾艷指的是「男人」，但他還是照著白爾艷教他的方法去練。

現在，小五子就是抓緊了鐵柵，吃力的鑽進去。

三道鐵柵全一樣，他順利的到了最裏面。

他果然看到裏面堆了五個大箱子。

箱子全用鋼條加裝，看來甚是牢固。

箱子尚未加封條，更未上鎖，五隻大箱子都很大，每一隻箱子足以裝下一個人。

灰暗中，小五子掀起一隻箱子來。

不料他剛剛掀起一半，箱內「咻……」一陣響……

小五子一驚之下忙鬆手，那箱子立刻又關起來。

他似乎看到一陣星星也似的星芒流閃而飛下了屋頂。

小五子心中吃驚，這一定是機關暗器。

小五子心想：「如果這箱子裏都沒有暗器，自己又怎麼看呢？」

一陣思索之後，小五子試著慢慢頂開箱子一角，他不敢用力掀開來看。

他祇掀開一兩寸高，祇要能把手伸進去就行。

小五子仍然匍匐在地面上，他以短刀頂起箱蓋來，祇要能把手伸進去摸一摸，就行了！

於是，他就把五隻箱子全摸了一遍，他發現，祇有中間的一隻箱子裏面，裝的東西是光滑的，有著耀目的光亮與燦爛的毫光。

那是一隻似乎小一點的箱子，但外表上如果不細看是分不出來的。

小五子怎麼會知道，另外的四隻箱子是仿造的。

仿造的箱子總會有地方不盡相同。

這當然是經過縝密的設計，週詳的策劃，方才有此仿造的大木箱。

小五子眞想摸一把塞入懷裏，但他想起羅老大說的話。

羅老大曾告訴過他，祇能認，不能拿，那會令他們更加小心防範。

這裏地方並不算大，黑暗中，小五子又看了四週一眼，便又蛇行到鐵柵門邊。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艾慈和勞克對着崔大奶奶一伙人要出手，但他倆絕不想取崔大奶奶的命，而是想取得她們的銀子和珠寶。艾慈施盡利誘和威脅之法，終於制服了崔大奶奶，讓她拿出了一大筆錢，艾慈馬上將銀子送往孤兒院。而後，艾慈回到寶山城王掌櫃飯店，艾慈聽從勞克的話，娶王小雯和王小倩兩姐妹，當夜便吃訂婚宴……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　士‧文
可　飛‧圖

# 小子統吃

爲民除害闖四虎　盜亦有道黑吃黑

老婦人見有人來了笑瞇了眼，她還以爲這些人也要喝她的香甜袪火涼茶呢！忙着又取碗去倒茶。

「請喝吧，我請客。」

艾慈話甫落，有個怒漢瞪着他。

另一大漢發了火，一把將老婦人手中送上的茶打飛上了天，口中大吼：「滾一邊去，找死嗎？」

老婦人吃一驚，黃臉嚇得更加青。

勞克已對老婦招招手，道：「賣茶的，如果你不嫌自己活得長，快過來，我們一邊涼快着，這兒馬上要變成殺人場了！」

「殺人場？我的媽！」

她也不要一桶涼茶了，猛往大樹後面躲，眞怕自己活不長。

年紀大的人也最怕死，這年頭年輕人倒是看得很開，什麼樣的冒險犯難他們都喜歡來上一手。

年輕的人反倒不怕死。

艾慈現在就是笑嘻嘻的。

白小娟是經過大場面的人，她不慌不忙的跟在勞克身邊，兩個人就站在坐騎的附近看着艾慈。

來的人當然是平鄉崔家堡的人。

四堡主崔騰虎個頭生得壯，大馬金刀直盯着艾慈看而不開口，他有點兒不相信的樣子。

站在崔騰虎身邊的那人，與崔騰虎的個頭差不多，也是虎背熊腰，一臉如戟短鬚，他目如黑豹般，戟指艾慈，沉聲道：「你剛才說什麼來着？」

艾慈道：「我請你喝涼茶呀！」

「你說你叫什麼名？」

艾慈道：「我叫……唔！名字不順口，人家叫我……唔！還有點兒半洋不拉的……叫黑桃愛司呀！」

只聽一聲梟笑，那粗漢用左手在口邊沾了些口水，在他那鬼頭刀刃上刮摸着，對一旁的崔騰虎道：「老四，他奶奶的可眞巧，眞的是山不轉路轉，路不轉却碰了面，運氣不錯，眞叫咱們給兜個正着，哈哈！」

崔騰虎也呵呵笑道：「這小子果然沒逃遠，總算能給大哥大嫂一個交代了，哈哈……」

艾慈聞言，小心翼翼的放下茶碗，欠着身咧嘴也笑道：「二位這麼一拉一唱，敢情是崔家堡出柵的兩隻小老虎，是吧！」

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一抖手中的三節棍，喝道：「小子的照子放亮了，站在你面前的，正是我們平鄉崔家堡的三堡主『鐵頭金剛』崔志虎與『粉面小子』崔騰虎二位爺，小子說話可要當心了。」

艾慈的雙眉輕輕一揚，朗聲道：「喲！原來是崔家堡二位堡主駕



到了，怎不見另兩位堡主來？」

「王八操的，拿來！」

艾慈笑道：「我美麗的粉面小子，你要甚麼？」

崔騰虎怒叱道：「當然是老子那包首飾。」

艾慈一笑，道：「要回首飾以後，準備再拿去送給寶山城的王大小姐？」

崔騰虎破口罵道：「我送她個大鳥，老子先放倒你小子，再去找那不知好歹的賤女人去。」

艾慈一怒，旋即冷笑道：「眞是想不到呀，你二位怎會有那種大嫂子，她不叫自己的丈夫來，偏偏叫你二位來，我看她沒安好心，你們可得小心一些，千萬可別上了她的洋當啦！」

咬牙切齒，崔志虎吼道：「她會叫我們上什麼當？她爲我們小兄弟奔走忙，又受了傷，這種嫂子那裡找，怎會叫我們上洋當？你簡直在放閒屁！」

艾慈搖搖頭，道：「你二位怎不多想想，萬一今日一戰，你們的虎命完蛋，平鄉崔家家大業大，二位那一份就會變成崔大虎與崔二虎的了，我這話不差吧？」

崔志虎怒吼道：「差你娘的老蛋，圍緊了給我砍！」

艾慈立刻忙搖手，道：「慢……慢慢着，今天免不了一場鬥，但不論是文鬥還是武鬥，總得事前言明一切，才能盡情的打。」

突聞得崔騰虎道：「三哥，咱們先叫這小子交出那包首飾來，免得一刀剁在手飾上，剁了他事小，剁壞了首飾可划不來。」

他又伸手向艾慈道：「拿來吧！如果你交出首飾，四爺會給你個痛快，絕不叫你受折磨。」

艾慈無奈地道：「只可惜你的那包文定首飾，被我在一夜之間全給折騰得光光的，不留一丁點。」

崔騰虎聞言，就好似他身上掉了一塊最瘦的里脊肉似的，哇哇大叫道：「可惡呀，小子，那麼一大包首飾，你是怎麼折騰光的？」

艾慈兩手一拍，不好意思地道：「當天晚上我就那麼往前一推，一下就完了。」

「好小子，那包首飾是老子用來下聘的，已經用了四次，不想這一回你小子吞吃掉，娘的，那可是老子辛辛苦苦從汴梁城老鳳祥銀樓弄來的，你一下子送上賭桌，娘的，你今天死定了。」

艾慈雙目一緊，道：「我明白了，那包首飾是你從老鳳祥搶來的，你用那包首飾當聘禮，再騙個老婆來，可是你又覺得一個老婆不過癮，再用那包首飾騙一個，一個一個又一個，你一共騙了有三四個，這一回又用了那包首飾去騙第五個，結果遇上了我，全都沒有了，哈哈……」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用首飾騙姑娘，等你把姑娘騙到手，首飾還是你自己的，他娘的，你這是『無』本萬利，永不吃虧呀！」

咬咬牙，又道：「聞得平鄉崔家順着大河往西啃，一路啃到三江口，洛陽也有你們的根，你們的嘴巴大，小爺的拳頭也不小，我問你們，銀票可曾帶來嗎？」

崔志虎並不理會艾慈的忿怒，他冷沉地對崔騰虎道：「當年大哥曾說，道上出了俠盜神偷，專找道上大戶下手，這些年未有所聞，想不到今天遇上這小子，今天看這小子夠囂張的，不知他的功夫怎麼樣，我說四弟啊，咱們就替道上朋友們清道吧！」

一邊的大漢，正是崔家堡總管「鐵拳」尉遲明。

他猛地一抖手中三節棍，道：「三堡主！四堡主！你們在外圍圈緊這小子，屬下先掂掂這小子的份量。」

艾慈道：「可好，你們急着要見眞章？」

艾慈把肩膀一橫，又道：「各位把氣頭壓一壓，我黑桃愛司就像河面上的一葉浮萍，江湖上逐浪漂流，也像那西邊飄向東邊的一朶雲，不定何日何時就會雲消長空失影踪，既然在這江湖上冒個泡，我總得叫什麼知道還有我這號小人物……」

他巡視四周，又道：「我的心腸軟，不忍打劫小市民和正當的生意人，萬不得已又極度痛心中，便只好找上你們這幾處關洛道上大豪動動『歪』腦筋，我小子憑眞本事討你們幾個花花，反正你們的銀子有來路，都是狗屁倒灶弄到了手，何妨指縫裡漏兩個，富不了我愛司，可也窮不了你們的，大家也都有一口飯吃，大家也就活命了。」

他還沒說完，喘着氣又道：「爲了憑本事吃碗老米飯，所以我才不得已定下個沒經政府立案的規矩，那就是——要命不要錢，要錢不要命的行規。」

崔騰虎罵道：「放了半天臭屁，你小子還定行規呀！」

艾慈笑道：「是呀！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不按行規不能弄到錢，各位虎兄虎弟多多捧場，多多賜教。」

「去你娘的，這是什麼行規？」

崔志虎鬚髮怒張，準備動手了。

艾慈一聲笑，道：「我的行規已說了個大概，各位稍安勿躁，且聽在下一表。」

他眞的變得十分認眞的樣子，又道：「一旦彼此動上刀子，那就

只有兩個辦法來解決，其一呢，拚死完事，也就是說，至死方休；另外呢，如果有一方怕死，那沒關係，花銀子買命，我的行規簡單，不附帶任何修正條款，也沒有什麼備註契約書，更不用經過刀筆代書之流的混水摸魚敲竹槓，如此而已，各位不妨琢磨琢磨。」

崔志虎罵了起來：「奶奶個熊，你敢打譜你贏定了，一旦你要是輸了呢？」

艾慈道：「區區、在下、敝人、兄弟我黑桃愛司的命不値錢，沒有各位虎兄虎弟的命値錢，我已說得很清楚，我的命就如同天上飄的浮雲一片，水上的浮萍一葉，更何況我就算拿銀子買我的賤命，各位會放我一馬嗎？」

崔騰虎也破口罵：「好個不要臉的潑皮，三哥，我們做了他再說。」

一抖包鐵皮三節棍，總管尉遲明就要撲上，口中還厲吼道：「你小子接招吧！」

艾慈冷沉地叱道：「你急着送死，何必呢？以你在崔家堡的地位，大約値不過三五千兩銀子的命，何必急於在你主子面前求表現！」

尉遲明大怒，罵道：「老子同你一樣，賤命不値錢，想在老子身上打主意，你小子儘早免開臭口。」

他眞幹，便在他的話聲甫落，三節棍挾着虎嘯風雷排山倒海之勢，攔腰掃向艾慈。

艾慈哈哈一笑，道：「好傢伙。」

而尉遲明就在他這句話中，三節棍連抽帶打，兼又搗砸敲擊，一上來就是七棍三十一式，碎冰裂帛般轟向艾慈。

艾慈還眞不敢大意，他閃掣如飛，身法隨棍勢而變，就在他的閃展騰挪中，利刀已拔在手中，刃芒畢呈。

就在成束的冷焰幾乎變成一片極光銀幕中，他的身子已穿進了一片棍影中，便也把那片極光銀幕送上敵人。

其實艾慈心中明白，三節棍長短抽打，遠攻近取，用的人一定得心應手，而他的刀長兩尺，在兵器上就有個說詞——一寸短一寸險。

要想制敵機先，他就得與敵人近搏。

他一出手就是近搏。

「喝！」

聲音來自大總管尉遲明口中，他的三節棍已上了樹，他的右臂下塲，鮮血在剎那間便染紅了整個衣袖。

艾慈側身落地。

他哈哈地笑了。

笑得有些苦兮兮地道：「我的兒，就是侍候閣下那麼一招，也累得我大喘氣，大總管，如今你的這條命先掛個號，若是沒有五千兩銀子，你就坐着等我把你……哈哈！」

另外三人一看，發一聲喊，一衝而上，三把鋼刀交織成一片刀幕，猛地往艾慈殺了過去。

倏然一個空翻，艾慈暴彈出十一步有餘。

他脫離那片刀幕的身法，着實令人心折。

他落了地，便急急地搖手：「只有爭取逃命，那有爭着送死，先表明一下各位的身份，你們在崔家堡混吃混喝，幹的是甚麼名堂職務？」

其中一人大怒，罵道：「老子是幹你娘的職務。」

他罵着罵着，劈頭一刀就砍過去。

艾慈冷笑道：「你老子命賤，小爺送你上路。」

刀芒尚未接觸。

其實艾慈的利刀看上去是攔阻對方的砍頭一刀，然而他在舉刀的中途突然下了狠心……

他決定殺鷄儆猴，拿這人開刀了。

他的刀忽然反力道抽殺，沒聞響聲，但他的身子却幽靈也似的自對方的刀下掠過，便也帶起鮮血一溜。

眞狠！

利刀自這人的胸前抹過，而在抹過的中途，他還輕輕鬆鬆的在這人的刀口上攪和一下。

斜刺裡，兩把砍刀既準且狠的向他迎擊劈到。

另一面，兩把鬼頭刀攔住艾慈的去路。

崔志虎與崔騰虎也出手了。

四把刀四面四個方向四條線，就好像天空中一下子閃動着四條電光似的，看上去可眞嚇人。

於是，只聽叮叮噹噹之聲中，一連幾聲的「哎呀」，那光景還眞有些令人眼花撩亂。

但却也突然間靜止下來。

不，並未靜止。

因爲艾慈正臉帶冷笑，一步一步的逼向緩緩一步一步往後退的「粉面小子」崔騰虎。

只見他那把利刀更閃耀得令人眼花撩亂，帶動的刀身還發出了「咻咻」聲，盡在崔騰虎面前左閃右晃。

但，也沒有劈在他身上。

他在吃崔騰虎的豆腐，他就像在耍狗熊。

舉着鬼頭刀，崔騰虎的臉皮就像一塊木板一樣的呆板，那雙僵又冷的雙目，忿怒中帶着驚悸。



艾慈開口了。

他還是輕輕鬆鬆的樣子，道：「鬆鬆勁，喘喘氣，我可愛的崔小虎，你是想要命呢？還是要死呀？」

「你是什麼意思？」

「你說我是什麼『義士』？」

「我不懂你的話。」

艾慈無奈何地道：「你若跟我當學生，你一定是個健忘的大笨蛋，不及格便是你的家常飯，操！拿銀子來買命呀，還要我提示你一句，眞混蛋。」

崔騰虎氣急敗壞地道：「黑桃愛司，如果我是你，馬上找地方躲起來，我老實告訴你，如今寶山熊當家的，還有我大哥二哥，全都會齊在飛龍堡，就等找到你小子，合着把你給送上天去。」

「我的媽，原來兩頭大虎去了赤陽鎭，以我看他們不一定眞的對付我愛司，約莫着想結夥去長安打劫那一對龍珠才是眞。」

崔騰虎吃了一驚，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艾慈笑笑道：「小爺我是個百事通，哈哈！這種江湖上暗流激盪的大事，豈有不知道之理？」

他突然一咬牙，利刀一比劃，道：「娘的，爲了將來要養活嬌妻，爲了傳宗接代，更爲了後代也過個好日子，當然，還有那百口的兄弟們，也爲了那一對我也垂涎三尺的龍珠，奶奶的，這一回我不按規矩來行事了，你給了再多的銀子我也不想要了，乾脆來個統統有獎，殺乾淨完事。」

崔騰虎的臉上有着難看的痙攣。

只見他齜牙咧嘴地道：「你小子這麼一點大，你却有了家小？說說看，誰是你的老婆啊？」

艾慈笑笑道：「哈哈！你想知道誰是我妻子嗎？告訴你，寶山城中的王家姑娘，她姐妹倆都是我的人。」

「王家？那一家？」

「開飯館的呀，大姑娘名叫王小倩，二姑娘名叫王小雯，你若不相信，閻王老子面前他老人家會告訴你。」

「什麼？王小倩姐妹會是你的人？老子不信，一千一萬個不相信，你在騙人，你不是東西啊，黑桃愛司！」

艾慈從懷中摸出了一件東西來，他揚了一下，得意地道：「看看，這可是我沒過門妻子的絕活，你看縫製得多麼巧妙。」

是一頂鑲玉軟帽。

正是王小雯的手藝。

崔騰虎眼珠兒一轉，計上心頭了。

如果，王小倩姐妹眞是艾慈沒過門的妻子，那只要設法將王小倩擄走，何愁這小子張狂？

眼前不是這小子對手，應該鬥智而不鬥氣。

今日既然塌了台，暫且忍下了這口氣——忍字頭上一把刀，刀是握在黑桃愛司的手中呀！

思忖間，他把口氣放緩了緩，道：「黑桃愛司，今天崔四爺認栽，要多少的銀子，你就開個價吧！」

不料，艾慈却冷冷地說道：「崔四小虎啊，你還是動傢伙吧，這個時候再多的銀子小爺也不想要了。」

崔四虎果然手軟嘴巴硬，一身骨頭不上秤——他一點勁也沒了，也有些兒嚇過頭的樣子。

這時候他不像一隻虎，倒像個紙糊的人。

他淒厲地怒吼一聲，道：「黑桃愛司，事先你已經立下了行規，說定了要銀子就不要命，要命就不要銀子的，難道……你說話就像放屁，你懂不懂江湖行矩，講不講信義仁愛四字呀！」

「哦，呸！」

一口痰吐在崔四虎的足前。

艾慈戟指崔騰虎罵道：「奶奶個熊，你是條蟲，你也配講仁義和道德，小爺我問你，崔家堡你弄了四個老婆，你還嫌不夠晚上折騰的，如今又找上王家小飯舖，明敞着送去三斤三的首飾，只等把人弄進門，連人和首飾全又變成你自己的，娘的皮，你這種作風也是仁？也是信？可惡呀！小子，小爺我越說越有氣，今日倒要看看你的那個老鳥是不是上面帶有鈎，還是與衆不同。」

艾慈眞夠俐落的，他的利刀忽然挽了個刀花，崔騰虎尚未來得及劈出鬼頭刀，他已幽靈般擦過崔騰虎身側，掠向了另一邊。

艾慈的姿勢十分的優美，動作又是那麼的快捷。

崔騰虎一窒之間，兩腿間已冒出了血水來。

像鬼哭，也像狗號叫着。

崔騰虎已撒刀在地上翻滾着。

胯骨仍在流血的崔志虎，斜着身子淒厲的叫：「老四！老四！你挺着，但有一口氣在，絕對饒不了這臭小子，老四啊，你千萬要挺着點呀！」

此刻，尉遲明的一條右臂，就好像剛從染缸裡拉出來一樣，鮮紅一片，其餘三個也都一身血，傷得都不輕。

就在這時候，「紅心老克」勞克走出來了。

他那笑不像笑，哭也不像哭的模樣兒，倒令艾慈有些莫測高深而皺了皺眉頭。

只見他唉唉呀呀地說道：「小子呀小子，你是在造孽啊！我老人家剛往野地去拉一泡尿，就這麼一會兒工夫，你就把活人整倒一地，你……你……你這是幹什麼嘛，拿人家的皮肉尋開心啊！」

艾慈冷哼道：「紅心老克也壓不過我黑桃愛司，這話可是你說的。」

紅心老克一楞，沒有開口。

艾慈頓了頓，又道：「你這就站在一邊瞧熱鬧去，看我宰了這羣王八蛋，這會兒我可不聽你的。」

崔志虎大吼道：「黑桃愛司，你的心果然是黑的，你已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非要趕盡殺絕嗎？」

艾慈道：「不錯，如果你們要埋怨的話，也該找你們的大嫂子，昨日我同她一再的言明過，如果想要動王家姑娘的歪腦筋，就得先將我黑桃愛司給放倒，不然……哈哈！誰叫她不把你們攔住呢？」

他頓了一頓，又說道：「一開始我就言明過了，你們兩個傻鳥，上了她的惡當了，她這叫『借刀殺人』，四份家產兩家分，你們偏偏不信，如今到了這種地步，我會留個尾巴等你們拉扯。」

他的手指頭在刀刃上刮，又道：「既然你們不信邪，老子的銀子也不要了，那就是我的行規，要你們的命！」

他的身體霍地一旋，利刀帶起一股冷焰，眼看着就要殺向崔志虎。

這正是千鈞一髮時刻。

突聽勞克大聲叱道：「黑桃愛司，你得了吧！」

艾慈的刀尖已指向崔志虎的咽喉，只需稍稍用力挑，崔志虎的咽喉非斷不可。

但艾慈硬生生的把利刀擱在崔志虎的脖子上。

勞克已到了艾慈的身邊，他相當不高興地道：「事情還沒到你想的那樣，你一邊且等着，容我老人家問問清楚再作道理。」

「勞大叔，別糊塗，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呀！」

勞克看了看崔志虎胯上的傷，搖了搖頭道：「傷得可還眞是不輕啊，我老人家就吃不消。」

他翻了翻眼珠子，又道：「崔老三吶，如今我提出個不算條件的條件，你要不要答應啊？」

豹目猛一翻，臉皮上的短鬚又一抖，崔志虎道：「算啦！你們這是在演雙簧，一拉一唱，一硬一軟，唱做俱佳，軟硬兼施，無非想在崔爺爺們身上弄些油水，老頭兒，你說，三爺我說的對不對？」

勞克笑了笑，搖頭道：「不對，不對，完全狗屁不通，胡說八道，就像我老人家翹着屁股放響屁。」

崔志虎擔心在地上痛暈過去的四弟，心中一寒，道：「說吧！開門見山的說吧！要銀子也好，要命也罷，大爺們任你們擺佈了。」

勞克一聲笑，道：「我的這個不算條件的條件，也可以說成是用來談之前的先決條件，只要你們能答應，老命就先保住了。」

「說吧！老子在聽着。」

崔志虎氣得幾乎抖落了一嘴的牙。

勞克却嚴肅地道：「這次我叫這小子放你們一馬，但切記切記，要找寶山城王家姑娘的麻煩，最要緊的就是要先放倒黑桃愛司，否則……平鄉崔家堡休想過着太平的日子，懂吧！」

崔志虎到這時候非答應不可。

如果先決條件都談不攏，豈不就等於挨刀子。

天底下沒有一個人願意挨刀的。

尤其是姓崔的四隻虎，拿刀子殺殺別人倒還可以，自己從來就沒有想到被刀子挨的滋味是什麼。

他思忖也免了，當即道：「既然你們定下了死亡之約，斷頭順序，老子就答應你們，等到宰了黑桃愛司，也就是王家的兩個賤人死亡之日。」

艾慈冷冷地哼了一聲，道：「如果敢把氣出在王家人的身上，小爺定會找上平鄉，將崔家老窩放上一把火，燒個你們鳥蛋精光，否則，黑桃愛司就是驢肚皮下吊着的那個玩意兒了。」

雙手一拍，勞克笑嘻嘻地說道：「解決了先決條件，等於戲已開鑼了，下面的你們開唱吧！」

艾慈精神愉快，他收起利刀來，冷冷地道：「做生意的總是漫天喊價，對方也就地還錢，覺得吃虧可以拒絕，我不勉强人，不過……」

他看看一地上哎呀的大漢們，又道：「我的生意是獨家的，不怕誰來競爭，所以我從不打折扣戰，也不强拉什麼生意，不二價是我的作風，你們誰値多少銀子，我心裡可有數，也可以說，我是明理之人，爲自己着想，也爲對方着想。」

崔志虎冷哼一聲，嘴巴翹得還眞高。

艾慈又道：「崔三爺，你可要洗耳恭聽了。」

「說吧！兒！」

一笑，艾慈道：「貴堡總管，價銀五千兩，地上三個跟班打手，合起來五千，這一共就是一萬兩，崔三爺，我的這個價錢還算公道吧？」

崔志虎雙目暴睜，道：「公道個鳥，人都叫你宰了，還要用銀子贖，黑桃愛司，你是不是吸血鬼投胎？」



艾慈雙手一攤，道：「我也不知道，這要等你見了閻王爺他老人家，問一問不就知道了嗎！」

崔志虎牙齒咬得咯咯響，就好像滿嘴巴在嚼乾豆子，氣得他連一句話也擠不出口來，只一手扶着一陣昏迷一陣又醒直喘大氣的崔騰虎。

突然，崔騰虎一聲淒厲的慘叫，斷斷續續地道：「我完了，我……我……完了……我……完完全全……完了呀！」

崔志虎按住崔騰虎那虛空亂揮的手，沉聲道：「兄弟，你沒有完，平鄉崔家堡的四虎，永遠也不會倒下去，切記虎死不倒這句話，何況我們還有一口氣在。」

他的話甫落，只見崔騰虎的雙腿一陣痙攣與抖動中，突見一團血肉自崔騰虎的褲管裡掉了出來，鮮紅一堆。

崔志虎看得眞切，那正是每個大男人引以爲傲而吊在褲檔裡的那半斤重的命根子啊！

也眞齊全，上面隨附了兩個鴿子蛋。

崔志虎仰面大聲罵：「黑桃愛司，我操你十八代老祖宗，你殘忍如虎豹，可惡似厲鬼，你這種缺了八輩子德的卑劣手段，就不怕江湖上的人咒罵你，你比殺了我兄弟還要令他難過呀！」

崔騰虎又是淒厲一聲號：「黑桃愛司，你今天要是不殺了我崔騰虎，你就不是人生父母養，你是白沙河裡小王八操出來的。」

「咻！」

艾慈的利刀又閃掣在空中。

便見總管尉遲明手捂肩頭，急步來到崔騰虎身邊，道：「四堡主，如果要報仇，就得留口氣，難道四當家不想看看這小子躺在我們脚下的樣子？」

他又用手攔住艾慈出刀，道：「黑桃愛司，眼前你是王，你統吃，好心點，你就出價吧！」

艾慈道：「這還像句人話，需知我不殺你們，我在行善事，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又不願違背天意，同時我也十分清楚，銀子你們有的是，花銀子消災，天底下乃常見的事情，算不了什麼，那像我這窮光蛋，爲了賺點銀子，儘替自己製造仇人，天底下也只有我這種人最是傻。」

尉遲明揮揮手道：「我們都傷得不輕，正等着救治，你却一個勁的在耍嘴皮子，不嫌囉嗦。」

利刀又收起來了。

艾慈呵呵一笑，道：「話不說不明，鼓不敲不響，我的一肚皮苦水，總得藉機會發洩一下，爲的是求我的敵人能爲我一掬同情之淚……唉！我知道說了也是白說。」

崔騰虎帶着惡毒的眼光，厲吼道：「黑桃愛司呀！你在消遣爺們了，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開價吧，兒！」

艾慈道：「好，聽清了，令兄與你，每人這個數。」

他伸出了兩根指頭——兩個指頭還交互着不停地動，就怕對方看不清楚他的小指頭似的。

「那是多少？」

「每人兩萬兩，而且現金交易。」

崔志虎大怒，道：「放你娘的屁，你以爲平鄉崔家堡有一座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金山呀，再說，我們出來是殺人的，又不是來談生意的，你幾曾見過出來殺人的人身上還帶上那麼一大把銀子？」

艾慈忽然冷冷地笑道：「看起來你可憐，聽你的話也令人同情，但若深入一想，你小子就狗屁不通了，關洛道上，誰人不知有個崔家堡，你們那種强取豪奪的作風，殘害善良行爲，誰不髮指呀！說穿了，你們早把這大好江湖當成了你們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金山銀山，看來無形實有形，虧你還在本少爺面前哭窮呢！」

崔志虎聞言，當即怒聲道：「就算是爺們拿得出來，也要等回去取呀！」

艾慈道：「那就快回去呀！」

崔騰虎大怒，道：「黑桃愛司，你是個瞎子嗎？你不看看我們之中那一個能快馬加鞭回去取銀子？」

哈哈一笑，艾慈道：「這個我早就替各位想到了，各位上路我來保護，咱們慢慢行，崔四爺怕是不能騎馬了，沒關係，弄個擔架拖在馬後面慢慢的拖，至於到崔家堡取銀子這件事嘛……」

「由我來代勞，這一回我好人做到底。」

勞克晃着腦袋走了過來。

艾慈一拍巴掌，樂道：「勞大叔，小子正愁分身乏術呢，你老眞是夠交情，等這碼子事一了，我可要好生拉你老在長安東門的望月樓請請你。」

長安東門內的望月樓，樓高三層，望月樓的酒菜遠近馳名。

但主要的還是望月樓第三層和第二層，臨窗東望，隱隱約約的可以看到一千五百丈高的驪山。

如果天氣晴朗，還可以望見驪山上的老君廟。

（未完・十八）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 去 病・文
可 飛・圖

# 寒夜屠龍

**上文提要：** 錢如土吩咐五鼠押送三小王爺上路，並約定會合處，他則和花牡丹故意去攔截牛大壯與馬雲飛，有意拖延時間。兩莽漢終被花牡丹制住，並搜出二人身上銀兩以及值錢的財物才放人。錢如土、花牡丹會合五鼠後齊往白鳳仙窰洞。白鳳仙以自製藥酒給三小王爺服下令他變得癡呆。白鳳仙與錢老爺子親熱之狀羨煞五鼠……



爲義而戰殺韃子　風雨來臨煞氣重

申屠仁嘆口氣道：「唉，我們太行五鼠呀，也只能是鼠輩了，有學問的也沒一個！」

毛勇笑道：「老大，別那麼洩氣，你眞的想聽三弟我的學問呀？」

申屠仁道：「有學問你早把詩唸出來了。」

毛勇道：「嗨，你們仔細聽了。」他還乾乾的淸一下喉嚨，才認眞的誦道：

「一隻手托搭天王震乾坤，
兩隻手日月光華照我行，
三隻手天下珍寶任我選，
走走走千山萬水任我遊。」

「哈……」

申屠仁大笑，得意呀！

丁大海與張千石虎也大笑，那張千笑道：「嗨，三哥呀，好詩，太妙了，你未卯了咱們的三把手呀，全有作爲了，妙！」

石虎道：「光聽就叫人歡暢舒服，好，咱們太行五鼠中還眞有個大學問的人。」

申屠仁道：「有妙處，千山萬水任我遊呀，哈……太好了，太妙了。」

五鼠還笑得直拍手。

＊　＊　＊

洞內炕上的錢如土也眞妙，他對懷中迷情的白鳳仙耳旁低語：「趕走韃子們以後，你我二人千山萬水任我們去遊，好不好？」

白鳳仙在錢如土的懷中扭動了一下，低笑道：「好呀，咱們還有幾多好日子呀，嘻！」

錢如土立刻抱緊了光赤溜溜的白鳳仙，兩個人立刻扭動了起來，立刻間，又見滿室春風生。

都快四更天了，這是錢老與白鳳仙的二度春風，對錢老而言，他是相當珍惜的，於是，他也不得不卯足了勁的拚上老命了。

怎麼會知道他老人家在玩命呀，那簡單，只要聽聽白鳳仙的反應便明白了。

白鳳仙的反應乃是忍不住的低訴又泣。

＊　＊　＊

就在這溫暖的土窰中，掀起的陣陣惹人心亂的聲音，對於另外兩間土窰中的年輕男女二人，當然是起了一定的影響與鼓舞作用。

也不知什麼時候，花牡丹的室門被弄開了。

那當然是被白爾壯弄開的。

白爾壯輕悄悄走入花牡丹的土炕邊，他站在炕邊不動了，那模樣，他好可憐。

再看炕上花牡丹，她未把眼睜開來，只在炕上輾轉反側難安枕，她那模樣兒是逗人遐思的，她的小衣有　處被捲而露出粉白的肌膚來。



半晌，白爾壯幾次伸手又縮回來。

白爾壯乃是白鳳仙的乾兒子，他最清楚乾娘的脾氣，乾娘不會要一個色狠的乾兒子，如果他對花牡丹「動粗」，白鳳仙必會殺了他。

白鳳仙這一生殺過不少採花大盜。

白爾壯如果此刻抱住炕上的花牡丹，只要花牡丹一聲呼叫，他就慘了！

是以白爾壯幾次未敢去動花牡丹，就在這不上不下的時刻，花牡丹突的張開眼睛來，還眞嚇了她一跳！

半夜裡在炕邊站個大男人，這女人當然會嚇一跳！

「你……幹甚麼？」

白爾壯能說甚麼？想了半晌，他吐出一句話：「過來看看妳！」

花牡丹一笑道：「我很好呀！」

白爾壯一聽，宛如一盆冷水當頭澆下來，他緩緩的轉過身，道：「那就好，我回去了！」

花牡丹道：「你要回去？」

白爾壯忽的回身坐在炕邊，低聲道：「妳如果叫我留下，我就留下來。」

花牡丹一笑，她坐直身子，還把一手去摸白爾壯的面頰，道：「你一定很喜歡我，是嗎？」

白爾壯的膽子又壯了，他低聲道：「不但喜歡，更是愛妳呀！」

花牡丹道：「我只問你，你懂不懂愛呀？」

白爾壯一楞，白爾壯道：「我當然知道甚麼是愛，我可以爲妳做任何事情，甚至爲妳而死！」

花牡丹一笑，道：「那不叫愛，那叫癡，你是犯了癡情症了！」

白爾壯忽的用手抓過花牡丹的手吻着，道：「那就叫我癡情人吧！」

白牡丹並未拒絕白爾壯吻她的手，給予白爾壯的面子了，只見他一手去摟抱花牡丹了。

花牡丹仍未拒絕，但她却又問白爾壯：「白兄，你知道甚麼叫『色而不淫』這句話嗎？」

白爾壯一聽，雙目一厲，道：「我知道色與淫是分不開的，我就難以自持！」

「我能！」

「妳可以自持？」

「不錯，我能！」

白爾壯還準備往炕上躺去，聞言他一挺，道：「花妹呀，你在逗我呀！」

花牡丹笑道：「非也，我們可以擁抱，可以親嘴親個夠，但不可更進一步。」

「爲甚麼？」

「我們沒有結婚呀！」

「那容易嘛，我乾娘會說過，我們應是天生一對！」

花牡丹道：「我也聽過錢老說過，要成雙成對，那需要有緣份呀！」

白爾壯道：「我們在一起就是緣份呀，且等事後，我二人去求我乾娘爲咱們主婚如何？」

花牡丹一笑道：「白兄，別那麼乘坐特快車似的，我不喜歡！」

「妳……」

「我可以告訴你，白兄，我有個十分要好的朋友，他與我早已認識了十多年了，我自小就崇拜他的機智，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便是色而不淫，他與我的想法一致，不到結婚入洞房，二人都要爲對方着想，我們都不是自私的人，他去送義軍需要的銀子了，所以……」

白爾壯全身一震，他又站起來了。

「對不起，我慚愧！」

「白兄不必自責呀！」

她還想拉白爾壯的手，又道：「我們可以相吻的呀，我不會拒絕的！」

她到此刻還冒出這麼一句話，實在令白爾壯有啼笑皆非的感覺。

白爾壯道：「不，我不再打擾了！」

他往外走，但，到了門口又回過身道：「花妹，我會見見妳的男友的，我與他競爭是可以的，我不會輕言退縮的，直到有一天得到妳爲止！」

他說完立刻出室而去。

花牡丹怔住了，她還能再說甚麼呢？直到天亮她還在胡思亂想。

＊　＊　＊

白爾壯並未稍改對花牡丹的關懷，男人關懷一個女人，一般而言，除了親情便只有愛情了。

白爾壯的表現便是愛的表現，花牡丹心中明白，但她却仍是淡淡的喜笑，毫不在乎，她不想想，來如聲將來會知道，這種你爭我奪的愛是十分危險的，然而，花牡丹却從未想及這些，她只覺得好玩而已！

有多少男女把這麼要緊的大事當成了「好玩」，而到了後來，却變成了不好玩。

＊　＊　＊

這一天，錢如土與白鳳仙二人醒來的時候已近中午了。

再看那位小王爺忽必亮，正傻哈哈的直不楞看向土坡下面的汾河目不轉睛。

花牡丹走過來，她對忽必亮笑笑道：「喂，你是怎麼了呀！」

忽必亮不回答，仍然看向河面。

花牡丹立刻站到忽必亮的前面，她遮住忽必亮的視線道：「

喂，我問你，你看甚麼呀！」

忽必亮衝着她吃吃笑，仍然不開口。

便在這時候，白鳳仙出來了。

白鳳仙對花牡丹笑笑道：「他已經甚麼也不知道了，妳再問他也是不會回答你的！」

花牡丹道：「他不成個廢人了？」

白鳳仙道：「除了我的解藥，他就是個廢人！」

花牡丹笑道：「白嬸的藥眞厲害，惡人是怕妳的！」

白鳳仙手按在花牡丹的肩上，道：「花丫頭，妳眞的天眞得可愛，也令嬸子更喜歡了！」

花牡丹一笑道：「眞的？」

「不錯！」

「白嬸令我好快樂呀！」

白鳳仙道：「我突然覺得爾壯不配愛妳，他……哼，太俗氣了！」

花牡丹一聽，猛一怔道：「白嬸妳是不是……」

白鳳仙道：「我聽到你們的話了，哼，爾壯還算及時回頭，否則……哼……」

花牡丹全身一哆嗦。

是的，他們說的聲音很小呀，可是句句入了白鳳仙的耳內去了，眞叫人難以相信。

* * *

黃土窰洞內的時光，暖洋洋，話兒長，人歡暢，花牡丹就笑得同歌聲差不多。

不管再是歡暢，時光永遠也不會停滯半分的，還未盡興吧，便又過了一天多，過午，錢如土有些依依不捨的對白鳳仙道：「我得走了，十萬兩銀子還等着我去拿呢！」

白鳳仙依偎在錢如土的懷中，小鳥依人似的道：「阿土呀，需要我插手嗎？」

錢如土笑笑道：「我阿土再是不成材，也不願打擾妳的淸靜，這是小場面，妳安心，我還能應付得了！」

他吻着白鳳仙的手，又道：「更何況過不多久，那個鬼靈精來如風便會帶着他那五個小精靈也趕來了，有了他們，便我老人家也用不着再出力氣了，到那候我會再來的，妳……嘖嘖嘖……妳等我來，咱們天長地久吧！」

他邊吻邊說，嘖，白鳳仙吃的笑了。

* * *

白鳳仙與白爾壯二人相送錢如土與花牡丹，這一送就到那條羊腸小路端，前面有路不送了。

白爾壯指着路邊的那輛雞公車，道：「好像用不到這輛車子了吧！」

錢如土道：「不一定，也許還需要吶，小子呀，那個癡呆的小王忽必亮就暫時由你看了，小心呀！」

白爾壯道：「放心吧，老爺子，他跑不了的。」

錢如土當然放心，中了白鳳仙的手段，除非有解藥，他是休想跑走。

* * *

錢如土要與白鳳仙分手還眞不易，兩個人卿卿我我老半天，兩個人似乎都發現對方的眼眶裡有淚水，那錢如土快七十的人了，他出聲却哆嗦，眞情流露也。

再看白爾壯那邊，一個木呆呆，一個笑開了懷，花牡丹邊笑邊道：「瞧瞧，咱們這是幹什麼的，難分難捨呀，唉，又不是一去不回來了，只不過兩天光景嘛！」

終於，四人分開來了。

錢如土走得很堅決，半里外才回頭看，這一看他才安心，因爲白鳳仙與白爾壯二人早已不見了。

這不是白鳳仙狠心，因爲她明白，再站着看下去，她的阿土說不定不走了。

* * *

錢如土與花牡丹一路走向陽曲，這一路上他老人家再也未開口說上一句話。

錢如土只是偶爾舌捲兩唇哈哈笑，好像在想着他此生最甜美的事。

什麼才是他此生最甜美的事？除了與白鳳仙一床被之好，再也沒有了。

他不說話沒關係，花牡丹早看出來了，所以花牡丹不打擾他老人家的白日好夢，跟在後面裝老實。

天黑的時候，二人才到陽曲城外，這時候花牡丹不得不開口了。

「老爺子，去那兒？」

「什麼去那兒？」

「是去火星廟，還是去飯館先吃個飽呀？」

錢如土一笑，道：「先去火星廟，咱們先聽聽看，五鼠他們發現什麼了？」

花牡丹道：「對，先找他們去問問。」

兩個人轉到城東邊，很快的到了火星眞君廟外面，那錢如土又撮唇三聲尖口哨，立刻間，二廟院傳來申屠仁的叫聲，道：「老爺子呀，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快進廟後院，一起吃整隻烤羊肉呀，哈！」

「哈！」

錢如土與花牡丹笑着走入火星廟，果然這五鼠圍在一間邊廂內，火架子支得高，一隻肥羊快烤好了。

烤羊上面抹了料，淨紅的帶點油滴滴入火堆上，發出「滋」的響聲



來。

申屠仁拉過椅子兩把，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坐下來。

申屠仁回頭瞧，怔怔的道：「怎麼不見那個忽必亮小東西呀！」

錢如土道：「沒帶來。」

申屠仁道：「沒有他，人家不給十萬兩白銀吧！」

錢如土道：「他們善財難捨，不會那麼輕易送你十萬兩銀子的。」

申屠仁道：「可是，這兩天咱們五兄弟在陽曲附近找了又找，查了又查，却不見任何蛛絲馬跡呀！」

錢如土猛抬頭道：「是嗎？你們什麼也沒發現呀？」

張千道：「陸上水上全找遍，什麼也沒發現。」

錢如土臉皮一緊，道：「娘的，韃子們來了能人，這可不是好預兆。」

丁大海道：「老爺子，如果需要人多，咱們馬上分頭去找人。」

錢如土道：「不行，人多反而會誤事。」

花牡丹道：「老爺子，我却以爲，七王府正在趕辦喪事，所以才未早早來人佈置呀！」

錢如土道：「錯了。」

花牡丹道：「你老的意思是……」

錢如土道：「我直覺得不對勁就是了。」

申屠仁一拍胸脯，道：「老爺子，沒關係，我們爲老爺子打頭站，兄弟之中先去個人等韃子，看一看他們能玩什麼花樣。」

錢如土道：「我怎好叫你兄弟去冒險？」

申屠仁道：「老爺子，來叔過的就是冒險的日子，也可以說是靠冒險吃飯，你老不用擔心吧！」

毛勇道：「對，爲你老效力，也是道上規矩。」

錢如土還眞感動，他想了一下，道：「來吧，咱先塡飽肚子，容我老人家好生的想一想，這是他娘的黎明前的黑暗呢？還是暴風雨來以前的寧靜。」

他自腿上抽出一把鋒利的銀刀，又道：「來吧，咱們吃烤羊肉啦！」

錢如土總是喝酒多，但今晚他却大吃起烤羊肉來了。

花牡丹開始擔心了，錢如土有如此不同的表現，無他，他已嗅出不尋常的事要發生了。

花牡丹有些食不知其味的低下頭，她斜目去看錢如土，只見老人家似乎突然間又蒼老了不少。

那種老，可並非是這兩夜同白鳳仙二人在炕上消耗的老，而是帶着些許憂愁的蒼懷與擔心。

人在擔心受驚中總是顯得憂鬱的，那便會令人老化，尤其對錢如土這種年紀的人更是。

花牡丹開始不自然了，便也說不出逗人樂子的話來，她只是低頭，撕吃着自烤羊身上切下的肉片。

* * *

七個人幾乎把一隻山羊吃了大半，忽的，錢如土一拍巴掌抹嘴巴，道：「娘的，是福不是禍，是禍不是福了，十萬兩銀子怪他娘的誘人的。」

花牡丹道：「老爺子，至少咱們手上還握着一張王牌，怕他什麼？」

錢如土道：「對，那小王八蛋還在咱們手中，他們有什麼本事，使出來好了。」

申屠仁哈哈一笑，道：「不錯，他們投鼠忌器呀，不聽咱們的，行嗎？」

張千道：「咱們來一個最妥善的安排，今夜就叫韃子們知道咱們厲害。」

丁大海道：「我有個餿主意，你們大伙且聽聽。」

申屠仁道：「老二，你說！」

丁大海道：「我的意思是由我自陸地走到那河岸邊，去見七王府的人，再由張千自水中潛到附近，暗中觀察，一旦有所發現，立刻把消息傳出來。」

申屠仁問錢如土道：「老爺子，你聽聽，丁大海的這個主意你以爲如何？」

半晌，錢如土道：「不失爲一個可行之計。」

丁大海得意的笑笑，道：「老爺子，咱們繪出地形，把你們藏身之地畫出來，我與張千二人也好向你老報告，一旦有變，我只一聲口哨，你們就立刻收兵。」

錢如土道：「娘的，這是怎麼啦，我一直想不到一個好計謀可以萬無一失。」

花牡丹道：「老爺子，如果眞交手，咱們怕個什麼？你老就少擔心吧，還是喝你酒吧！」

錢如土當然要喝酒，他已喝了不少酒，此刻，他仰面又喝了兩大口酒，重重的道：「你們怎麼知道呀，老夫的作風是少傷人，尤其是殺人，是老夫不屑於幹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咱們的目的是銀子呀，銀子到手就走人，咱們不會把人也殺了！」

申屠仁道：「老爺子呀，他們是韃子呀！」

錢如土道：「韃子又怎樣？他們也是父母生養的呀，能活存世上多不容易呀！」

花牡丹道：「老爺子，幾十年來，咱們漢家郎死在韃子之手的太

多了，如果有機會殺韃子，咱們絕不手軟！」

錢如土道：「只不過，萬不得已不許殺人，大漢的人民是講恕道的，記住，銀子到手咱們立刻把忽必亮歸還，不許殺人！」

申屠仁幾個點頭答應了。

錢如土又對花牡丹道：「丫頭，我老人家以爲，今夜妳不用去了！」

花牡丹一聽，笑道：「老爺子，我爲甚麼不去？」

錢如土道：「我心中不舒坦，我有個不祥的預感，我也怕妳的來叔找我去算帳，如果我還活着的話。」

「哦呸！呸！呸！」

花牡丹連連呸道：「你老怎說起不吉利的話來了，不吉利！不吉利！」

申屠仁道：「老爺子，想弄倒咱們的人，這個人除了是個妖精外，還得有一定的道行，因爲咱們也不是他娘的省油燈！」

毛勇道：「對，想整咱們呀，放眼江湖，咱們不是頂尖，娘的也是與頂尖沾上個邊，怕他個鳥……」

錢如土用手在地上比劃着，他繪出那一段荒河邊，而且，也仔細的要另外幾人好生的藏在附近林子裡！

這原是相當妥當的安排，然而，錢如土把任務分派後，他却更不愉快了。

花牡丹見老人家如此，她也漸漸的覺得有點兒不對勁了。

於是她的心中想到來如風，還有那在一起長大的別小堪、伍不銀、風流丹與齊向前幾個了。

是的，如果他們也在，便甚麼也不用愁了。

花牡丹心中有些黯然，她也突然覺得她很孤單，她更無奈，不知何時才能看到他們！

＊　＊　＊

二更天剛過不久，抬頭看天空，天空的月亮好像被甚麼東西砍下一塊似的缺了小半邊！夜色迷濛總是帶着些許的神秘與恐怖！

此刻，陽曲這地方的人們早已關門上床大吉了，誰也想不到附近的汾水河岸荒林中有人正在移動，天太涼，但幾個人却仍在抹汗。

幾株大樹下，這幾個人彼此打了個招呼，便分別躍在樹上，秋風未刮落樹葉，也正好把幾人掩住。

再看河面，有個人頭冒出來，這人不是別人，乃五鼠之老五「鬧江鼠」張千是也。

張千把身子藏在水下，只把個人頭露在水面，在水草的遮掩下，他藏得很好。

＊　＊　＊

於是，有個瘦漢迂迂的走過來了，這個人正是五鼠中的老二「跳澗鼠」丁大海！

丁大海走到河岸邊，抬頭看看缺一塊的月亮，露出個微笑來，然後他一屁股坐在河邊的石頭上。

丁大海左看看，右瞧瞧，就是不見一個人影子，但丁大海相信，太原府的七王府雖然在辦老王的喪事，但他們也不會不管小王忽必亮的生死。

今夜正是約定日，三更天應該快到了吧。

丁大海無聊的拾起石頭往河面拋去，他擲三個石頭便住手了，因爲他忽然想到老五在河水中，別砸到張千的頭上就鬧笑話了。

於是，丁大海就認爲，這個夜只有天上的月亮順他的眼，別的，他一件也不喜歡。

當然，丁大海也知道附近樹上藏着自己這方面的人，這給了他不少勇氣。

江湖上他們太行五鼠最是佩服老一輩的神偷錢如土，而且是五體投地。

想到了錢老，這個丁大海還忍不住的往林子裡瞧，當然，他甚麼也瞧不出來。

＊　＊　＊

大約是三更天了吧？丁大海正欲站起來，突然附近傳來碎步聲，猛抬頭，只見八個身形快逾流電般的往他這面過來了，八個人是呈扇形的向他包圍過來了。

這八個人眞猛，一下子把丁大海圍住了。

其中一人，先是上上下下的把丁大海看了個仔細，他咬着牙道：「不像嘛！」

另一人沉聲：「你是誰？幹甚麼三更半夜來這兒？」

丁大海見這八人手上握着彎刀，另有三人還多了一根皮鞭，就知道這些人是太原府七王府的人物！

其實丁大海也聽過七老王府中養了十二名殺手，其中還曾在關東幹過獨行大盜的！

丁大海淡淡一笑，道：「先別問我，我倒是先問問各位，你們又是幹甚麼的？」

「咻！」

「叭！」

「喂，你們怎麼見面就打人呀！」

丁大海挨了一皮鞭，他還眞的未躲過，打得他脖根一條血痕露出來，痛得他直吸大氣！

「嘿……」又是那怒漢開了口：「媽巴子的，只有爺們問你話，你敢反問爺們呀！」

丁大海道：「要問是吧，各位，猜也知道你們是來救人的！」



八個怒漢一聽之下齊瞪眼，立刻間，三個拿皮鞭的大漢上前一步，手中皮鞭「叭叭」響，一個冷笑，道：「你果然是他們同夥了！」

丁大海挨了一鞭也火了，他開罵：「操你娘的，你們這是來霸王硬上弓，用强呀，那麼你們也永遠見不到那忽必亮了！」

「咻！」

「叭！」

丁大海也跟着又是一聲「哎呀」，吼道：「娘的皮，你們眞可惡，何不用刀殺了老子！」

那大漢叱道：「小王爺的名號也是你這刁民隨隨便便呼叫的？可惡！」

他又揚鞭欲抽，另一怒漢伸手攔，道：「喂，光棍一些，快說你們把小王爺藏在何處，免得皮肉受苦！」

「嘿……」丁大海反而冷笑了！

八個怒漢一看，他們又用另一法子對付丁大海！

只見五名怒漢一字排開的輪流對付丁大海，第一個抓牢丁大海來一個過肩甩，第二個打横猛一推，第三個拴起丁大海一腿便掄出三丈遠，第四個抓起丁大海又是一個過肩摔，第五個上前抓住已七葷八素的丁大海，把個頭對着丁大海的頭猛一撞。

丁大海一聲叫，他也慘透了。

「跳澗鼠」丁大海再是輕功奇佳，到了此刻也不靈光了，他被一個韃子武士以鐵頭功碰得腦袋嗡一聲，立刻搖搖晃晃的往地上倒下去了。

丁大海被碰得昏死了，但那人並不放手，抓起丁大海的衣領往河邊拖拉過去，「嘩」的一聲，丁大海的頭被那人泡入河水中，悶得丁大海醒過來了。

人是醒了，但他免不了「呱嘟」了幾大口河水下肚。

「呀……」

丁大海被拉出水面的時候，忍不住大叫一聲。

可這叫一個人忿怒的想出手，但他終於還是强忍住心中怒火。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潛在河邊草叢水中的「鬧江鼠」張千。

張千在水面只露出半個臉，但他却看到岸上丁二哥在挨圍毆，丁大海悶聲叫，張千全身也哆嗦，他氣得咬牙切齒欲出手，但他爲了大局在忍着，因爲他相信錢老必有計劃，只是時辰尚未到。

＊　＊　＊

八個七王府來的韃子武士，均是七王府的高手，對付一個丁大海，其實他們一個就夠了。

丁大海被整得死去活來。

「操你們老媽的，打吧，最好殺了老子，哈……」

他笑得十分豪壯，又吼道：「你們不是來救忽必亮那小狗嗎？娘的皮，你們是在害他，你們現在打了老子不要緊，忽必亮就別想活了。」

「叭……」

丁大海頭上挨一鞭，勾出臉上鮮血來，但他不叫，反而大吼：「打吧，打吧，老子這條命犯了賤，可也拖個小王子墊底，值得！值得！」

他中氣十足，話聲又大，引得八個韃子不但不住手，反而又是一輪摔。

丁大海被摔得眼冒金星難開口，這時候自附近走出一個人來了。

「住手！」

這一聲呼叫眞管用，八名韃子圍住丁大海不打了。

來人不是什麼大人物，他乃方管事是也。

方管事到了河岸邊，他仔細的看着鼻青眼腫快走了樣的丁大海一陣子，才皺皺眉道：「你……是？」

丁大海猛一吼，道：「我是你祖爺爺……」

方管事並不生氣，他淡淡的道：「同那個老頭女娃一夥的？」

丁大海忿怒的道：「你就是那個管事的吧？」

「我姓方，叫方圓。」

「操你娘的，你爲什麼派他們來？你不要你們的小王子活命了？」

丁大海一頓，又道：「叫他們殺了我吧！」

方管事道：「小王爺的人呢？」

丁大海吼道：「十萬兩銀子呢？」

方管事道：「只有老頭兒才能同我交易，人呢？」

他雙目一厲，幾乎要拔刀。

丁大海不吃這一套，抗聲道：「你想殺我？」

方管事道：「你們都該死！」

丁大海冷笑道：「咱們以爲該死的是你們。」

方管事咬咬牙，抖然一掌打過去。

「叭」聲起處，丁大海張口吐出鮮血來。

丁大海却帶着鮮血哈哈狂笑起來了。

方管事不欲打商量，他身子一橫，道：「侍候他一頓鞭子打，打……他犯賤！」

嚄，三條皮鞭立刻對丁大海猛抽打起來了。

「叭叭叭」的皮鞭聲幾乎扯裂人的心了。

要知韃子們除了騎射之外，皮鞭上的功夫更是高超絕妙，那抖閃的皮鞭可以不見手臂動，而鞭梢已

到了挨皮鞭人的身上了。

* * *

丁大海被打得就地滾，樹上的花牡丹已低聲催錢如土道：「錢老，咱們爲何不出手？」

申屠仁三個也在急，他們的好兄弟被人打得如此慘，而樹上躲的錢老仍在猛喝酒，這太不像話了。

錢如土還眞的沉得住氣，他示意等，直到……

直到方管事露面，而且三條皮鞭猛打丁大海，他老人家也忍不住了，才……

「住手！」

錢如土從林中奔出來了，而且，看上去幾乎像飛。

在他的身後面，緊緊的跟定四個人，正是花牡丹、申屠仁、毛勇與石虎。

錢如土只一到河邊，那方管事已笑呵呵的迎上去道：「嗨，你怎麼才來呀？」

錢如土看看八個韃子武士，不由冷笑一聲，道：「姓方的，你是猪呀，你不要你們小王爺活了？」

方管事道：「要，當然要，咱們就是爲了小王爺才忽忽忙忙的趕來的呀！」

他說話輕鬆得就如吃定對方似的自在。

錢如土心想，如果你以爲憑這八人想吃定咱們，你這小子就大錯特錯了。

只不過這一回他老人家估計錯了。

太原的七王府中不少謀士與能人，只因爲他們都去了老爺嶺運七老王爺的屍棺不在太原，只這麼十幾二十天，七王府被來如聲幾個鬧翻了天。

這些人中還有十個武士在，原本守七王府的十二武士，已死了兩個，那是武太斗與戈成方二人。

七王府中十二武士平日裡交情好，比之親兄弟還親熱，當他們回來後，聽到死了兩個好兄弟，十個人火大了，原是十個人要一齊來的，但七王府中在辦喪事，至少要留兩個才行。

這八人一發現丁大海，他們免不了的一頓揍，丁大海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慘遭修理。

* * *

方管事見來了錢如土，更發現了花牡丹，嘍，他的心中那股子篤定，就好像他已把忽必亮救回來似的。

「老頭兒，你還是沉不住氣的出面了。」

錢如土道：「不出面便要損失十萬兩銀子了。」

方管事道：「這話怎麼說？」

錢如土道：「這很明顯呀，你們打死我的兄弟，我們便宰了忽必亮那小子，這十萬兩銀子自然也泡湯了，你說是也不是？」

一怔，方管事尚未開口，錢如土又道：「老夫如今出面，奉勸你們別傷了我的人，十萬兩銀子拿出來，忽必亮的命也救了，這是兩全其美的事呀！」

方管事臉皮一緊，戟指錢如土，叱吒道：「媽的，在這太行山以西地方，那個人敢同七王府作對，偏是你們這些潑皮，不知死活的趁虛找上七王府，你們已得了不少金銀，竟然還不死心，又來敲詐七王府，如今咱們的人馬全回來了，媽的，總得叫你們知道厲害！」

錢如土道：「不想你們小王爺活了？」

方管事道：「拿下你們，小王爺自然會回來。」

他猛一頓，又道：「你們敢動動小王爺半根汗毛，你們的命就完了，而且是叫你們死得很慘。」

錢如土冷笑，道：「怎麼個慘？」

「五馬分屍！」

錢如土仰天一聲笑：「哈……」

方管事立刻閃一邊，他手一揮，道：「殺！」

「殺……」八個韃子認定了錢如土，併肩揮刀直逼上去。

錢如土一見這形勢，不由大吼：「你們各自小心了，這是玩命，咱們也不客氣手軟。」

「殺……」

兩個韃子武士已佔上位置，剎那間，把錢如土堵在二人的刀芒中狠幹起來。

另一面，有個提皮鞭的武士找上了花牡丹。

這人中等身材，却十分結實，他衝着花牡丹冷冷笑道：「聽說妳這女人很有兩下子，嘿……只不知妳能不能躲過我的鞭子抽打。」

花牡丹冷冷道：「別神氣，是不是行，那得交手之後才知道。」

她慢慢的移動着，又道：「你也要小心了，我的棒子是不長眼睛的。」

不料那韃子武士開口便說出花牡丹手中棒子的秘密，道：「妳的棒子藏有一把尖刀，是嗎？老子領教了。」

他把皮鞭在頭上不停的盤旋着發出「咻咻」之聲，聽得人不舒服。

當然打在人身上更不舒服。

「刷……」

皮鞭宛如飛龍擺尾，直往花牡丹的身上打去。

花牡丹隨之平身而起，半空中她轉身已往那人撲去。

花牡丹以爲，敵人的皮鞭長，她只要貼近身肉搏，皮鞭便無用武之地了。



兩個人同樣發出冷笑聲。

但兩個人這第一個照面都未佔便宜。

「吼！」

「叭！」

那武士的頭上挨一棒，打得他猛搖頭。

但花牡丹的後背火辣辣，皮鞭梢抽得她背發痲。

就在二人錯身中，那人忽的抖出一把彎刀，這才是他的眞兵器。

花牡丹的眼尖看得清，鐵棒回打，正打在來刀刀身上，錯身而過去了，但花牡丹背向敵人突然又是一個身法，她倒翻在敵人的頭頂上。

花牡丹也看到那鞭梢追打過來了，但她咬牙拚着挨，因爲她的機會比之敵人的更好。

她人在空中鐵棒發出「卡」聲，尖刀已切過敵人的右肩頭，帶起一溜鮮血來。

但花牡丹的腰上挨了第二鞭，痛得好像刀子割。

這二人受傷不稍退，立刻又殺在一起了。

* * *

申屠仁與一個大個子武士幹，他的功夫就差了，只一看便知道他是攻少守多，便也令那韃子嘿嘿冷笑不已。

毛勇與石虎也一樣。

兩個韃子原是合殺毛勇的，但見毛勇不回手，只是一味的閃躲，便知道這人不管用，立刻退出一人，餘下一人鬥毛勇。

同樣的，正在圍住石虎的二人，只因爲石虎個子大，二人出招有顧忌，但當他二人發覺石虎的刀法不新奇，不由得又閃退一人。

這光景十分明顯，他們以强勢力量，準備捉活的了。

雙方幹得凶殘，宛如野豹鬥惡狠，觸目驚心中，突聽錢如土大吼一聲：「去！」

「呀！」

好一掌拍打，一個撲近的韃子被他一掌打倒在地，「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

錢如土一掌得手，大吼一聲如奔雷，揮掌拍向另一個韃子，那人一刀劈了個空，肩頭上也挨了一掌，打得他往一邊歪去。

於是，另外兩個韃子奔過來了。

「呀！」這叫聲乃是申屠仁發出來的，他挨了一刀在大腿上，立刻倒在地上了。

毛勇閃過一刀殺，他回敬對方一刀，不料反被對方抓住他握刀右臂，掄得他身不由己的往三丈外撞去。

「轟！」

毛勇倒地未爬起來，他幾乎腰折。

石虎被那韃子已摔倒七次，他仍然可以站起來，只不過當皮鞭纏住他的雙腿猛一拉，他又倒在地上了。

* * *

忽的，水面上傳來口哨聲，這聲音眞是尖。

這聲音似乎來得慢半拍。

別說慢半拍，便是慢一點，或沾個「慢」的邊就慘了。

錢如土雙掌疾拍，逼退兩個奔來的韃子，立刻對花牡丹大叫：「快走！」

花牡丹一棒打得那肩頭流血的韃子頭上再冒血，聽得老爺子的叫，立刻彈腿扭腰往半空中躍。

花牡丹與錢如土二人併肩往林中奔過去。

月光之下看得清，至少有四五十名弓箭子，排在那兒舉箭瞄着他二人。

錢如土一見吃一驚，立刻與花牡丹往另一邊奔去，不料剛奔十幾丈，忽又發現四五十名韃子們，同樣的拈弓搭箭候着吶。

錢如土一見這光景，再看弓箭手們的形勢，嘍，剛巧是犄角之勢，那光景，只要是河邊奔來的人，休想逃走。

錢如土洩了氣的道：「個來如風，老夫山中過太平，却把老夫找來吃苦頭，操！」

他罵起來如風了。

花牡丹道：「老爺子，跳河吧！」

錢如土道：「我敢說，船上必有他們的人。」

花牡丹咬咬牙，道：「老爺子，咱們硬闖。」

「那是找死。」

花牡丹道：「難不成咱們投降？」

錢如土道：「他們一時間還要不了命。」

便在這時候，方管事笑得得意極了，他走路的姿態也是得意的。

「哈……你們沒轍了吧？」

錢如土也是一聲笑，道：「方管事，你得意呀！」

方管事哈哈笑，幾個武士也過來了。

不但武士過來，便是附近林子裡也有十幾個韃子奔過來了。

這時候，河面上的那條船正往岸邊攏來，船上有人大吼：「方圓，小王呢？在不在？」

方管事對着河面的船大聲道：「王爺，他們太過狡詐，竟然沒找到小王爺。」

嘍，只一聽便知道是七王府的大王子忽必日來了。

（未完・十五）

# 鬼谷

**上文提要：** 呂松林爲小峯解圍之後，說出了小峯的隱衷，衆人釋疑，小峯將老魔欲犯少林之事詳告，並和羣豪商議如何對付「幽冥教」，此時有人報告鬼谷主來到，羣豪對於一向君臨天下殺人無數的她有些懼怕與芥蒂，小峯欲出面對付叫大家不必驚慌。鬼谷谷主母女到後，她那溫文爾雅、恭謹和氣的態度頓時改變了羣豪對她的看法，慧姑見了小峯表現得很眞誠……

小峯當選領袖人　帶頭攻上五虎嶺

醉叟解千愁爲人刁鑽古怪，說話却不折不扣，一板一眼的磕了六個響頭，起身道：「康少俠，解某畢生不曾服人，一旦折服之後便永不更改，小老兒的這一條命從此交給你了，今後有何差遣，儘管吩咐，就算人頭落地，也不會皺一下眉頭！」

能使頑石點頭，康少峯有點受寵若驚，道：「那裡，解前輩請勿太謙，目下情勢緊急，我武林同道必須團結一致，同舟共濟，方可渡過難關，解大俠肯助一臂之力，必然勝算大增。」

醉叟解千愁哈哈大笑道：「見眞人不說假話，解某慵懶成性，只愛喝酒睡覺，不問武林興衰，天不怕，地不怕，天不管，地不管，此來少林純粹是想到處逛逛，看看熱鬧，既無遠大理想，更無胸懷大志，不過，小英雄這一掌打醒了我這個夢中人，頓悟昨非而今是，決定痛改前非，將以有生餘年追隨天下英雄共創一番俠義事業，從此戒絕黃湯，但願常醒永不醉！」

「阿彌陀佛！善哉！」九州羅漢有感而發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老檀越從善如流，實乃蒼生之福，此時萬事齊備，我們是否該按照原定計劃即刻揮兵五虎嶺？」

英雄所見略同，羣豪齊表支持，智通掌門挑選了百名武功高手，一行百餘人，用過齋飯，携帶大批乾糧，隨即往寺外行去。

醉叟解千愁緊走幾步，攔住去路道：「且慢！」

大家愕然一楞，解千愁接着又道：「解某來此途中，曾見十里外的山下密林中有武林人物出沒，想係魔教之人，無疑，必定另有圖謀，醉老兒以爲，要想出奇致勝，最好繞道而行，而且動作要快，務必在他們未返之前，搶佔魔教中樞要地，這樣方可制敵機先，穩操勝券。」

病叟龍雲道：「醉鬼之言不錯，龍某亦有同感，楊威遠颺，必定另有歹謀毒計，欲將天下英雄一網打盡，咱們搶先一步，繞道去抄他的老巢，實乃上上之策，走！」

「走！」

大家意見一致，行動一致，捨前門改往後山走。

爲恐魔教重返肆虐，留守的少林子弟也一併同行，潛入山中。

諸俠所料不差，大家去後不久，幽冥教主楊威、二鬼、三使以及大批教中好手，果然又重返少林。

羣豪心存仁俠，義貫日月，決心要以迅雷之勢攻佔魔教的窩巢，斷其退路，是以去勢極快，一路狂奔，中午時分，已步下少室峯，走出嵩山，將少林寺遠遠抛在數十里



外。

大家一邊趕路，一邊商討興師應敵大計，這時候忽然想到一件大事，爲了統一事權，避免羣龍無首，應該推舉一位統理全局的領袖出來。

依病叟龍雲、神州一奇呂松林的意思，認爲九州羅漢、鬼谷谷主都是神功蓋世，德高望重的絕佳人選。

可是，話未出口，神叟余千知和醉叟解千愁，却一致推薦康少峯號令羣雄。

而且，對康少峯的膽識、機智和武功，還大大地稱讚一番，尤其他與幽冥教主楊威有着血海深仇，又是曾經領袖武林的龍虎門第三代掌門人，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衡量，由他來出面領導，最是恰當不過。

二叟話一說完，九州羅漢不假思索，立即滿口贊成。

武當一塵衷心擁護。

少林智通隨聲附和。

鬼谷谷主樂觀其成。

龍雲、呂松林、莊宗毅等人見小峯衆望所歸，也齊表由衷支持。

左慧姑、玉笛金童最開心，笑瞇瞇地瞧着康少峯，嘴都合不攏。

只有一個人不同意。

此人姓康名少峯！

然而，諸俠心意已決，任憑他怎樣推辭還是推不掉。

醉叟解千愁粗聲大氣的喳呼道：「講身份，你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論功力，已修得銀圖秘籙上的奇學絕技，談識見，少俠身經百戰，大智大勇，在場諸俠，有誰比你更適合？有誰比你更恰當？快別推辭，再推辭就未免有點不識抬舉了！」

康少峯啞然一笑，欲再謙辭，鬼谷谷主一臉慈祥道：「小峯，解大俠說得對，你是最佳人選，就趕快答應吧，由你來統率四方豪傑，興師五虎嶺，殲滅幽冥教，殺掉楊老賊，爲武林除害，定可留名千古，你娘與師父地下有知，亦會含笑九泉。」

一聽她提及師父和母親，康少峯就感到心酸，暗中自語道：「娘，你苦命的兒子終於熬出頭了，現在大家要我出來當武林盟主，正準備率領各大門派去攻打幽冥教，害死妳老人家的元兇也在這裡，她是我們的仇人，也是小峯的師娘，母親請放心，恩與仇孩兒會分清楚，先把楊威殺掉，爲師父跟娘報仇之後，再來殺她，不論怎樣，峯兒一定會作個了結。」

心語間，鬼谷三叟、九州羅漢、神州一奇等人一再苦苦相勸，康少峯只好滿口答應下來，道：「好吧，各位既然執意如此，小峯遵命就是，再推辭眞要被解前輩罵我不識抬舉了，但盼日後如有勞動大駕之處，尚祈惠予配合，以免自亂陣脚，予敵人以可乘之機。」

萬博先生代表諸俠宣示道：「那當然，上陣交鋒，令出如山，少俠如有差遣，我等萬死不辭！」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行進的速度又加快一些，左慧姑緊趕幾步，與康少峯並肩而行，含情脈脈地道：「你眞了不起，羣俠人才濟濟，多得是名滿天下的前輩高人，你居然衆望所歸，脫穎而出，贏得大家的一致讚譽，我爲你感到高興，更感到光榮！」

康少峯肅容滿臉道：「慧姐快別這樣說，一切的榮耀都是先師所賜，自當竭忠盡智，完成他老人家的遺志，殺掉楊賊，重建龍虎門，此外別無所求。」

左慧姑心念轉動，想起亡父血書上的遺言，道：「我方高手雲集，士氣如虹，殺楊逆應非難事，但不知諸事了斷之後……」

忽又記起伊陽客棧中那一幕血淋淋的往事，所謂諸事了斷，說不定連母親的性命也會賠進去，果不幸而言中，自己和未婚夫之間那還有未來可言？忙住口沒再說下去。

慧姑雖未明言，小峯心裡雪亮，知她在關心婚約之事，微微一嘆道：「此去幽冥教，吉兇未卜，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淡淡數語，似乎將彼此的距離又拉長許多，左慧姑乃冰雪聰明之人，已意識到這一條感情的路可能比眼前的山路更崎嶇難行。

是的，眼前的這條路的確不好走。

嵩山少林寺，至五虎嶺幽冥教，本來只有百里左右，但羣豪爲了先一步進佔，毀掉楊威的老巢，然後守株待兎，等他返轉時殺他個片甲不留，故而不走陽關大道，抄捷徑轉往羣山峻嶺之中。

這一來，山高路險，一上一下之間，不僅距離拉長，而且崎嶇難行，儘管全速前進，眼看日已西沉，夜幕將臨，幽冥教總壇尚在三四十里外。

事已及此，悔亦無益，只好咬緊牙關，加速快行。

不久，五虎嶺已近在眼前，進入一條狹長的山谷，康少峯記得曾隨楊威走過一次，急忙搶在前頭，權充識途老馬。

甫深入百丈左右，突聞遠處傳來一陣喝叱打鬥之聲，間或還夾雜着幾聲慘絕人寰的哀鳴。

滄海遊龍莊宗毅憂急道：「聽聲音顯然是有人在谷內動手相搏，難不成是姓楊的已搶先一步回到老巢，屠殺夜闖魔教的英雄好漢？」

康少峯道：「有可能，咱們快

過去瞧瞧，設法助一臂力。」

他此刻是武林盟主的身份，令出如山，誰敢不從，一齊足底抹油，快如瀉電奔馬。

小峯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發覺拚鬥之聲已止，從前方迎面飛來三條黑影。

左慧姑花容立變，聲急語快道：「糟啦，魔教說不定眞的已經折返，那三個人可能是楊威與無影二鬼。」

諸俠心頭一震，提聚眞力，準備迎戰。

再往前行，山谷更狹窄，兩旁峭壁筆立，中間有一條清澈小溪，康少峯生具將才，指揮若定，略一沉忖，已有所决，下令道：「大家請先停下來，隱身暗處，在下未現身動手之前，請勿輕舉妄動！」

短短數語，已將應敵之計點明，羣豪如得軍令，立即化整爲零，隱身雜草亂石之中。

小峯與慧姑則站在一塊巨石後方，一瞬不瞬的盯着來人。同時默察一下山形地勢，選定了一處出手施襲的地點。

大家都以爲來人必係幽冥教秀士、吸血鬼王和攝魂判官。事實却大謬不然，而是黑道領袖，綠林豪客，黑風崗主冷面人魔夏宏光，以及手下的兩員大將，五毒侏儒與九頭神鷹崔斌。

羣豪鬆了一口氣，康少峯一揮手，爭相一躍而出。

冷面人魔夏宏光等三人漸行漸近，原先本是沒命似的狂奔，沒多久便慢了下來，這時情況更糟，步履跟蹌，歪歪斜斜的好像隨時都會倒下去。

康少峯心知事有蹊蹺，急忙一溜煙似的迎上去。

諸俠緊跟在後，山谷中人潮如湧，摩肩接踵。

叭噠！叭噠！叭噠！一連三聲響，三個人全部一頭栽倒，趴下了。

康少峯看得一呆，健步如飛，接連三個起落已至三人倒地之處。

定目一看，個個傷痕累累，血跡斑斑，已不省人事。

冷面人魔夏宏光只剩一腿，所用的一根青銅拐杖棄置一旁，所幸一息尚存，並未身亡。

左慧姑接踵而至，合力將他們翻轉過來，仰面躺着，只見三個人的臉色皆蒼白如紙，沒有半點血色，比死人還難看，五毒侏儒的右胸口有一個傷孔，鮮血泉湧而出，已魂歸西天。

九頭神鷹崔斌的情況跟夏宏光差不多，尚餘一口游絲氣，在鬼門關前徘徊。

康少峯俯身審視一下夏、崔二人，覺得回生有望，抬頭環顧四週道：「那位身邊有靈丹妙藥？」

鬼谷谷主聞言探手入懷，多數人反應冷漠，武當掌門人一塵道長道：「小英雄要靈丹妙藥作甚？」

康少峯道：「他們兩個可能還有救，我想……」

一塵掌門截口道：「冷面人魔夏宏光素行不良，到處打家劫舍，殺人越貨，不知道做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白道上的朋友早有剷除之心，何不讓他倆就此結束罪惡的一生。」

康少峯聞言滿臉不悅，扭頭對余千知道：「萬博先生，你一向自詡精通醫術，想必一定帶着有救命的藥物吧？」

雖未公然指責武當一塵，但這種神態已足夠一塵難堪，心裡覺得怪不是味兒，悻悻然向後退了幾步。

這一個釘子碰得不輕，一清、一風道長俱覺臉上無光，那還敢再多嘴多舌。

神叟余千知聽得呼喚，上前連道了三聲：「有！有！有！」

取出一個精緻小瓶，雙手送至小峯面前。

康少峯不接藥瓶，拿出兩顆寶珠來，道：「在下恩怨分明，一清二白，不受人涓滴之惠，也不佔人半點便宜，兩顆寶珠換兩粒靈丹，夠不夠？」

這事若在從前，余千知定會眉開眼笑，甚至獅子大開口，敲上一票，此刻聽來却倍感羞慚，彎腰哈背道：「少俠說那裡話來，你這樣倒不如打我萬博先生兩個耳光子……」

神叟言猶未盡，鬼谷谷主越衆而前，遞過來兩粒碧綠色的靈丹來，道：「小峯，這是師娘在西域時，一位前輩高人送我的『還魂丹』，其效如神，可以起死回生，也許比別的藥更有效，快給他倆服下吧。」

小峯伸手接過，再三申謝，立即撬開夏宏光、崔斌的嘴，餵服下去。

鬼谷谷主所言非虛，的確藥效如神，着手回春，半個時辰不到，二人已相繼悠悠復甦。

冷面人魔夏宏光睜開雙目，一臉驚恐，忽又朝山谷深處瞧一瞧，更加惶急恐懼，康少峯忙按住他的肩膀，道：「你大傷初癒，體虛力弱，不可多言勞神，趕快運氣調息一陣再說。」

夏、崔二人自知逞强無益，向康少峯投以感激的一瞥，如言盤膝坐好，開始運氣行功。

行功三十六週天後，精神功力已大致復元，二人霍地噗通！一聲，跪在在康少峯面前，同聲感謝道：「大恩不敢言謝，願將餘生供



少俠驅策，不論水裡火裡，那怕是刀山劍樹，也絕不會說半個不字！」

羣豪齊都一怔，沒料到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夏宏光會感動得磕起頭來，大家面面相覷，議論紛紛。

小峯見他行此大禮，反而顯得有些不自在，忙不迭地指着鬼谷主道：「兩位快別多禮，靈丹本是在下師娘所賜，該謝的是鬼谷谷主。」

夏、崔一聞言，忙又爬行數步，跪倒在鬼谷主面前，磕頭謝恩後方始起身立在一旁。

有人看得不順眼，在心裡嘀咕道：「夏宏光橫蠻跋扈，目中無人，今日如此恭謹多禮，恐怕八成沒安好心。」

康少峯道：「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是否楊威老賊已溜回老巢，動上了手？」

冷面人魔夏宏光目注遠方狹谷，餘悸猶存道：「把守那裡的人並非楊威手下，而是比他更毒辣更厲害的血女！」

羣豪聞言臉色大變，個個臉如死灰。

康少峯依然鎭靜如常，臉不改色道：「怪事，血女怎會在此把守山谷，莫非是與幽冥教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天下英雄？」

夏宏光大搖其頭道：「不！事實並非如此，血女盤踞天險要地，既不准外人入谷，同樣也不許幽冥教的魔徒出谷，凡是被她碰上的人，一概格殺，無一倖免，老夫手下的數十條漢子，以及魔教守谷之人，全遭毒手，虎口餘生的僅我們三人而已。」

一個幽冥教，羣俠已感萬分棘手，如今血女也跑來湊熱鬧，更加險惡，遙望遠處的狹谷，順風吹來一陣濃濃的血腥味，大家的心頭也隨之泛起一股寒意來。

康少峯道：「前面的血女是三十年前的老血女？還是曾經在鬼府現身的新血女？」

九頭神鷹崔斌道：「老的新的都來啦，出現鬼府、黑風崗的血女原來是老血女的徒弟，師徒二人一樣的技深若海，一樣的心狠手辣。」

神州一奇呂松林疑雲滿臉道：「當年宇內一聖張子漁，將血女劈下絕谷之後，據說已經殘廢，怎會又跑來中原？」

夏宏光頷首道：「是的，呂大俠說得對，血女雙腿已斷，面目全非，變成殘廢，是別人抬着來的。」

九州羅漢探詢道：「血女雙腿殘缺，功力有無影響？」

冷面人魔道：「毫無影響，依舊威風八面，攻守自如，我們數十人一湧而上，合攻他們師徒二人，僅僅支持了十來個回合，便潰不成軍，數十條鐵錚錚的漢子傾刻間便倒地身亡！」

話至此處，手指五毒侏儒又道：「夏某和崔兄弟是被老血女的掌力所傷，五毒侏儒則係傷在乃徒的銀針之下，幸虧康少俠與各位及時趕來施救，不然夏某可能早已一命嗚呼。」

康少峯道：「夏崗主此來幽冥教，目的何在？」

夏宏光道：「姓楊的火燒黑風崗，毀掉我數十年的基業，夏某是來報仇的。」

「幽冥教主到底在不在窩裡？」

「看情形可能不在。」

醉叟解千愁欲語未語，神叟余千知搶先說道：「血女師徒怎會在此現身？」

冷面人魔想了想，道：「血女當年被宇內一聖張子漁率衆擊敗，失去銀圖秘籙不算，還險些丟了性命，對武林各派，尤其是龍虎門懷恨極深，據她自己說，此來五虎嶺，乃一石二鳥之計，既想摧毀幽冥教，也想將天下英雄埋葬在此。」

左慧姑皺着眉頭道：「你的意思是說，血女師徒已知我等聯袂前來？」

崔斌點點頭，道：「大概是的。」

前面山勢陡峭，通路狹隘，血女據此險地，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呂松林憂心忡忡道：「血女據險逞兇，可謂危機四伏，輕進有害無益，徒然損傷武林元氣，呂某以爲不如退出此谷，另尋別路爲宜。」

武當掌門一塵道長一揚手中拂塵，道：「呂大俠固然言之成理，只是咱們如欲搶在楊賊之前先攻進他的老巢，就必須爭取時間，萬一被魔教捷足先登，豈不功虧一簣，到時候損傷可能會更大。」

神州一奇呂松林細加剖析道：「讓魔教搶先返轉，有了準備，固非上上之策，可是與血女正面衝突更危險，怕只怕尚未跟幽冥教的魔徒交鋒，已在血女師徒手下損兵折將，黑風崗的好漢們幾乎全軍覆沒，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殷鑑不遠，豈能不愼？」

言來頭頭是道，鞭辟入理，康少峯當機立斷道：「好吧，就照呂前輩的話辦，咱們另尋別路，避免無謂的犧牲。」

盟主一聲令下，羣豪一致遵從，康少峯正欲轉身往回走，忽又想到一事，道：「夏朋友統領綠林多年，走遍南北各地的羣山大澤，定然熟悉五虎嶺的山形地勢，可知此去魔教總壇，共有幾條通路？」

病叟雲龍不等夏宏光開口，便插言道：「小峯，你曾隨老賊來過一次，理當熟悉才是呀。」

小峯唉聲嘆氣道：「唉！別提啦，上一次被楊威的花言巧語所騙，鬼迷心竅，與老賊結伴同行，似是從南面進入魔教的，當時一心想着別的事情，糊裡糊塗的就進去了，根本記不清通路兩旁有何景物，以及如何行走。」

呂松林、龍雲也從後山的絕壁進去過一次，同樣印象模糊，路徑不明，主要的是因爲幽冥教地勢太遼闊，外人難窺全貌所致，二人互望一眼，齊將目光投注在夏宏光身上。

夏宏光思索一下，道：「幽冥教總壇一直秘而不宣，夏某也是最近才弄清楚，共有兩條通路，一條在南面，道路寬坦，車馬可通，却被姓楊的佈下重重機關埋伏，寸步難行。另一條就是我們現在所走的這一道山谷，雖然道路崎嶇，機關埋伏却不似南邊那麼嚴密。當然，後山亦可游壁而下，但那裡太危險，無異死路一條，非萬不得已，不可輕易嘗試。」

目注前方，冷面人魔接着又道：「不過，眼前的這一條路也變成死路，想要衝過血女師徒的截殺，簡直比登天還難，爲今之計，只有南邊一途或可冒險一試。」

神州一奇呂松林道：「老夫和龍大俠曾翻山越嶺後山出入一次，自此而後，老魔必會加强戒備，恐已此路不通，如今只有從南面進入一途，即使不巧與魔教半途交鋒，也總比跟血女作無謂之爭好……」

話說一半，羣豪還沒有來得及往回走，左慧姑忽然驚叫一聲，道：「轎子，大家快看，山谷內來了一頂轎子。」

果不其然，大家有目共睹，山谷深處的確有一頂轎子正如飛而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夏宏光嚇得臉色發白，崔斌更糟，道了一聲：「我的媽呀，血女來啦！」拔腿就跑。

「站住！」

聲冷氣壯，吐字如刀，出自康少峯之口。

九頭神鷹崔斌嚇一跳，才退後二三步，忙又停下來。

康少峯臉一沉，道：「血女只會殺，又不會吃人，你怕甚麼？天塌下來有我康少峯頂着，用不到你來擔驚害怕，這樣畏首畏尾的，簡直叫人作嘔，還逞甚麼英雄？當甚麼好漢？」

駡得崔斌灰頭土臉，啞口無言。

康少峯望了夏宏光一眼，繼道：「兩位既然決定追隨天下英雄，共襄盛擧，就得接受本掌門的節制，凡事依命而行，不得擅作主張！」

九頭神鷹崔斌一臉惶悚道：「是，我知道，知道！」

話鋒一轉，小峯接着說：「話又說回來，與師五虎嶺，乃千秋大業，也是玩命的事情，現在反悔還來得及，絕不强求。」

這一番話表面上說給夏、崔二人，實際上也是說給大家聽的，皆因血女名頭太健，殺人如蔴，諸俠同樣瞻前顧後，心驚膽顫，有如驚弓之鳥一般。

經康少峯這麼一說，仿若當頭棒喝，這才猛然省悟，忙摒除驚懼，集中精神，全神戒備，等血女到來。

冷面人魔夏宏光斷然決然道：「少俠言重了，頭可斷，血可流，已經決定的事絕不更改，我二人願與天下英雄共存亡！」

崔斌大踏步的又返回原處，接口道：「對，頭可斷，血可流，此心不二，血女沒有甚麼可怕的，我們願與各位共存亡！」

康少峯聞言釋然一笑，道：「事實上血女既已發現咱們的踪跡，此刻想跑也跑不了啦，與其逃而被殺，倒不如跟她拚上一拚來得悲壯！」

羣豪頻頻頷首稱善，讚他膽識過人。

轎子漸行漸近，康少峯鄭重叮囑道：「在下與血女的徒弟許心影，也就是大鬧鬼府迷魂樓的那位血女，有一點淵源，也許不至於大動干戈，等一下不論發生何事，務請冷靜沉着，一切由小峯一人獨自應付，萬一不幸動起手來，我會設法將血女師徒纏住，各位前輩可即刻飛奔出谷照原計劃進襲幽冥教！」

短短數語，充滿了俠骨義膽，羣豪齊聲應諾，感佩不已。

鬼谷谷主一聽小峯與許心影有淵源，頗爲詫異，本想一問究竟，血女所乘的轎子已近在眼前。

只見來轎全係血紅的顏色，連轎簾窗簾，甚至四邊的流蘇也一律紅色，轎頂上置有一顆紅色明珠，散發出萬道赤焰。

偏偏四名抬轎的妙齡女郎却身着雪白宮裝，一個個嬌艷嫵媚，國色天香，步履輕盈迅捷，其快如飛。

赤紅的乘轎，雪白的婢女，對比强烈，氣派非凡。

轎子眨眼即至，羣豪血脈膨脹，紛紛避讓。

然而，血轎並無過去的意思，不偏不倚的停在大夥面前。

諸俠臉色驟變，個個情緒緊張。



只有康少峯一人始終鎮靜如常，臉不改色。

四婢肅容滿臉，目不斜視，好似泥塑木雕的樣子，放下血轎，侍立兩旁，不言也不動，不曾正眼瞧任何人一下。

忽覺眼前一亮，從轎後閃出一條血紅的麗影。

是許心影。

依舊一身紅衣，但未紅巾蒙面。

康少峯方待出言招呼，因見她臉色冰冷，不苟言笑，只好噤住。

許心影輕移蓮步，行至轎前，伸手抓住轎簾一角。

羣豪暗運功力，全神戒備，好像大難即將臨頭。

許心影將轎簾掀起二寸，恭恭敬敬的道：「師父，他們都沒有逃，在這兒等死呢！」

轎內傳出一個傲慢、冷而又陰森森的聲音，道：「好，有種，還算是一條漢子，爲師的就讓他們死得痛快點！」

許心影沒再答話，緩緩地掀開轎簾。

轎內，首先出現的是一團紅火，稍待才看清楚是一個全身一色紅衣，面罩血紅紗巾的婦人，正是名震武林，人人聞名喪膽的老牌血女。

血女身材纖細均勻，兩條鮮藕似的玉臂，不輸二八佳人，紗巾內的面貌則模糊不清，不知是醜？是美？

全場一片沉默，鴉雀無聲。

沉默中別有一番扣人心弦的緊張氣氛。

霍然，刷！的一聲，血女撕下了自己的蒙面巾。

任誰也沒料到，展現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張極端醜陋的臉孔，左臉上有一條四寸來長，三分寬的刀痕，自眉心直到腮邊，右耳被削去一半，鼻子也不見了，只剩下兩個黑洞，再配上一頭長可及肩的華髮，顯得格外猙獰，醜惡而又可怖！

進一步觀察，血女的臉型輪廓却十分美好，尤其那雙清澈如水的鳳目，櫻桃似的小口，再加上白嫩的肌膚，想來當年定是一位絕色佳人。

血女乍然一揚柳眉兒，射出來兩道冷電似的眸光，橫掃羣雄而過。

諸俠心頭一懍，寒意透心，兩條腿不聽使喚，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好幾步。

只有九州羅漢、神州一奇、病叟龍雲和左慧姑母女仍卓立未動，但心裡也不免有點發毛。

而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却從容自如，一直迎風而立，沒有絲毫畏怯之意。

這時，血女指着自己的臉孔，語冷如冰道：「老身的雙腿、容顏是被張子漁以及各大門派的高手所毁，血債血還，這筆帳要從你們身上討回來！」

康少峯此刻才發現，血女雙腿已斷，僅餘七八寸長的兩截，心想：「她的遭遇也的確很不幸。」

心語甫畢，血女又聲色俱厲道：「依照往例，本當抽筋剝皮，剜目割舌而亡，難得爾等膽氣不小，既未抱頭鼠竄，亦未逞能出招，我老人家姑且網開一面，由你們自己選一個痛快省事的方法自行了斷吧。」

康少峯抬頭挺胸道：「老前輩請息雷霆之怒，聽在下一言。」

許心影聽這聲音甚是耳熟，猛抬頭，見是朝思暮想的意中人，大喜道：「咦，是你，怎麼會跑到這裡來？那天在伊陽分手後，就再也找不到你，人家急得不得了，還以爲你發生了甚麼意外。」

這語氣，這神態，再加上康少峯早先的那幾句話，左慧姑深深感覺到二人的關係不尋常，在感情的路上，又多了一位對手，令她感到惴惴不安。

鬼府迷魂樓就是許心影放火燒的，鬼谷谷主投去憤怒的一瞥。

血女見愛徒跟一個少年搭上話，爲之錯愕不已，道：「心兒，妳認識他？妳不是曾說在這個世界上早已無親無故，僅餘一身仇恨，滿腹傷悲，現在怎麼又……」

許心影不等師父說完，急忙解釋道：「這位就是徒兒早先向師父一再提起的那位好心收留我的康阿姨的獨生子，一年多前他母親也死啦，現在就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個人。」

血女耐心的聽完，見康少峯眉清目秀，神采奕奕，好似臨風玉樹，殺氣稍稍一斂，道：「你的身世遭遇，心兒經常提起，算起來也是一個可憐復可憫的人，難得你能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出落得如此英挺俊拔，我老人家看你很順眼，姑念你們母子曾照顧心兒，且饒你一命，站到一邊去吧。」

許心影聞言大喜，跑過來欲將小峯拉至轎邊去。

左慧姑的臉色一變再變，顯得有些忐忑不安，也不知她心裡在想甚麼。

血女忽又說道：「心兒，這孩子叫甚麼名字？爲師的一時想不起來了。」

康少峯不待許心影開口，便深施一禮道：「晚輩康少峯，乳名小峯，拜見前輩！」

（未完・廿七）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義海搏命

**上文提要：**君不邪因擁有「玉獅子」被白虎堂的人圍困在閻王坡攻打，幾乎喪命，幸得好友常在山拚死將他救出，如今常在山被人嫁禍是殺死柳條溝于大戶一家七口的兇手，罪名成立砍頭，君不邪誓報此仇，他將常在山屍首縫合後才傷心離開。君不邪碰到白虎堂七殺手之一，殺死他後劈下其一臂拿去當舖趙其田處當了壹萬兩銀子，交給常在山母親作家用……

爲友報仇戰瘋虎　逼供找出幕後人

君不邪的鐵棍就是那麼準確的搗中在五個人的膝頭上，搗得五個大漢忍不住的哎呀叫起來。

只這麼個光景，那李寡婦與春花二人也怔住了。

看着五名大漢跌坐地上抱着一條腿直叫痛，君不邪拋下了鐵棍逼到李寡婦面前。

「你想幹甚麼？」李寡婦驚呼着往後退。

君不邪跟進去，他的模樣也變了，那一副冷傲的眼神，看得人全身不自在。

「幹甚麼？老子殺人！」

「南京是有王法地方！」

「我呸！」君不邪還眞吐出一口痰，他咬牙冷笑，道：「大老闆，你可以說了吧，甚麼人坑了我的在山哥？」

李寡婦道：「要問常在山怎麼上的當，你去問吶，怕你聽了不敢去。」

「誰？」

「白虎堂。」

君不邪一怔，心中想着：「又是白虎堂。」

李寡婦已冷笑道：「怎麼了，你怕了，是不是？」

忽的，君不邪撲向李寡婦，他一把揪得緊，右手疾出，左右開弓的就是五個大嘴巴子打過去。

李寡婦也頑强，挨了打她仍然笑得出來。

她口角溢血嘿嘿笑，想也知道，一個女子能在這水旱大碼頭上開一家賭場，她當然也非簡單人物。

君不邪却也不是省油燈，他一根指頭點在李寡婦的俏鼻尖上面，咬牙道：「妳以爲老子怕了白虎堂？嘿嘿嘿！你不久就會知道了！」

「知道甚麼？」

「嘿……知道老子怎麼折騰白虎堂！」

「吹牛呀，那得做給人看！」

君不邪道：「你當然會知道，只不過我得告訴你，如果在山哥的死同你扯上關係，你她娘的看老子怎麼收拾你這浪貨！」

他最後本來要說「你這女人」的，忽然腦際裡想到李寡婦一身細皮白肉的跨在惡師爺身上那副怪樣子，他改口一聲「浪貨」！

李寡婦想出手去摑君不邪，却被君不邪猛的往後推一把，幾乎撞得她噎大氣。

於是，君不邪走了。

他當然不是爬出去的，他大搖大擺的往前走去。

後院中却傳來李寡婦的叱喝。

「我養了你們幾個飯桶呀，五個人打不過人家一個，像話嗎？」

不像話又怎樣，君不邪走遠



了。

* * *

如果在十年前，秦淮河上有人要提起小桃紅這名字，立刻有人會指着江邊最大的畫舫對你說：「吶，那條河上最大最漂亮的船上，最美最紅的女人就是她！」

小桃紅不但人長得美，琴棋書畫樣樣精，南方小調你點唱，她沒有不會的！有人說，小桃紅還會武功。

女人吶，三十一過日偏西，小桃紅心中更明白這道理，於是小桃紅三十五歲便收山，身邊養了兩個俏姑娘，當然是爲了他日防老的。

小桃紅就住在邑江門內後北街邊小院中，那幢三合院的裡面還有一棵石榴樹，這時候是秋天，石榴紅嘟嘟的結滿了一樹。

君不邪走到那幢三合院門外，他未推門，那門已自裡面拉開了。

那是個十六七歲姑娘拉開的。

君不邪黑暗中仔細看，他吃吃一笑，道：「妳是蘭兒呀，都這麼大了，哈……」

那姑娘也笑，道：「果然是你君大哥，這快兩年了，我娘時常叨念你，你去哪兒了，也不留個信。」

「砰」的一聲關上門，君不邪笑道：「你娘小桃紅她人呢？」

忽聽正面屋內傳來女人聲，道：「阿邪，還小桃紅呀，都已經老桃紅了，你小子這是甚麼地方又冒出來了。」

君不邪猛抬頭，只見有兩個年輕男子也走過來了，其中一人粗聲道：「我的乖乖，眞是阿邪兄弟呀，哈……」

君不邪笑迎過去，道：「好傢伙，屠仁呀！」

屠仁正是君不邪口中的拚命三郎。

另一男子敢情正是那神偷李凱。

這三個人擁在一起哈哈笑起來，幾乎也忘了同另外三個女的打聲招呼！

一邊的小桃紅却笑笑道：「你們的，一個陰，一個狠，另一個偷，三個人遇一起，只差一個好色的常……」

她想說「常在山」三字，但君不邪却對她瞪了眼！

小桃紅改了口，她指着正屋又道：「進去吧，我已爲你們三個好兄弟備了酒菜！」

迎着君不邪，小桃紅拉着君不邪一手，道：「快兩年不見你了，你去哪裡了呀，早就對你說，做我乾兒子，我身邊的兩個女兒你挑一個當老婆，我有存貨，這一輩子也夠吃喝，你怎麼就是不點頭，你呀！」

已經走進屋內了，君不邪才對小桃紅道：「尹大姐，我沒有那個命，你呀，別當我乾娘，還是當個老姐吧，老姐不是挺好的？」

小桃紅乾乾的嘆口氣。

小桃紅只收養了兩個姑娘，一個叫蘭兒，另一個姑娘叫桃兒！

小桃紅也把她的本事傳授她們，蘭兒與桃兒也機伶可人，只要再過三兩年，必也像小桃紅一樣名揚秦淮！

* * *

就在那張四方桌上，君不邪幾乎是在喝悶酒。

他忽的放下酒杯，道：「我眞後悔。」

沒人開口，大伙等他再說下去。

君不邪對身邊的李凱道：「你在白虎堂盜的那個玉獅子，唉！」

李凱道：「玉獅子與山哥的死也有關係？」

君不邪道：「兩件事不相關連，但玉獅子實在太過重要了！」

大伙一聽之下，更不多言了。

君不邪道：「你們知道嗎，那玉獅子乃是那江南『邪神』司馬太白的信物，江湖上只要有人擁有此物，司馬太白就得爲此人做三件事情，便是要他去取皇上的人頭，他也得照辦不誤！」

大伙齊吃一驚，那李凱驚呼道：「我的乖，會有這種事情呀！」

君不邪道：「你們想一想，那玉獅子落在『天南瘋虎』王偉山的手上，他會叫司馬前輩幹下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那晚我被白虎堂七大殺手圍在閻王坡，在山哥拚命支援我，黑暗中若非是司馬前輩救了我，我只怕早死了。」

一邊的屠仁咬牙道：「我他娘的一直爲這件事心中不痛快，那晚我去了鎭江。」

神偷李凱道：「我也……去……娘的，李寡婦把我找去推三十二張了！」

君不邪道：「無論如何，咱們要把司馬前輩的玉獅子找回來。」

他看看每個人，咬咬牙又道：「還有三天，我又要去閻王坡了！」

他此言一出，李凱急問：「又去那鬼地方？」

小桃紅急問：「誰約你去的？」

君不邪吃吃的笑了。

他似是十分得意的道：「是我故意約那開當舖的趙其田，我要他在閻王坡送交九萬兩銀票！」

小桃紅大搖頭，道：「姓趙的百分之百不會去！」

君不邪又笑了。

小桃紅又道：「上一次你是被白虎堂的人約去的，我以爲這一回

也是白虎堂的人在等你，你完了！」

「拚命三郎」屠仁道：「非去不可嗎？改個地方吧！」

君不邪道：「這一回也可以說是我約白虎堂的人，只不過我動了一些手段！」

李凱急問：「甚麼手段，我以爲白虎堂的殺手們如果再出手，阿邪呀，你……」

君不邪吃吃笑了。

「我的好兄弟，我既不犯賤，又未神經病，老實說一句，沒有三兩三，我不敢上梁山！」

就在大伙發楞中，君不邪又接道：「我在江邊已殺了白虎堂姓周的兩個殺手，而且我就是拿了姓周的一條手臂前去趙其田的當舖押當，哈……」

他說到得意處也忍不住的笑了。

李凱也吃一驚，張大嘴巴未吭聲。

小桃紅道：「你完了，姓趙的拿了姓周的手臂送到白虎堂，天南瘋虎王偉山不是好惹的，他除了與官府有勾結，他的人馬也上千，你……」

君不邪道：「你們不懂江湖規矩，我送的手臂就是向王偉山叫陣！」

他的臉色忽然變得冷峻厲烈，又道：「這等於告訴姓王的，他的人是我殺的，有道是打狗看主人，我君不邪也等於告訴他，我沒有把他放在心上！」

猛喝一口酒，君不邪又道：「在這種叫陣之下，姓王的如果再不親自出手，他就會被江湖上看成縮頭烏龜了，而且他的白虎堂三字也會黯然失色！」

小桃紅驚呼一聲，道：「我便說句老實話，我小桃紅也曾侍候過姓王的，那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他還是白虎堂二當家，有一回我見他躺在床上揮一掌，不但打熄二丈外的燈火，便是窗外走過的一個丫頭也吃不消的驚叫着往地上倒去，那窗戶如果關上，必然碎掉！」

君不邪道：「兩年前，我是惹不起他姓王的，只不過今天不一樣，今天我是來找他的！」

「拚命三郎」屠仁大巴掌猛一拍，道：「好，我與李凱陪你去閻王坡，殺人被殺看造化！」

君不邪道：「不，我今找你們來，自有目的，咱們需要先合計一下！」

李凱道：「阿邪哥，你吩咐吧！」

君不邪道：「三天後的此時，我要你再摸進白虎堂，盜走那隻玉獅子，當然，如果難下手，先探探路！」

李凱乃江南神偷，偷盜的本事絕妙，雖然白虎堂戒備森嚴，兩年前他還是把那隻玉獅子盜走！

白虎堂失了玉獅子，暗中派人打探，江湖上黑白兩道都找遍，王偉山最擔心這事被「邪神」司馬太白知道，因爲他手上失去玉獅子，他不但無法控制住「邪神」，而且還會被司馬太白狙殺。

王偉山十分忌諱「邪神」司馬太白！

＊　＊　＊

「神偷」李凱道：「阿邪哥，我明白，等那王偉山離開白虎堂，我就乘隙而入！」

君不邪道：「能盜則盜，不可過於冒險！」

「哈……」李凱哈哈笑了！

「拚命三郎」屠仁道：「我呢？我幹甚麼？」

君不邪道：「藏在閻王坡附近，白虎堂如果有暗樁，你的任務就是幹掉他們！」

屠仁不由摸摸身上的兩把利刀，面孔似在扭曲！

他如果殺了人，面孔扭曲得更嚇人！

他如果挨了刀，反而滿面平靜不波了！

屠仁就是這麼個狠角色！

君不邪幾人正在商議他們的「軍事行動」，一邊的蘭兒開口了！

「爺們，且容我插口如何？」

小桃紅道：「你插的甚麼口呀！」

蘭兒道：「爺們只有三個人，兩年前我見過他們有五個人在一起，這死了一個還有四個呀，爲甚麼不把牛大子也找來！」

君不邪雙目一厲，道：「牛天剛！」

蘭兒道：「是呀！」

君不邪道：「我那牛哥在甚麼地方？」

蘭兒道：「我見他在夫子廟後街爲人殺猪宰牛，幹的全是血腥活兒！」

「神偷」李凱道：「娘的，牛大個子又回去幹老本行了，我這就去找他！」

誰也沒攔他，看着李凱出門走去！

想着牛天剛，君不邪有些悲哀，因爲他明白，牛天剛必是見他失了踪，才無奈的又回去爲人殺猪！

牛天剛也有雄心大志，只可惜時運不濟，只不過牛天剛最服氣君不邪，別看他也是道上混，義氣仍然比天高！

屠仁咬着牙道：「我還以爲老牛上船幹活了，沒想到他又吃回頭草！」



君不邪道：「別這麼說，江湖充滿殺戮，可也全是無奈何，如果牛哥走回頭路，咱們不能勉强他，人各有志，大家一樣好兄弟！」

屠仁道：「既然聯上手，死也不回頭！」

君不邪道：「當初咱們聯手，企圖之心並不大，只不過弄點銀子買條船，兄弟們接駁船貨混日子，唉，天不從人願，咱們一脚插入泥潭裡，想拔也難了！」

他說出幾個好兄弟的心聲來了，也是充滿無奈！

＊　＊　＊

三更天就快過去了，三合院的門被人推開了，人尚未進到院子裡，就聽一聲粗聲音傳來！

「阿邪呀，我來了！」

正屋裏走出君不邪，他回上一句：「阿剛，果然把你給找來了，哈……」

「哈……」那個巨大身材的牛天剛也笑了。

但如果仔細看，這二人笑得流眼淚！

「神偷」李凱一巴掌拍在牛天剛的屁股上，道：「大個子，我沒有騙你吧？」

牛天剛回身低頭道：「你只有這一次沒騙我……哈……」

三人幾乎是擠進門的，那蘭兒已撫掌笑了。

屋子裡重整杯盤，好酒又裝了三大壺，牛天剛忽的掉下淚，道：「可惜在山哥……他……」

君不邪道：「死者已矣，咱們活着的就得爲在山哥做點甚麼。」

他再把三天後決鬥之事說了一遍！

牛天剛拍着胸脯，道：「不邪，我保駕！」

君不邪搖頭了！

君不邪對牛天剛道：「配合屠兄，你二人早早暗中藏在閻王坡附近，如果有白虎堂的伏兵，只管砍殺！」

這也是一項重任，也是令君不邪無後顧之憂的重任，牛天剛果然點頭了！

＊　＊　＊

君不邪等四個人擠着睡，睡在三合院的左邊廂，那兒原是蘭兒與桃兒睡的地方，如今二女只好與小桃紅睡在正屋的大床上！

君不邪四人不出門，四個人甚至連院子也不去，四個人促膝談心事，當君不邪把他這一年八個月藏在太湖同「邪神」司馬太白苦修武功事述說仔細，聽得牛天剛三人大是寬心！

屠仁道：「上一回閻王坡之事，阿邪呀，你太過於自信了，吃了個大虧！」

君不邪道：「是的，我差一點死掉，却暗中被司馬前輩救走！」

他頓了一下，又道：「司馬前輩無時無刻不想奪回他的玉獅子，他老人家潛到白虎堂附近找機會下手，那麼凑巧的把我救了！」

屠仁道：「司馬前輩的玉獅子，必有一段不爲人知的因果在其中，這件事……」

君不邪道：「前輩未說，我也不敢多問！」

這哥兒四人直聊到天明才睡下。

＊　＊　＊

夜幕低垂，反映的是江河銀帶出現了點點燈火，秋風帶着寒意，吹刮得道路兩邊的林木沙沙响，便也刷落了不少枯黃的樹葉隨地捲飛，禿了的枯枝呈現着灰慘慘的色調，宛如一根根骷骨，給人們太多的無奈與殘酷！

落葉被踩在足下，發出沙沙的聲音，就彷彿有人在暗中啜泣，在呼號，也同時在忿怒！

馬兒拴在一棵大樹下，不時的聽到一聲噴鼻聲，打破了這座禿坡的沉悶！

馬兒也在刨蹄，一聲聲的彷彿敲打在人們的心坎上，這頭不高大的畜牲，彷彿也感染了那股子險惡的氣息，嗅及到那股子隱隱的血腥味！

君不邪一身青色勁裝，秋風裡，他的頭上紮的英雄巾在飄打着，有一把並不起眼的單刀插在他的背後！

那一座早已不知頹廢了多少年月的閻王廟，孤零零的座落在土坡的北面，君不邪便在這破廟門口來回的踱着四方步。

當然，他也不時的朝閻王坡下遙望幾眼！

君不邪不等當舖的趙老板，他也沒打算姓趙的會把九萬兩銀子送來！

君不邪等的是白虎堂大當家王偉山！

他也相信姓王的非來不可，如果王偉山是個人物！

其實，還眞叫君不邪斷對了，因爲王偉山非來不可，那不只是君不邪殺了白虎堂的人，更且爲了人在江湖的一股霸氣！

君不邪偶爾還會雙目微閉調氣運功，大戰前夕，任何人都會緊張，更何況君不邪要面對的是武功極高的白虎堂大當家「天南瘋虎」王偉山！

就在君不邪抬頭看天色的時候，他聽到了隱約的馬蹄聲，蹄聲由秋風傳來，似是遙遠，但却是越聽越清晰，顯然是往這兒來了！

精神猛的一振，他聚起心神細聽來的方向，當然也聽出來了幾個人！

於是，他看到了黑影，巨大的黑影，那是兩個騎馬的人，雙騎一前一後的往閻王坡上來了。

君不邪相當沉得住氣，他明白南京東城外的虎丘山莊上，白虎堂還有兩位二當家，三位大護法，五大管事與七大殺手，除此之外，水旱碼頭也有近千白虎堂人馬！

如今他曾殺了姓周的兩個殺手，白虎堂七大殺手，也是兩年前圍殺他的七人，如今已只有五大殺手了！

心中如是想着，君不邪却雙目如鷹，形態似虎，雙手十指握得聲聲脆響，宛似熱鍋炒豆！

那是兩匹並不高大的小川馬，急驟的盤動着四蹄奔過來了，當先一騎，馬鞍上坐着一個國字臉孔，濃眉巨目的怒漢，緊跟而來的一騎，却是個中等身材，仰着一張三角面頰的瘦漢，這人也毫不掩飾他那一副陰狠樣子，瘦削的大嘴巴在挫牙！

君不邪心中帶着幾分激動，他原不打算先找白虎堂的人幹一架，要找白虎堂唯一的理由，只是因爲白虎堂爲了那隻玉獅子而圍殺過他！

君不邪眞正要做的事，應是找出坑害常在山的人！

只不過君不邪更明白，找上白虎堂，找上王偉山，那是爲了司馬前輩，因爲玉獅子能控制一個人的自由，那個人就是江湖上人見人怕的「邪神」司馬太白！

司馬太白把一切希望全部寄託在君不邪的身上，司馬太白已有幾年未敢在江湖上露面了。

現在，果然是王偉山來了，那是因爲白虎堂的兩大殺手，不但被殺，而且被人砍了一臂去押當，轉過來，再以押當的銀子要討回質押的玉獅子！

只此兩件事，王偉山非出馬不可，因爲本質上這是不把白虎堂放在眼裡而充滿了鄙視與敵意！

雙騎已停在君不邪的面前，鞍上，王偉山的巨目烱烱，冷沉的俯視着君不邪，表情上顯示着極端的冷峻與不屑，當君不邪抬頭看過去，這位南京方圓數百里的黑道梟雄人物，竟似那紫金山似的偉峨，狂獅般的猛悍，相形之下，君不邪自己也以爲實在小上一號有餘！

然而，君不邪並沒有畏懼，他以雙目直視過去，全身戒備，準備迎擊！

雙方只不過片刻的怒視，王偉山那忿而不屑的臉上先是扭動一下！

「你就是那個死而未死的君不邪了！」

君不邪只微微點頭。

王偉山道：「一個死而未死的人，都會大徹大悟，珍惜重生，遠走高飛，度其餘年，而你……」

君不邪仍不回聲，他宛似在聆聽長輩教訓！

一頓，王偉山又道：「聽說你不放棄玉獅子，是嗎？」

君不邪道：「不錯！」

王偉山道：「玉獅子並非你的呀！」

君不邪道：「它却是我押當的東西！」

王偉山道：「玉獅子確是在我那裡被盜走，如今也只是物歸原主！」

君不邪道：「錯了！」

「怎麼說？」

君不邪道：「玉獅子原是司馬太白前輩之物！」

他此言一出，王偉山拔身騰空，半空中一個鯉魚打挺，暴伸一手向君不邪抓去！

誰見過老鷹搏兔？

王偉山的架勢就是一頭山蒼鷹！

君不邪又宛如山兔一隻！

只不過王偉山一連十七疾抓均落空，而君不邪在雙腿疾盤中仍然站在原處！

「噫，你難道使的是羅漢腿功夫？」

君不邪心中一緊，如果不是司馬太白的前輩這一套羅漢腿功夫，他相信早被王偉山抓牢！

冷冷的，君不邪道：「大堂主，我等的是開當舖的趙老板，九萬兩銀子他少不了，至於我使的甚麼功夫，那就不重要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那個該死的趙老板，他果然把大堂主引來了……嘿……」

王偉山淡淡的道：「我當然明白你的用意，你的目的不就是我白虎堂嗎？所以我親自來了！」

王偉山忽的咬牙沉叱：「三十年江湖行，未曾見過你小子如此囂張跋扈，一舉殺了我的兩大殺手，還把死者身上零件送去押當，你不覺得過份了嗎？」

君不邪道：「並不過份，過份的是你已奪回玉獅子，却還派你的殺手圍殺我一個人，姓王的，我在想，我那位常在山兄，是不是也中了你的圈套而上了當，被官家拖去把頭砍掉！」

「哈……」

王偉山笑得得意，君不邪心中猛一緊！

王偉山道：「原來那個小色鬼是你的兄弟呀，哈……」

君不邪也知道常在山性好漁色，但他更明白在山哥是有分寸的！

便是小桃紅那裡，常在山常去住幾天，那原本沒關係，小桃紅四



十多歲的人了，比常在山大七歲，而小桃紅又沒丈夫，只要小桃紅願意，誰又管得着。

心念間，君不邪頂上一句，道：「甚麼小色鬼，姓王的，你把事情說清楚！」

王偉山大怒，叱道：「你是甚麼東西，敢向老夫打聽你們的狗屁倒灶事情！」

君不邪道：「那麼，我只有連帶的把這筆帳算在你們白虎堂人的頭上了！」

他的話甫落，另一匹馬上的瘦漢猛然一個空心觔斗翻落下地。

這人趨前幾步走到王偉山的面前，他垂手哈腰道：「瓢把子，且容向南收拾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狗！」

他對王偉山分外恭敬，却對君不邪呼叫狗！

君不邪反手拔刀，而王偉山却也不多客套的大馬金刀地點點頭道：「多加小心了！」

君不邪也聽過白虎堂有個大護法叫向南，更聽說姓向的是個出了名的狠角色，如今向南正一步一步的向君不邪身前逼過來。

君不邪看着向南手上的傢伙，心中就一緊！

向南手上握的是一把三尖勾爪，勾尖尖又利，中上一傢伙，足可透骨，一旦入肉到腑，心肝必被勾出來！

換言之，姓向的一旦得手，便有着血淋淋的收穫！

君不邪不動，靜靜的望着齜牙咧嘴的向南！

忽的，向南開始側走，而且走得十分迅速！

君不邪的心中早想到，王偉山是親自來了，而且還把個嗜血腥味的大護法向南也帶來了。

只不過對於這種安排，君不邪已經覺得白虎堂的瓢把子王偉山算是大方的了，他沒有把他的殺手全帶來。

此刻，君不邪面對着白虎堂首席大護法向南，他暗中運起功力，雙手抱刀胸前，足下不丁不八，可是他的雙目却盯住向南。

那向南以君不邪爲中心，圍繞在四週打轉，越轉身法越快，像一陣旋風，而他那三尺八寸長的勾爪早已淹沒在他的旋影中不見了。

旋轉的身法，帶起勁風咻咻，人們幾難再分辨出他那眞實的影像了。

君不邪極目盯在地上，盯緊了向南的雙腿。

突然間，向南一躍騰空，空中立刻出現數個影像，無數影像均往君不邪撲來，每個影像也均揮舞着勾爪，孰眞孰幻，無從認定。

君不邪咬牙不出聲，但他的單刀却快得宛如要追回逝去的千百年流光，狂掃疾殺，他的牙縫中却擠出三個字：「劈天門」！

那是「乾坤刀法」中的兩絕殺之一，當他盤動着「羅漢腿法」斜閃又晃中，半空裡，向南一聲淒嘷：「噢！」

向南的身子在未及站地的一刹那，連肩帶臂的被一刀劈開來，重重的摔在地上，也扭滾在血泊裡。

鮮血總是有它獨特的氣息，腥膻又苦澀的模樣，給人以可怕的憎厭，更令人們情緒激盪。

然而，場上却不見人激盪。

君不邪沒有，他反而有些木然。

當然，王偉山更沒有。

王偉山只盯着地上扭曲的向南，直到向南的屍體偎在血泊中不動顫。

他的表情上酷似與他扯不上什麼關係似的，他竟然一點兒情緒上的反應也沒有。

君不邪忍不住的道：「你至少應該過去看看吧！」

王偉山道：「爲什麼要看一個死人？」

君不邪道：「依常理而論，他是你的手下悍將，而且也等於替你做了替死鬼！」

王偉山道：「此時此地，對於一個死人，探看與否那也只是一項虛僞的表示，在這種形式上的關懷，已起不了回生的作用，任何的死亡，都是一種無奈！」

君不邪道：「你這是什麼說詞？」

王偉山道：「君不邪，我好像聽你說過，你要爲常在山的死，找出那個幕後主使的人，你要爲常在山做些什麼，是麼？」

君不邪道：「不錯，常在山不能白死！」

王偉山指着地上向南的屍體，道：「同樣的，向護法一樣不會白死，活着的人，當然要替死者索討些什麼，你說呢？」

君不邪道：「姓向的與常在山的死不同，在山哥是被陰謀的，而他，如果由你出手，相信他仍然活在世上。」

王偉山冷笑道：「你懂什麼，江湖上都有一定的脈動與層次，上下也有一定的規矩，事情該怎麼做，那是錯不了的，只不過端看各人的造化罷了！」

他緩緩下了馬，看上去十分瀟灑的逼向君不邪。

君不邪再一次雙手抱刀卓立不移。

王偉山道：「君不邪，剛才你那一刀，可是司馬太白教你的乾坤刀法？」

君不邪道：「是又怎樣？」

王偉山嘿嘿冷笑了。

「君不邪，我可以不殺你，但你必須有所回報！」

君不邪道：「回報？」

「是的，回報，如果你說出司馬太白的下落，你就可以自由自在的下這閻王坡了。」

君不邪道：「你不以爲你是在妄想？」

王偉山雙目一厲，道：「你不再多加考慮？需知老夫一旦出手，你小子少有逃脫機會。」

君不邪淡淡的道：「你的來到，不就是要親手殺了我的嗎？」

王偉山道：「形勢已經不同，老夫甚至也不再計較你殺了我的首座護法之事！」

「是嗎？」

「絕對是的，因爲你剛才使出的是乾坤刀法，老夫相信你必知道司馬太白在什麼地方。」

他似乎盡量把聲音緩和，又道：「快說出司馬太白的下落，我還可以通令白虎堂各地人馬，以後不再找你的麻煩，甚至官……」

他不再往下說，但君不邪却笑笑道：「姓王的，你看錯人了，君不邪非貪生怕死之輩，否則，今夜也不會單騎再上閻王坡，你省省吧！」

王偉山臉皮泛青，他平舉雙手，全身骨節脆響。

王偉山沒有向南那種身法旋動，他和向南的身法相反，不但未旋動，更且一步步的逼向君不邪，架式上彷彿就是一座高山向君不邪壓過來。

「刷！」

君不邪的單刀便也出手了。

他刀光霍霍，刀風刮面，出手便是「乾坤刀法」的絕殺「血泣令」。

王偉山的雙掌抖然翻起，空氣中帶着幾分灼熱，快得宛似早就定位在一定的位置上，奇準的剛好拍打開君不邪那奇妙的一刀。

洒開羅漢腿步伐，君不邪的單刀忽的自下上劈，反手的刀刃切向王偉山。

王偉山嘿然斜跨，口中厲叱：「羅漢腿，乾坤刀，個邪神，以爲老夫敵不過嗎？」

他邊叫邊閃，魁梧的身形猝然斜出，就在他雙足均脫離地面的時候，抖起熱呼呼的雙掌，在夜風的逆向中，發出尖銳的呼嘯，連帶着，十幾片落葉被掌風兜起來，刀子似的飛向君不邪。

君不邪大吼一聲，拔身側閃，羅漢步東搖西蕩，堪堪閃過枯葉刺身。

王偉山冷笑連連，君不邪怎知他的掌上功夫，江湖上傳言的「火焰掌」，正是在王偉山的搏鬥中展現出來。

如果此刻是白天，如果陽光照上王偉山的雙掌，人們就會看到那手掌就像是放在明亮的燈前一樣血絲剔透。

王偉山的雙掌便赤紅透亮。

搏鬥中，王偉山展開八字步交錯旋飛，張開的雙掌上下左右交錯旋拍，那身法令人覺得匪夷所思，在那虛實難以捉摸，他的掌風却突然凝結，快得不可言喻的自兩個方向拍擊過來。

那一掌使君不邪也忍不住大吃一驚。

眼前的光景，他以爲自己幾乎已無法閃避，搏殺的終極已到，勝負馬上立判。

君不邪一連七個身法，羅漢腿的絕命三腿，他已使出兩腿，他正要使第三腿的時候，突聞「彭」的一聲，他的身子抛空六七尺高下，在王偉山的厲笑聲裡往地上摔落。

就在君不邪快要撞在實地的剎那間，他以刀柄撐住下方，整個身子借力一彈而起，宛似驚鴻一瞥間，君不邪雙手抱刀捲向正自得意的王偉山。

王偉山也爲君不邪的悍不畏死而激動，他本來剛才的一掌，可以擊斃君不邪，然而……

然而他不能要君不邪死，因爲他要從君不邪的口中知道「邪神」司馬太白的下落。

他已找司馬太白多年了。

此刻，君不邪再一次負傷殺來，王偉山不由大怒，舞起火焰雙掌，厲叱道：「好個潑皮，你眞要死嗎？」

君不邪閉緊了嘴巴，單刀狂往敵人頭上砍去，他這一刀實在不奇，也非乾坤刀法，很容易的就被王偉山一掌拍開，刀已偏開，王偉山單掌高舉，冷厲的怒視君不邪不拍下。

二人這是面對面，雙方距離一尺多。

君不邪忽的張口了。

他張口不是出聲說什麼。

他張口也不是張得大，但有一股血水忽的噴出來，王偉山却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呼，那準備拍打的右掌，急忙捂緊了右眼，旋身往閻王坡下狂奔而去。

「轟」的一聲，君不邪萎倒在地上了。

事情太過突然了。

半晌，却聽那半昏迷中的君不邪夢囈似的道：「在山哥，我用你一顆牙齒，擊退了天南瘋虎，王偉山的樣子……樣子要變……了，變成獨眼虎了……嘿……」

原來君不邪在埋葬常在山的時候，他取下了常在山六顆牙，他要常在山死後也不放過敵人。

君不邪以爲，常在山的死，白



虎堂的人必也脫不了干係，他果然暗中以口噴出常在山的一顆牙，那也正是以牙還牙的手段。

就在這時候，閻王坡下面發了狂似的奔上兩個人來。

這二人邊跑邊狂叫。

「阿邪，阿邪呀！」

這二人不是別人，乃「拚命三郎」屠仁與大個子牛天剛是也。

他二人早已埋伏在閻王坡下面的林子裡，當那王偉山與大護法向南策馬上坡的時候，拚命三郎便要阻攔，却被大個子牛天剛拉住。

等到閻王坡上王偉山拍馬厲嗥着衝下山坡，屠仁與牛天剛二人便也疾奔而到了閻王坡上。

牛天剛已抱住吐血的君不邪，月光下，二人低頭看，不由吃一驚。

屠仁狂叫：「阿邪……」

只見君不邪的上衣自肩到胸，好似火燒過的一般焦了一大片。

牛天剛看看屠仁，也不多言的便把君不邪的馬拉過來，那一面尚有向南騎來的一匹馬。

於是，二人抱了君不邪上了坐騎，匆匆的拍馬馳回南京城了。

＊　＊　＊

馬匹不能拉進小桃紅的小小三合院，由屠仁送到城外的騾馬棧去了。

君不邪眞淒慘，肩頭塌胸一塊焦肉，就如同被火燒過似的又爛又臭。

小桃紅看得眞心痛，她命蘭兒把前街的羅大夫請了來，那羅大夫仔細看了君不邪的傷勢，大吃一驚，道：「我的乖，怎麼燒在這地方？」

他怎知君不邪中了火焰掌，只不過姓羅的大夫有一套，他除了爲君不邪切去焦皮肉，敷上最好的藥，還交代小桃紅幾人，快找半斤蓮子心，熬幾碗苦湯灌下去，因爲火傷有內毒，蓮子心就祛內毒。

＊　＊　＊

天色大亮，後街有了足音，人影閃晃間，有個矮漢奔到了三合院裡。

右邊廂閃出一個大漢，這大漢正是牛天剛。

「是你呀，阿凱！」

矮漢正是「神偷」李凱，只見他氣急敗壞的道：「阿邪是不是完蛋了？」

牛天剛叱道：「娘的，大清早少說霉氣話，是咒阿邪呀，我操！」

李凱道：「我見王偉山手捂一目策馬奔回虎丘山莊，當然擔心阿邪的生死。」

牛天剛道：「阿邪負傷而回，敷了藥在屋內睡着，你別大聲喊叫得驚了他。」

李凱大喘氣的拍着胸口，道：「嚇死我了，眞是老天有眼，阿彌陀佛！」

兩個人又走進廂房中，李凱已到了床前，他低頭看看君不邪，笑了。

屠仁也睜開眼來，他見是李凱，便問道：「阿凱，東西弄到手嗎？」

李凱道：「虎丘山莊戒備極嚴，尤其那第三道大院中，單值班的人就不下十二個，他們上下左右，立體交更，均有防備，想下手，那得再仔細策劃了。」

屠仁道：「兩年前，你是怎麼把那玩意兒弄上手的？」

李凱道：「兩年前我摸進虎丘山莊，那王偉山酒喝八成醉，他在他的書房中把玩，而且是洋洋得意，我就是那時候下手把玉獅子弄走。」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想想，那樣的機會會不會再有，何況當時我並不知道玉獅子本身的重要。」

忽聽床上的君不邪，道：「阿凱嗎？」

李凱三人忙回大床邊。

那李凱急問：「阿邪，你覺得怎麼樣？」

「寃……」

他吐出個「寃」字，李凱三人一怔。

君不邪道：「我的主意打錯了。」

他用力張開眼睛，又道：「搏殺當時，我原本可以閃過瘋虎一掌，可是我却故意去撞，我的目的是誘他得意，誘他上當，可不知他的掌拍到身上如同火燒一般，害得我只好把最後的手段使出來。」

屠仁道：「什麼最後手段？」

君不邪道：「我暗中啣了一顆在山哥的牙齒，我就以在山哥的牙齒射向王偉山的一目中……嘿……在山哥也算以牙還牙了。」

「嘿……」牛天剛三人也笑了。

君不邪道：「在山哥不能白死，什麼人設下的圈套，什麼人弄死柳條溝于大戶一家七口，這件事我本來要自己去追查，如今只有你們三人去幹了。」

牛天剛道：「阿邪，你安心在此養傷，在山哥是不能白死，便是你不吩咐，咱們也會去查。」

他咬咬唇，又道：「兄弟朋友是幹什麼的，光他娘的聚在一塊花天酒地玩姑娘呀，操，那是混球們幹的。」

就在這時候，小桃紅進來了。

小桃紅很滿意君不邪的傷只幾個時辰就減輕不少，蘭兒已送來一碗蓮心湯，苦得君不邪直想嘔。

那小桃紅坐在床沿上，她拍拍

君不邪，笑笑道：「阿邪呀，以後別再打打殺殺了，當我的義子吧！」

君不邪道：「小桃紅呀，你怎麼又來了，『壽星老唱曲子——老調』了，對於我這浪子，你又何必『瞎子點燈——白費』呀！」

小桃紅笑笑，道：「阿邪，我不逼你，我等！」

於是，那桃花把吃的也送進門來了。

君不邪不能吃，但牛天剛三人吃得多，那李凱邊吃邊道：「我他娘的不信邪，火大了我天天殺人去！」

屠仁道：「殺誰？」

牛天剛道：「你去偷人頭還差不多。」

李凱道：「不錯，我天天摸進虎丘山莊，盜他們的人頭，我叫他們人人自危，鷄犬不寧，草木皆兵，寢食難安。」

當偷兒，尤其是成名的神偷，如果去盜取人頭，這個人就危險了。

屠仁也以爲李凱這話並非吹牛。

君不邪道：「咱們目的並非殺人，盜回玉獅子才是咱們要幹的。」

牛天剛道：「還有在山哥的大仇。」

哥兒四人齊點頭。

但就在這時候，巷中傳來脚步聲，好像來了兩三個，到了小院門口停住了。

「小桃紅在家嗎？開門了。」

一聽這聲音，小桃紅示意每個人噤聲，只見她對蘭兒輕點點頭，三個女的便走出廂門外。

小桃紅在院中道：「外面是誰呀？」

院門外有個粗濃的男子聲音道：「耿彪！」

小桃紅猛可裡吃一驚，立刻與蘭兒桃兒走到門後，小桃紅急忙拉開院門，笑哈哈的道：「大管事呀，眞是稀客，找我小桃紅有什麼事嗎？」

門外果然站了三個怒漢，中間的大漢濃眉大眼，滿面煞氣，面對小桃紅，他重重的道：「小桃紅，有幾年未見過面了。」

小桃紅笑哈哈的道：「我收山幾年，就有幾年沒見面，唉，人老珠黃，素面朝天久矣！」

淡淡一笑，那位大管事耿彪道：「有件事情知會妳，妳多擔待。」

小桃紅道：「可要進去坐坐？」

耿彪道：「幾句話交代完就走。」

他還斜視院中，院中石榴個個紅。

「小桃紅，咱們瓢把子有交代，白虎堂分別通令各地方，不論是水面、陸上、明裡暗裡，多多留意幾個不知死活的潑皮，他們幾個爲首的叫君不邪，一旦有了他們的消息，盡快通知虎丘山莊，咱們懸賞一千兩銀子。」

小桃紅道：「叫什麼來着？爲什麼通知我呀？」

耿彪道：「妳不是還有幾位姊妹尚未收山嗎？這事妳不妨去聯絡呀！」

小桃紅道：「既然大管事找上我小桃紅，我小桃紅已面子十足了，我會注意的。」

那耿彪一聲哈哈，走上兩步伸手拍拍小桃紅那已經鬆散的面頰，道：「虎狼之年女人，也眞難爲妳，我的小桃紅。」

小桃紅也不迴避，她有些迎上的意思。

「大管事，你們盡找新鮮的，我這是『四兩棉花，免彈(談)』了。」

「哈……」耿彪笑着，分別看了蘭兒與桃兒一眼，扭身便與另外兩個大漢走了。

耿彪三人走得匆匆，光景還有太多地方要走動了。

* * *

「砰」的一聲關上門，小桃紅沉聲罵。

「娘的皮，老娘今年四十五，還拿老娘吃豆腐。」

廂門開了，當先迎出來的是屠仁。

屠仁只對小桃紅點個頭。

小桃紅指指院門外，道：「走了！」

屠仁不說話，一路衝出去。

小桃紅吃一驚，她急急走到廂屋裡：「喂，那小子幹什麼去了？」

君不邪斜在床上養精神，李凱道：「殺人！」

「怎麼在城裡殺人呀？」

李凱道：「大清早，後街行人少，你安心啦！」

廂房中，立刻間冷肅沉默了。

* * *

那「拚命三郎」屠仁跳出三合院的門，他只豎耳聽了一下，毫不遲疑的直往西邊追趕過去。

屠仁追了兩條後街，只見前面有個小小的土場子，場子上正有兩個攤子在賣早飯，吃早飯的有三個，敢情正是耿彪三人剛坐下來。

屠仁的出現，耿彪看得一瞪眼，「刷」的一聲他站起來了。

另外兩個漢子也隨之站起來。

耿彪打橫攔住屠仁，冷冷道：「屠潑皮，你的出現，令耿大爺好不高興。」

屠仁哈哈一笑，道：「白虎堂的大管事，你想攔住屠某人，幹什麼？」



耿彪一笑，道：「勞你的駕，跟我去虎丘山莊。」

屠仁道：「我爲什麼要去你們白虎堂？」

耿彪道：「你非去不可。」

屠仁道：「我如果不去，你難道要殺我？」

耿彪哈哈笑道：「如果有必要……」

他指指身邊兩個大漢，道：「眼下是三對一的局面，你琢磨！」

屠仁道：「我想知道，找我去白虎堂幹什麼？」

耿彪道：「去了就知道。」

屠仁雙目一厲，道：「老子不去，看你們咬我不成，操！」

那耿彪大手一揮，吼道：「圍起來！」

三個人立刻品字形把屠仁圍在中央。

三個人的刀子也拔在手中，耿彪齜牙咧嘴的道：「就是你們幾個該死一百次的潑皮，害得我們瓢把子瞎了一目，白虎堂要把你們一個一個的捉回去，生劈活剝下油鍋，娘的，今天一大早就撞上你這小子。」

屠仁嘿嘿笑道：「撞上老子算你們倒楣。」

耿彪大怒，一聲厲叱：「殺！」

屠仁却悶不吭聲的兩把尖刀併舉，一頭撞向耿彪的懷中去了。

屠仁出刀似是不按刀法，不管敵人手上傢伙，撲上去便是十八刀上下左右一陣劈。

那耿彪也不含糊，三尺鋼刀舞起一團光影，就聽好一陣辟啪响，已有鮮血標濺。

只不過當耿彪後閃不迭中，屠仁如影隨形的緊追上去。

另外兩個白虎堂怒漢左右撲擊而上，那屠仁幾乎不閃避，他好像抱定主意，便是挨刀也要先殺了耿彪。

便是這股子狠勁，耿彪就心中一震。

有個大漢一刀削過屠仁的頭頂，差一點沒削中屠仁的頭皮。

屠仁覺得頭頂一凉，一綹亂髮飛散開來，散髮中，屠仁暴吼一聲，人如幽靈般越過耿彪。

「啊！」

耿彪的這聲厲號，足傳半里外。

屠仁右足點地，耿彪已捧腹往地上倒去，而屠仁也回身迎上窮追不捨的另外兩人。

這兩人的功夫差遠了，那屠仁白森森的牙齒露一半，雙目張得溜溜圓，他口中冷叱：「殺！」

「殺」字從牙縫擠出來，雙尖刀忽的變成兩條靈蛇，那麼厲烈的，在這短距離中出手擲去。

「錚」聲不大，但兩個舉刀大漢已各自往後閃退，他二人的肚皮上已插着屠仁的尖刀。

那屠仁的刀擲出，手上已出現另外兩把尖刀。

原來屠仁身上帶了四把尖刀，實出人意外。

屠仁冷然一哂，他在兩個大漢往地上倒的時候，疾撲過去拔出他的尖刀，便又撩起兩股鮮血來。

此刻，土場子兩個賣早點的人，早已溜走了。

屠仁把刀身上的鮮血抹拭乾淨，一路又轉回去了。

屠仁當然是回小桃紅那裡的，只不過當他剛走進院門的時候，只見君不邪與牛天剛、李凱三人緩緩走出廂門來，那君不邪雖然蒼白得像是生了一場大病一般，但他走路仍然出腿有力。

屠仁驚訝的迎上去，道：「阿邪，你怎麼起來了？」

君不邪笑笑道：「我吃了藥也敷了藥，加上睡了一覺，我試着行使司馬前輩傳我的內功心法，如今傷處好了一大半。」

屠仁道：「要去哪兒？」

君不邪道：「換地方，我們不能拖小桃紅她們三個人下水。」

後面，小桃紅接道：「我不怕被你拖下水，你小子說走就走，我看吶，你是怕當我的乾兒子？」

君不邪回眸一笑，道：「小桃紅，妳何必要個短命的乾兒子，我君不邪沒福氣，妳會傷心的。」

小桃紅道：「你盡說不吉利的話，呸，呸，呸，童言無忌！」

君不邪四人走出三合院的門，那小桃紅三女站在門下無奈何，看看君不邪三人消失在後街盡頭。

* * *

君不邪與牛天剛、李凱與屠仁，四個人匆匆的轉出城外面，就在那緊接城牆邊處，有一大片菜園子。

四個人不說話，四個人都不約而同的走向那間草屋，那是個兩間大草屋。

這時候有個漢子正在屋前的井邊打水，見君不邪四人走來，楞了一下，道：「好傢伙，是你們呀！」

李凱道：「菜園張，快備些吃喝用的東西，兄弟們要在這兒窩幾天。」

那漢子哈哈一笑，道：「別說窩幾天，便是永遠住下來也沒問題。」

說着，他回身走進茅屋裡，君不邪四人跟着進去，只見這菜園張正在一個袋子裡找銀子。

笑笑，君不邪自袋中摸出一張銀票，道：「拿去吧，咱們這兒有的是銀子。」

菜園張猛一震，道：「乖乖，千兩大銀票呀！」（未完·二）

**上文提要：**原野在水榭中和藍芝親熱後欲離去，藍芝要原野說出「錢洞」與「束氣成雷」之秘密，原野只得推說下次見面時再告知，原來藍芝是爲恩公的催逼才要原野說那秘密。原野離水榭後遇到七子中的風雲子，追他要秘密，風雲子尚未撇掉，又來了武林狀元呂景文，也爲同一目的找他，原野便編起故事引得二人互鬥，他則乘機溜之大吉……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 風塵俠侶

美女垂青意不誠　下定決心尋武功

「不……不，我帶妳一件衣衫在身邊，不過是在想妳時就拿出來嗅一下，雖非妳本人也聊勝於無！」小原道。

「眞的是這樣？」秋玉潔道。

「哎呀！我騙你幹甚麼？」

「小東西！你眞會逗人……」

兩人就在這草叢中就地熱乎起來了。

如此幕天蓆地，另有一種原始的野趣吧？

草很厚，地面倒也不是很硬，由遠處望去，草在抖動，也許有人以爲是兩隻兔子在打架哩，其實還有個有心的旁觀者。

這人正是陰美華，她走了，卻並未遠離這一帶。

所以她看到了後來的原野。

當然，在附近看不到他們在作甚麼。

只不過就算去猜也可以猜到的。

陰美華輕輕地接近。

人在玩這個，注意力自然就差多了。

陰美華終於到了近前，只是她不敢站立，那會被發現，她蹲在一邊，而且正是秋玉潔的頭上位置。

如此一來，秋玉潔是看不到她的。

只不過小原不一會就發現了她。

小原「啊」了一聲，十分吃驚，也可以說很難爲情。

陰美華打了個手勢，叫他繼續玩，就當作無事。

原野怎麼好意思再弄下去。

下面的秋玉潔道：「小弟，怎麼哩？」

「大姐，人家說幕天蓆地地玩，對神明不敬。」

「還講究這一套？」

「大姊，我總感覺這樣不大好！」

「好吧！咱們回家！」

小原連連使眼色，叫陰美華快走。

陰美華很不服，她剛才看清了秋的下體及大腿，三十多的人，肌膚已無光澤，雙腿也不美。

至少陰美華自信胴體比她好得多了。

光是面貌好看，那是不夠資格被稱爲美人的。

陰美華根本不理他，還是蹲在那裡。

秋玉潔在穿下衣，忽然發現小原在向她的身後使眼色。

其實這半天她早就隱隱覺得小原有點怪了。

她猛一回頭，就看到了陰美華。

陰美華出手逾電，也一手按在她的「百滙穴」上。



此穴是頭頂上一個死穴，承上啟下，至爲重要。

「美華……」小原左右爲難。

「原野，你怎麼說？以爲我多事？」

「美華，她是有點跋扈，但她畢竟也關心過我！」

「算了吧！她只不過把你當作一隻小公雞而已！」

「美華，我們走吧！相信她不會再找我們的麻煩了！」

「你以爲秋玉潔那麼容易妥協？」

「美華，妳不殺她，她會感激妳的。」

「咱們就試試看如何？」原來手按在「百滙」穴上就會使人神智不清，所以秋玉潔聽不到二人交談。

陰美華放了手，秋玉潔睜開眼來。

那目光是怨毒的，這是因爲她一向自負跋扈，像陰美華這等人物制住了她，她會引以爲奇恥大辱。

秋玉潔一躍而起，就站在上風頭，道：「妳爲甚麼不殺我？」

陰美華道：「我爲甚麼要殺你？」

「妳不殺我會後悔終生！」

「這麼說，妳根本不領情，非殺我不可了？」

「妳早知如此有多好？」

「秋姐，她沒有傷害妳，妳不能殺她呀！」

「爲甚麼不能？」

「這對妳的俠名有極大的傷害！」

「我不計較那些了！小弟，我總以爲她是我們之間的一道牆，儘管她並不美，但是……」

「大姐，妳如果殺她，咱們的情感就會切斷。」

「你在威脅我？」

「絕不是威脅，妳殺她我就會那麼作！」

「我就偏要殺她！」

「大姐不會，別忘了妳的身份超然……」

「你不必護着她，你越是如此，我越是要殺她！」

「大姐，這可不能怪我……」小原撤劍在手。

陰美華內心感激，眼眶有點潤濕。

她對小原衷心地喜愛嗎？可是她發現，她付出十分，小原付出的不及二三分，長久下來，她也習慣了。

如今小原忽然間大轉變，挺身而出爲她抗命了，她能不感激涕零，事實上這也是他應該作的。

當然，陰美華此刻也抽刀在手。

秋玉潔瞇着眼看看小原，再看看陰美華，似乎既輕視又惱火，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妒忌。

「小弟，你要殺我？」

「大姐，這句話我不想聽！」

「爲甚麼？我說的不對？」

「當然，這個『殺』字從何說起？」

「怎麼？不能用這個字？」

「當然不能，妳應該記得，第一次是由於妳把我灌醉，把我弄上床的，我們之間算是甚麼關係？」

秋玉潔臉色大變，一字字地道：「你想變卦？」

「告訴妳，這根本就不是變卦，而是和妳在一起只是窮湊合，混一天算一天，妳不以爲妳老了？」

秋玉潔就怕聽這句話，因爲她不以爲她老了。

三十五六的女人，保養得法，能看成二十五七歲，實在是女人最最動人成熟的年紀，這年紀的女人由於經驗之累積，她們會重視內涵及談吐，處事待人靈活而有分寸，最能討人喜歡。

男人喜歡女人，絕對不是光重視其外表的。

「我……我老了？」

「難道妳不以爲自己老了！」小原是說氣話。

「既然我老了，你和我上床爲何那麼熱情？」

「那不過是慾的一種渲洩而已！」

「就憑你這句話，我就不會放過你！」

「而我也要趁此機告訴妳，妳的作風使人倒足胃口，妳的作風完全是『黑寡婦』式的(即毒蜘蛛「黑寡婦」、交媾後即吃掉雄的)，沒有感情！」

「我沒有關心你？」

「有！就像關心一隻寵物如貓、狗一樣，貓、狗除了捕鼠或看門，也只是供主人玩賞而已！」

陰美華道：「最使小原寒心的是，當他被廢了武功也中了劇毒時，妳只說了幾句風涼話，就離他而去。因爲在當時無人能救他，他已是一個混吃等死的人了！」

「住口！沒有妳說話的份兒！」

「有！她有！」小原道：「是她計誘『五毒散人』楊啟宇，設法弄到解毒藥，才爲我袪了劇毒。」

「還不是我爲你恢復了武功？」

「那是美華設法爲我解了毒之後，因爲妳對我還有慾望，解毒後復功容易，妳可以再次佔有我。」

陰美華道：「不久之前我看到你們在草中作那事，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慾火在女人身上燎烤的醜態。」

「妳……妳敢胡說？」

陰美華道：「在妳完全操縱之下，充分表現了人類本能的原始風

格，那也是獸性的表現……」

秋玉潔不能再聽下去，揮刀猛掃陰美華。

陰美華不敢硬接，全力閃退。

小原自側後頭攻上。

秋玉潔不能不回刀防守，兩人攻守配合得不錯。

須知兩少都不是庸手，尤其是小原，偶爾會出辣招，往往使人措手不及，甚至可能失招。

這是因爲他上次閉關，幾乎研悟成功那種「天門玄功」，即使未成功，也隱隱地記住了一些片斷。

也正因爲他只記住了一片斷，與人動手，不大成氣候，才不太使人注意他。

其實他的「天門玄功」就是華佗的「五禽圖」。

華佗的「五禽圖」又名「五禽戲」。

相傳是漢末華佗採取君倩（人名）的道家導引之術，模仿禽獸的動作，創造了一套武功。

這一套功夫就是引挽腰體，動諸關節。

華佗把此術傳給子弟吳普和樊阿，尤以吳普更精此術，到九十餘歲，仍然耳目聰明，腦子靈活，牙齒無缺，飲食如少年人。

「五禽戲」主要內容爲：

虎：又名羨門虎式。

鹿：又名士成綺鹿式。

熊：又名庚桑熊式。

猿：又名費長房猿式。

鳥：又名元倉子鳥式。

雖然這「五禽戲」是仿自道家心法，但道、佛兩家被譽爲紅花綠葉，本是同根。所以華佗的「五禽圖」也有佛家的影子。

禪秘要法經上說：妙門法者，應靜處結跏趺坐，整齊衣衫，正身端坐。

修行道地經又說：數息守意（即調息調心之意）有四：一謂數息、二謂隨息，三謂止、觀，四謂還、淨。這就是調伏心息的六種方法，後來稱之爲「六妙門」。

所以小原的「天門玄功」即由此而來。

不論修道、學佛或練較深的武功，都像通過一道一道的門一樣，每通過一道門就進入另一境界了。

只可惜他曾經走火入魔過。

記憶中所學的「天門玄功」忽隱忽現。

他不記得有未練成，只知道有時記憶之門略開，偶爾使出一式或二式，就會大吃一驚，因爲威力太大。

此刻二人接下秋玉潔，同心合力，可保不敗。

但三四十招過後，秋玉潔用上了她不常用的「彈腿功」，兩少相繼中腿，其中一腿踢中陰美華的小腹。

陰美華哼了一聲，似乎很重。

小原早已看穿了秋玉潔，只不過是玩他而已，雖然他也抱着玩的心情，總是覺得吃了大虧。

此刻苦思制敵之法，忽然間意念溟濛、隱惚，也就不知不覺，而本能地施出了一個怪招。

那知這一招使秋玉潔大吃一驚。

她在暴退之下，連消帶打，還是被小原扯下了一綹頭髮，秋玉潔心頭一寒，原來這小子深藏不露。

有此絕學在身居然裝得一副窩囊相，眞會裝熊扮孬，令人氣結。

正是所謂「寧武子，邦有道則智，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的意思吧。

這意思是說，邦（是指當代皇上），有道是指政治清明，則智，即表現得很聰明，爲朝廷分憂。無道則愚，即皇上昏庸，政治不清明，就裝成豬頭豬腦的樣子鬼混。

「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是說這種人的聰明可以學到，他的愚（即裝傻的功夫）就難學了。

據說司馬懿比曹操還奸，要不是他會藏拙，整天扮演一副豬相，早就被曹操殺了，那會有以後的崛起？

後人稱司馬懿爲「扮豬吃虎」。

秋玉潔心頭一凜，暴退五七步之外。

其實這一招出手，非但陰美華大出意外，連小原自己也喜出望外。

過去有此情況，不太明顯，而這一次的這一招竟然完完整整地施展出來，把秋玉潔頭髮扯下一綹。

秋玉潔怎會知道小原自己也弄不清呢？

她只以爲這小子的保密工夫到家，她等於被騙了，在一起那麼久的時間，居然不知他身懷絕技！

她跺跺脚，轉身疾馳而去。

小原渾如忘我，喃喃地道：「先是這樣……再這樣，掌托天門目上視，足尖着地立身端，力周骽脅渾如植，咬緊牙關莫放寬……」

唸到此處停止，動作也停了。

剛才還用過這一招，印象又有點模糊了。

以前就是這樣，未能立刻表演幾遍，而忘得一乾二淨，所以他這一次一定要及時複習，要苦思追溯。

陰美華不敢出聲。

她知道他正在搜索枯腸，所以不敢打擾他。

小原以「練神還虛」的法門使自己沉潛……沉潛。

突然靈竅又開，他接着唸道：「舌下生津將腭抵，鼻中調息覺心安，兩拳緩緩收回處，馳力還將挾重看。」



這本來已足一招，忽然又靈機開啟，唸道：「隻手擎天掌復頭，更從掌內注雙眸，鼻吸吸呼頻調息，兩手輪回左右護。」

事實上，在一般招術，這是兩招，却是「天門玄功」的一招。如此複雜機變，就難怪秋玉潔那等高手，竟然在全力招架之下仍被扯下一綹頭髮了。

當然，這還是他不太熟練，要是深得其中精髓，已得要領的話，其威力之强大就難以形容了。

小原重復練習六七次，花了近一個時辰，已牢牢記住。

「原野，這是什麼怪武功？」

「美華，妳問我，我也說不清楚。」

「你放心，我不會學你的。」

「妳誤會了，這門功夫我隱隱記得苦研過，而且還不止一兩招，招招厲害，不知爲什麼，全忘了。」

「忘了？怎麼會？你受過重傷？」

「沒有，只是走過火也被廢過武功，不過那是忘了那些絕招之後的事。」

「對哩，好像你說過，你練功走火一次。」

「這就是了，八成是練功走火，變成了失心瘋之後，把那些絕招都忘了，而剛才忽然靈竅微開，想起了這一招。」

「這一招有無名稱？」

「應該有的，我想想看。」想了好一會，大聲道：「這一招叫着『開門引火』。」

「眞是怪武功怪名字。」

「這是因爲上下丹田有火如焚，引出體外形成無比的威力，當者披靡。」

「好厲害！」

「美華，妳如想學，我馬上教給妳！」

那知她居然搖搖頭拒絕了。

小原大感意外，道：「別人求之不得的事，你却拒絕，這是爲了什麼？我這就想不通了。」

「小原，據我所知，你有很多的女人，將來你總要在這些女人中選一個成家，很可能是藍芝，或者別人，以我的姿色來說，不可能是我。」

「這……」小原無法回答這句話。

在目前，他實在無法確定到底要和誰成親。

事實上，到目前爲止，他從未想到「成家」的問題。

這當然也是多數年輕人犯的通病。

陰美華道：「萬一有一天你和別人結合了，而我又會你的武功，用你教的絕學和你玩命，我於心不忍。」

小原道：「美華，妳的心地很善良，只不過我目前還未能確定何時要成家，更不知道和誰成親。」

「這就是了，所以我不學。」

「美華，我常常自己定不下心來，正正當當地作一個人，也許有一天我會和妳……」他還是不敢確定。

「謝謝你，居然還敢說出這半句話來。」

「不瞞妳說，我一直想找個最美的人。」

「藍芝足當這『最美』二字。」

「外形上，她是至美，但內在……」

「怎麼？她和你不是一條心？」

小原只是笑笑，不願多說，他相信，藍芝也是爲了他的大秘密，不過，他目前尚不敢斷定如此。

「在世上找一個完全和自己一條心的人太少了。」

「難道你以爲我和你不是一條心？」

「也不敢武斷。」

「你這是侮辱我。」

「我發覺很多女人，也包括男人，和我接近，都是爲了我的大秘密。」

「這麼說我也是其中之一了？」

「美華，我可沒有說妳。」

「你的話已經很明顯了，爲了不使你害怕身邊有個奸細，心懷叵測，我還是離開你吧！」

陰美華轉身疾馳，小原追上抓住她的肩胛，陰美華回身就是一個耳光，道：「你沒有良心！」

打完又轉身馳去。

這一次小原沒有再追，倒也不是把他打火了，而是他在想，是不是對陰美華沒有良心，至少他欠陰美華的情。

至少他以爲陰美華是所有和他接近的女人之中迄未表示過對他的大秘密有興趣的人，主動教她都不學。

到目前爲止，百里虹似也未提出這個大秘密的事，但是，他以爲也不可靠，似乎目前可靠的人太少了。

就在這時，薄霧中出現一乘小轎。

到了近前，轎中傳出了女子的呻吟聲。

小原道：「請問轎中的女士受了傷還是有病？」

轎伕道：「你何必多此一問？」

小原道：「怎能說是多此一問，在下也可能有意相助。」

「你有助人之心，却未必能幫得上忙，轎中的主子中了毒。」

「不知是什麼毒？」

「世上最最劇烈的毒，由於吸

入太少，所以還沒有死，只要多一點，那早就……」轎子還在繼續前行，小原在跟着轎子走。

「請問是誰的劇毒之藥？」

「『五毒散人』楊啓宇。」

小原道：「快停下，在下能治。」

轎伕道：「你要是躭誤了時間，可不會輕饒你。」

轎子停下，小原一撩轎帘，不由心頭一跳。

這個女人之美，不遜於藍芝。只不過此女比藍芝瘦些，風格不同而已。

藍芝屬於環肥型的，這女人是燕瘦型的。

看來十八九歲，臉色蒼白，却仍然不損其美。

「姑娘何時中了天下至毒？」

「三個時辰之前。」

「姑娘的命眞大。」

「公子何出此言？」

「中了『一步登天』劇毒之人，據說都活不過半盞茶工夫。」

「公子能治？」

「能，正好我有這種解藥。」他取出在賭場中贏自楊金虎的毒藥解藥，打開錦盒。

盒中有五粒黃豆大小的黑色藥丸。

他相信，這是五次用的，也可以証明另一盒毒藥盒中的藥粉也是作五次用的，其毒性之大之劇，看它的量就知道了。

這麗姝竟然很信任小原，立刻吞下。

大約兩盞茶工夫，她忽然腹中一陣雷鳴之後，道：「公子，這果然正是此毒的解藥，救命恩人，我居然尚不知恩公的大名。」

原野道：「在下原野。」

「原恩公受我一拜！」少女要下轎拜下，往前一栽，小原急忙扶住她，也等於抱住了她。

肌膚相接，正好碰在她的右乳峯一下。

綿綿軟軟，膩滑顫動，眞是人間至軟。

轎伕道：「姓原的，你要老實點。」

少女道：「不要對恩公如此無禮，他是一份關切和好意。」

小原道：「還不知道姑娘的芳名？」

「小女子金棠。」

於是金棠仍然坐轎，小原隨轎步行，邊走邊談，傍晚入了鎮，二人談得投機，共進晚餐。

小原本就以爲她像一個人，此刻忽然想了起來。

金棠很像「無本商人」金萬廸。

況且她也姓金，但他也不點破。

二人吃飯飲酒，好像熟朋友一樣，兩個轎伕在一邊佇立侍候，似乎對小原很不順眼。

只不過，小姐對他好，當下人的也不敢置詞。

小原以爲，絕不是敏感，也許她也是想那大秘密。

第二天，第三天連續在一起吃飯、飲茶聊天，兩人十分投契，甚至在郊外還携手散步呢。

小原自她的眼神就可以看出，她已默許。

這天深夜凌晨，大約丑時，小原潛入金棠的屋中，金棠被他驚醒，正要呼叫。

只不過小原捂住了她的嘴，道：「別叫！是我！」

「原野哥，你要幹甚麼？」

「金棠，良辰美景，這麼蹉跎了多可惜？」

「你……你怎麼可以這樣？」

「反正妳喜歡我，我也喜歡你就成了……」

「不行，名不正言不順地……」

「是不是要我娶妳？」

「至少也要答應娶我才行！」

「我答應攷慮！」

「考慮？還要考慮？」

「是啊！萬一妳的父母不答應，或者雙方過去有甚麼糾紛而無法結合，那也沒有辦法是不是？」

「我們會有甚麼糾紛？」

「這很難說，如果沒有那就更好！」

「你能眞心對待我？」

「當然。」

「絕不保留任何秘密？」

「這……當然不會，要是成爲夫妻，還有甚麼必要保留秘密？妳也不會對我保留任何秘密對不？」

「當然……」於是點燃了戰火，也可以說是燃起了慾火，小原年紀不大，對女人却不是個門外漢。

他上去一試就知道，金棠不是個處子。

說不定她嫁過人。

也說不定她生過孩子。

生過一個孩子的女人，不是細心的男人往往也受騙上當。那種鬆弛的程度並不明顯。

只不過生了兩個孩子以上的女人，即使是再粗心男人也能體會出來，反應敏捷，小原心裡有數。

說不定她之中毒，也是假的。

破綻是「一步登天」劇毒是天下至毒。

凡是中了此毒的人，較深的，也就是吸入太多毒粉的人，一呼一吸之間就會死亡，那會這麼久還沒有死？

還有一點，他隱隱覺得，似乎金棠知道他身上有這種解毒藥似的，問題是，如果她根本未中毒而服此解毒藥，會不會有害身體？這個他不知道。



這件事草草完畢。

當他猜出了對方的動機之後，就味同嚼蠟了。剛才她問他「不保留任何秘密」那句話就洩了底。

金棠的外貌不次於藍芝，只不過她的魅力却遠不如藍芝，就像品嚐一道菜一樣，「色香味」一樣也不能馬虎。

「色香味」三要件之中，金棠只俱備了一個「色」字。

第四天小原就失踪了。

他實在不想多躭一天。

外形是不錯，小原並不是只重外貌的人。

如論胴體之美，金棠不如藍芝，也不如百里虹，當然更不如陰美華，要講胴體之勻稱，肥瘦適中，肌膚晶瑩，陰美華是衆女之冠。

* * *

小原去過「錢洞」。

也隱隱記得一點「錢洞」中的景物。

那是在負傷逃避大敵之下，誤打誤闖進入該洞的，但是，就是不記得「錢洞」在何處了。

他把那一招「開門引火」練得很熟了。

他一閑下來就苦思另外的招式，他隱隱記得，他大約會五七招之多，那些招式好像都是自「錢洞」中獲得的。

如何獲得的，那又記不清了。

都怪「飛來掌」韋永年使小原走火入魔，後來是藍芝誘他找到了韋永年而且殺了他。

事後想想，是藍芝要他殺了她的未婚夫的。

藍芝的用心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一是除去她自己不喜歡的人，其次是誘之殺之，小原永負咎在心，欠她的情。

只不過小原一旦洞悉了她的用心之後，對她就只有敷衍和玩弄之心了。

此刻小原在茶館中品茗，他易了容。

旁邊是個道士，閉目養神，偶爾喝一口茶，再閉上眼，似在假寐。

也許是這道士久不洗澡，或者口臭之故，小原被薰得受不了，付了錢出了茶館。

他轉入一條小街上，此刻大約是晚炊時刻。

街上沒有一個行人，這工夫自對面轉角處出現了一個人！正是那個身上臭氣薰天的道士。

小原不由一怔，他出了茶館時，道士還在茶館內。

這麼快，居然迎面而來。

兩人相距五七步時，一陣風吹來，小原眞想吐。

是甚麼味道？簡直是臭魚爛蝦。

小原以前雖未見過這個道人，總是聽說過的。

雷道人又名邋遢道人。

據說他一生中離開父母再也未洗過澡。

他對人說，洗澡會洩元氣，甚至靈魂越洗越弱。

「你就是雷道人？」

「小子，我想，我也不必再炒冷飯，說明來意了吧。」

「你不說，我知道你要幹甚麼。」

「我也不能免俗，對那大秘密有興趣！」

「出家的人，連個『貪』字也沒戒掉！」

「小子，你應該知道，不合作會有麻煩的！」

小原道：「當然！『七子』中人非比泛泛！」

「既然如此，你就說出來吧！」

「在長白山，參王廟對面七八里之處。」

雷道人目光一亮，道：「是眞的？」

「當然！我不說眞的成嗎？」

「小子，算你聰明！只不過爲了牢靠，你要陪本道人去趟長白山，找到了咱們平分秋色！」

小原攤攤手道：「第一，我對那秘密沒興趣！」

「也不必第二了！你是非去不可！」

「不去呢？」

「我會擒住你，再廢了你的武功帶着你，以免你在路上惹麻煩，聽說過你小子的花梢太多了。」

小原道：「的確不少！你呢？」

「本道人也有點花梢，不過和你的不同！」

「老實說，我不想去，你要廢我的武功就動手吧！」

雷道人道：「你小子那麼乖？」

「不乖又如何……」雷道人帶着一股臭氣撲上，他所以稱爲雷道人，並非姓雷，而是一發如雷，去勢驚人，有如雷動九霄。

小原接了三掌，被震得東倒西歪。

雷道人道：「小子，你還要再試下去？」

小原不出聲，又接了三掌，好像渾身骨節都有如斷裂，以膂力來說，此人不遜「棍王」毛嵩。

雷道人「咄咄」逼人，一路進逼。

他相信二十招內，這小子必然投降。

「妥協總比傷殘或死亡好些，小子放聰明些……」

說話分神，突然發現小原怪異地擦臂扭身。

這是什麼招式？

雖然雷道人不懂，却又相信不是胡亂揮手。

沒有一個傻蛋在此生命交關時會胡亂揮手的。

雷道人急退，却沒有對方揮手快，「啪」地一聲，左胸被砸了一掌，「蹬蹬蹬」連退三大步。

雷道人以手撫胸，雖未內傷，却咳了起來。

他邊咳邊打量小原，見他神色自若，不由暗喜，由於他自己以身試掌，挨了一下，却証明了一件事。

以前他對小原知道那個大秘密的事，疑信參半。

相信大多數人都是如此想像的。

小原既然知道，爲什麼他自己不去「錢洞」。

去過「錢洞」之後，既可立即暴富，又可以成絕世高手。

現在，由於這威力無限的怪招，他完全信了。

再打下去，徒遭凌辱，於事無補，道：「小子，本道人看走了眼，原來你深藏不露，我甘拜下風！」

說畢，立刻離去。

事實上他絕未遠離，暗暗跟着。

小原知道，今後幾乎整個武林中的高手都會找他，躲都躲不掉，非設法立於不敗之地不可。

要立於不敗之地，只有發奮圖强。

那就是充實自己，把忘掉的招式記憶找回來。

原野想找個地方去閉關，只有這樣，才能靠不斷地沉潛想起沒走火以前的事來，這地方很難找。

那要絕對隱蔽。事實上，他也需要一個護法的人。

原野剛剛在酒樓上坐下，一個三十以下，二十七八以上的青年人坐在他對面，人品不錯，把長劍放在桌上，道：「我姓卓，單名一個『絕』字。」

「『嶺南劍客』卓絕？」

「正是。」卓絕道：「我也不必轉彎抹角，我是藍芝的密友！」「密友」就可以解釋爲上過床的朋友。

原野道：「密友？密到什麼程度？」

卓絕搖搖頭道：「反正比你和她更密切就是了。」

原野道：「佩服……佩服！」

「光佩服還不成，你要還我的公道。」

「還什麼公道？」

「你欺凌我的密友，逼她上床！」

原野大笑數聲，道：「這是卓絕卓大劍客說的話嗎？憑你，密友會和別人上床嗎？」

卓絕道：「原野，聽說你很野！」

「有那麼一點點！」

「你的女人也很多！」

「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在下從不强求。」

「你是說藍芝也是自動送上門的了？」

「怎麼？你以爲她是貞烈女？」

小原道：「其實她脫得比誰都快，卓大劍客，你知道原因嗎？」

「你又要編排理由？」

「不必編，事實如此，你卓大劍客找我的目的何在？」

「就是算這筆老帳！」

「只怕不是吧！藉口而已！」

「好，原野，咱們就開門見山，你玩了我的女人，自應補償，我這人好說話，只要你說出……」

「得哩！是不是一個秘密？」

「對對，就是關於『錢洞』之事。」

「可以……可以……」

卓絕大喜道：「我就知道你這人很爽俐，絕不會和我弄僵，因爲一旦一翻了臉，雙方都沒有好處。」

「對對，是沒有什麼好處！」

「那麼，老弟就說出來吧！」卓絕道：「爲了絕對不會被人偷聽去，你我就以『蟻語傳音』交談。」

「對對，這才可靠。」小原以「蟻語傳音」道：「『錢洞』不就在藍芝之身上。」

「你……你是說藍芝知道？」

「在她身上，她怎會不知道？」

「不會吧！在她身上她不會不告訴我的！」

「那可不見得，你只不過是她的密友，連她的未婚夫都會出賣，你又算什麼東西，眞鮮！」

卓絕臉色一變，道：「你敢罵我？」

「不要說你，就是『七子』或『三奇』中人，我照樣罵。」

「你少賣狂！我不信她知道此一秘密。」

「你不是去過『錢洞』了？」

「我……我去過？」

「你是她的密友，會沒進過她的『錢洞』？」

「沒有去過呀！」

「你太健忘了，她那『錢洞』進過的人至少有三二人以上：我、你、他……」

「他是誰？」

「不是她的未婚夫韋永年嗎？」

卓絕似有所悟，一字字地道：「你說的『錢洞』是不是她下面那個……」

「對對！誰敢說那不是個錢洞？沒有錢誰能進入那個洞中？那不是個無底洞又是什麼呢？」

卓絕抓起劍道：「走，我們找個地方！」



小原道：「你行嗎？」

「你少吹！『嶺南劍客』是自己叫出來的？」

小原道：「如果你不行呢？」

「姓卓的如果不行，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小原的目光在他身上掃了一匝。

姓卓的以爲他的目光有點邪氣，道：「小子，你很邪氣！」

「我從未說自己是個君子，你是嗎？」

「至少沒有你邪！」

「如你不行，你能信守諾言嗎？」

卓絕猶豫了一下，道：「當然！」說出此話，臉上漸漸地有點紅了。世上眞心的君子太少了。

於是二人來到鎮外林中。卓絕把劍插在腰上攻了上來，居然不含糊，勢道十分凌厲。

嶺南派不是「白鶴」就是「詠春」，但卓絕施展的却又不是這兩派，此人拳掌都如此厲害，劍法就不問可知了。

他是「嶺南劍客」呀。

原野在對方驟雨狂風的拳掌交擊之下，連消帶打，邊架邊閃退，情況十分不穩定。

卓絕人如其名，藝如其名，身手極高。以他的造詣來說，「七子」中人也不過如此。

三十招後，小原退了一匝。

卓絕道：「怎麼？你還不知道我的用意嗎？」

「知道。」

「既然知道，非倒下才肯說出來嗎？」

「對！未絕望之前我不會屈服，你未絕望之前，你會使我愛怎麼樣就怎樣嗎？」

卓絕再加勁狂攻，估計五招內可以結束。

只不過在第三招上，他接了個怪招。

由於是絕對的意外，他本要在五招內把對方擊倒的，所以卓絕無法適應這種陡變，胸腹間中了一掌。

只不過這一掌比雷道人還重些。

卓絕驚凜痛苦她退了七大步，倚在樹上喘氣。

他和雷道人一樣，十分驚異地發現，小原似乎已在那大秘密中得到了些什麼。雖不是全部的，或者不及一半，總是沾上好處。

他以爲這一下子挨得有代價。

至少他相信，很少有人知道小原有此身手的。

原野走近，道：「大劍客，你說過，只要我勝了你，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有此一說吧？」

卓絕垂頭想了一下，忽然指指附近一個廢磚窰，領先走去，在這一剎那，小原楞住了。

這是個劍客嗎？

他爲甚麼要這樣？是技不如人還是想以這方式換取小原的大秘密？這是很難猜的。

只不過由於武林中一些有頭有臉的人物，千方百計想接近他，無所不用其極看來，此人想以男人最不光榮的方式和他來往，大致沒錯，想獲得他的秘密而已。

在最最緊要關頭上，才能看出一個人的內涵。

光看外型太危險了。

原野發現卓絕在前面走着，臀部扭擺得十分厲害，不由忍不住狂笑，掉頭而去。

他那會作這種自貶身價的事？對於看着順眼的女人，他倒是來者不拒，但不是眞正美的，或者心地善良的，他也絕不會付出眞感情。

原野一路大笑，不斷地想着：「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不可能啊……」

只不過事實就擺在眼前，不信也不成。

由此可見，在大利所趨之下，有些人眞正爲達目的不擇手段了，這也使小原提高了警覺。

＊　＊　＊

原野在獨酌，輕哼歌曲，一個人靜下來就會苦思「錢洞」的事，以及所學的奇招異式，有時一現即隱沒了。

這時忽然聽到樓下有人吵架。

本來他不會注意這些閑事，由於吵架的兩邊有一人的口音太熟，小原聽出是楊金虎，又是他！

原來是他叫的菜，小二送錯了，被另一人吃了，楊金虎硬是不肯罷休，本來對方還不停地賠禮呢。

現在對方也火了，道：「是小二送錯，我叫的炒三鮮，你叫的也是這道菜，他送到我的桌上，我怎知不是我叫的。」

楊金虎厲聲道：「我要揍你！」

對方道：「我看你是屁股上畫眉毛——你好大的臉！」

這工夫似乎打了起來。不久似乎就有了結果，對方被楊金虎制服，楊金虎大聲道：「小二，把大師傅叫出來。」

小二吶吶道：「客倌，叫大師傅幹甚麼？」

楊金虎道：「我要問問大師傅，人身上哪部份的肉好吃些。」

「這……」小二道：「客倌，你愛說笑……」

「放你娘的八寶屁！大爺那有工夫和你開玩笑？」

# 岑凱倫　作品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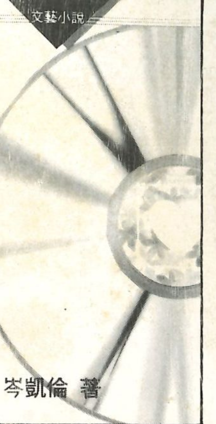



## 燭光·秋夜·紫羅蘭

每本 HK$40

在一個燭光秋夜裏，紫羅蘭與艾廸迸出了愛情的火花。

可惜好事多磨，剎那的火花能否燃亮至永恒？




## 八月櫻桃

每本 HK$40

復仇的火焰在她心中不停地燃燒，然而愛情的火花却又在她心裏閃爍不定，使她無法適從，使她迷惘……

## 白馬王子

每本 HK$40

潘偉烈、杜海澄、狄雅各、李西敏，四個男孩子，都有資格成爲少女們心中的白馬王子：年輕、英俊、有學識、有修養、家庭背景又好。

白馬王子能否在愛河上一帆風順？其實愛河也有漩渦、也有暗湧，相信祇要一往情深，他們是可以沐浴於愛河。




## 青春十八

每本 HK$40

三個美麗的少女，面臨畢業後另一個人生階段。

對於前途、愛情，女孩子都充滿了美好的憧憬。然而，她們需要在迷途、失敗、挫折中成長……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小二道：「好好，小的這就去請大師傅！」

這工夫掌柜的走過來，道：「貴客，小店再奉送上一道好菜請客就是了，請放了這位好嗎？」

「去你的！到一邊涼快去！」

大師傅怯怯地走近，道：「小俠，得饒人處且饒人，這又何必？再說出了人命要打官司的！」

「少囉嗦！你看他身上哪一部份好吃？」

大師傅吶吶道：「小俠，小的作菜用的肉，不是猪肉是牛羊肉，人肉嘛，可從未用過，所以不知道那裡好吃。」

楊金虎道：「人肉和猪肉差不多，你一定知道。」

這時有人道：「我知道那裡最好吃……」

楊金虎迴身道：「哪一部位最好吃？」

他好像一下子噎住了。

正是原野站在他的面前，道：「我以爲，你身上無一處好吃，還不如狗肉，只有舌頭還湊合。」

楊金虎就怕小原。

尤其在這衆多食客及飯館伙計面前，又不便前倨後恭，他大聲道：「你是甚麼人？」

小原道：「我比你爹大一輩！」

楊金虎道：「至少你比我的曾祖父小一輩吧？」

衆人笑了起來。

楊金虎道：「好吧！我們找個地方，不能在此損壞了店家的桌椅及傢俱！走……」

他鬆手放了那人，領先出門而去。

原野心中直發噱，這小子眞會瞎咋唬。

乍看他好像很了不起，其實他不敢在此和小原動手，以免穿梆，到無人的地方是戰是和都好解決。

出了門來到鎮頭上，這兒是一家失火燒燬的染坊，只剩下斷垣殘壁，十分荒涼。

楊金虎停了下來，道：「原野，你可別多管我的閑事，惹火了我，吃不了要你兜着走！」

原野道：「好哇！我眞想兜點甚麼東西走！」

「難道你不怕我的劇毒？」

原野道：「我口中已含了你們楊家的劇毒解藥。」

楊金虎一楞，這才想起，上次輸了毒藥及解藥給小原，這下子也就沒有甚麼花梢好耍了。

「小原，你這人眞是不上路……」似乎又軟了下來。

小原道：「甚麼意思？」

「其實我很欣賞你，我們一家人都欣賞你！」

「你們一家人？蛇鼠一窩，欣賞我又有甚麼稀奇？」

「你這話可別被舍妹聽到……」

「你妹妹，你還有妹妹？」

「這是甚麼話？我就不能有妹妹？」

「看你這份德性，你妹妹也好不到……」

這工夫忽然自一堵斷牆之後，姍姍走出一人，竟然是個個妙齡俏麗的少女，道：「把那句話說下去呀！」

小原吶吶道：「姑娘是……」

「楊金虎是我的不成材的哥哥！」

小原道：「姑娘如此嫻淑溫柔，却有這麼一個哥哥，我是眞的爲妳抱屈，眞是太不幸了！」

「甚麼太不幸了，你客氣點好不好？」

小原道：「我已經夠客氣了！」

楊金虎道：「小妹，這小子和陰美華差點把我宰了！如果眞的廢了，咱們楊家豈不斷了火？」

少女道：「像你這種子孫，楊家有沒有也無所謂。」

楊金虎拍拍後腦勺子道：「小妹，哥哥就那麼沒出息？」

「你以爲你有出息？你只會給楊家丟人。」

「小妹，妳該抱怨爹和娘，他們爲甚麼把我生下來？」

兄妹這一段對白，小原聽起來很過癮，很有意思的。

小原道：「小妹的芳名……」

「怎麼？你小子吃我妹妹的豆腐，叫她小妹？」

小原道：「我比你大好幾歲，不叫小妹叫甚麼？」

少女道：「我叫楊金蕊！」

「小妹，也只有這名字才能配得上妳！」小原道：「我以爲『武林之花』的名銜應該讓給妳才對！」

楊金蕊笑得更甜了，道：「原野，你很會說話。」

「怎麼，小妹難道不知道自己很美？」

楊金虎道：「小妹，這小子油嘴滑舌地，很會拍馬屁，可別被他哄了，咱們在此聚齊本是要對付他的。」

小原這才知道，原來他們兄妹計議好了，要把他引來聯手對付他。

他不知道楊金蕊身手如何？以一對二，他沒有多大的把握，尤其是對於二人身上的各種毒物，不免有點忌憚。

小原也知道，並不是用那一種劇毒解藥就可以解除所有的毒。

楊金蕊道：「原野，你似乎很仇視我們楊家。」

「沒有那回事兒，尤其對小妹您，更是敬愛有加。」

楊金蕊挑挑柳眉，楊金虎道：「他又吃妳的豆腐。」（未完・六）